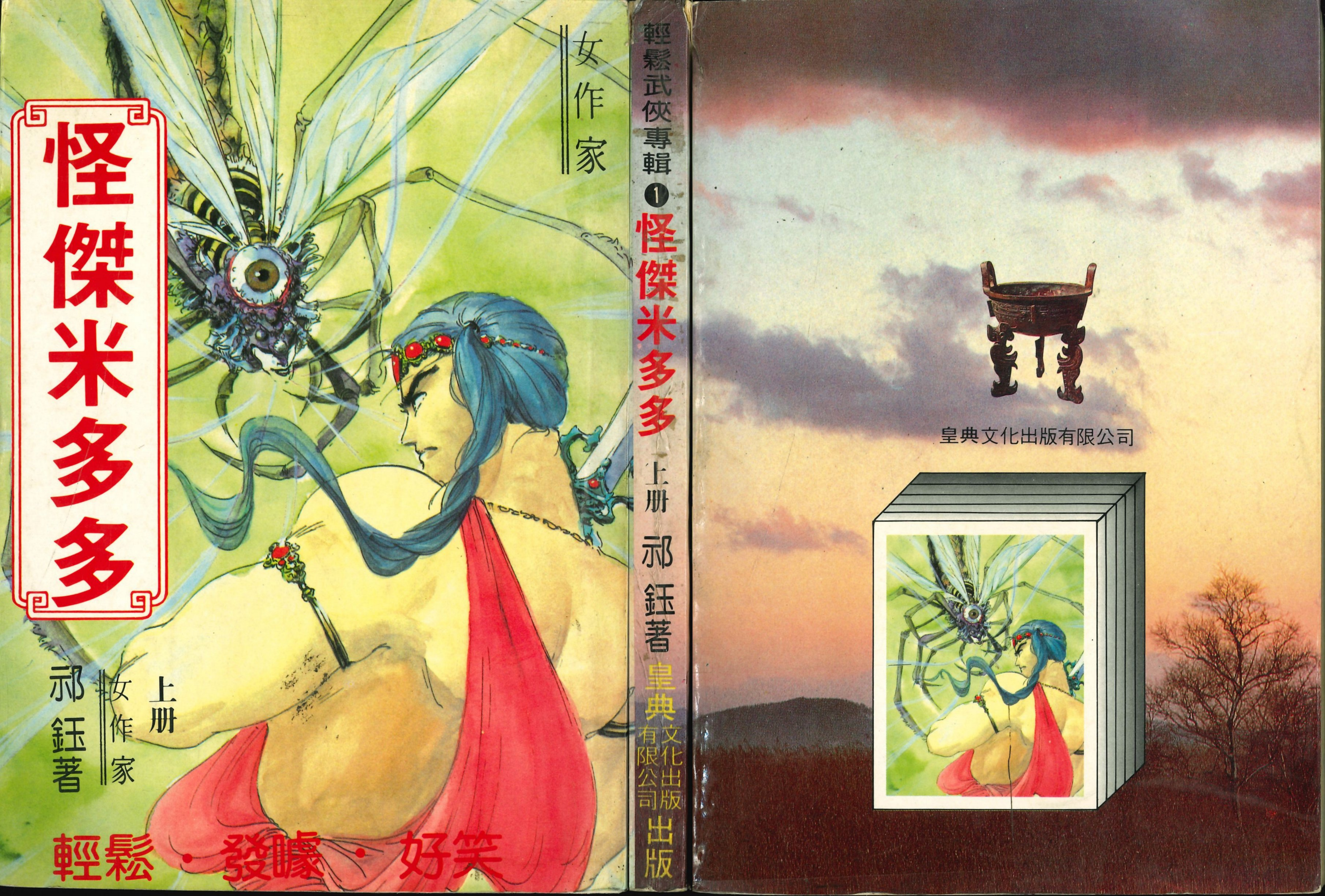

女作家
怪傑米多多
女作家
祁鈺著
輕鬆・發噱・好笑


女作家
怪傑米多多
祁鈺著
女作家
上冊
輕鬆・發噱・好笑
輕鬆武俠專輯
1
怪傑米多多
上冊
祁鈺著
皇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皇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怪傑米多多

上册

祁鈺著

輕鬆系列

李涼著

一

一場小雪點南京，表面上看來，一切都很美。

此時玉兔東昇，皎潔異常，絲絲的冷風細細哀鳴著，有人帶了酒菜經過一段僻靜的羊腸小道，來到郊野的賞雪亭，飲酒高歌，除了偶而傳來幾陣梟啼犬狺之外，夜靜靜的，一人獨樂，心懷大暢。

此人姓刁，名衣鞠。

今年三十歲，瘦長個子，兩眼開闔如電，穿件寶藍色長袍，令人有飄逸，出塵之感。

此人精幹洗練，年紀輕輕即身居「白楊莊」大總管之職，責任重大，且是南京城中數一數二的高手。

由於職務繁忙，深夜一人逍遙獨遊，成了他最大的樂趣，極少有一夜不出遊。

有人懷疑「白楊莊」的莊主雲磐石之所以如此器重刁衣鞠，是因爲刁衣鞠是雲磐石在外面跟情人生的私生子。

不過，這完全是沒有根據的謠言，別說雲磐石斥之荒唐，刁衣鞠本身更認爲是一種侮辱

，他有很可靠的身世來歷。

至於刁衣鞠有很高明的武學造詣，而且智慧超人，搏得「神算秀士」之雅號，爲什麼肯委身人下？

其實答案再簡單不過，刁衣鞠本身也不諱言的道：「爲了生活，也爲了報答莊主的知遇，抬愛之情。」

仗義疏財之舉，必須有財力作後盾才行。

刁衣鞠認爲自己的選擇正確，也的確自他接掌「白楊莊」的大總管之位後，「白楊莊」的聲譽在江湖中提高不少，已和南京另一霸的「龍家教場」不分上下了。

刁衣鞠吃著溫酒冷脯，接受冷風襲體，滿足地嘆道：「眞是舒服極了。」

突然一個少年的臉倒吊著出現在眼前，舌頭在嘴上一捲，道：「我也要吃。」

刁衣鞠問道：「你這樣倒吊著不難受麼？」

那少年以雙足鈎住亭子屋頂，腳上頭下，還搖來晃去，顯然當作是件好玩的事，聽他又道：「你請不請我吃？」

刁衣鞠道：「當然，少俠請進。」

那少年雙足一鬆，筆直落下，手掌在地上一撐，一個翻身站直身子，兩個跨步就走到刁

衣鞠面前，見只有一筷一杯，當即折枝成箸，挾片肉脯入嘴，道：「不錯。」

對準酒壺，突然一線酒注直入他口，一口氣「吸」了三分之一壺酒，哈哈大笑：「不好意思，喝太大口了，不過酒是好酒，我有點情不自禁，主人包涵。」

刁衣鞠道：「不必客氣。」

說話之時，趁便打量這古怪的少年，見他氣宇軒昂，兩眼泛著朝氣和一絲幽默感，十分吸引人，雖身著陋衣，但一看就不像普通人。

刁衣鞠有心結交，道：「請教少俠高姓大名？」

那少年停箸，道：「我姓米，爺爺叫我多多，你就叫我米多多好了。」

刁衣鞠道：「令祖父是？」

米多多晶亮的眼睛閃著好笑的光芒，道：「不能說。」

刁衣鞠奇道：「爲什麼？」

米多多道：「爺爺的命令，而且爺爺已過世啦！」

刁衣鞠也感覺到自己問得太私人，一笑帶過，道：「在下刁衣鞠，忝爲『白楊莊』的總管，今見少俠不凡的身手，很想結納，不知……。」

米多多道：「你想要我效命『白楊莊』？」

刁衣鞠笑道：「如果你樂意的話。」

米多多嗤地一笑，搖頭道：「高攀不上。對了，且不說這個，刁總管，貴莊是否與『龍家教場』不合。」

刁衣鞠聽他說得肯定，奇道：「你有何見教？」

米多多道：「不敢，只問有沒有意思和好？」

刁衣鞠道：「其實兩家不合，並非利益衝突，只是結不成兒女親家，彼此因而鬧點不愉快。」

米多多道：「雲扶弱和龍幼珠才貌相當，爲何結不成？」

刁衣鞠道：「聽莊主說，『龍家教場』那方面是老夫人不許，似乎有意把孫女配給一位友人之孫。」

米多多「嗯」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既不是有何深仇大恨，犯不著結怨下去，刁總管，眼前有一個機會可以和解，就有勞你來調解。」

刁衣鞠忙道：「這廂請教。」

米多多拱拱手，道：「出了東城門二十二里處，有座樹林子，有一家三口遭仇人暗算，

死在那兒，看樣子是龍家的人，你懂我的意思麼？」

刁衣鞠道：「代龍家收屍？」

米多多點點頭，不再多說，吃完最後一片肉，吸光壺中酒，滿意的拍拍肚子，道個謝，起身就要走。

刁衣鞠忙道：「請問少俠爲什麼知道這許多隱事？」

米多多縱聲大笑，眨眨眼，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們也太自以爲是了。」話完，冒著細雪而去。

刁衣鞠怔了一怔，自言自語道：「米多多！一個不可忽視的人，必須注意！」

不過，轉念一想：「『白楊莊』和『龍家教場』這般結怨下去，只會便宜局外人，我身爲大總管不可坐視。

但不知那位米少俠說的是眞是假？」腦筋轉了兩轉，立刻決定要出城去探個究竟。

此時城門已閉，刁衣鞠輕而易舉的翻牆而出。

城外二十里有小市集，散居百來戶住氏，一大片樹林就在小市集背後，常有野豬，獐，兔出現，倒是個打獵的好地方，刁衣鞠偶爾也陪少莊主雲扶弱射獵，因此並不陌生。

「這大片林子，要找三具屍體，從何找起？」

刁衣鞠想了一下，回轉小市集，去敲「惠風廬舍」的板門。

依呀門開時，一位端麗的姑娘出現。

即使再怎麼壓抑，刁衣鞠還是忍不住心跳一下，有一會兒工夫忘了自己來此的目的，還是那姑娘先開口：「貴客深夜來訪，有何見教？」

刁衣鞠好不容易拉回自己的意識，道：「黃姑娘，我想借調妳店中的伙計，到樹林裏去找三個人。」

那姑娘黃鴉頭奇道：「找人？」

刁衣鞠道：「是，死人。」

姑娘家都害怕死人，黃鴉頭自不例外，美麗的面龐頓時駭得蒼白起來。

刁衣鞠忙安慰道：「姑娘，妳別怕，人不是我殺的，只是有人來通知我此事，怎也不忍心讓屍體給野獸糟蹋，所以深夜趕來看看，却忘記叫人手來搜，才來麻煩姑娘。」

「哦！眞可憐！」黃鴉頭道：「既然是這樣，我很願意幫忙。刁大爺，請你去叫醒大郎、二郎、三郎，他們就住在隔壁，我進去準備燈火。」

刁衣鞠一抉手道：「多謝姑娘，妳眞是太好心了。」

黃鴉頭柔柔一笑，道：「快去吧！」

刁衣鞠答應，走到隔壁草房喚醒三名長工，人人一聽黃鴉頭有事吩咐，忙不迭的起床，一下子工夫即整裝待發，黃鴉頭也提了三盞氣死風燈出來，道：「我也去吧，多一人多一分力量，可以麼？」

刁衣鞠倒是出乎意料之外。

「妳要去？」

黃鴉頭垂首道：「我知道我去了也沒什麼幫助，只是，發生這種事，我一人在家也是不安，不如隨你們去。」

她的聲音柔和而甜蜜，態度謙遜又誠懇，令男人不忍心也不捨得拒絕，眞是叫人著迷的美好女性。

刁衣鞠低聲一笑，道：「好吧！我們就分成兩組，大郎、二郎、三郎，你們從右方進，黃姑娘妳給他們兩盞燈吧！我們搜左邊，走吧！」

黃鴉頭道：「我跟你？」

刁衣鞠理所當然的道：「是啊，我會點武功，妳跟我安全些。難道妳不願意？」

黃鴉頭笑道：「不是，不過沒想到刁爺會邀請我。」

刁衣鞠哈哈一笑，接過她手中的燈，道：「姑娘請。」

□□　□□　□□

進入樹林，即使不去想屍體的事，風吹樹梢刮起的怪聲，有如鬼哭神號，絲絲鑽入耳朵，讓人不由自主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黃鴉頭突然拉住刁衣鞠的衣袖，顫聲道：「好可怕！」

刁衣鞠順理成章牽起她的柔荑，心頭一陣漣漪，聲音也柔滋滋起來。「別怕，別怕，一切有我哪！」

黃鴉頭也忘了要把手抽回來，一聲尖叫，整個人撲進刁衣鞠懷裡。

原來不知打那兒傳來「嘿嘿嘿嘿」的陰森笑聲，聽在耳裡，寒上心頭。

刁衣鞠輕拍黃鴉頭肩頭，喝道：「誰在裝神弄鬼，請現身讓刁某拜見。」

「嘿嘿嘿嘿」一忽兒在東，「嘿嘿嘿」一忽兒在西，使人捉摸不定。

刁衣鞠清楚的聽見黃鴉頭牙齒輕顫的聲音，心中真有數不盡的憐惜，更想抓住裝神弄鬼之人，可是，那鬼叫聲卻突然停了，等了一會，只有風吹草動之音，「嘿嘿嘿」聲始終不可再聞。

黃鴉頭抬起受驚的臉蛋，猛烈和刁衣鞠對上眼，大大的不好意思起來，慌張的逃離刁衣鞠五步之外，雙手撳住胸口，想抑制狂亂的心跳。

好一會，刁衣鞠才恢復靈活的頭腦，以玩笑的口氣道：「不知道是誰在樹林裡鬧鬼，這年頭眞是人心不古。」

黃鴉頭「嗯」了一聲。

刁衣鞠道：「我們繼續往裡搜好嗎？」

黃鴉頭的聲音幾不可聞：「好。」

刁衣鞠試著再去握姑娘的手，姑娘若有似無的掙扎一下，就乖乖讓他握著，使男人信心大增，勇氣陡壯，覺得深夜尋屍是件很美的事。

——柔順的女人，總是叫男人著迷。

黃鴉頭亦步亦趨緊跟著刁衣鞠，似乎將全付信心全寄託於刁衣鞠身上，別說要她幫忙找屍體，眼睛根本離不開刁衣鞠。

他想：「原來讓女人迷戀的滋味是這樣的醉人。」

她思：「了不起的大丈夫男子漢並不多見，這位刁爺居然到如今尚未娶妻。」

死人跟前談這些頗不相宜，所以只能想想，不宜於口。

一個時辰後。

在沾雪的枯草叢中發現一男一女和一小男孩的屍首，身上覆著些薄雪，由開始變硬的

屍體看來，死了最少有半天了。

黃鴉頭走到一邊去，心中砰砰亂跳。

刁衣鞠撿起插在男屍胸前的一紙銀箋——

「殺雞儆猴！　　珍珠夫人　」

「這怎麼可能？」刁衣鞠不可思議的自語道：「傳說中『珍珠夫人』只刼財，從不殺人，這三屍命案眞是『珍珠夫人』所做的麼？」

黃鴉頭聽他自言自語，問道：「刁爺，發生什麼事？」

刁衣鞠道：「沒什麼，只是這裡留有兇手的記號。」

黃鴉頭道：「知道兇手是誰麼？」

刁衣鞠道：「似乎是一個叫『珍珠夫人』的人，不過，也未嘗不是兇手故佈疑陣。」

黃鴉頭不懂這些，憐惜道：「如果不告訴死者家屬，恐怕他們不能入土爲安，可是，誰又知道他們的身份呢？」

刁衣鞠肅穆道：「不用耽心，這三人是龍家姑奶奶，姑爺和甥少爺，我天一亮就去通知他們。」

心中不由想起那古怪少年米多多：「還眞不出他所料，奇怪，他又怎麼知道這些事？」

黃鴉頭點頭頗爲喜慰道：「這太好了，原來刁爺認識他們，如此一來，再不必耽心他們的後事。」

刁衣鞠點點頭，道：「憑我們是無法運他們出去，我看就撿枯枝暫覆屍身，免遭野獸糟蹋，等待龍家來收屍。」

黃鴉頭對他言聽計從，兩人合力，好在冬季枯枝頗多，沒多時便收拾好，從來路退回去。

回到「惠風廬舍」，大郎、二郎、三郎正敗興而返，得知他們日找到屍首，都道：「姑娘受驚了。」

黃鴉頭含笑道：「跟刁爺一道，不怕的。」

刁衣鞠道：「姑娘的信任，是在下的榮幸。耽擾半夜，十分不安，這就請進去休息，我也要走了。」

黃鴉頭道：「刁爺好走。」

衆人散去。

□□　□□　□□

次日。

「惠風廬舍」開店，照常營業賣吃食。

一大早，頭一位客人就是少年郎米多多，扛著一隻野猪而來，向黃鴉頭道：「黃姑娘，又要麻煩妳了。」

黃鴉頭吃驚道：「好大一隻猪，在林裡獵的麽？」

米多多道：「不錯。照舊一人一半如何？」

黃鴉頭忙道：「不，這對你太吃虧了，獵野猪危險，得之不易，我看你只須給幫忙的大郎、二郎一點錢就夠了。」

米多多不再說什麼，太郎，二郎將野猪抬到廚房分解。

原來這米多多在半個月前出現在這小市集，身無分文，聽人說二里外的林子不時有野獸出沒，就去獵了二頭獐子，由「惠風廬舍」寄賣，堅持賣了錢一人一半，所以他偶爾又沒錢來吃飯，黃鴉頭也不計較。

到了中午，只賣去一半猪身，米多多要了那一半錢，道：「我要走了，剩下的就由妳看著辦吧！」

黃鴉頭答應，道：「你何時來收錢？」

米多多想了想，道：「不一定，反正就放在妳那兒，說不定那一天我又雙手空空來吃飯，也好抵帳。」

黃鴉頭撇嘴笑道：「你眞愛說笑，歡迎你隨時惠顧。」

米多多擺擺手，走了。

三郎望著米多多遠去的背影道：「眞是個怪人，看他年紀比我還小，却能獵到山猪，而且還不在乎錢呢！」

黃鴉頭笑道：「不過眞是個好人呢，能夠任意相信別人，可是很幸福的哦！」

三郎附和道：「正是。」

這時候，刁衣鞠走進來，看他額上冒汗，想必奔波了好一陣。

「我渴得很，先給我一杯茶，再點吃的。」

黃鴉頭親自送上一碗香茗，關切的道：「刁爺已通知龍家的人到樹林裡去了麽？」吃食店中不便公然提起「收屍」兩個字。

刁衣鞠拭汗道：「就是爲了這事忙一早上，大冷天還冒了一身汗。」

黃鴉頭溫柔道：「刁爺你好心有好報。」

刁衣鞠道：「多謝姑娘美言，妳也好心有好報。」

黃鴉頭笑道：「我？我也沒做什麼，倒是我聽人家說，『白楊莊』和『龍家教場』向來交情不錯，這次龍家要辦喪事，刁爺只怕不得閒了。」

刁衣鞠點點頭，道：「不過調幾個人手過去幫忙，再陪莊主上門弔祭，不算什麼，能夠因此使兩家和睦，才是我的心願。」

黃鴉頭誠懇的道：「刁爺肯處處幫人，『龍家教場』不會不領情，你且先關心自己吃點什麼，好麼？」

刁衣鞠頷首道：「好，好。」當下點了三樣小菜。

黃鴉頭道：「今天有新鮮的野豬肉，願不願意嚐鮮？」

刁衣鞠奇道：「有野豬肉？大郎、二郎、三郎捉的？」

二郎在一旁聽了笑道：「刁爺別損人啦，我們見著野豬只有逃的份，那有本事捉牠，是一個年輕人拿來寄賣的。」

刁衣鞠「哦」了一聲，道：「割半斤腰肉炒一盤吧！」

二郎應聲而去。

刁衣鞠還是好奇道：「那年輕人叫什麼名字？」

黃鴉頭道：「他叫米多多。」

「米多多？」刁衣鞠豁然站起，急促的道：「是不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郎？兩隻眼睛又黑又亮的。」

黃鴉頭笑道：「對，刁爺，你認識他？」

刁衣鞠不答反問：「他人在那裡？」

黃鴉頭道：「不知道，他剛走，看樣子似乎要進城。」

刁衣鞠緩緩坐下，自言自語道：

「進城了？只要他人在南京城，我一定要把他找到。」

黃鴉頭呼喚道：「刁爺，刁爺，你怎麼了？」

刁衣鞠失神道：「沒什麼。」心中卻想：

「龍詩武是個多疑的人，他對於我知道他妹子，妹婿之死，抱著懷疑的態度，雖然有明白表示出來，心中分明疑心我跟他妹子之死脫不了嫌隙，對我的解說半信半疑。如今只有找出來多多，才能使他棄嫌，要不然我奔波半天夜，所爲何來？」

一會兒，噴香的炒野豬肉上桌，刁衣鞠吃得甚香，腦子一刻也不閒的動著，吃完飯，對於找米多多也有了全盤的計劃，便付帳離去。

臨別之前，悄悄向黃鴉頭道：「爲表示對姑娘的感激，在下打算等開春訂個日子，邀姑

娘至秦淮河泛舟，不曉得黃姑娘肯不肯賞光？」

黃鴉頭看了他一眼，臉蛋暈紅，再瞧一眼，低下頭去，緩緩點了一下。

刁衣鞠大喜，含笑而去。

回到「白楊莊」，他立即調派人手，四處尋找米多多，估量天黑之前可以找到人。

調派完人手，他坐在他慣常坐的太師椅上瞑想：「儘快解決兩家糾紛之事，我將攜黃姑娘暢遊秦淮河，什麼事也不做，就只陪著她。

唉！說起來我也該結婚了，黃姑娘貌美端莊，而且十分溫柔，眞好一朵解語花，可以考慮看看。」

到了傍晚，「神算秀士」果然算無遺策，一名家丁回報已找著米多多。

刁衣鞠喜道：「他人呢？」

家丁道：「他不肯來。」

刁衣鞠見他眼圈被打黑了，心中已明白七、八分，道：「可是你對米少俠擺臭架子，命令人家來？」

家丁道：「這……我……我請他來，他就說：『誰要找米多多，叫他自己來，我吃得正痛快，不想動。』所以我伸手去拉他，他就動手打人了。」

刁衣鞠罵道：「一定是你先欺他衣著簡陋，言語不敬，他才會教訓你。」頓了頓，又道：「他人在那裡？」

家丁道：「他與鐵大爺在東門酒樓比酒。」

刁衣鞠道：「那個鐵大爺？莫非是鐵無霸？」

家丁道：「正是他。」

刁衣鞠「嗯」了一聲，道：「你替我備一份禮，我要走一趟。」

家丁答應。

不久，刁衣鞠走進東門酒樓，後面跟著一名家丁捧禮相隨。

由家丁的手勢，刁衣鞠看出被很多人圍在四周觀望的米多多與鐵無霸正比到高潮，此時不宜打擾，便在一旁落座，吩咐家丁放下禮物，要他自去。

却說鐵無霸的來歷，雖非大有來頭，但他於十年之間，由一文不名到成爲一名鉅富，却是使人敬佩不已。

南京西城外的牧馬場，就是他的大本營，主要把馬運到江北去賣，也代人訓練馬匹，在買賣之間，獲得相當的利潤。

鐵無霸，大約三十五歲，高且壯，皮膚因常年於馬場工作而晒成古銅色，國字臉上，一

對鷹眼十分銳利。

刁衣鞠對鐵無霸認識不多，只知他對馬經頗有一套，曾舉辦一次公開賽馬，造成附近民衆熱中一賭，引起官方的注意，勒令不許再辦，後來不了了之，官方未治他罪。此人做生意手段精明，但在江湖中並無名氣。

忽聽見鐵無霸哈哈大笑聲中道：「我看你醉眼也斜，是不可能贏我，還想要神風寶馬麼？」

刁衣鞠聽到「神風寶馬」四字，心想：「難道是少莊主主想買，鐵無霸不肯賣的那匹紫騮馬？」當下也走近觀戰。

米多多道：「我早知道……你不打……沒把握的賭。」

鐵無霸笑道：「不錯，我問清楚了你的來歷，知道你沒喝過幾次酒，除非你是天生酒神，否然決不能贏我。」

米多多打個嗝，道：「你捨不得把『神風』送人。」

鐵無霸道：「這個自然，紫騮馬原是少見，『神風』又是紫騮之最，『白楊莊』的少莊主欲以三千兩購得，我都不答應，何況白送。」

米多多道：「『神風』到底身價多少？」

鐵無霸冷笑道：「寶馬無價，不過我看你挺有骨氣的，你出五千兩，我就賣了。」

米多多直搖頭。

「我身上連五十兩也不足呢！」

刁衣鞠在一旁聽米多多愈說愈精神，雙目亦愈發清亮，大奇。

顯然鐵無霸也注意到了，嘖嘖有聲道：「奇怪，你這小子太不可思議，方才已露醉態，怎麼這會兒又精神起來？你喝的不是水吧？」

米多多將酒碗遞過去，鐵無霸搖首道：「你別誤會，我不是在懷疑你，只是納悶你爲何能有這種變化。」

米多多將身上的碎銀子全掏出來擺在桌上，大約有二十兩，說道：「咱們說好了，誰輸了誰付酒錢，如果輸的是你，你還得白送『神風』，是不是？」

鐵無霸道：「不錯。」

米多多道：「我粗略算計，你的酒量足一百碗，喝一百零一碗，你非醉不可，相對的我也得喝足一百碗烈酒，這二百碗酒須得二十五兩銀子，我沒那麼多錢，付不起酒帳，所以我不能輸，再說我對『神風』勢在必得。」

鐵無霸目瞪口呆。

「你……你憑什麼這麼自信？」

米多多簡捷了當的道：「你看準我買不起一匹最普通的馬，也自信酒量遠勝於我，因此敢跟我打賭，日後好用來說嘴，取笑我。」

說著瞇起眼，笑出一種很危險的笑，道：「看不起我的人，總會被我討回公道的。」

鐵無霸呆了一呆，哈哈大笑道：「好，有本事你就討回去。」拿起酒碗，一飲而盡，道：「這是第幾碗了？」語帶取笑。

米多多也喝乾一碗，道：「二十三。」

一旁侍候的酒保，趕緊爲他們添酒。

喝到第三十一碗，米多多又有點醉了，但不過一會，又恢復精神，周圍的人莫不嘖嘖稱奇。

刁衣鞠是武學行家，認爲米多多是用一種不爲人知的方法排出酒精，只是能運用得不動聲色，倒是聞所未聞。

旁觀者因好奇鐵無霸是否在一百零一碗醉倒，越發興致，在一旁數算碗數，米多多幾次微醉幾次清醒，並無幾人在意。

刁衣鞠先是注意到米多多腳下有一灘水漬，然後發現米多多赤著腳，一雙布鞋擱在桌子下。

再仔細推敲，繼而注意到他兩腳大拇指貼在地板縫，一滴滴水順著板縫流下，原來他喝下的酒均由腳拇指的「額竇穴」流出，當然不醉。

「原來如此。」刁衣鞠忍不住道。

鐵無霸聽見了，回頭道：「哦，你也來了。」

刁衣鞠領首而笑。

鐵無霸道：「刁先生認爲我會贏，還是這小子贏？」

刁衣鞠稜模兩可道：「鐵老闆還是不賭的好。」

米多多回頭來看他一眼，雙眼擠了擠，十足頑童眼色，回頭對酒保道：「我自己倒。」接過半罎酒，一個失手，正好掉在腳下，破罎流出的酒正好掩飾了水漬的痕跡。「我大概有點醉了，酒罎也拿不穩，抱歉，抱歉！」

酒保再去取酒，卻不給米多多自己倒了。

刁衣鞠看在眼裡，嘆在心裡：「鐵無霸啊鐵無霸，你精明半輩子，今天怕要栽在這小鬼身上。」

轉念又想：「這米多多絕不是普通人，他到底什麼來歷？似狡獪，又像是頑皮，眞叫人

搞不懂。」

他既已知道結局，也就不看下去，回到自己座位，點了一桌上等席靜待米多多勝利。

米多多的計算有點差錯，鐵無霸喝一百零一碗尚未醉倒，而是在一百零二碗時才醉得說不出話來，由手下扶他回去，約定三天後去取馬。

旁觀的人激動得給予米多多最大的掌聲，米多多笑嘻嘻的拱拱手，道：「贏得取巧，不足一哂，過獎了。」

刁衣鞠心中好笑：「有誰聽得出他這話不是謙虛，而是實情？」隨即一驚：「能夠不動聲色逼出酒力，這份內家功夫十分驚人，反而鐵無霸的牛飲顯得粗俗了。」暗忖自己能不能像他這樣逼出酒？答案是不能。

米多多突然走到刁衣鞠面前，道：「你在找我？」

刁衣鞠道：「是的，你請坐，咱們談一談。」

米多多帶點賭氣的意味道：「談什麼？你想揭我底牌？」

刁衣鞠好笑道：「不是的。小兄弟，我很佩服你呢！鐵無霸是該受點教訓，我們少莊主若是知道你以『酒』騙走牧馬場的『神風』，一定會將你當作好朋友。」當即吩咐店家開始上菜。

米多多盯著香氣薰人的大菜，嚥口口水，道：「哇，好棒的菜。」刁衣鞠再請他坐下，他立刻照辦，抓起筷子挾起鵝肉就吃。

刁衣鞠道：「慶祝你勝利，我作東，你想吃什麼都行。」

米多多眼睛一亮。

「眞的？」

刁衣鞠見他一說到吃，就顯出天眞的樣子，也跟著笑了。「我叫的是全席，咱們先一樣一樣吃過，再叫別的。」

米多多舉箸躊躇。

「我可以吃很多麼？」

刁衣鞠道：「吃到你不想再吃爲止。」

米多多大喜道：「我早就餓了。」

他一個人一雙筷子直比五個人五雙筷子舞得又疾且快，只見他的筷子在大嘴和大菜之間來來回回，應該沒有一絲絲的時間咀嚼才對，可是看他吃得眉花眼笑，又不像囫圇吞棗，可叫刁衣鞠傻了眼。

一桌全席十六道菜，大概有十五道菜的份量全進了米多多的肚子，刁衣鞠嘆爲觀止之外

，當然也找不到空隙跟他說話，只有等他吃飽再說。

碗盤朝天時，米多多只好放下筷子休息一下，喘口氣道：「我從來沒吃過這麼多好吃的菜，眞是養得不錯。」

刁衣鞠道：「還想吃點別的麼？」

米多多笑道：「不了，吃得太飽想睏，就聽不見你要說的話了。」

刁衣鞠於是要了一壺濃茶，讓米多多提提神。

米多多道：「你找我有什麼事？」

刁衣鞠愼重的道：「昨晚我照你說的，果眞在樹林中找著三具屍首，乃是『龍家教場』的姑奶奶一家三口，我已經通知龍家的人去收屍，正在辦喪事。糟糕的是，龍總教頭似乎在懷懷我跟命案有關係……」

米多多笑了起來，打斷了刁衣鞠的話。「他是一個疑心病重的怪人，你放心好了，他不至有所行動。」

刁衣鞠奇道：「你怎麼知道？」

米多多道：「因爲他是個膽小鬼，我爺爺說的。」

刁衣鞠點點頭，道：「話雖如此，但這樣一來，兩家依然有嫌隙，所以我想請你幫個忙

，到龍家解釋一下。」

米多多道：「解釋什麼？」

刁衣鞠道：「說清楚你如何知道林中有死人？」

米多多想也不想，一口答應道：「你要我去，我就去！」

刁衣鞠沒想到他答應得如此爽快，倒愣愣好一會。

看米多多對付鐵無霸的手段，刁衣鞠原以爲他是難纏的人，此番定要大費口舌，如此順利，眞出乎意料之外。

米多多臉上現出一種眞正快樂的表情，道：「你不必奇怪，我有我的道理。想我米多多只是一個無名小卒，你却肯因我一句話深夜搜林，可見瞧得起我，那麼我給你一個方便也在所不惜。」

刁衣鞠拱拱手，道：「多謝，多謝！些許菲禮，請你收下，咱們交個朋友如何？」雙手送上禮物。

米多多接過包得很漂亮的禮物，驚喜的翻來翻去反覆看，孩子氣的道：「我沒有收過禮物吔，眞的要給我？」

刁衣鞠笑道：「眞的。」

米多多將禮物一把按在胸前，道：「好高興！」也不懂得拿回去才拆開的禮節，當著刁衣鞠的面前三兩下就現出「非禮」，卻是十二個五兩重的小元寶。

刁衣鞠多少有點尷尬，米多多似乎也對這種禮物感到迷惘，道：「你們城裡人送禮物都是送不能吃的東西麼？」

刁衣鞠放心了，道：「這玩意不能吃是實，卻買得了許多吃的。」

米多多哼了一聲，把元寶推過去，道：「這麼多錢放在身上重得要命，我可不是傻瓜，我不要。」

刁衣鞠也不勉強，問他願意何時去龍家。

米多多道：「看你意思。」

刁衣鞠想了一下，道：「龍家正在熱喪中，我看且待一段日子後再去，這段時間歡迎你到敝莊作客。」

米多多道：「等熱喪過去，到底要多久？」

刁衣鞠道：「三七二十一日。」

米多多道：「不好，太久了，依我意思還是找個機會去上香，順便解釋一下比較快。」

刁衣鞠心想愈早解開誤會愈好，便道：「明日敝莊主，少莊主還有在下須走一趟龍家，你同道去如何？」

米多多答應。

刁衣鞠請他同回「白楊莊」，他也去了，並為他引見莊主和少莊主。

雲磐石，五十出頭，白面長鬚，五官清秀。

雲扶弱，二十四、五歲，文生公子打扮，白襪雲鞋，人品俊雅。

米多多忍不住道：「哇！好漂亮的人物！」

雲磐石呵呵一笑。

雲扶弱微笑道：「過獎了。聽刁總管說，你打賭贏走『神風』，是真是假？」

米多多道：「當然了，鐵老闆特別寶貝『神風』，漫天開價，等他明天酒醒之後，那付神情想必很好看，哈哈……。」一臉的天真頑皮笑容。

雲扶弱喜道：「太好了，米兄弟，你真有本事。」

頓了頓，又道：「兄弟，你把『神風』賣給我，我可以送你一千兩，一千兩呢！」

刁衣鞠暗叫糟糕，忙道：「少爺，不可。」

雲扶弱冷道：「有何不可？」

刁衣鞠不便明說，心中叫苦：「你不曉得米多多的脾氣，欺他貧窮而以一千兩『施惠』

，惹怒他就糟了。」

幸而雲磐石開口道：「兒子，衣鞠沒說錯，米少俠贏得『神風』，想必是愛上神馬有意自己留著用。」

米多多只是坐在一旁，露出呆呆的笑容。

雲扶弱聽了父親的話，冷眼觀米多多一身陋衣，可以想像騎在駿馬上是多麼不相稱，不禁哼一聲。

米多多突然道：「雲兄，這『神風』馬是我打賭贏來的，若是你想要，也可以打個賭贏過去。」

雲扶弱道：「賭什麼？」

米多多搔搔腦袋，道：「這就要看你擅長什麼，此如鐵無霸善飲，於是我們賭酒。而雲兄你呢？」

雲扶弱好笑道：「不管我出什麼題，你都敢賭？」

雲磐石道：「不可，我兒，客人第一次來，怎可對人不敬，太荒唐！」

雲扶弱道：「爹，這可是他自己願意的。」

米多多又發出那種呆呆的笑容。

雲扶弱笑道：「你聽好了，米兄弟，明晚我倆一起逛『鑫鳳院』，聽姑娘唱曲歌舞，那裡的紅牌姑娘是瓊娘，玉奴，我們就賭——誰能夠吸引瓊娘、玉奴留在身邊侍候喝酒，誰就贏得『神風』，如何？你敢是不敢？」

刁衣鞠暗暗嘆氣：「少主怎麼儘用瞧不起人的口氣？」忙道：「不好吧？照理少主明日當陪莊主至龍府上香，那有人上完香就去聽歌妓唱歌的？傳出去不大好聽，被龍府的人知道，更不易和好。」

雲磐石連連點頭，道：「對，對，兩家不和，只會便宜第三者，扶弱，我要你打消這個主意。」

雲扶弱和瓊娘，玉奴素識，所以有必贏的自信，不大肯聽老父之言。

米多多在這時道：「『神風』三天後才屬於我，少莊主有興要賭，不妨三日後再定勝負，不必急於一時。」

雲扶弱喜道：「就這麼說定了？」

米多多嘻嘻而笑，道：「我以『神風』作賭注，少莊主呢？」

雲扶弱道：「一千兩白銀。」

米多多不肯要。

雲扶弱又提出七、八樣貴重物品，米多多還是不依，最後他道：「能夠跟『神風』相等身價的，就只有你的『玉瓏劍』。」

在場的人聞言大愕，然後一驚。

雲磐石嚴聲道：「扶弱，不行。」

雲扶弱亦道：「『玉瓏劍』是我心愛的兵器，亦是武人的性命，不能拿來作賭注，米兄弟，請你諒解。」

米多多笑道：「我諒解你。但是，『神風』是我心愛的寶馬，除了『玉瓏劍』，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跟牠作賭，如果你捨不得，我們只好不賭了。」

雲扶弱猶豫不決，他自忖有贏的自信，只要贏了，「玉瓏劍」固然不必送人，還有「神風」可傲世，怕就怕萬一……

這時候，米多多打個哈欠，道：「我睏了，雲兄，你可以考慮三天，刁爺，今晚我睡在那裡？」

刁衣鞠道：「我尚未成家，你在我那兒委屈一晚吧！」

米多多向雲氏父子拱手告辭，拉了刁衣鞠去睡。

他倆一走——

雲磐石立刻教訓兒子，道：「總管阻止你與米少俠賭，你怎麼不聽話？」

雲扶弱微惱道：「我得聽手下的話？」

雲磐石道：「扶弱，你的毛病就是太驕傲了。總管認識米少俠在你之先，他之阻止你，一定有他的道理。」

說著嘆了口氣，道：「兒子啊，偶然聽點忠言，於你有益，不可小覷天下人。」

雲扶弱不耐煩的嚷道：「爹，請你相信兒子罷，憑米多多那身裝扮，在『鑫鳳院』決無贏我之理。」

雲磐石道：「你真要以『玉瓏劍』作賭注？」

雲扶弱自信道：「『玉瓏劍』他是得不去，我還要拿走他的『神風』寶馬呢！」

雲磐石像是無可奈何的嘆了口氣，道：「他既然能自鐵無霸手中贏走紫騮馬，不會是普通人物。」

雲扶弱道：「那只證明他是個酒鬼罷了。」

雲磐石道：「扶弱，你何不問問總管身關米多多的事。」

雲扶弱生氣道：「爹，你太倚重姓刁的，萬一被他奪走實權……」

「住口！」雲磐石喝道：「不許你胡說八道！看人的眼睛我比你銳利得多，刁總管不是

你說的那種人。」
雲扶弱不敢再駁，道：「就算他是好人，但也只見過米多多兩次，連他來歷尚分不明，問他何益呢？」
雲磐石擺出父親的威嚴，道：「扶弱，我命令你去請教總管，不准違抗！聽見沒有？這是命令！」
雲扶弱順從道：「是，父親。」
回到住處，叫來親信李三，吩咐道：「你到『鑫鳳院』定三天後的酒席，要瓊娘，玉奴空出一晚的時間，全心陪我，先每人賞她五兩黃金，日後還有重賞。」
李三應命而去。
雲扶弱快樂的笑了。
「紫騮馬就快落入我手中了。有錢可使鬼推磨，重賞之下，瓊娘、玉奴還會向米多多看上一眼麼？哈哈！哈哈！」
想起父尊的命令，雲扶弱派人請來刁衣鞠。刁衣鞠安排妥米多多的住宿問題，立刻過來問道有何事？
雲扶弱道：「你可知米多多這人來歷？」

刁衣鞠道：「他不肯說。」
雲扶弱命令道：「想辦法問出來。」
刁衣鞠道：「恐怕很難，我怕得罪他。」
雲扶弱道：「怕一個無名小卒？你膽子也小了點。」
刁衣鞠推搪道：「少主不是同他打賭麼？待你贏了他，再問他必有答覆。」
雲扶弱笑了一下，道：「說得也是，我贏定了。」
刁衣鞠聽他如此自信，不禁一奇。
雲扶弱看他臉色，笑道：「你等著看好了。」
刁衣鞠頷首稱是。
雲扶弱又道：「米多多這人有何特異之處？」
刁衣鞠想起自己答應不將「賭酒」的內幕宣之於口，因此不便提起米多多內功不弱，只搖了搖頭。
雲扶弱啐了一口，又道：「他爲人如何？」
刁衣鞠謹慎的道：「我也捉摸不定他的性情，不過，少主若能敬重他，對我們較有好處。」

雲扶弱道：「好，我明白了，你下去吧！」

刁衣鞠告退，在莊內四處巡查一遍，才回到住處。

這是一棟小巧的獨立房子，這是刁衣鞠來莊之後，依照他自己的意思建成的，就因爲這點，才有不少人疑心刁衣鞠和雲磐石的關係。其實刁衣鞠要的不過是一種「歸屬感」罷了。

米多多坐在床上看他脫下長袍，刁衣鞠望他一眼，道：「你不是睡了麼？怎麼又醒了？是我驚醒你？」

米多多摸著後頸，道：「不是，這床軟了點，我睡不慣。」

刁衣鞠沒奈何的請他下床，自己動手拉下鋪在床上的軟氈，換了草蓆，一邊道：「我們少主有贏你的把握，你還願意賭麼？」

米多多躺在紅木床上，噓口氣道：「好舒服的床！」

刁衣鞠道：「如果你沒把握，還是別賭罷。」

米多多衝他一笑。

「你放心，公子輩們對付青樓女子的花招就那幾下，我爺爺早跟我說過了。我耽心的是你們少莊主輸了之後，會不會惱羞成怒，翻臉不認帳？」

刁衣鞠爲之語塞，好一會才道：「少主一生沒吃過大虧，突然輸去寶劍，神色不自然是

難免，但他一向自重身份，不至於要賴。」

米多多道：「那我就放心啦！」

刁衣鞠不放心道：「少俠眞有必贏的把握？」

米多多道：「沒有，但好歹試一試，我也不吃虧。刁爺，你不必奉勸雲兄棄賭，免得自討沒趣。」

刁衣鞠苦笑道：「是麼？」

米多多打哈欠道：「一生沒吃過虧的人，不會聽人勸，你不要白費力氣了。哇啊，我好睏，睡吧！睡吧！」

刁衣鞠在床邊佇立良久，直到米多多發出輕微的鼾聲，還無睡意。看那米多多一臉的天眞睡相，突然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好一張毫無防備的睡臉，是天眞呢？抑是對人類的完全信任？」

二

近黃昏了，太陽的金光揮灑於瑰麗的庭院，閃閃爍爍。

米多多不著痕跡的突然出現在龍家後院，落落大方的東逛西看，整個後院靜悄悄的，不見一人，想是都在前面招呼來上香的客人。

「一點都沒變。」米多多道：「還是跟以前一樣。」

四處走四處觀，忽然想起：「哎喲，差點忘了正事。祖母依然住在那個房間吧？」

沿著栽植的兩列枇杷樹，走進深院角落的一列三間小屋子，遠離其他所在，顯得寂靜得略爲淒涼，像是仙人深山隱居一般。

米多多直入臥房，簡單的陳設跟記憶中無多大差別，床上的白髮老嫗一臉病態地沈睡著。

他從懷裡取出一隻沈舊的小皮囊，倒出一粒黑黝黝的東西，心想：「這藥可治百病，但又臭又苦，祖母脾氣不太好，我怕要挨罵……。」

白髮老嫗突然夢語：「我的兒，我的兒！」

米多多再不管三七二十一，撬開老嫗皺巴巴的嘴，把藥丸直塞進去，順著喉頭滾落肚，老嫗也因此驚醒，嘔嘔連聲。

「你給我吃了什麼？」

米多多笑道：「當然是吃藥啊！」

老嫗正要破口大罵，一旦看清楚少年的面孔，陡地坐起來，蹦一下就跳下床，一把抱住米多多，將頭偎在他胸口，用已生疏的柔媚，激動的口氣道：「大師哥，你終於來了，我知道你一定會來找我的……。」

米多多愣愣的呆站著，好一會子才轉過腦筋，生澀的道：「祖母，我是米多多，不是米飛鵝呢！」

懷中的老嫗震動了一下，退坐到床上，摸摸自己的臉，看看自己的手，喃喃道：「我都老了，他那能不老，唉！」

米多多手足無措的站在那兒，一聽到前廳有動靜，就要從窗口溜出去，老嫗阻止他道：

「別怕，留下來！」

米多多回頭道：「眞的不要緊麼？」

老嫗用習慣性的口氣道：「這是命令！」

米多多乖乖的退回來，「是，奶奶。」

老嫗問道：「你讓我吃的藥是你爺爺給的？」

米多多道：「是，爺爺說可以治百病。」

老嫗道：「你怎麼知道我病了？」

米多多道：「中午跟刁爺乘上香，聽說祖母傷慟過度病倒，所以來看看。」

老嫗嘆道：「你跟你爺爺一樣，都是有心人，他是我一生遇到最好的男子……」

米多多質疑道：「有可能麼？」

老嫗不悅道：「你懷疑什麼？連長相都一個翻版呢！」

米多多鼻子皺了皺，不敢多口。

老嫗道：「你爺爺怎麼肯讓你下山？」

米多多不很在乎的道：「爺爺死了。」

老嫗卻如遭電擊，呼天喊地起來，米多多唬了一跳，這時房門打開，湧進一群老老少少的女人，米多多不暇多思，趁人不注意從窗口跳出去逃走了。

□□　□□　□□

「嚇死我了。」

米多多心有餘悸，一時也不想回「白楊莊」，決定到城外那座樹林子，自由自在的窩一晚。

從小在深山習藝的他，絲毫不覺得日落後的森林有何恐怖之處，反像回到家般快活。當即就地取材，砍下樹藤設一個陷阱，自己窩在樹上小憩。

他想：「離開可怕的爺爺眞好，從此以後我可以愛吃多少就吃多少，再不必跟個怪物搶食物，不怕餓肚子了。」

過了大半個時辰，設下的陷阱有了動靜，米多多就在樹上拉起藤索，不過是隻野兔，奇怪的是野兔身上的傷痕。

這時候，樹下來一個人，眼睛像在搜什麼東西，米多多看得明白，將野兔丟下去。

那人不撿兔，抬頭喝道：「你是何人？」

米多多道：「少嚕嗦，兔子拿了快走！」

那人騰身半空一鞭掃去，米多多順手一帶，已抓住了鞭梢。

那人身在半空，不易使勁，但靠鞭子特長，順著米多多扯帶的力量落在對面樹上，靈機應變之巧，叫人欽服。

米多多看清來人面目，笑道：「原來是舊識，那可不打了。」鬆了鞭子。

那人見他敢空手抓他鞭子，甚是不服，刷的一聲，一招「旋風過境」，疾往米多多身上捲去！鞭去鞭回，却只捲到三根枯枝，米多多却不見了踪影。

恨恨將枯枝甩掉，躍落地，四處查看，此時正隆冬，綠葉零落，可供遮避的地方甚少，米多多能躲到那裡去？那人愈找愈火氣上昇。

「你找我麼？」米多多的聲音響於後。

那人轉身的同時又是一鞭「風捲殘雲」，米多多的聲音却已在樹上：「喂！你適可而止罷。」

那人哼了一聲，道：「除非你下來跟我賠禮。」

米多多道：「爲了什麼？」

那人道：「你偸拿我打中的野兔。」

米多多笑了一聲，道：「你也眞性急，事情不問清楚再打。那隻野兔自己跑到我設的陷阱，但我看出牠身上有鞭痕，立刻還給你了啊！」

那人道：「設陷阱？你是獵人？」言下頗有不屑之意。

米多多不在乎的道：「你說是就是了。」

那人「嗯」了一聲，「那我就原諒你吧！」

米多多肚裏好笑：「瞧他年紀不比我大多少，派頭倒不小，不知什麼來歷。」便道：「咱們不打不相識，請教尊姓大名。」

那人冷道：「剛才你不是曾說跟我『舊識』？」

米多多嘩嘩笑著：「隨便說說，可是我確實見過你，今日午時你不是在『龍家教坊』上香麼？就那時候。」

那人呸道：「這算那門子舊識？喂，你下來！」

米多多道：「你先把鞭子收起來，我才下去。」

米多多又道：「你不可以動不動就抽我哦！」

那人不耐煩道：「你有完沒完，眞不像個男子漢。」

米多多道：「沒辦法，你鞭法太厲害。」邊說邊跳下來。

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那人臉色和氣了些，說道：「我姓吳名靜夫，『龍家教場』的二教頭。」

米多多道：「二教頭的職位是總教頭之後的第一位？」

吳靜夫道：「不錯，你倒曉得。」

米多多見他抓起野兔就要走，忙道：「你不請教我大名麼？」

吳靜夫頭也不回的道：「不用了，反正我們不會再見面了。」很快去得遠了。

米多多聳聳肩，道：「好神氣的人。」

再設陷阱也沒心情，出林到小市集「惠風廬舍」飽餐一頓，找間小客棧睡覺，猛然想起：「對了，三天後要和雲扶弱打賭，想一想有沒有贏的方法。」

爲了這個賭，他消失兩日，南京城裡城外均找不到他。

第三天。

牧馬場的紫騮「神風」馬，一早就被一個叫米多多的少年騎走，直奔入南京城，在「白楊莊」之前停住，大喝開門，直趨入莊，好爽！好神氣！

刁衣鞠微笑看著他。

雲扶弱喜道：「來得好，我以爲你不賭了呢！」

刁衣鞠道：「上花樓是晚上的事，米少俠，你還是先到『龍家教場』走一趟，他們派人找你好幾天。」

米多多奇道：「找我何事？」

刁衣鞠道：「據說是龍老夫人下的命令，你就去吧！」

米多多打個寒顫，道：「不去！不去！誰找我都行，就是不愛見祖母。」

刁衣鞠驚道：「原來龍老夫人是令祖母？眞箇想不到。」

米多多搖頭道：「不是。唉！你們不瞭解，看到她就要想起爺爺，太可怕了。拜託，你們就說沒看到我好了。」

雲扶弱吃笑道：「你幹嘛嚇成這樣？」

米多多整箇臉色垮了下來，悶悶不樂，也不去理他，心想：「我要是這般一走了之，爽是爽快，但是爺爺生前有遺命，一定要去見祖母，履行兩老之間的約定。到底是什麼約定？要是不履行，爺爺會不會還魂找我算帳？」一想到爺爺米飛鵝生前的手段，眞是不寒而顫，說他會作鬼來找他，米多多可半點不懷疑。

刁衣鞠和雲扶弱見米多多發呆，不約而同各拍他一肩，米多多嚇得跳起來，沒好氣的道：「還好，不是爺爺，我以爲他眞還魂了。」想了想，下定決心的道：「不管了，我還是去一趟，看她要說什麼？」

拉了馬韁往門口走，不復來時的意興風發。

雲扶弱提醒道：「別忘了日落後要回來啊！」

米多多懶洋洋的道：「知道啦！」

刁衣鞠望著米多多的背影，道：「他好像沒什麼精神。」

雲扶弱得意道：「那我更是贏定了。」

刁衣鞠搖搖頭，眞拿這紈袴子弟沒辦法。

□□　□□　□□

却說米多多牽著馬踏進「龍家教場」大門，觸目卽是好大一處空地作教練場，再裡面才是屋宇。

門房引他進大廳，二教頭吳靜夫迎出來，仔仔細細將米多多瞧個夠，才道：「沒想到你就是米多多，眞是意外！」

米多多想通「既來之，則安之」，瞇著眼睛笑道：「意外？爲什麼？」

吳靜夫道：「老夫人派人四處找你，據她老人家的形容，米公子是一位英姿煥發、氣度高華的貴人，論容貌是目若明星，眉似漆刷，鼻樑高聳，唇若丹霞，五官之俊美可媲美潘安，而且天資曠逸，有神仙風貌……。」

不等說完，米多多已笑得前仰後俯，吱吱咯咯。

「哈哈……，好好笑哦！」他抱著肚子直笑不已。

指著自己的鼻子，米多多笑道：「你看我這塌鼻子，也叫『鼻樑高聳』？你知道麼，這是我媽遺傳給我的。」

吳靜夫也忍不住笑了。

「怪不得我們找了二天，總是找不到『米多多』。」

米多多又笑了一會，道：「老夫人的形容不太實際，天底下那有這般美的男子。我見過最美的男子，就在雲家。」

吳靜夫道：「雲少莊主？他確是美男子。」

米多多道：「是啊！至少他沒有我的塌鼻子。」

吳靜夫道：「你可比少莊主可親多了。」

米多多笑一笑，道：「老夫人要在那兒見我？」

吳靜夫道：「你且稍候，老夫人和總教頭就出來。」

米多多坐著等，吳靜夫在一旁東拉西扯引他說話，提到與鐵無霸打賭之事，米多多給他亂蓋一通。

一盞茶工夫後，龍老夫人和龍詩武前後出現，米多多怕她又像餵藥那天突然抱住自己，離得遠遠的，再看龍詩武神色不悅，更是慶幸：「所幸爺爺沒有叫我來投靠祖母，隨時可以

一走了之。」

龍老夫人招手要米多多靠近，米多多直搖頭，聽得她大喝一聲：「這是命令！」吳靜夫暗推米多多一把，絲聲道：「拜託你別惹怒老夫人。」米多多只好上前，在龍老夫人指定的位子坐好，目不敢斜視。

龍老夫人道：「你這兩天跑那裡去了？」

米多多道：「老夫人將我的外貌形容太好，所以他們見了我也不認識。」

龍老夫人斥道：「什麼老夫人？叫奶奶。」

米多多道：「是，奶奶。」

龍老夫人比著龍詩武，吩咐米多多：「叫爹。」

米多多一怔，他祖父和龍老夫人年輕時是很要好的師兄妹，所以叫一聲「奶奶」也不唐突，但是要他喊陌生的龍詩武作「爹」，便大大的爲難，道：「這個……這個爹是不能亂叫的，我死去的爹會不高興。」

龍老夫人道：「你先叫了，我再解釋。」

米多多固執道：「不行，奶奶先說明白，我再考慮。」

龍老夫人堅持要他叫，米多多一定不肯叫，一老一少各有固執，爭得龍老夫人怒氣勃發，米多多面紅耳赤。

龍詩武捋鬚笑道：「他不叫最好，我本來就不太讚成……。」

龍老夫人橫眼掃去，龍詩武立刻噤聲，老夫人嚴聲道：「這是我一生的願望，你想當個不孝子麼？」

龍詩武躬身道：「孩兒不敢，孩兒知錯。」

龍老夫人道：「你知錯就好，這件事就由我做主。」

龍詩武連道：「是，是。」

龍老夫人道：「你自己也答應在先，不許再反口破壞。」

龍詩武道：「遵命。」

米多多看在眼裡，打心眼底差點噴出笑意：「爺爺沒娶到這位奶奶，眞是幸運。」

龍老夫人叫一聲「多多」，米多多便應一聲，聽得她道：「你祖父有沒有提起他和我之間的約定？」

米多多心想「終於來了」，說道：「一切聽奶奶。」

龍老夫人道：「我跟你祖父曾經約定，兩家有一天要做親，剛好你和幼珠年齡相當，所以決定由你們兩位小輩配成夫妻。多多，你高不高興？」

米多多被突如其來的宣佈驚住，做夢也沒有想過這種事，心裡暗暗嘀咕，如何婉拒龍老夫人安排的婚事。

他納悶的想：「祖母的脾氣不太好，她的孫女如果也跟她一樣，這樣的妻子如何可娶？奶奶也眞一廂情願了。」

龍老夫人見他低首不語，竟會錯他的意思，認爲他是害羞而無法啓齒，笑道：「不必害羞，由老身替你作主便了！」

米多多打定主意：「男子漢大丈夫，寧可娶醜妻，也不配惡妻。」把頭抬了起來，朗聲道：「奶奶，婚姻是終身大事，我太年輕，不想太早成家。」

龍老夫人不料他會反抗，愕然道：「這是你爺爺和我之間的約定，不能更改。」

米多多道：「爺爺並未明說約定的是婚事啊！」

龍老夫人心思一轉，道：「多多，你要想明白，龍家只有幼珠一個繼承人，你跟幼珠成親，不但對祖父盡孝，而且日後就是『龍家教場』的主人。別人努力三十年方有寸功，你舉手可得，有何不好？」

米多多一面反駁，一面忿怒的眨起眼睛，「奶奶這麼說，我更不能答應，有道是嫁夫隨夫，妳孫女要嫁我，就必須跟我一道走，而不是我米多多拉著老婆裙帶不放。」

龍詩武氣道：「你胡說八道！誰也不許帶走我女兒。」

米多多噴著鼻氣笑道：「那你不妨把她放在家裡保存好，別摔破了，過得幾十年，就成古董了。」

龍詩武怒道：「你敢這樣跟我說話？」

米多多道：「難不成你想招贅？」

龍詩武道：「那當然。」

米多多對老夫人道：「奶奶，我上無兄下無弟，不可能入贅，請妳打消兩家作親的念頭吧！」

龍老夫人道：「入不入贅都無所謂，你別煩惱這點小事。武兒，我說過這婚事由我作主，你再敢出難題刁爲多多，老身可不饒你！」

龍詩武又怕又不能不講，「母親，總不能使龍家絕嗣啊！」

龍老夫人雙目噴出憤怒的火花，喝道：「絕嗣就絕嗣，有什麼了不起，老身和家師兄的約定才最要緊不過。現在，我可憐的大師兄已經喪命黃泉，如果連這點心願都不能實現，活著又有何樂趣，我不如死了算啦！」說到後來傷心的頻頻拭淚。

龍詩武又是唉聲又是嘆氣，束手投降。

米多多露出呆呆的笑容，像是看穿了老夫人的計謀。

等老夫人控制了情緒，用較溫和的口氣道：「多多，你就住下來吧，等你和珠兒認識久了，二人有緣也說不定。」心頭則暗自盤算：「等你見著珠兒，非喜歡不可，到時候我和大師兄當年無法完成的心願就可在他們身上實現。」

米多多不便嚴拒，道：「是的，奶奶。」

龍老夫人高興的道：「今晚我們樂一下，老實說，自你姑媽一家三口不幸過世，我一直茶飯不思，連靜夫特地爲我獵來的野兔也吃不下，今天見了你如見大師兄，我似乎可以把喪女之痛暫拋一邊，陪你吃一頓。」

米多多道：「對不起，奶奶，雲少莊主跟我約好今晚的飯局，所以很抱歉，奶奶。」

龍老夫人詰問：「你什麼時候跟雲扶弱交上了？」

米多多道：「前兩天一起，上香就認識了。」

龍老夫人點點頭。

米多多問道：「奶奶，兇手眞的是『珍珠夫人』麼？」

龍老夫人道：「正是。」

米多多道：「她是什麼來歷？」

龍老夫人道：「不曉得，只知道她酷愛收藏珠寶，尤其是珍珠，這幾年已數不清多少富室栽在她手中。」

米多多道：「那種不能吃的東西，要來幹什麼？」

龍老夫人輕斥道：「傻瓜，那可都是值錢的寶貝。」

龍詩武嘀咕道：「這樣一個呆瓜，能作女婿麼？」

米多多不大肯應付人，便托辭告辭出來，到街上蹓躂，黃昏時分依約至「白楊莊」，刁衣鞠命人去通知少主，自己招呼米多多，說出心中願望道：「如果能夠，最好不輸不贏，別傷了和氣。」

米多多果決道：「不可能，我要贏走『玉瓏劍』。不過，我不打算宣揚，你可悄悄準備三千兩銀子，暗中買回去。」

刁衣鞠瞠目結舌。

「你眞有把握？」他問。

米多多古怪一笑，道：「我需要很多錢，幾十兩幾百兩辦不成事，只有用賭賽贏巨金才能夠解決問題。」

刁衣鞠突然覺得眼花花的──吃飯時的天眞，收到禮物時的狂喜，賭賽時的狡猾，談到

錢時的堅決，到底那一個才是眞實的米多多？他是不是還有其他面具？

米多多喝了一杯茶，吃過三碟點心，才見衣著華貴的雲公子扶弱先生笑咪咪的出現，「咱們走吧！」

刁衣鞠想說什麼也來不及，二個年輕人已經出去了。

□□　□□　□□

「鑫鳳院」的老鴇早得到好處，瓊娘、玉奴整裝等待，只要雲扶弱一進花廳，左右相依，正眼不斜視。

門口前——

雲扶弱道：「誰先進去？」

米多多道：「反正我不認識她們，還是你先請吧！」

雲扶弱便由老鴇擁簇地進花樓。

原來他們有言在先，一前一後差一刻鐘入門，後來的人若能吸引瓊娘、玉奴，前來者只有認輸，反之則前者贏。

這賭賽自然是先進去的人佔贏面，先下手爲強啊！

等雲扶弱和瓊娘、玉奴打得火熱，老鴇才請米多多進花廳，只聞笙樂大作，笑聲吟吟，一屋子的旖旎風光。

米多多請老鴇出去，關上門，走近彈琴的玉奴，道一聲：「乖乖，妳認命吧！」將戴者戒指的左手在她面前揚了揚，而後在瓊娘面前依法泡製一番，自己坐到一旁，離雲扶弱霸佔的圓桌不過一呎，却一臉的自信。

雲扶弱道：「你搞什麼鬼？」

米多多唱歌似的道：「瓊娘、玉奴，方才妳們嗅到了一股奇香，如今是不是感覺心發寒，肚子隱隱作痛？」

瓊娘、玉奴齊驚詫變色，却又不盡信。

米多多拔下手上的戒指，道：「這東西是有機關的，旋開可以藏一撮粉末，剛才我不小心將裡面的粉末吹進姑娘鼻子裡，妳等只好認命了。」

瓊娘站起來道：「什麼粉？」聲音充滿恐懼。

米多多道：「斷腸花的粉蕊磨出來的，可說十分珍貴，我花兩天的工夫才找到一點點，全給妳們吸了去，可惜得很。」

雲扶弱豁然起身喝道：「你是有備而來的？」

米多多眼睛閃著好笑的光芒，道：「彼此，彼此，雲兄何嘗不費盡心機，算準了我非輸不可？」

雲扶弱臉一紅，道：「我沒使過卑鄙手法。」

米多多哈哈笑道：「黃金珠寶固然惹人愛，總敵不過性命寶貴。」笑得雲扶弱臉一陣紅一陣白。

「瓊娘、玉奴，想得解藥，便離開雲公子到我這裡侍候。」

瓊娘、玉奴看看雲扶弱，看看米多多，四脚齊動。

雲扶弱喝道：「別過去，我會救你們。」

米多多仰天狂笑，彷彿看到一個不懂事的孩子。

瓊娘、玉奴還是被他的笑聲吸引過去，米多多說一聲侍酒，瓊娘殷勤侍候，道一句奏樂，玉奴便大展歌喉。

雲扶弱大呼一聲：「氣死我了！」

米多多笑道：「別氣，輸了就要認，唯一補救的方法我已告之刁總管，你自己回去問一問，隨你怎麼做。」

雲扶弱盛怒而去。

不久，「鑫鳳院」突然關了門，紅妓各散東西，沒人知道原因何在。

這是後話。

却說雲扶弱離開後，米多多盤腿坐在椅上，張嘴吃酒吃肉，不必自己動手，倒也其樂融融。

只是瓊娘一心要灌醉他，玉奴每唱一首便問解藥，真也叫人著惱，吃飽喝足之後，米多多便拍拍屁股走了。

瓊娘，玉奴留不住他，大哭「我命薄也！」

「哈哈！我差點忘記！」米多多倒轉回來，蹲在窗橫木上道：「剛才說妳們中毒，全是騙人的話，那只是最普通迷神散，不必解藥。」

在瓊奴、玉奴要丟杯子，頓足斥罵之前，他早去得遠了。

□□　□□　□□

轉眼冬雪已融，春意日濃。

南京城外那片茂盛的樹林漸漸熱鬧起來，多眠的野獸全醒了，被寒冬困住的公子哥兒，相約齊來射獵。

——睡了整個冬天的野獸，又肥又懶，肉特別香甜。

「啊！那支熟了可以吃，別烤太焦。」

米多多對面的少女將串著四塊獐子肉的枝子拿在手上，吹著氣，慢條斯理地撕著吃。火光照著她清新的面龐忽明忽暗，雖非絕色，却十分溫柔有禮的樣子。

此姝姓龍名幼珠，正是「龍家教場」主人龍詩武之獨生愛女，由龍老夫人作主要嫁給米多多。

米多多此時內心也抓不定主意，半個多季相處下來，龍幼珠的言行舉止使他挑不出毛病，但無論如何他總不甘心就這樣順著爺爺的遺志去做。

——我不能叫老怪物死後還左右我的一生。

既不能拒絕老夫人，只有叫龍幼珠討厭自己。

他故意狼吞虎嚥吃相難看，龍幼珠笑道：「男人嘛！」

特地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龍幼珠却讚道：「眞有男子氣慨！」還親自抱了一罎龍詩武珍藏的佳釀給他。

有一晚，他拉了她一道上花樓嫖妓，看過歌妓的行爲，她笑道：「原來你喜歡人家餵你喝酒吃菜，以後我會照辦，謝謝你今晚的提醒。」

米多多道：「妳不在乎我今晚睡在這裡麼？」

龍幼珠笑嘻嘻的道：「當然不在乎，我奉陪到底。」

米多多再荒唐也不敢讓她在妓院留宿，只好打道回府。

以後又試了十二、三種法子，龍幼珠既不生氣，連眉頭也不皺一下。

今日，米多多帶她一起打獵，他逮著一隻獐子，要幼珠負起升火養食的工作，自己在一旁袖手，要看看這位千金小姐哭不哭？結果幼珠居然做得熟手至極，多多吃得順口時，就問起誰教的？

她道：「奶奶，她教我山林生活所需要做的一切。」

米多多愕道：「爲什麼？」

龍幼珠道：「爲了將來不成爲你的累贅。」

米多多忙道：「等等，妳不會眞想嫁給我吧？」

龍幼珠微笑道：「這是奶奶的心願，我要幫她完成。」

米多多道：「這怎麼可以？妳該爲自己想一想。」

龍幼珠沈靜一會，才道：「米大哥，你也看見奶奶屋前種植的兩列枇杷樹，但你一定不知道，每年枇杷結果，奶奶不許任何一人摘來吃，她說要留給一位貴客，那位貴客生平最愛

吃枇杷，必須為他留著；可是一年等過一年，只見枇杷爛了一地，始終不見奶奶口中的貴客，我就想：奶奶真的那麼喜歡那個人麼？寧可爛了枇杷也不許他人分享一口。有時候我真恨那位貴客，為什麼年復一年地辜負人家的心意？」

米多多思忖：「好像在說爺爺？但他很少吃枇杷呀！」

龍幼珠道：「那個人就是你爺爺。」

米多多「啊！」了一聲：「真的是他？」

龍幼珠點了點頭，道：「這是奶奶告訴我的故事：五十年前，米飛鵝與顏如玉是一對感情很好的師兄妹，雙雙約定今世之盟，不料顏如玉的父親卻希望女兒高攀武林世家的公子，兩人遂拆散，分離那天，互相約定：總有一天你我兩家要結成一家，讓子孫輩來完成我們的心願。」

她輕吐口氣，望定米多多道：「你明白了吧？這是我們的命運，不能使風燭殘年的祖母和令祖父一樣死不瞑目。」

米多多怪聲怪氣道：「什麼嘛！我爺爺死得很高興，才沒有死不瞑目。妳可知他如何死法？吃年糕吃死的。」

龍幼珠圓睜明眸，道：「吃死？」

米多多得意道：「可不是，爺爺一生專門搶我食物，去年山下阿婆送我一匣子熱年糕，爺爺見了馬上動手搶過去，不分一點給我，自己狼吞虎嚥，結果年糕黏住喉頭，一口氣喘不過來就這樣死了。」

龍幼珠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最後道：「你似乎沒跟奶奶提過？」

米多多溫柔地笑了，「你們家奶奶太可愛了，滿腦子的幻想，反正爺爺已經死了，就讓她夢想下去吧！」

龍幼珠想一想，同意道：「的確，奶奶口中的大師兄可是一位英俊瀟灑，風流倜儻的神仙人物，跟你形容的大不相同呢！」

米多多嗤笑道：「所以我說嘛！她是位小孩子奶奶。」

龍幼珠道：「這樣說未免過份，奶奶總是一番好意。」

米多多若有所指的道：「過份的好意，令人吃不消啊！」

龍幼珠撇嘴一笑。

米多多每見她笑地這般可人，決心便動搖一下，隨即又警告自己不可上爺爺的當。——不叫那老怪物左右一生！

「唉喲，烤焦了。」

一股焦味入鼻，龍幼珠連忙捉起串肉，道：「不好意思，烤得焦了，你不嫌棄的話，就把它吃完，不然咱們再烤一隻。」

米多多接過焦肉就大口吃下，道：「何必浪費呢！這肉烤得微帶焦味，滋味美上三分哩！」

龍幼珠看得有趣，笑道：「瞧你吃樣，讓人覺得什麼都好吃。有時候我也希望我是男孩子，吃得虎虎生風。」

米多多道：「可以呀！妳吃妳的，我不在乎，隨妳怎麼吃都成。」捉起一串肉遞過去。

龍幼珠張了張嘴，還是沒咬下，低聲道：「你轉身去。」

米多多道：「不要。」

龍幼珠軟聲道：「拜託你！」

米多多嘀咕道：「眞是的。」站起來是開幾步，靠在樹幹上抱胸而立。

龍幼珠感覺不安，靠近他道：「生氣啦？」

米多多鼻子嗅到她身上的香氣，感覺不自在，臉色不由得和緩下來，淡淡的道：「沒有，只是討厭做作的行爲。」

龍幼珠咬咬下唇，道：「我跟你賠罪好不好？」

米多多認眞看著她，一會，道：「妳可眞是位奇怪的小姑娘，爲了奶奶的願望，妳可以這樣拋棄小姐的尊嚴？」

龍幼珠道：「你怎麼突然老氣橫秋起來？」

米多多道：「我在爲妳著急呢！」

龍幼珠倩笑道：「謝謝，你眞體貼，奶奶要我嫁給你果然沒錯。」

米多多一拍額頭，道：「妳認眞一點罷。喂！『白楊莊』的少莊主雲扶弱跟妳才貌相當，我看妳嫁給他如何？」

龍幼珠道：「不成，奶奶會傷心。」

米多多道：「去他的奶奶，我要知道妳的意思如何？」

龍幼珠道：「嫁給誰都好，只要奶奶高興，」

米多多生氣道：「妳這人可眞不通情理！」

龍幼珠道：「你才不通情理呢！硬要令人傷心。」

米多多大聲道：「妳根本不想嫁給我，妳要嫁的是『米飛鵝的孫子』，妳知不知道這事的叫人厭惡？」

龍幼珠眼眸一眨一眨的，米多多以爲她要哭了，不想她道：「『米飛鵝的孫子』正是你

，你生什麼氣啊？」

米多多火道：「妳的意思是，不論那個人是誰，只要他是『米飛鵝的孫子』，妳就不管他好他壞，一定要嫁就是了？」

龍幼珠笑道：「正是。」

米多多兩眼瞪視著她，說不出話來。

龍幼珠似乎良心受了刺激，補充道：「我會做個賢妻良母，你要回山上隱居，我也跟了你去。」

米多多怪聲道：「我明白了。」面無表情。

搬土埋火種，兩人一路無語來到前面的「惠風廬舍」，米多多道：「妳先回去好麼？我還有事。」

龍幼珠察觀色，擺擺手，牽回馬匹，上馬而去。

黃鴉頭在門口看得眞切，笑道：「你怎麼不請她進來呢？久仰龍大小姐的美名，花落米家，眞心恭喜你！」

米多多撇嘴道：「消息傳得眞快。」

黃鴉頭笑道：「好事傳千里，何況龍大小姐又是那麼溫柔可人，南京城百里方圓內的兒

郎那個不喜歡她？」

米多多道：「有那麼多男人喜歡她？」

黃鴉頭嗤笑道：「人人皆知，怎麼獨你不知？」

米多多心中有氣：「不識好歹的龍幼珠，愛妳的人妳不嫁，爲什麼偏偏選中我？不對，選中的不是我本人，而是『米飛鵝的孫子』這名義，這比她直說『討厭你』更叫人難堪。」

想著想著，眼淚不禁流下。

此時店裡無旁人，米多多又是常客，黃鴉頭才全心照應他，乍見此景，吃了一驚，輕輕問道：「你怎麼了？」

米多多用袖子拭去眼淚，道：「沒什麼，給我來壺酒吧！」

黃鴉頭就喜歡他毫不扭捏的脾氣，給他冲了一壺香片，再擺上瓜果，柔聲道：「氣悶時還是喫茶別喫酒吧！」

米多多道：「你怎麼知道我氣悶？」

黃鴉頭道：「你去照鏡子，眉頭都糾成一結了。」

米多多以手摸摸自己眉頭，不禁苦笑。

黃鴉頭誠懇的道：「我不知道你煩心那樣，可是，你若當我朋友，就聽我一句話。」

米多多道：「什麼？」

黃鴉頭認眞地道：「一刀有兩面，凡事事在人爲，端看你走那方向，持什麼態度，沒有『絕對』的事。」

三

有如醍醐灌頂，米多多愁懷一拋——對啊！都尚未正式訂親哩，還有商量餘地，只要我打定主意不娶，女方好意思逼婚麼？除非，龍幼珠眞心喜歡我，不再是奉祖母之命，不再愛「米飛鵝的孫子」。

黃鴉頭見他表情變化這麼快，噗嗤一笑，道：「少年兒郎就是這點可愛，愁嘛來得快去得也快。」

米多多道：「黃姑娘，多謝妳啦！」

黃鴉頭點點頭，回到櫃台去。

把「神風」寄在店裡，多多在市集四處蹓躂，買一點龍老夫人愛吃的甜食，發現一家賣青菜的胖老闆娘正在打一隻癩皮狗，打得狗吠悲鳴，鮮血直流，那隻狗依然不反抗或逃跑，忍不住過去道：「請妳住手，會打死的。」

胖老闆娘反詰道：「關你什麼事？」

米多多道：「看不過去妳欺負狗，妳看牠一身癩皮膚，這病很難受的，牠夠可憐了，妳

難道沒有同情心？」

胖老闆娘斥道：「就是牠一身髒，要趕牠出去牠不走，整天賴在門口，客人都不敢上門，叫老娘喝西北風麼？」

米多多道：「買些硝粉給牠全身擦一擦，很快就會好。」

胖老闆娘看了他一眼，似乎當他神經病一個，不去理會，把兒子叫出來，拿布袋裝了狗，命丟進樹林裡去。

米多多悄悄跟在她兒子後面，見他將狗連布袋往林子一甩即走，跑過去將布袋拾回來，越過她兒子，快一步將狗放回青菜攤子下，躲在一旁看。

果然那兒子回來瞧見狗嚇了一跳，胖老闆娘走出來一看則罵道：「你搞什麼鬼？」

她兒子奇道：「我明明把袋口綁住，丟進林子裡，怎麼牠能自己鑽出來又比我先一步回來？」

胖老闆娘道：「乾脆把牠宰了算了。」

她兒子道：「那一身沒毛的癩皮狗好嘔心，我不敢殺。」

胖老闆斥道：「不中用，進去拿柴刀給我。」

米多多聽得分明，就地撿了幾顆小石子備用。

那胖老闆娘每一揮刀，手腕就痛得厲害，柴刀落地；第二次再揮刀，手腕一麻，刀落地；四、五次以後，體大氣粗的老闆娘也忍不住心頭發毛，大喊：「有鬼！有鬼！」

她兒子在一旁見母親這樣奇怪，道：「媽，妳也下不了手？」

胖老闆娘道：「不是下不了手，古怪得很，我要砍下去的時候，手不是痛就是麻，根本拿不住刀。」

她兒子笑道：「不忍心殺就算了，我再拿到林子丟。」

胖老闆娘看看地上躺著睡覺的癩皮狗，道：「阿慢，你來試試看，快點。」

做兒子的不敢反抗，拿隱柴刀正要砍向癩皮狗，突然之間，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柴刀突然自他手中飛跳出去，落在胖老闆娘腳跟前，差一點點就砍中她腳。這下子母子倆也不敢去拿柴刀。

兒子用乾澀的聲音道：「媽，這事有古怪哦！」

胖老闆娘硬氣的道：「別胡說，世上那有鬼。」

她兒子道：「也許這隻狗命不該絕，有神守著，媽，妳看怎麼辦？」

胖老闆也是驚疑不定，這時候一位秀麗的姑娘對面茶棚走過來，問起源由。由於她的態度那麼開朗，聲音那麼溫柔甜蜜，胖老闆娘便將發生的古怪事兒說出來，那姑娘聞言笑道：

「這隻狗是你們家的福神，自然死不了。」

「福神？」老闆娘疑道：「這隻癩皮髒狗？」

那姑娘道：「八仙之一的李鐵拐不也是個髒兮兮的乞丐麼？你們要是能殺死這狗，也許意味將要大禍臨頭了。」

胖老闆娘想起剛才的事，無論如何無法釋懷，鼓不起力量再宰狗，吩咐兒子去買硝粉，從今以後，逢人便宣揚她家這狗的神異力量，果然生意鼎盛，應驗「福神」之說。

那姑娘離開青菜店，經過米多多身旁時，笑出燦爛的笑容，道：「哎，你眞是一位溫柔的人哦！」

米多多如飲瓊漿，全身舒泰，帶點受寵若驚的味道，不自不覺便跟著她走，搭訕道：「妳爲什麼這般說我？」

那姑娘似乎有讓人快樂的魔力，而她也樂意這麼做似的始終用輕而柔軟的聲音在說話：「因爲你幫助了一條可憐的狗，這不是一般人肯做的。」

米多多快活道：「被妳看出來了？妳眞厲害。」

那姑娘道：「說實話，那條狗叫我見著也噁心，所以我對於願意幫助牠的你就直覺你眞是溫柔的人。」

米多多問道：「妳家開帽子店麼？」

那姑娘道：「不是，你爲何問？」

米多多輕快的道：「如果不是開帽子店，怎麼每說不到三句話就給我戴一頂高帽子？」

那姑娘噗嗤笑出來，米多多也跟著大笑。

米多多覺得很快樂，道：「幫助狗的功勞妳也佔了一半，妳想我能不能知道妳的尊姓大名？」

那姑娘大方道：「什麼尊姓大名？酸溜溜的，我姓邊名馥色，你呢？」

「米多多。」頭一次感覺到自己的名字不夠威風。

邊馥色道：「眞可愛的名字，有什麼特殊意義麼？」

米多多搔了搔腦袋，道：「這名字是我爺爺取的，他是個好吃鬼，大概希望米愈多愈好才取這名字吧！」

邊馥色笑道：「好有趣的爺爺，你眞幸福。」

米多多怪笑道：「是麼？我倒覺得他的死眞叫我鬆了一口氣——終於自由了。」

邊馥色認眞地看著他道：「你眞奇怪，像我寧願不要這種自由，能有親人在身邊多好——

——唉！我怎麼會對你說這些，我得走了。」

擺擺手而去。

米多多忙趕回「惠風廬舍」，牽回「神風」，騎上馬不一會即追上她，道：「妳要進城不是？」

邊馥色道：「是啊！唉呀！好漂亮的馬！」

米多多笑道：「妳喜歡麼？好極了，我送妳進城。」

邊馥色道：「不太好吧！」

米多多道：「二十里路得走到天黑呢？快上來吧！」伸出一隻手，邊馥色遲疑一下，即拉住他手，米多多一使力氣使她坐在他身後。

「阿姨知道非罵我不可。」聲音像蚊子咬。

米多多扭頭問她：「妳說什麼？」

邊馥色道：「我隨便坐陌生人的馬，阿姨會生氣。」

米多多道：「我是好朋友，妳阿姨沒生氣的理由。」

邊馥色道：「是麼？阿姨很嚴厲呢！」

米多多道：「管她的，哎，妳知道麼？妳是第一個騎我的寶馬的女孩子哦！」

邊馥色笑道：「我不知道。」

米多多笑道：「現在知道也不遲。再告訴妳一件好事，我喜歡你。」

邊馥色微笑道：「是麼？我想我今天有點瘋了。」

米多多道：「爲什麼？」

邊馥色道：「才第一次見面就……不說了　哎！你快走啊！」

米多多正要催動馬匹，突然又轉頭道：「剛才我說的話，妳有沒有記著？」

邊馥色道：「你說那麼多話，我全記著了。」

米多多道：「只要記住『我喜歡妳』這句就好了。」

邊馥色臉色驀然一黯，低聲道：「謝謝你。」

米多多沒瞧見她臉色，樂得催馬疾跑，「神風」不愧紫騮寶馬，不到一炷香工夫便馳進南京城，輕車熟路地直奔至「龍家教場」前，米多多勒住馬，自己跳下來，將轡繩遞給女郎道：「妳那麼怕妳阿姨，我可不方便陪妳回家，這馬妳騎回去，只要放了轡繩，牠自己會回來。」

邊馥色搖頭道：「不行啦，我不會騎馬。」

米多多「啊？」了一聲，道：「妳家離這裡遠不遠？」

邊馥色道：「就在東城門旁邊。」

米多多躍上馬，道：「那只好再跑回去啦！」掉轉馬頭，自來路跑回去。

邊馥色道：「眞是痲煩你了。」

米多多嘻笑道：「不痲煩。哎！我有個主意，妳看成不成。」

邊馥色道：「什麼主意？」

米多多道：「以後每天早上我到城門口等妳，咱們一起蹓馬，我還可以教妳騎馬。妳說好不好？」

邊馥色興高彩烈道：「眞的麼？我早就想學騎馬了。」

米多多道：「那我們就這麼說定。」

邊馥色高興地嘆口氣，道：「你眞是親切的人。」

米多多道：「得了，妳再誇我，我當能夠開一家高帽子店。」

兩人開懷地笑著，也不管路人惻目。

到了城門前，邊馥色跳下馬，擺擺手，跑進一所低矮的平房，米多多知道這是守城門張老頭的家。看淸楚之後，就掉馬回去。

他想：「她是普通人家的小姐，怪不得恁地好相處。」

由邊馥色想到龍幼珠，心眼底不免對邊馥色偏心些，那是因爲兩人無瓜葛，這點他不明

白，只想回去之後如何捉弄那個不會生氣的龍幼珠。

回到家裡，問起大小姐在那兒，就直接往老夫人在處去，那兩列枇杷樹總叫他想起幼珠說過的話，一直不相信世上有所謂刻骨銘心的愛。——老奶奶只因爲得不到想要的人才苦苦相思，若眞嫁了爺爺，三天不到那將後悔。

「奶奶，我回來了。」

米多多見大門微開，就直接闖進去，隨卽一怔。

小廳堂上除了老夫人，龍詩武、吳靜夫，總管雅伯，龍詩武的得意弟子張白、燕不回，房獨柱一干人。

他奇道：「發生了什麼事麼？」

老祖母道：「多兒，你回來啦！累了吧！幼珠，還不去拿點心給多兒吃。」

龍幼珠答應，招呼多多到內堂，從紗櫥裡拿了一碟艾糕和一碟綠豆糕出來，道：「你愛吃那樣？」

米多多拿出自己買的甜點，找進櫥裡，隨手取塊艾糕，隨口道：「妳家裡發生了什麼事？每個人臉色都變了。」

龍幼珠道：「爲了珍珠夫人的事。」

米多多也就不響了。

龍府上下都將殺害龍詩武之妹龍燕眉一家三口的兇手指向「珍珠夫人」，一直在尋找她的下落，可是這幾個月來「珍珠夫人」一直沒再做案，誰也捉摸不定她是誰？隱藏在那裡？

但見幼珠也是愁眉不展，米多多興不起捉弄她的興致，不免掃興，信口開河道：「誰說殺人兇手是珍珠夫人？」

龍幼珠道：「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啊！」

米多多開了口就不好再收回來，道：「你們所確定的不過是一紙銀箋，那種東西誰都可以仿冒，怎麼不去調查妳姑父生前有何仇家？」

龍幼珠道：「你怎麼不關心我家的事啊？要不然你該知道爹早查過姑父的一切，就是找不出嫁禍的仇人，才確認是珍珠夫人。」

米多多原是信口開河，沒有堅持到底的理由，聽得幼珠說他不關心龍家的事，便又露出那種呆呆的笑容。

龍幼珠嗔道：「你別笑那種樣子。」

米多多呆笑道：「那種樣子？」

龍幼珠想了半天想不出如何形容，道：「我不會說，可是每次見你那樣笑，我就覺得你

很可怕。」

米多多搔搔腦袋，道：「不會吧！」

他自己最清楚他爲什麼笑成那種樣子，源於當年爺爺未死，每每搶走他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糖菓或食物，他就忍不住露出那種笑，表示心底的無奈，同時也給自己下了決心。久而久之便養成習慣。

龍幼珠道：「我告訴你哪，這次事情可大了。」

米多多道：「找到珍珠夫人了？」

龍幼珠嘆了口氣，道：「不是，是她自己找上門，她派人送一封信，指責我們寃枉她殺人滅口，陳明她只對珠寶有興趣，而我姑母早將她陪嫁的值錢首飾變賣殆盡，爲表弟醫病。珍珠夫人知道得這般詳盡，想來是不錯的。」

米多多道：「你表弟得什麼病？」

龍幼珠低聲道：「肺癆，跟姑父一樣。」

米多多難受道：「可憐的孩子。」

龍幼珠道：「孩子可憐，我姑母姑父也是可憐。」

米多多道：「才不呢！我只可憐孩子，因爲他來不及長大，再說孩子不會有仇人想殺他

，他乃受父母連累而死。」

龍幼珠搖頭笑道：「你這人真是！」

米多多哈哈笑著，又接連吃了好幾塊糕。

龍幼珠道：「你這人沒心沒肺的，我姑母一家死得可憐，你還笑得出來。」

米多多盤腿坐在椅子上，顯然一副事不關己的神色。

龍幼珠沈默一會，道：「你還在生那件事的氣？」

米多多道：「那件事？」

龍幼珠道：「就是我在樹林裡說了惹你不快的話，你才會愛理不理人的。」

米多多由那件事想到可人的邊馥色，嘴角快樂的往上一勾，道：「妳愛嫁『米飛鵝的孫子』儘管去嫁，我不管，米多多另有打算。」

龍幼珠不解道：「難不成米飛鵝另有孫子？」

米多多起身道：「我不做米飛鵝的孫子總成吧！」

說罷就要走。

龍幼珠輕輕拉住他，道：「別出去，爹正在跟奶奶討罪。」

米多多道：「幹嘛呀！」

龍幼珠道：「珍珠夫人想要咱們龍家的傳家之寶『火眼青龍』，還有祖母珍藏的一套珍珠首飾。」

米多多道：「那就給她好了……」

話未完，龍幼珠已摀住他的嘴，著急道：「別胡說罷，這話給爹和奶奶聽見就不好了。」

米多多道：「既然不打算給她，又何必緊張呢！」

龍幼珠道：「珍珠夫人可不是好惹的人物，她自然料到我們不會乖乖答應，在信上恐嚇說她有辦法造出和信安銀莊一摸一樣的銀票，到時候非逼得龍家破產不可，一個破產的世家那還守得住寶物。」

米多多道：「信安銀莊是妳家的銀莊？」

龍幼珠焦慮道：「是啊！信安發出的銀票通行江、浙兩省，萬一真的冒出假銀票，將造成大亂。」

米多多領悟道：「你爹要求奶奶拿出珍珠首飾不是？」

龍幼珠點點頭道：「爹認為珍珠夫人所好者不過珍珠，奶奶珍愛的那套珍珠首飾一共六件，價值不非，珍珠夫人不至再貪『火眼青龍』。」

米多多叫一聲「糟」，道：「奶奶一定又要發脾氣了。」突然走到窗邊打開窗戶，跳了出去，回頭道：「喂！妳要不要也出來躲一躲？」

龍幼珠奔到窗口，道：「你可以這樣做麼？」

米多多道：「像這種事全是人心在作祟，鬼才愛理呢！哼！天下本無事，聰明人自惱之，你們一家都太聰明了。」

說罷自去四處遊逛。

過了幾天，一直沒什麼動靜，龍詩武依然每日督促子弟練武，老祖母和幼珠一樣殷勤對待多多，對於多多一大早騎馬出門遊玩，偶而問一句，多多笑道：「陪一位知心的姑娘騎馬，好快活！」都當作笑話，爲著「珍珠夫人」的事未未解決，沒法多注意。米多多雖認眞的對幼珠提過，幼珠則道：「反正你跑不掉的。」

眞的，人心不是鐵做的，米多多可以不在乎龍幼珠，却不能不顧念老奶奶一點，也知道自己住得愈久愈開不了口，明白的對龍幼珠說，她那性子是標準的穩若泰山型，完全不爲所動，只一句「反正你是跑不掉的」。

龍幼珠的心思，米多多難以理解，如此一來，更覺爽朗溫柔的邊馥色可喜，常常晚上也跑去找她同逛夜市。

這一天出去騎馬時，邊馥色問起他和龍幼珠的婚事，嗔道：「你這混球，有未婚妻也不明說，萬一我喜歡上你怎麼辦？你太不夠朋友了。」

米多多道：「還沒訂婚呢！什麼都談不上，而且這全是老人家的意思，我和珠兒都在努力擺脫對方。」

邊馥色微微一笑，道：「你若是拒絕，人家會笑你人在福中不知福。」

米多多啐道：「我自己的事幹嘛要聽人家的。」

邊馥色還要說什麼，只聽得一女嬌聲怒叱，回過頭來，只見兩支明晃晃的暗器撲面飛來。她年紀雖幼，功夫却不弱，輕易便將暗器彈落，不禁有氣，道：「妳怎麼隨手傷人？太不講理了。」

一位秀美的少婦走近幾步，凜然道：「我沒有看錯，妳是吸血鬼邊絕糧的女兒，毀了我一生幸福的吸血鬼，我做鬼也不饒他，今天我先殺了他的孽種，免得日後成患，再去害人。」拔出一把短劍，一步一步逼近。

邊馥色不住後退，最後靠在一株樹上，無路可退，一臉的蒼惶慘白，看來十分無助。米多多自認識以來，從未見過樂觀的邊馥色這個樣子，看那少婦一步步的逼迫，却沒有想要反抗的意思，不禁大奇。

他道：「馥兒，要不要我幫妳打退她？」

邊馥色搖頭道：「不，她沒有錯，讓她殺了我吧！」

米多多道：「我不明白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邊馥色一直望著那少婦，這時突然轉過來道：「我不要你明白，這是我跟她的事，請你快走吧！不要回頭！」

米多多一言不發的上馬而去。

那少婦道：「不要妳的情郎爲妳送終？」

邊馥色道：「我沒有情郎。」

那少婦道：「那就好，吸血鬼的女兒沒資格去愛人。」

邊馥色臉兒更白了，低弱的道：「我一直不太明白我爹在做什麼，妳恨得想殺我，一定有理由，請妳告訴我。」

那少婦的劍尖指在邊馥色心房上，一字一字的道：「你爹是個吸血鬼，任何人只要給他捉住一點把柄，他等待一個最有利的時機敲詐，往往使人傾家蕩產，若不依從他的要求，他就公開人家的隱私，不知害得多少人羞憤自盡。」

恨恨看著邊馥色，突然哽咽起來，道：「而我就毀在他手中……那個吸血鬼不知從那裡

得到我未嫁時寫給表兄一首情詩，上面有我的落款，賴也賴不掉。

他威脅我將陪嫁珠寶全給他，否則就要把情詩送給我丈夫。

我求他放過我，陪嫁的東西給了他，如何跟夫家交待？我求他給我一個月的時間，另外籌錢來贖，他不肯，三天期限一到，竟然狠心將情詩送與我夫，我被休了回來，也沒臉回娘家，如今我也不想活了，只望在死之前消滅你們這對吸血鬼父女，叫你們無法再去害別人。

」

說罷，短劍往前一送，入肉見血………

「住手！」

嗤的一聲響，那少婦握住劍的手被暗器彈開，米多多有如一隻大鵬鳥飛落撲到，一腳將她踢到一邊去，但見短劍已刺入馥兒胸膛一寸，雙手一抄將她橫抱在懷，向那少婦喝道：「我告訴妳，馥兒從小給她姨媽收養，她什麼都不知道，妳要報仇就要找對對象，不要假報仇之名亂傷人。」

呼嘯一聲「神風」如雲飄至，米多多抱了邊馥色上馬疾馳而去。

□□　　□□　　□□

米多多花費老大工夫，才將「邊絕糧」的事蹟摸清大概。

邊絕糧，本名邊最良，因爲心腸惡毒，才被人叫成邊絕糧，又名之爲吸血鬼。

此人神通廣大，眼線遍佈各地，專門向各家門下小廝，女僕收買消息，只要捉住一點把柄，有如水蛭上身，非吸飽絕不放過，而且耐性十足，能有等到非受他挾制不可之地步之信心，眞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惡漢。

案例一，許昌有一姓陳的富商，天生成的懼內性格，其妻王氏有隻會叫「媽媽」的鸚鵡，珍愛如子，一日回娘家前將愛鳥交託予夫，告誡不許使牠掉一根毛，陳奉玉旨小心看護。不料這鳥却落入吸血鬼邊最良手中，要陳商以一千兩白銀贖回。

陳商心疼銀子不肯痛快給錢，邊最良每隔一盞茶工夫，派人送上三根鳥毛，從下午至傍晚，陳商下定決心，用白花花的銀子換回一隻幾乎變成暴露狂的鸚鵡。

案例二，京城一姓段的軍官，看上上司家一名受寵愛的歌妓，將之誘惑做了夫妻，彼此交換信物。

四月後一日，歌妓送他的鳳釵不翼而飛，此時邊最良來信威脅要將此釵送還他的上司，到時非要他的狗命不可，除非段郎去偷上司家賄賂朝臣的證據。

這事的結果，斷送朝廷一位將軍的前程，因爲他沒錢再巴結高官，落得赤貧，但保住一

條命。

案例無數，不能細表。

再加上林中少婦的言語，米多多相信邊最良是一個了不起的奇才，以他的手段和狠心，要成爲任何一行業的霸主都易如反掌，眞是少見的天才啊！

救活了邊馥色之後，讓她留在龍府以保周全，米多多則禀明老祖母之後，獨自離去。

這晚在臨淮鎮投宿，吩咐好生照顧紫騮馬，到路西一座大飯舖吃飯，在北面揀了一個位子坐下，跑堂的搬上酒菜，多多不嗜飲酒，只喫兩杯，便自吃飯。

看見西面有一鄉紳打扮的老者，昂然而坐，跑堂對之十分恭敬。

不久，又見一人進來，年紀二十五六，眉清目秀，斯文英俊，腰懸寶劍，看來是個會家子。

米多多不由暗暗喝彩，非常羨慕，心想：「天底下漂亮的男人竟然這麼多。」

那年輕人纔要揀個座位，米多多連忙出席邀他一道，他亦十分大方，兩人落座，通了姓名，原來那年輕人姓蘭名愼之，有個外號叫「笑劍公子」，打算今晚在此歇一宿，準備明日進南京城。

米多多對於長相漂亮的男人，一向暗存欽慕之心，所以贏得雲扶弱的寶劍也不張揚，讓

他暗中贖回去。

蘭愼之言語溫和，兩人一見如故，十分投機。

這時候，見有個花者進來，形容枯瘦，衣著襤褸，見了坐在四面的那鄉紳老者，緊行上前，雙膝跪倒，苦苦哀求。

那鄉紳仰面搖頭，只是不允。

蘭愼之上前道：「你老人家有甚麼事，何不對我說。」

老者愁眉苦臉道：「只因我同他借了銀子，還不出來，他要抓我的小女兒抵帳，特來求他。」

蘭愼之問鄉紳道：「他同你借銀多少？」

鄉紳道：「六兩銀子，再加上三年利息沒還，算三十四兩，本息一共四十兩銀子。」

蘭愼之當卽拿出四錠十兩小元寶，道：「有值據沒有？」

鄉紳見他要還錢，喜道：「有。」拿出一紙交出。

蘭愼之道：「如今你倆互不相欠，這裡的人可作證。」當面撕了借據。

老者給蘭愼之叩頭道謝，蘭愼之急忙扶起，道：「這樣的高利貸，以後萬萬不可再借了。」

老者連聲道：「再不敢了。」經過米多多面前時，米多多道：「老人家請坐下喝杯酒趨趨驚。」

老者道：「素不相識，不敢打擾。」

蘭愼之亦道：「不必客氣，坐了吧！」

老者這才坐下。

米多多給老者倒酒，問道：「那位老爺是什麼人？」

老者道：「他叫匡天佑，原也是個農人，只因他兒子匡必正十分機伶，在外做生意發了財，他便做起老爺，跟地保結交納好，欺負鄰人，又因前幾年天旱收成很差，跟他借了銀兩，才惹下這災難。」

米多多道：「跟他借銀兩的有不少人吧？」

老者道：「是啊！大家都怨聲載道，也無可奈何。」

蘭愼之道：「匡天佑住什麼地方？」

老者道：「就是鎭尾那棟有紅門的大房子便是了。」

米多多笑了笑，請老者吃飽一頓，三人各分東西。

回到客棧，睡到晚間初鼓後，整束行裝，來到匡天佑家裡，見有客廳二間，燭火明亮，

靜立窗下細聽，正是匡天佑的聲音道：「這麼多銀子打那來的？」

匡必正道：「首領分給我的。」

匡天佑道：「可以分這麼多啊！共有多少？」

匡必正得意道：「五百八十兩，爹！咱們可發了。」

匡天佑高興道：「可不是，今晚我也賺了三十四兩。」於是說了有人代還銀兩之事。

匡必正道：「爹下了六兩本錢賺得三十多兩，我可一毛本錢也沒花。」

米多多戳破窗紙，窺視見一個獐頭鼠目的漢子摸弄桌子十二封銀兩，（一封五十兩）自得道：「爹，我上頭那個實在了不起，他隨便想個花樣，幾千幾萬兩便落入口袋，只要跟著他，我們這一輩子吃喝玩樂，再不會窮了。」

匡天佑滿臉是笑，道：「那你可得好好替人辦事。」

匡必正大聲大氣道：「你放心，憑你兒子這等人才，首領自然重用，別說幾百兩，以後論千論萬的賞也是有的。」

匡天佑想起什麼的道：「我從來只聽你說什麼首領，到底是姓什叫啥，做什麼生意，你也給我說說看。」

匡必正爲難道：「這……首領吩咐是不能提的。」

匡天佑道：「你回到家就是我兒子，他還能遙制你麼？再說咱們在這裡講，也沒外人聽見，怕什麼？」

匡必正道：「好吧，但你可不能說出去，連娘面前也提不得，女人最會四處宣揚了，要叫首領知曉，他非殺不可。」

匡天佑道：「有這等嚴重？你們是不是做壞事。」

匡必正忙道：「才不是，我們這可以說是替天行道，爹，你瞧世上總有做了昧心事的人，老天不但不懲罰他，還叫他發大財，你想這有天理麼？所以首領就替天行道，捉住他把柄，要他吐出銀子，非叫他傾家蕩產不可。」

匡天佑問道：「什麼把柄？」

匡必正道：「比方他殺人謀財，或者和誰通姦，我們總能找到證據，逼他就範。」

匡天佑點頭道：「這方法倒妙得很，只是證據不好找吧！」

匡必正道：「這才顯出我們首領的厲害啊！」

匡天佑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人無橫財不發啊！」

匡必正道：「可不是麼？」

匡天佑道：「你首領叫什麼名字？」

匡必正道：「有人叫他吸血鬼，實在豈有此理得很。」

米多多心中一動：「果然是吸血鬼的手下。」先前聽見匡必正的言語，就已猜到七八分，此時證實更無差了。

匡必正突然道：「對了，爹，那些欠咱們錢的人，到底什麼時候還啊？可得把錢收齊，別叫他們賴了帳。」

匡天佑道：「賴不了的，你看這幾張借據，都是三年不還帳的，還有這些一年二年的，我一個一個去討，他們要還不起，名正言順收了他們田地、舖面，再不夠的話，拉了他女兒去窰裡賣，好抵利息啊！」

匡必正笑道：「就是這話。」

米多多聽了有氣：「什麼天佑、必正，根本是天譴，必歪。」

猛回頭，見那邊有個人影兒一晃，仔細一看，彷彿是飯館裡初結識的蘭愼之，不由暗笑：「白天幫人還銀子，夜間就來討帳了。」忽然遠遠燈光一閃，惟恐有人來了，一伏身盤柱而上，貼住房檐，往下觀看。

過了一會，忽見丫鬟慌慌張張跑到廳上說：「老爺不好了，夫人不見了。」匡天佑父子聽罷，急忙往後面跑去。

米多多吃吃而笑，心想：「定是蘭大哥玩的把戲。」

盤柱而下，進入屋裡，見桌上有十一封大包銀兩和二對小包銀兩，還有十來張紙，燈下一看果然是借據。

他便揣起五包銀子和借據，心中說：「六大包與二小包留下給蘭大哥，免得他血本無歸。」抽身出來，自回客棧而去。

原來那個人影果然是蘭愼之，自聽了飯館中那老者敘述，十分不滿匡天佑父子爲人，於是動了俠義心腸，決心鬧他一鬧。

先見有人在窗下窺視，後見他如猴子般靈巧地盤柱而上，也是喝釆：「看不出新結識的米兄弟如此好本領。」

因見燈光，却是匡天佑的老婆帶丫鬟來客廳，使個手法，把婦人擄了去，點了穴道擲在廁所旁，自己到客廳來，這時米多多揣銀走了，蘭愼之便將剩下的全搬光而去。

却說匡天佑父子在廁所旁救了婦人，見她一動也不動，無可奈何，扶回房裡，準備天亮叫大夫來看看。

匡必正猛然想起客廳的大筆銀兩，連說：「不好，中了賊子的調虎離山之計。」急急回到客廳，見不僅自己賺的五百八十兩不異而飛，連父親拿回的四十兩和別人欠債的借據也一

併失去，不由連聲叫苦，父子相對欲哭無語。

第二天，街頭巷尾便傳說匡家夜間遭盜的事，人人稱慶，曾向匡家借錢的苦主更是喜上眉梢。

但一問起這事如何傳開來，却是誰也說不出所以然，一傳十，十傳百，就這樣傳開了。匡天佑父子想要追究，也不知從何下手。

事情並不是這樣了結，這一天，匡必正跟父親提起要去衙門報案，却一去不回，過二天才被送回來，聽說被強盜擄去，這事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原來匡必正是給擄到郊外一間小茅屋，擄走他的人渾身穿著黑衣，臉上覆著面罩，也不開口說話，有話問匡必正，一概寫字代替。

他寫：「吸血鬼現在人在南京？」

匡必正見他問起首領，連忙否認，表示不認識吸血鬼。

他也不烤打逼問，只調製一碗黑黑的水，灌入事先備妥一隻狗口中，那狗掙扎幾下，便七孔流血而亡。

匡必正渾身發抖，見他又著手調製黑水，這一次想必強灌自己吃了，連忙道：「別毒我，我說就是了。」

就這樣待到第二天，匡必正有問必答，說得口乾舌躁，也不敢要水喝要飯吃，餓了一整天，人兒虛脫，沒勁走路，他趁一大早天未亮，將匡必正丟在鎮口，直到有人早起做買賣，發現匡必正，才送了回去。

——他，便是米多多。

從匡必正口中得到的內幕比之別人傳言的要仔細得多，米多多十分欣喜，當即便有主意，趕往稻山村而去。

四

稻山村是很大的村子，姓邊的只有一戶人家，叫邊壽兒，今年才十一歲，家裡有十二名奴僕照應，母親早死，父親在外經商，很少回來，因此養成他孤僻的性情，再加上自幼體弱多病，總把自己關在家裡讀書，不與村童玩要。

邊壽兒的家就是村裡最宏偉，最漂亮的宅第，有人說連京裡的大富人家也比不上，可誰也得不到招待進去參觀。

米多多打聽清一切，這一天便提了一隻野味，私自闖入邊園，在邊壽兒書房附近燒烤，他知道邊壽兒在唸書時，沒有傳喚，誰也不許靠近。

米多多捉住機會，竭力賣弄，把隻野雞烤得香濃撲鼻，順風送入邊壽兒書房中，終於把邊壽兒引了出來。

乍見壽兒，米多多心中打了個突：「又一個漂亮的男兒！」

只見他小小的身量，雖未長大，但五官之俊俏，已不輸雲扶弱，和邊馥色有幾分相像，尤其明眸最為相似，散射出柔和的光芒。

米多多心中想：「由子望父，那邊最良當是個漂亮男子，可惜專做壞事，辜負一張好臉面。」

轉念又為邊馥色不平：「姓邊的重男輕女，對兒子如此盡心，却將女兒交給窮阿姨撫養，怎不姐弟做一處，也好相照應？」

邊壽兒走到米多多面前，道：「你在做什麼？」

米多多道：「弄東西吃。」

邊壽兒道：「到別處去吧，你礙著我唸書了。」

米多多道：「你光唸死書，有什麼用處？」

邊壽兒道：「子曰：『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你不曾聽過麼？」

米多多聽他說孔子，便將論語一書背誦出來，嘰哩呱啦！毫無滯窒。這得感謝他爺爺米飛鵝教孫嚴厲，白天習武，晚上就將他吊起來，逼著背誦古文，不把規定的功課唸得倒背如流，決不放他下來睡覺。

邊壽兒一聽之下，當即有了笑意。「你這人倒有意思，看起來不像是書生，却這般了得。」

米多多聽他說話老氣橫秋，便覺好笑，說道：「老實同你說，我不是你家的人，是你姊

姊要我來勸勸你，別老是唸死書，小孩子家老氣橫秋，可不可愛。」

邊壽兒道：「姊姊？你說的是阿馥吧！」

米多多奇道：「你幹嘛直呼其名？」

邊壽兒道：「爹說阿馥是沒名份的妾生的，地位不能在正室之子的我之上，所以叫我直呼其名就可以了。」

米多多氣往上沖，道：「你爹是個混帳！」

邊壽兒臉色一變，米多多不給他說話的機會，一指點中他啞穴，一手抓住他挾在腋下，一手拿了烤雞，幾個縱越便翻牆出了邊園，找個僻靜所在，放下壽兒，道：「剛才有人走近，所以咱們還是在這裡談。」解開他穴道，把烤雞撕一半給他，也不管他吃不吃，兀自吃將起來。

邊壽兒靜靜吃雞，乖覺得很。

米多多很快吃飽，冷眼看著孩子一會，道：「我本來打算跟你做個朋友，所以抖出文才討好你，但是我現在改變主意，等你一吃飽，就跟我上南京。」

邊壽兒道：「我爹在南京？」

米多多點點頭，道：「你姊姊也在南京，她差點死去，追根究底是你爹所害，所以我要

帶了你去。」

邊壽兒問道：「阿馥生了病麼？」

米多多喝道：「你再叫阿馥，我老大打你耳光子。」

邊壽兒嘴一扁，就要哭出來。

米多多道：「孔子可沒教人哭吧？也沒教人不尊兄姊吧？」

邊壽兒這才道：「我原說該叫姊姊，是爹不肯。」

米多多道：「唸書何用？就是培養腦筋清楚，知書達理不是麼？這事錯在你爹，你就不該盲從。」

邊壽兒道：「好吧！見了爹我再跟他說。」

米多多道：「那你是答應跟我上南京了？」

邊壽兒道：「遠不遠？」

米多多道：「不遠，騎馬二天就到了。」

邊壽兒道：「你有馬麼？」

米多多嘬唇呼嘯一聲，「神風」奔馳而至，嘶叫聲中昂首而立，即使不懂馬的人，也看得出此馬神駿非凡。

邊壽兒讚道：「好漂亮！」

米多多笑道：「你姊姊已學會騎馬，我看你家境不錯，過二年也騎得馬了。」

邊壽兒道：「買得起馬和騎馬是兩回事啊！」

米多多道：「你四肢健全，以你不懼陌生人的性情看來亦是大膽人，如何騎不了馬？」

邊壽兒道：「大夫說我身體不好，不能勞累。」

米多多仔細端詳他，見他臉色的確比一般孩子蒼白，缺少紅潤氣色，但他看過幾名書生均是這臉色，知道是整日關在書房不曾晒太陽的緣故，除此之外，再看不出壽兒有何不對勁之處，心想：「這事略過，以後再瞧著辦。」

邊壽兒也跟大多數男孩子一樣對馬很好奇，一直躍躍欲試，米多多抱了他一起上馬，風馳電掣般去也，直至出了村子才放慣馬步。

看見邊壽兒嚇得臉也白了，心中想畢竟是個小孩，安慰道：「以後多騎馬運動，身子自然就壯了。」

邊壽兒道：「爹最寵我，說我不必勞動，身子弱也沒關係，他保我一輩子豐衣足食，不用費一點心思。」

米多多呸了一聲，罵道：「好沒出息的男孩子，一生要父母養，這般沒用的人不配騎我寶馬，你下去！」

邊壽兒看他認真，急道：「這是爹說的，又不是我說的。」

米多多哼了一聲。

邊壽兒道：「我喜歡騎馬，你別叫我下去罷！」

米多多道：「假使你辦到一事，我就教你騎馬。」

邊壽兒道：「你說好了。」

米多多道：「先別誇口。此後二天，你和我不投客店，露宿郊外，你須幫忙升火做飯，而且不許叫苦。」

邊壽兒道：「好是好，但我不會做飯。」

米多多道：「幫替著做，我會教你。」

邊壽兒只當是新鮮事，並無異議。

這孩子很快就知道，升火做飯不是好玩的事，米多多要他撿柴火，指點他那種柴易燒，那種柴耐燒，並說這也是學問。

這孩子見米多多樣樣都清楚，隨便指著蟲子，異草，野花，他都能夠說出名目，功用，孩子很容易便對他信服了。

夜晚睡在草地上，米多多指著天上明星跟他說星星的故事，邊壽兒從來不曾有人對他講故事，聽得十分入神。

他道：「牛郎和織女一年方見一面，未免可憐。」

米多多道：「書上不是有說：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就像你姊姊難得見你，却常提起你，關心你。」

邊壽兒道：「我姊到底怎麼了。」

米多多道：「人是救活了，但我怕她不想活。」

邊壽兒道：「爲什麼？」

米多多道：「還不是你爹……」瞧見壽兒俊俏但稚氣的面龐，暗思：傷了孩子心，比殺他殘忍。

轉口道：「你曉不曉得令尊做那門生意？」

邊壽兒道：「綢緞、珠寶一類。」

米多多心中想：「他果然不知道，吸血鬼雖毒辣殘忍，在子女面前也不肯暴露眞相，自傷顏面自尊。」當下便轉了話題，跟他說另一個星星的故事。

邊壽兒聽兒故事，臨睡時嘟喃道：「米大哥我好喜歡你，我要你永遠陪著我。」孩子話

說完，很快入夢。

米多多心中可惜：「馥兒和壽兒各有各的可愛，偏有一位惹人厭的爹，實在不幸之至，可惜！可惜！」

睡到半夜，隱隱聽到爭吵的聲音，邊壽兒這敏感孩子坐起身子，下意識朝旁看，米多多閉眼睡得很熟的樣子，那是誰在說話。

正在爬起來，米多多翻身一腳跨在他身上，他撲地又倒在草地上，過份的是，米多多一隻手臂恰巧擱到他嘴上，使他叫不出聲，連想張嘴咬他也辦不到。

壽兒暗罵：「想不到這米大哥睡相如此之差。」

這當兒，說話聲音漸近。

男聲道：「有話回去再說，半夜跑出來……」

女聲怒斥道：「別再說了，今天你要是不答應我遠離那吸血鬼，就給我一紙休書，省得我受你連累。」

男聲道：「不會有連累的。」

女聲道：「吸人血，壞人家庭的吸血鬼，這種人總有遭報的時候，你幫他做事，那有好下場？」

男聲道：「好啦！都怪我不該告訴妳這些事。」

女聲強悍道：「你突然拿回那麼多錢，我自當追問。阿保，你第一次做，趕緊回頭尚來得及，要不然……」

男聲喝道：「別再說了，有錢給妳享用妳不會享，定要過苦日子，不是下賤麼？再說天下沒有比這更好賺的錢，我還要跟著首領做下去。」

女聲勸道：「過苦日子過心安理得，勝於享用吸人血搶來的錢。你不會於心不安麼？想想那些落你們把柄的人。」

男聲道：「那是他們罪有應得，不做壞事那來把柄教我們捉住？」

女聲道：「人非神，難免犯下過錯，沒什麼大不了，你們却來舊事重提，叫人家拿錢堵口，眞正沒天良。」

男聲不耐煩道：「妳說了一晚還未說夠麼？閉閉嘴罷，想想以後可以穿金戴銀，心裡自然舒坦舒服。」

女聲冷酷道：「你若以本事賺錢，我面上有光，但現在呢，人家問我丈夫做什麼營生，如此發財？我有臉說他正替吸血鬼工作？」

男聲道：「妳要回子，就說我改行做珠寶，綢緞生意，自首領以下，每個人對家裡都這

麼說。」

女聲鄙夷道：「那吸血鬼也沒臉跟家人老實說話，眞有羞恥心啊！不過，阿保，憑咱們原有的一棟茅屋和幾文錢，做得起綢緞，珠寶生意，你以爲誰相信？」

男聲道：「那就看妳如何說法。」

女聲道：「呸！我不撒這謊。阿保，我再問你一次，你願意離開吸血鬼，還是休掉我，你自己選一個。」

男聲苦道：「這不難爲人麼？」

「一點也不！」女聲道：「你願跟吸血鬼，便休了我，再娶一個貪財的女人好夫唱婦隨；若還顧念夫妻情份，回家老實種田砍柴，莫再妄貪非份之財。」

男聲惱道：「妳就看我阿保只配做窮農的工作？」

女聲道：「沒錯，我就看準你是這塊料子，要是不認命胡亂來，只會遭來橫禍。」

男聲狠道：「我不信這套鬼話，我是賺大錢的料子。」

女聲冷道：「那是選吸血鬼了。」

男聲硬氣道：「不錯，我要做給妳看。」

女聲冷道：「我不想看，我要休書。」

男聲道：「不給。」
女聲道：「你會給的，因爲你害怕我把你做的壞事告訴公公、大伯、小叔。」
男聲氣道：「妳這女人……。」
女聲道：「給我休書，從此互不相干，我會把今晚聽到的話全忘掉，回娘家再去嫁一個有廉恥的丈夫。」
男聲好半晌沒出聲，再過良久也沒聲息，想來是回家去了。邊壽兒剛動這念頭，忽覺身上一輕，却是米多多翻個身睡，還他自由。
第二次吃早飯時，邊壽兒便問咬血鬼是什麼？
米多多道：「一個大壞蛋的外號？」
邊壽兒道：「大壞蛋眞的喝人血麼？」
米多多道：「不是，他把人家賺的血汗錢全拐了去，跟吸人血差不多。」
邊壽兒道：「想不到世上有這種壞人。哎，米大哥，咱們這次去南京，會不會遇上吸血鬼？」
米多多詫異道：「你想做什麼？」
邊壽兒道：「打倒吸血鬼。」說得很有那麼一股小英雄的氣慨。

米多多一怔之下，仰頭哈哈大笑。
邊壽兒給笑得臉蛋紅通通。
米多多笑夠了之後，道：「等你見著你爹，再同他說打倒吸血鬼的話，你爹一定有辦法打倒吸血鬼。」
邊壽兒轉羞爲喜，道：「眞的麼？我爹可了不起哪！」
米多多同意道：「的確了不起，他是我第一個遇上的天才。」
邊壽兒道：「吸血鬼呢？比我爹又如何？」
米多多道：「同樣都是天才，不過，邪不勝正，你爹應該鬬得過吸血鬼，除非……」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邊壽兒畢竟小孩子性，急問道：「除非什麼？」
米多多暗中偷笑，却一本正經的道：「除非你爹欣賞吸血鬼做壞事的本領，又羨慕吸血鬼能將別人的血汗錢全拐了過來，所以不想去對付他，還想拜他爲師。」
邊壽兒道：「不會的，我爹不是那種人。」
米多多道：「那要看他肯不肯爲民除害啦！」
邊壽兒道：「好，等見著我爹，立刻教他去除掉吸血鬼，他若不肯，我就不認他了。」

米多多道：「一言爲定！」

邊壽兒道：「一言爲定！」

兩人作了約定，上馬飛馳趕了一天的路，第二天清早進入南京城，投了客店。

米多多道：「我先去打聽吸血鬼住的地方，然後接你姊姊來陪你，等你爹一來，保證叫吸血鬼逃不了生去。」

邊壽兒道：「好，你快去快回。」

米多多道：「你能答應我不亂跑麼？」

邊壽兒道：「可以。」

米多多道：「男子漢說話算話？」

邊壽兒道：「當然。」

米多多便趕回龍府接了邊馥色出來，只叫侍候的丫鬟去知會龍家人，自己卻不與他們見面。

邊馥色自知道父親是那種人，便失去快樂的本性，有點像行屍走肉，跟米多多走進茶館，喫得食不知味。

米多多劈頭便道：「我將妳弟弟接了來。」

邊馥色詫異道：「壽兒來啦？」

米多多道：「妳聽我說，快樂一點，免得壽兒疑心吸血鬼是誰，我已經跟壽兒說好，由你爹去消滅吸血鬼，這樣子妳會開心點麼？」

邊馥色道：「我不明白。」

米多多道：「據我所知，吸血鬼是個心狠手辣，機智百出的天才壞蛋，要除掉他很難，但是人總有弱點，而吸血鬼的弱點卽是他唯一的兒子。」

邊馥色挺住米多多道：「不，不要，連我都受不了，弟弟一向以爹爲榮，他若知道眞相，後果不堪設想。」

米多多拍拍她手臂道：「他不會知道，知道了就沒戲唱。現在壽兒很痛恨吸血鬼的爲人，卻不知吸血鬼是誰，當我告訴他只有你爹才有辦法除去這壞蛋，他很開心的說：『我一定要教爹除掉吸血鬼，你等著看好了。』他就這樣跟我來了。」

邊馥色道：「你是要利用壽兒？」

米多多道：「這是唯一不用武力而能消滅吸血鬼的方法，要不然動起武來，妳我作朋友怕不長了。」

邊馥色一領悟之後，眼淚便冒出眼眶，「你費這麼大工夫是爲了我？米大哥，謝謝你，

我好感動。」

米多多嘿嘿笑了笑，道：「也不全爲了妳，妳別哭了，想想看，一個人作惡，將牽連多少人啊！妳也很難過你爹的作爲是不是？所以我們要合作。成功了，妳開心，我安心。」說到興奮處，用力過度將個茶杯捏碎了。

一陣忙亂，伙計擦乾桌子，換了杯子。

邊馥色趁這空檔想了一下，道：「如果失敗呢？」

米多多沈吟道：「說得也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到時候我也不能只顧著跟妳的交情，非殺了妳爹不可。」

邊馥色臉色一變，道：「你眞冷酷啊！」

米多多清亮的眼睛盯著邊馥色看了一會，別過頭去，道：「妳要這樣說我，也只好隨妳了。」

邊馥色早已被他瞧得垂下頭，再聽他這麼說，更覺自已說得過份，賠罪道：「是我失言，你別生氣。我明白你也是爲我爹好，作惡到頭終有報，即使你不下手，也會有看不過去的人出面主持正義。」

米多多微微一笑，道：「在南京令尊落腳何處？」

邊馥色道：「千福客棧。」

米多多驚詫之下，不免好笑，樂道：「眞是天意，正巧是我訂的客棧的對面，事情辦起來更容易。」

付了茶點帳，二人走出店，米多多笑了起來，道：「事情若是成功了，妳爹脫去死罪，却一輩要受壽兒的活罪；想想壽兒今後將對他重提打敗吸血鬼的勝跡，一次又一次的說，他也只好啞巴吃黃蓮，苦了自己，尷尬一生，哈哈！哈哈！報應之說終究是存在的。嘻嘻！有趣！有趣！」

邊馥色白了他一眼，眞難了解這少年是好意或是惡意。

□□　□□　□□

他很英俊，大家都這麼說。

四十歲年紀，氣宇軒昂，風度翩翩，有著少年及不上的成熟穩健的氣度，走上街頭，少女婦人掩袖偷望。

這邊大爺最良先生長得相貌堂堂，却有一付最冷酷的心腸，所做的事情常叫他的手下也覺得於心不忍，他老人家依然面不改色，繼續玩弄珠寶箱裡的寶石，爲之估價，似乎珠寶比受害者的苦臉更受重視。

當他接到這封信，再難以維持冷靜的面貌。

□□　□□　□□

吸血鬼閣下：

繁文全免，直陳一事。令嫒邊馥色與令郎邊壽兒均在我左右，日日聽我敘述吸血鬼之傑作，樂不思蜀，惟不知吸血鬼即其父。你若想保全顏面，不欲我拆穿眞相，就發誓自今而後，讓吸血鬼永絕人間。

敬告閣下，吾素來耐性不如吸血鬼，只能等至今日太陽落山，到時請擺酒一桌，將攜令嫒令郎同赴宴。

一種可能——閣下當場宣佈誅絕吸血鬼，則閤家同慶，另一可能——閣下搖頭不允，就由我宣揚眞相，教你一嚐家破之滋味。

立書人　米多多

□□　□□　□□

邊最良看了信，問左右：「這信打那兒來的？」

大鬍子陳山道：「帳房送來的，說是不知什麼時候給放在櫃台上。」

邊最良喃喃道：「那是會家子了。」

陳山疑惑的望著首領，不敢多問。

邊最良問道：「米多多是誰？什麼來歷？住那兒？」

陳山道：「不曉得。」

邊最良道：「快查，黃昏前給我答覆。」

陳山應命而去。

邊最良鎖上房門，再不看珠寶一眼，反而愼重的打開一只破舊的箱子，裡面全是一些看起來不值錢的舊東西，像手帕、扇子、玉墜、字紙、破衣……，林林總總。但邊最良有著化腐朽爲神奇的力量，瞭解這些東西在適當時候送給某一人，每一樣都能替他換來一筆不小的財富。

他突如其來地嘆了口氣。

他不肯死心，他要等陳山的消息。

在等待的時刻裡，他也想通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

陳山回來後，能夠報告的只有：

「米多多這人在南京街坊很有名，因爲他曾賭酒贏走鐵無霸最喜愛的紫騮馬『神風』，目前住在『龍家教場』，聽說龍老夫人有意選他爲孫婿，至於他的來歷，一時打聽不出來，

可以預估的是跟龍府有很深的淵源。」

邊最良聽完之後，道：「多大年紀？」

陳山道：「不到二十歲，是個少年郎。」

邊最良冷哼道：「一個少年郎居然有本事欺到我頭上來，眞教人佩服。」

陳山道：「首領的意思是——」

邊最良踱個方步，道：「你吩咐店家在我房裡擺一桌上等酒菜，然後你和所有的人在天黑前退出南京，到城外找家店住下，等我消息。」

陳山沒有問爲什麼，立刻遵令行事。

邊最良靜坐房中等待日落時刻。

這冷酷的人對唯一的兒子却是非常慈愛，所以當邊馥色牽著小弟弟進房時，邊最良滿面喜色，一把抱起兒子疼著：「我的寶貝兒子，你沒事吧！」

邊壽兒笑道：「爹，我認識一位對人好好的米大哥，他好棒喲，問他什麼都知道，好厲害喲！還會騎馬，烤肉，而且對書本子也懂很多，他教我不要做書呆子，跟我說前朝有一位姓洪的書痴，只會唸書不明事務……」

小兒子如此滔滔不絕的往下講，邊最良不由納悶——向來孤僻的小孩竟然開口米多多閉

口米多多，突然變了個人，我原以他受米多多挾制，定要哭訴一番哩！

邊壽兒說完書痴的故事，突然道：「爹，米大哥他說我沒病，只要多晒太陽多活動，就不會常生病了。」

邊最良哼道：「他是醫生麼？」

邊壽兒道：「爹，你不知道啦！人家米大哥給我吃一顆藥，好臭好苦，他硬逼我吃下去……。」

邊最良抱著兒子的手也顫抖了，截問道：「他逼你吃藥？」心想：「好毒的米多多，以毒藥來脅制於我。」

邊壽兒道：「是啊，米大哥有時候實在很怕人，我說藥太臭了，他便罵我沒出息，所以我只好吃了。」

邊最良怒責女兒：「妳跟在壽兒身旁，怎麼不阻止？我打死妳！」

邊壽兒道：「爹，你幹嘛罵姊姊？對了，爹，米大哥說姊弟就是姊弟，不可以叫姊姊阿馥，不然枉讀聖賢書了。」

邊最良怒道：「她也配你你姊姊？不能保護你，讓你吃毒藥……」

邊馥色忙解釋道：「爹，米少爺給弟吃的不是毒藥，是他祖父精煉的補氣丸……」

「我來說！」邊壽兒搶著道：「米大哥給我吃藥後就說以前有病現在也好了，不可以再顧……姊，顧什麼？」

邊馥色道：「顧影自憐。」

邊壽兒道：「是啊，我也想玩啊！只是大夫老說我不可勞累，米大哥說有的大夫爲了騙錢便來騙人，叫我不用信他媽的，嘻，他媽的，他媽的，眞好聽。」

邊最良聽兒子一句米大哥說這樣，米大哥說那樣，大大地不入耳，不悅道：「他一個少年人懂得多少？太狂妄！」

邊壽兒道：「爹，你怎麼罵米大哥啊？」

邊最良檢查兒子的舌苔，又搭他脈搏，感覺不出異相，但終究不放心，道：「米多多呢？怎麼沒來？」

邊壽兒道：「他回家了，說明天再來。」

邊最良暗道僥倖，立刻就要兒子、女兒隨他連夜出城遠走。

邊壽兒立刻拒絕，道：「那怎麼可以？我不能言而無信，米大哥將瞧不起我。」

邊最良道：「什麼？」

邊壽兒正值愛充作大人的年紀，又不懼父親，直言道：「我跟米大哥約定好，他教我騎

馬，而我則答應他一定勸爹爹去除掉吸血鬼。這可是男子漢的約定喲！」

邊最良臉良更形難看。

邊壽兒說服父親：「這二天米大哥跟我說了好多被吸血鬼害慘的苦主的故事，我聽了就好恨吸血鬼，爹，米大哥說吸血鬼是害人的天才，而您則是正義的天才，自古邪不勝正，您一定要消滅吸血鬼，爲民除害。」

邊最良被這一番話窘得滿臉通紅，彷彿能夠很清楚的瞧見米多多在他面前冷笑，告訴他：「這是你最好的報應。」

邊最良如何能不覺得混身是刺，很難受？

避開稚兒火辣辣的凝視，邊最良吐一口氣，道：「我不知道什麼吸血鬼。」

邊壽兒道：「哼！果然給米大哥說中了。」

邊最良眼神一冷，道：「他又說了什麼？」

邊壽兒道：「他說你在外面經商多年，一定知道吸血鬼害人的事，然而經商的辛苦，難免會羨慕吸血鬼拐人錢那般發財。米大哥說這話時，我一直在替你分辯，說你不是那種人，沒想到……。」

邊最良堅持道：「爹眞的不知道。」

邊壽兒道：「大家都知道，爲什麼爹却不知道？」
邊最良道：「壽兒，難道你不相信爹，反信任一個外人？」
邊壽兒急道：「可是我跟米大哥約好了。」
邊最良道：「他把你從家裡拐來南京，就不是好人，不必管他的約定，咱們立刻離開南京，免得他來害你。」
邊壽兒拍掉父親伸來的手，道：「不要，你不去除掉吸血鬼，以後我再不理你。」
邊最良哀叫道：「壽兒——」
邊馥色道：「弟弟，不可忤逆父親。」
邊壽兒道：「姊，莫非妳不恨吸血鬼麼？妳和爹爹均是有武功的人，應該爲民除害嘛！」
邊最良道：「別胡說！」
邊壽兒反身朝外走。
邊馥色忙道：「你去那裡？」
邊最良道：「壽兒，回來，你看爹爲你備這麼豐富的一桌菜，快來吃！」
邊壽兒走到門口，轉頭扮個鬼臉，道：「我不理你，我去找米大哥，他說過爹若不去殺吸血鬼，他就自己動手，我跟了他去，可以親眼瞧瞧大壞蛋長什麼樣子。」
邊最良聽兒子當著他面罵「大壞蛋」，心中一陣悲哀，又恐米多多眞的向兒子吐露眞相，忙道：「好，你回來，等吃完飯，爹自去同米多多商量，再決定殺不殺吸血鬼。」
邊壽兒便笑嘻嘻的走回來。
邊最良暗嘆：「用壽兒來挾制我，該死的米多多！」
但兒子這麼可愛，又只有一個，而且兒子一直當他是他小世界的中心，這地位無論如何他不願放棄，眞是寧可一死，也不能教兒子知道吸血鬼的眞相。
吃飯時，邊壽兒道：「爹，我跟你去找米大哥。」
邊最良道：「大人的事你別管。阿馥，好好看著弟弟，不要叫他跑出去，否則我不饒妳。」
邊馥色應聲道：「是。」
邊壽兒道：「爹，你去殺吸血鬼的時候，我要跟米大哥住在一起，他答應要將所有草藥的故事告訴我，更要教我騎馬，帶我去打獵，做男孩子應該做的事。」
邊最良怎肯將一枚炸彈放在兒子身邊，嚴聲道：「我不准許！壽兒，你不可再跟米多多見面，爹要生氣了。」

邊壽兒不依道：「這沒道理！從來就沒人像米大哥那樣當我是一個健壯的男孩子，教我那麼多好玩的事。我爲什麼不能跟他在一起？」

邊最良道：「你不聽爹的話麼？」

邊壽兒嘟起嘴，一臉的不服氣。

吃飽了飯，撤下宴席，邊最良囑咐女兒看好寶貝兒子，就要出門，伙計正巧進來報：「有位姓米的公子要見您。」

邊壽兒喜道：「是米大哥。」

邊最良忙對伙計道：「我立刻下去，別叫他上來。」

伙計道：「他已經來了，就在門外。」

米多多倚在門上，笑嘻嘻道：「我想念壽兒，回家一下立即又趕來，你不會趕我出去吧？」

邊壽兒撲到米多多身上，道：「米大哥，我爹已經答應除掉害人精吸血鬼，你看我很了不起吧！」

米多多笑道：「是啊，吸血鬼專門害人，你爹肯除害眞了不起，你勸得動你爹也很了不起。」

邊最良覺得渾身是刺，好不難受，勉強鎭定道：「壽兒退下，我們到樓下好好談談。」

米多多鬨然笑了起來，道：「吸血鬼不是我，有什麼好談？你儘管去消滅吸血鬼和他的黨羽，別使他們有死灰復燃的機會。至於你不在期間，我會代你照應馥兒和壽兒，保證毫髮無損的還給你。」

邊壽兒道：「我想去打獵！」

米多多笑道：「那你得先學會射箭。」

邊壽兒道：「你肯教我麼？」

米多多道：「好。」

邊壽兒喜道：「那我們現在就去你家麼？」

米多多凝望邊最良，道：「你意下如何？」

邊最良恨聲道：「我兒子完全受你迷惑，你才是最可怕的人，教我別無選擇。」

米多多怒道：「別敬酒不吃吃罰酒罷！我是看馥兒、壽兒可愛，不忍使他倆一生抬不起頭，才忍一口氣，你道我殺不了吸血鬼麼？」

邊最良道：「你是什麼東西？這樣跟我說話。」

米多多冷道：「我是位好心人，鬼閣下，你孩子年幼卻十分聰明，能騙他一時卻不能騙

他一世，你懂我苦心麼？」

邊最良下微微抬高，眼底盡是怒意，好一會兒才道：「我懂。但你須遵守諾言。」聽他語氣，顯然十分不放心。

米多多微笑道：「只要你不搞鬼，壽兒一生幸福是我樂見的。」

邊壽兒迷惑道：「你們在說什麼啊？」

米多多道：「你爹答應你和馥兒到我祖母家了。」

邊壽兒興高彩烈地拉著米多多的手不放，朝父親擺擺手，拉著米多多，招呼姊姊，三人下樓而去。

□□　　□□　　□□

匆匆十六日，米多多日夜被邊壽兒纏著，教了三日射箭，壽兒便躍躍欲射獵，只去一次打野兔，從此這孩子便迷上打獵，要想天天大展身手。米多多搖頭不允，正色道：「除非你眞想吃吃野味，不然別亂殺好玩。」

邊壽兒偏就對他信服，而且他練箭時間短，並不能十分射準，於是便專心射箭，米多多便躺在樹下看，每隔半個時辰，就叫他休息休息，因爲這孩子以唸書的獃勁來練箭，沒有人提醒，往往練到手酸得抬不起來才罷休。

有一天，邊壽兒問道：「大哥，每次我自以爲瞧準了，爲什麼老偏差一點？」由於對米多多的信服，改口叫了大哥。

米多多搔了搔腦袋，道：「我忘了你不是習武人，目力不夠，這樣吧！今天咱們練目力。」

兩人進屋，米多多取兩隻相同的茶杯，倒叩，揉一團紙放在一隻杯中，道：「看清楚了。」

雙手各持一杯，以極快的手法轉來轉去，一會兒停下後道：「現在你告訴我，有紙團的杯子是那一隻。」

邊壽兒道：「太快了，看不清楚。」

米多多指著左手邊的杯子，笑道：「在這裡。」掀開一看，果然如此。

邊壽兒好不佩服，道：「你怎麼猜的？」

米多多鼓勵道：「目力集中自然能瞧清杯子轉移的方向，不是用猜的。你以後有空就常練，學會之後對唸書也有幫助。」

那天下午，兩人關在小廳裡玩杯子，一干徒弟，僕人經過小廳莫不佇足觀望，一個個搖頭離去。

對米多多最不滿的莫過於龍府主人龍詩武，心氣：「這小子到底想不想要我女兒？竟然有人這麼沒神經，帶個妙齡少女來家裡要未婚妻收容，如今又多個小小子，本府是救濟院麼？」但米米多請示過老奶奶，龍詩武只好眼不見爲淨。

米多多從不過問龍家的事，也不幫助「龍家教場」的事業，怪不得龍詩武當他無誠心作龍家的女婿。

昨晚，龍詩武於饍時直問米多多，道：「關於珍珠夫人欲取咱家二寶，於勢不能不給，你有沒有更好的方法應付她？」

米多多嘻皮笑臉道：「這件事還沒了結啊？」一付不干我事的表情，順手挾塊牛肉給壽兒，訓他不可偏食。

龍幼珠見爹可怕的氣色，試圖打圓場道：「米大哥，昨天珍珠夫人送來一紙假銀票，果然造得一模一樣，難辨眞假，爹十分著急，你若有好良策，就告訴爹吧！」

嘴角浮現惱人的笑意，米多多道：「沒有。」

龍詩武便把米多多怨得緊了，一而再對老祖母道：「他不能當我家的女婿，半點用處也無，我要他幹什麼？」

龍老夫人道：「誰叫你打一開始就不把他放在眼裡，他那等傲性之人受不起別人輕視的眼光，又礙著我面子，只好對你不理不睬。」

「眞是豈有此理！」龍詩武道：「母親，珠兒若眞嫁了他，兩人一走了之，這個家最後由誰繼承呢？」

龍老夫人道：「多兒不會要你的，你自早作打算吧！」

龍詩武心中道：「我的打算就是教米多多作不成我的女婿。問題出在珠兒，她若不願嫁，娘也不會勉強，偏她受母親蠱惑，那麼死心眼兒。唉！我龍詩武辛苦半生，總不能栽在一個小伙子手上，怎麼辦好呢？」

既不能使女兒回心轉意，只好從米多多身上著手。

龍詩武猛然想起一事，道：「娘，多兒這小子薄倖得很，不能教珠兒傷心一生哪！」

龍老夫人道：「這話怎講？」

龍詩武道：「咱們對他事事討好，他待珠兒竟不如那位邊姑娘熱絡，分明是個無情漢！」

龍老夫人道：「不會吧！我覺得他只是以朋友的態度對待邊姑娘，雖說不熱愛珠兒，也不討厭啊！」

龍詩武道：「珠兒性情柔順，誰會討厭呢？但感情的事終究是要講緣份，我看多多喜歡

邊姑娘勝於咱們珠兒。」

龍老夫人不悅道：「這怎麼可以？」

龍詩武再加一把勁，道：「娘，您睜鳳眼看仔細，他待邊姑娘姊弟是有說有笑，可難得跟珠兒說二句話。」

龍老夫人沈吟不語。

米多多來求她准許邊家姊弟住一陣子，她也沒問緣由就答應，如今覺得事有蹊蹺，立刻派人叫米多多一問。

米多多見龍詩武也在場，道：「奶奶如果不方便收留他們，我可以跟他們到外面客棧住。」

龍老夫人道：「為什麼你這般愛護他們？」

米多多道：「我答應她爹照顧他們直到他來接他們回去。」

龍老夫人道：「原來如此。」頓了頓，道：「多兒，你是不是很喜歡邊姑娘？」

米多多直承道：「是啊！」

龍老夫人道：「比起珠兒又如何？」

米多多暗道：「原來問這個。」說道：「我不知道。奶奶，從小我跟祖父在山上住，沒

有同伴，一直很寂寞，所以現在我見一個交一個，大家作好朋友，至於對誰好些對誰不好些，完全看對方的表現啦！」

龍詩武有氣道：「你是說我女兒對你不好呀？」

「沒有啊！」米多多道：「別的朋友對米多多好，我很感激，唯獨珠兒對『米飛鵝的孫子』好，我也沒說不好啊！」

龍詩武氣憤道：「你那是什麼口氣，太狂妄了，我女兒是個千金小姐，在你眼裡反不如一個鄉下姑娘？」

米多多露出呆呆的笑容，並不言語。

龍詩武逼問道：「說話啊！你心目中珠兒比不上邊姑娘麼？」心想只要他說一個「是」，自己就勝利了。

米多多却道：「哎呀，時間到了，我得走啦！馥兒和壽兒等我帶他們去牧馬場看馬賽呢！」

龍詩武要想發作，龍老夫人已搶先道：「你去吧，叫珠兒一起去見識。」

米多多很高興的答應，趁機告退。

龍老武對母親道：「娘，珠兒跟他配不來哩！」

龍老夫人斥道：「全是你的話，珠兒沒一句怨言，就你多疑心。武兒，你要我讓步只有一個可能，抓來珍珠夫人爲我女兒抵命。」

五

「哈哈……」

鐵無霸宏亮的笑聲震蕩屋宇，哈哈笑道：「開玩笑，你已經贏走『神風』，這輩子我可不敢再同你打賭。」

米多多笑嘻嘻道：「你眞客氣。」

鐵無霸大口喝酒，豪氣萬丈，道：「不是客氣，那一次賭酒是我喝得最過癮的一次，爽快極了。」

邊壽兒在一旁看得好興奮，心想：「什麼時候我才能跟他們一樣大聲論事，顯得那麼豪爽，眞希望快點長大！」

這種男人的場合，女孩子沒有插嘴的餘地，邊馥色與龍幼珠只能靜坐一旁聆聽。

鐵無霸突然放下酒碗，若有所思的道：「兄弟，方才你也看了幾場賽馬，那些好馬中以『紅情』最優秀，我原打算教牠和『綠意』交配產下幾匹小馬，以壯聲色，但『綠意』上月被買走，一直再找不到相配的馬種，因此我有個不情之請，要教『神風』回來一個月，不知

你肯不肯？」

米多多緩緩喝乾一杯酒，道：「我答應。」

鐵無霸大喜，道：「感激不盡，感激不盡，我另外找一匹馬給你代步。」

邊壽兒突然道：「我喜歡『風敲竹』。」

「風敲竹」也是鐵無霸牧馬場上的名駒，屬於青驄馬，方才的賽程牠以一馬身之差贏過「紅情」，惹人注目。

鐵無霸也不吝惜道：「那就決定『風敲竹』，一月後再換回來。」

米多多笑咪咪全不在意。

這天傍晚，米多多就和壽兒騎著「風敲竹」回去，幼珠和馥色騎著原先的馬，十分羨慕「風敲竹」的神駿，馥色知道多多慷慨，便提起明兒晨騎欲選「風敲竹」，果然多多一口答應，道：「好馬最怕沒人騎牠，妳很有眼光。」

邊壽兒提議道：「咱們明天再去打獵好麼？我會幫忙升火烤肉，玩一整天都不喊累。」

米多多道：「好，不過換個花樣才好。」

邊壽兒興奮道：「什麼花樣？」

米多多道：「咱們帶些米做竹筒飯，配著烤肉吃，比什麼山珍海味都棒。」一說到吃，就現出天真的神色。

邊壽兒歡呼，道：「你好棒，什麼都會。」

米多多可得意了，在深山跟個怪物爺爺獨居十八載，有什麼吃的花樣他變不出來？要不然祖孫倆早餓斃啦！

邊壽兒笑道：「我會祈禱明天快快到。」

一干人全聽得笑了。

不過，這句話一直沒有實現，因爲當天晚上邊最良便來帶走他們姊弟，不管邊壽兒如何哭鬧死賴不走，終究敵不過父親的權利，還是得走了。

這一晚，米多多悵然入睡。

第二天，每個人都看他快快活活的騎著「風敲竹」在南京城閒逛。早上，去香舖的僕人瞧見米少爺拿銀子幫助一個流落異鄉的寡婦母女。

中午有人瞧見他向餓瘦了的文秀才買二幅始終賣不出去的畫，却不見他帶畫回來，倒拿回一隻獐子，親手調製一鍋肉羹，眞正香聞餘里，教祖母吃得眉花眼笑。

龍老夫人向兒子誇耀多多兒本事好，想扭轉他的心意。

龍詩武冷眼看多多一眼，道：「是啊，他挺適合當咱們的廚子。」

米多多也不生氣，笑哈哈道：「只怕你沒福氣享。」

龍詩武叱道：「你說什麼？」

米多多道：「我是說你托了奶奶的福蔭才吃得到這碗羹。」

龍詩武怒道：「誰希罕吃它，我要吃什麼沒有？」

米多多道：「你能吃到的不過一些俗味，像這碗放了十七種香料的肉羹，若非讓奶奶開心，我不等閒輕做。」

龍詩武道：「呸！女人家的工夫，有啥得意的？」

龍老夫人搖頭道：「夠啦！你們一老一少簡直是針尖對麥芒，誰也不服氣誰。多兒，老爺是你長輩，你少說兩句。武兒，多兒跟他爺爺一樣，是文武全才，樣樣精通，他懂得體貼老身，好個孝順孩子，你別嘴不饒人。」

龍詩武只好答應，看看米多多，一樣的笑臉盈人，似乎穩佔上風，若非僕人急報稀客到，他非教訓多多不可。

「愼之來了？」

龍詩武換了笑臉，似乎要給米多多難看似的，他親自走到廳口迎接蘭愼之進來，完全不

同於待米多多的態度。

龍幼珠趁他們在寒喧時，悄對多多道：「你就不能看我薄面，不要老跟爹爹過不去，惹他生氣。」

米多多一臉無辜道：「我沒有啊！」

龍幼珠白了他一眼，可惜米多多全沒瞧見，就是瞧見了也沒表示，只是興沖沖地走到蘭愼之跟前道：「蘭大哥，又見面了。」

蘭愼之笑道：「米兄弟，幸會了。」

龍詩武見他們手拉顯得親熱，不禁好生失望。

蘭愼之是他岳家那邊的晚輩，叫他「姨丈」，也是幼珠的表兄，他一直很喜歡這和善的蘭愼之，心想女兒不嫁雲扶弱，大可嫁給蘭愼之，招贅進來再合適不過，因此派人請他來，想找機會湊合這對表兄妹，只是他不該認識米多多的。

——愼之這樣一個好孩子，不該結識輕浮的臭小子。

龍老夫人很高興的道：「你們早就認識啦！這很好。」

龍詩武心中不悅：「好什麼？米多多這小子專門破壞我的計劃。愼之也不對，這種人可以做朋友？」

米多多道：「蘭大哥今天來南京？」

蘭愼之忽現憂色，道：「自那日和兄弟分手，本該卽到南京，可是師門突然發生一點事，才延到今日。」

龍幼珠道：「表兄是『六合門』的好手，有你出面，一定小事化無。」

蘭愼之搖搖頭，道：「謝謝妹妹安慰，但這次……唉！」

龍老夫人看他眼浮淚光，忙道：「到底怎麼了？孩子。」

蘭愼之道：「來府拜訪，原不該提這些事，但我可憐的大師兄……我一想到便寢食難安。」

龍詩武道：「你大師兄便是『快手』龔劍寒，此人劍術傳神，又有正義感，會出了什麼事？」

蘭愼之幾乎哽咽，好一會兒才道：「大師兄他遭人暗算，手骨，脚骨寸斷，名醫束手無策，只怕要殘廢一生。」

衆人悚然。

蘭愼之道：「我今天來也是想請姨丈爲我師門介紹能續骨重生的妙手神醫，救救我大師兄一生。」

可怕的沈默，無人出聲。

良久，龍老夫愼重的道：「多兒，你有辦法麼？」

衆人的眼光全聚集在米多多身上。

龍詩武道：「娘，他如何能……」

龍老夫人輕斥道：「你閉嘴，別打斷多兒沈思。」

米多多凝重的道：「太難了，我沒把握。」

龍老夫人道：「什麼沒把握？」

米多多道：「草藥，太難找了。」

蘭愼之急道：「何種草藥，只要有名目，我們傾全力也要找了來，米兄弟，求求你。」

米多多一字一字地道：「續斷草。」

「續斷草？」

誰也沒聽過這種藥。

米多多道：「只要有續斷草，煎給斷骨的人吃，最慢兩個月卽可骨絡重生，跟沒事人一樣。」

蘭愼之道：「那裡可找到這味藥？藥舖有麼？」

米多多搖了搖頭，心中思量：「蘭大哥一見面卽與我交好，很瞧得起我，又為師兄之傷這般耽憂，可見是信義人，我為他辛苦一趟也不算什麽？」

主意打定，拉了蘭愼之卽往外走，一面叫道：「奶奶，我跟蘭大哥去尋藥，這幾天不回來啦！」

龍老夫人道：「你儘管去，一路小心。」得意的對兒子道：「你看吧，多兒不是你說的那種沒用人。」

龍詩武道：「他太狂妄了，我就不信他眞能醫好骨頭被打得寸斷的人。」

龍老夫人道：「你瞧輕他，注定該吃虧。愼之跟多兒才是兩次面，多兒却願他奔波勞累，這道理何在？」

龍詩武道：「還不是在龍府的面子才如此。」

龍老夫人嗤笑道：「多兒跟我大師兄是同一個性子，誰對他好，他就對誰好，誰待他無禮，他也不客氣。

他乃閒雲野鶴，豈在乎你的勢力？」

龍詩武面子下不來，道：「娘，妳不能太護著他，畢竟他與珠兒名份未定，妳太偏心，下人會說話。」

龍老夫人道：「誰敢？他是我孫子，我不該護他？」

龍詩武不語，這位母親連當年的龍老爺都畏懼三分，何況一直處於淫威之下的兒子？

□□ □□ □□

除了米多多，「六合門」的蘭愼之，郁清香，陰鳳陽亦一心一意關注龔劍寒，見他日漸有起色，均慶幸「續斷草」的效力。

最開心的自然是米多多，不僅證實祖父的理論正確，同時贏得「六合門」的友誼，交了四個好朋友。

龔劍寒躺在床上尚不得下床，但已不只一次的對多多道：「我一生都感激你，不知怎麽報答才能聊表一二？」

米多多無邪的笑道：「大家都是好朋友嘛，要謝該謝蘭大哥，他為了找草藥，跟我跑了好幾個山頭。」

蘭愼之道：「沒有名醫指點，也是枉然啊！」

米多多吃笑道：「別捧來捧去了，總之大家都作好朋友，我就開心了。」

郁清香盈盈一拜，道：「多謝大夫救我丈夫免於疾苦。」

米多多忙道：「我不是大夫，只是碰巧知道一些草藥知識。其實在深山生活的人都知道，沒什麼稀奇。」

四人在龔劍寒病房裡談天，一來解病人寂寞，最主要是怕敵人來犯，傷害如今無才自衛的「快手」龔劍寒。

陰鳳陽道：「大師兄，暗算你的人到底是誰？你該告訴我們，咱們好報仇。」

龔劍寒嘆了口氣，道：「我也不知道他是誰，只知是個受命於人的殺手。」低語道：「好厲害的『分筋錯骨手』。」

米多多突然站了起來，又坐下去，尷尬地笑著。

大家裝作沒看見。

陰陽陽道：「殺手長什麼樣子？」

龔劍寒道：「長得很平凡，皮色很白，右眉有一道兩寸長的傷疤，年紀約二十五、六，身手不凡。」

米多多「啊」的一聲叫出來，回神見衆人都看著他，忙道：「我出來好些日子，也該回去，免得祖母生氣。」

蘭愼之道：「也好，順便代我問候家人，等師兄傷痊癒，我必登門拜訪致謝。」

米多多答應，由蘭愼之送他上馬而去。

「怎麼辦？」他騎馬頭一回騎得心神不寧，心中一直在想：「會不會是他？會不會是他？一定弄錯了。」

想到「一定弄錯了」，心中大安，於是又快活起來，多多放鬆韁繩，讓「風敲竹」盡情奔馳。

「哈！我來唱首山歌開開心。」

米多多十分得意自己的歌聲，只是謹記「謙虛」美德，一直不曾賣弄，這時左右無人，就大唱起來：「嘿！獨居在高山，浮雲遊身傍，不懼猛虎不懼霜，我高視闊步，下江湖來玩，江湖路上，英雄來往，臥虎藏龍，各路豪傑多禮讓……。」

青驄馬「風敲竹」也受感染，蹄兒愈放愈慢，當多多唱到：「江湖路上露鋒芒，萬里關山美名揚，恩恩怨怨揮揮手，只求朋友肝膽相照……。」自己突然唱不下去，低下頭一看，怎麼腰間多了一雙手？

「哈！你好！」

不知那裡來的冒失鬼，突然坐到人家馬後，當馬主米多多扭頭盯著他看，露出精靈的笑容打招呼。

米多多除了說：「你也好。」再不知要說什麼好。

這冒失鬼不過十五、六歲，生得眉清目秀，唇紅齒白，可惜穿得破破爛爛，不是貧民小孩便是乞丐。

米多多原就羨慕漂亮的男孩子，這冒失鬼又是爽氣人，始終笑瞇瞇，很投他脾性，也就不請他下去，繼續策馬前行。

「我叫小瞳。」冒失鬼道。

「我是米多多。」

小瞳道：「我是受你唱的歌吸引來的，我想拜你爲師。」

米多多疑道：「學唱歌？」

小瞳道：「不是。」

米多多道：「那要做什麼？」

小瞳道：「希望你成爲我當殺手的啓蒙師。」抱在多多腰間的右手突然多出一把亮晃晃的七首，話未說完，便朝米多多腹部戳下！

米多多腹一縮，朝後一撞，小瞳痛叫一聲，接著右腕劇疼，唉叫起來，只好乖乖把七首讓米多多接過去。

拉他下馬，將七首架在他脖子上，米多多問道：「你今年幾歲啦？」

小瞳道：「十八。」」一臉蠻不在乎。

米多多斥道：「說實話。」

小瞳道：「十五啦！眞愛計較。」

米多多道：「你說你要當什麼？殺手？」

小瞳哼道：「遇上你算我出師不利，原以爲你跟我差不多年紀，一定很好殺，想不到你很精明哪。」

米多多道：「下次你要殺人，眼睛不要露出殺意，嘴巴笑，眼睛更要笑，懂了沒？」

小瞳惱羞成怒道：「要你嚕囌？」

米多多將七首插入地中，起身道：「也許我該問你是誰派你來殺我，但我想你一定不知道，大哥不必多此一問。」

小瞳不服叫道：「誰說我不知道，他是……」猛地摀住自己小嘴，驚覺上當。

果然米多多顯出詭計得逞的笑容，道：「說啊！」

小瞳道：「我有職業道德，不能說。」

米多多逼進一步，小瞳便退一步，再逼進一步，他轉身就跑。米多多上馬追去，兩條腿

畢竟跑不過四條腿，很快就被捉小雞的抓住，小瞳不服的兩脚亂踢，嘴巴怪叫，米多多罵道：「你安靜一點吧，吵死了。」

小瞳破口大罵：「你不要臉，不敢光明正大的跟我比武，不要臉的東西，以大欺小，你會不得好死……。」

「你居然罵我。」

米多多猛然勒韁，「風敲竹」四蹄安靜，只聽得小瞳「唉喲！唉喲」叫聲不絕，原來被按在馬前，屁股朝天，米多多一掌接一掌重重擊下，道：「小小年紀當什麼殺手？這已夠荒唐，還敢顛倒是非，我打爛你的屁股！」

小瞳一開始尚可忍耐，到後來再忍不住地放聲大哭。

他一哭，多多心腸也軟了，再打不下去，拉他起來坐在馬前，「風敲竹」蹄聲輕響，伴和少年稚嫩的哭聲。

□□　□□　□□

這晚投宿在齊連鎮，小瞳幾番欲脚底抹油偷溜，均敎米多多捉回來，也不打他屁股了，只警告道：「你應該知道我的本事，別再打逃跑的主意，我的耐性也有限。」

小瞳道：「你捉住我又不殺，到底要幹什麼？」

米多多道：「放你回去當殺手？那可不。」

小瞳倔強道：「你想從我嘴裡套出付錢的人，休想！」

米多多道：「是誰欲要我命，我心中有數。」起身道：「去吃飯吧！」

小瞳順口道：「我不吃，我不餓。」但見米多多一逼進他，忙改口道：「好，我去，我去。」

米多多嗤嗤而笑，很自然地牽著他手到家食堂，撿個裡面的桌位，問小瞳：「你想吃什麼菜？」

小瞳不遜的話隨口溜出：「你喜歡吃的菜我都討厭。」一出口立刻後悔，怕對方要生氣，低下頭不敢看他。

米多多逕叫了三樣菜，飯菜一上桌，眼睛一瞪，小瞳只好乖乖地跟著吃，心裡詛咒：「你給我記著！你給我記著！」

小孩子眼比心大，發現牆壁上貼著一張佈告，小瞳看了一會，很不甘願的問道：「這上面寫什麼？」

米多多眼睛眨了眨，道：「你不識字？」

小瞳俊臉爲之一紅，惱道：「我當然識字，只是這上面的難字太多，一時認不出來。」

米多多笑了笑，心想：既然你有求於我，不妨刁難刁難。便道：「你叫一聲大哥，我就說給你聽。」

小瞳「呸呸呸」連聲，道：「我是殺手吔，不能能便跟人論交，何況你是我要殺的目標，更不合規矩。」

米多多道：「照規矩我應將你吊起來烤問，可是我沒有，由此可見規矩是因人而異。你叫不叫？」

小瞳看他又要瞪眼，心頭狂跳，但一股倔強之氣逼他道：「不叫，米大頭。」

米多多得意笑道：「大頭表示聰明，我知道自己很聰明，不用你再提醒我啦！」

小瞳嘟起嘴，暗罵：「大頭鬼，大飯桶。」可是屁股的疼痛記憶猶新，說什麼也沒膽子當面罵他。

米多多連吃五大碗飯，才覺飽足，用袖子擦擦嘴，伸手撕下牆上的佈告，走向櫃台付帳，順便問了些問題。

小瞳從懷裡拿出一塊絹帕拭臉，一邊思量逃跑的主意，忽然一隻巨掌接過絹帕，卻是米多多，翻來翻去的看。

小瞳氣急叫道：「還我！」跳上去搶，米多多丟還給他道：「急什麼，看也知道不是你的東西。」

小瞳將絹收收入懷中，道：「怎麼不是我的？」

米多多上下打量他蔽衣，道：「你喜歡聽實話麼？」

小瞳順著他目光打量自己，臉紅道：「不用你多管。」

米多多道：「那走吧！」

小瞳道：「爲什麼我得跟你走？」

米多多恐嚇道：「你不肯走，要我再打你一頓麼？」

小瞳一跺腳，道：「好，走就走，總有一天我將討回公道，到時候你跪下來叫我爺爺，我也不饒你。」

米多多笑道：「是麼？我倒不想作爺爺，假如你現在叫我一聲『大哥』，我聽著高興，就不打你屁股了。」

小瞳害怕了，忙道：「我走就是了，你別過來。」

米多多轉身朝外走，小瞳心頭一動，一步一步想退到廚房從後門溜，眼看就要碰到廚房門了，門口的米多多突然咳嗽一聲，道：「店掌櫃的，你們這兒有沒有後門啊？」店掌櫃不

解道：「沒有啊！」

小瞳知道自己一舉一動都被看破了，只好跟著多多走。

「眞氣人，他怎麼這麼厲害啊！」

小瞳心中恨得牙癢癢的，偏偏無可奈何。

他想：「我一定找到他的弱點，狠狠的打擊一番，才出得了這口氣。」

下了這個決心，暫時不再打逃走的主意，反而刻意接近米多多，問東問西，想從他口中套出什麼來。

小瞳道：「你的武功是家傳的麼？」

米多多道：「是的。」

小瞳道：「那你父母想必很了不起，不知尊姓大名。」

米多多道：「米天兒，方雲雀。」

小瞳「哦」了一聲，道：「久仰大名了。」

米多多吃吃笑了起來，道：「你生下來前，他們便雙雙去世，我倒看不出你如此見聞廣博，『久仰』先逝之人。」

小瞳承認自己又輸了一次，但更激起他的鬭志，說道：「既然父母早逝，你說武功家傳

，豈不是騙人？」

米多多道：「沒有啊，我爺爺長命得很。」

小瞳哼了一聲，道：「你最喜歡什麼？」

米多多舌頭一捲，道：「吃。」

小瞳暗罵一聲「豬！」，「最討厭什麼？」

米多多瞧他一眼，道：「殺手。」

小瞳再也忍耐不住，發火道：「我就是殺手，你最討厭殺手，幹嘛不放我走？」

米多多搔搔腦袋，想了想，道：「因爲你要殺我，所以我很想斬草除根，偏偏你年紀不滿二十，我又下不了手，因此只好走著瞧啦！」

小瞳瞪眼道：「『走著瞧』是什麼意思？」

米多多在他面上擰了一把，道：「就是這意思。」

小瞳居然臉上一紅，把臉朝過去，道：「還是不懂。」

米多多摸摸他的頭，道：「沒關係。」

小瞳比之矮了一個半頭，所以多多摸他的頭很方便順手，小瞳更加不憤，怒道：「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別瞧不起人。」嘴動脚也動，一個飛側踢，踢向米多多腰間！

米多多憑空一推，一股極大的掌風，撞向小瞳！

小瞳全身有若一片樹葉般，隨勁飄出丈遠，「砰」的一聲，壓倒路旁一擔水果，喚叫連連，一時爬不起來。

果販自然不依，要小瞳賠償，米多多走過來去下一錠銀子，一拉起小瞳就走，回到客棧，關起房門，一腿架在椅子上，讓小瞳趴在腿上，屁股朝天，一手壓住人，一手落掌不饒，火氣十足，暴怒道：

「不成材的東西！竟然使出偷襲技倆，丟人現眼！」

小瞳被他的怒氣嚇住，忘了要哭。

米多多打了十來掌，喝道：「下次還敢不敢？」

小瞳這才啜泣道：「不敢了。」

「不敢就好。」

米多多拉起他放在床上，小瞳一天接連被打二次，多多落掌又重，屁股痛得坐不住，便趴在床上，有一搭沒一搭地哭著，暗嘆倒楣之際，心底居然有一絲甜蜜的感覺，自己也不明白，隨即拋開，堅定心志痛恨米多多。

哭了一會，沒人安慰，自己也覺得沒趣，便收起寶貴的眼淚，偷瞧米多多，見他認真在在看從飯館撕來的佈告，一臉平和，彷彿方才的火氣全是假的，沒那一回事似的。

「好啊！打了人還不羞愧，居然沒有絲毫歉疚。」小瞳心想，真恨自己技不如人，要不然形勢當可倒轉過來。

米多多突然瞄過來，兩對眼睛朝上，小瞳又哼痛起來，看他慚不慚愧？米多多卻道：「你是女人麼？」

小瞳火道：「當然不是。」

米多多眼中閃過狡獪的光芒，道：「既不是女人，怎麼還不安靜啊？」

小瞳只好悶不哼聲，暗氣自己又輸了一著。

過了一會，眼見米多多要吹熄燭火，小瞳忙道：「等一等，你要幹什麼？」

米多多一付理所當然的口氣，道：「睡覺啊！」

「睡覺？」小瞳叫了一聲，指指對廳，再指指自己，道：「你和我？」

米多多道：「如果你不睡也能活，我也不勉強。」

小瞳道：「同……一張床？」補充道：「別忘了我是殺手。」

「誰要跟你同榻而眠？」米多多瞪眼道：「你睡你的，我要打坐。」說罷，一口氣吹熄燭火。

藉著月光，小瞳可以瞧見米多多移走桌上的燭火和茶壺，只留二支杯子在桌子兩端，他盤腿坐在桌中央，茶杯正好在他膝旁，說道：「你若是半夜想逃，小心被打得頭破血流。」這才明白杯子是用來防範他遁走，不禁有氣。

一夜無話。

次日，天剛亮，小瞳便被米多多從被中挖起來，道：「快梳洗，吃早飯，要趕好長一段路。」

小瞳看看窗外，道：「這麼早？」

米多多手腳俐落，伙計把早飯送進來，他已整裝好，小瞳見狀便也跳下床要漱口，米多多指著床道：「先疊好被子。」

小瞳不想一早就爲小事抗爭，只有照辦，心中不免嘀咕：「一個大男生怎麼會注意這種小事，難不成是個女的？」想及此，斜眼偷瞧米多多，吃吃笑了起來。

米多多催促道：「動作快點！」

小瞳哼一聲，大力往椅面一坐，痛呼一聲跳了起來，却是忘了屁股尚未消腫，椅子又太硬了。

米多多笑得前仰後俯，差點連眼淚都笑出來。

小瞳沒好氣的拍桌子道：「你太過份了！」

米多多一面笑，一面從懷裡拿出取出一顆白丸，拿水調成稠狀，道：「拿去塗了吧！很快就不痛了。」

小瞳道：「這是什麼？」

米多多道：「止痛丸，你拿到別個房間擦，上完藥之後，再回來我這邊吃解藥。」

小瞳疑道：「爲什麼還需要吃解藥？」

米多多晃著中指的戒子，道：「本來是不必啦，但我怕你一去不回，所以將戒指中的粉末加一點進去。」按開戒面，讓小瞳看清裡面的黃色粉末。

小瞳驚道：「這是什麼？」

米多多道：「當然是毒藥，何必多此一問。」

小瞳猛搖頭，道：「不用了，我不要，我不塗藥也會好。」

米多多道：「我要騎馬趕路，你坐在馬後顛簸，吃不消的。」

小瞳斥道：「還不是你害的。」

米多多大眼一睁，喝道：「你再推三阻四，浪費我的時間，我就親自動手替你上藥。」

說著便站起身。

「不，我去，我去！」

小瞳拿了藥就往外走，米多多的聲音從後面追來：「我從一數到一百，你若還沒回來，我便走啦！到時毒發……」小瞳尖叫：「你討厭啦！」人往茅厠裡鑽。

□□　□□　□□

「風敲竹」健蹄雖快，趕到銅城已是第二天中午，一路辛苦，小瞳坐在馬後並不覺得如何累，在這種情況之下要暗算米多多並非全無可能，而他也不是懂得客氣的人，但是他不敢。

——他還未吃到解藥。

米多多曾說：「七日內毒性不至發作，急什麼？」

小瞳一直處於劣勢，不服氣歸不服氣，心底倒也有些佩服米多多的多才多藝，然而嘴皮子上決不肯認輸。

他曾大聲大氣的道：「不給解藥就算啦！大不了一死，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當時米多多聽完之後，用小指挖挖耳朵，道：「嘿！聽你的口氣就知道沒唸什麼書，以後有空我再教你讀書。」

有了「以後」這兩個字，小瞳心頭大安，知道死不了啦！却暗中想：「難道這大飯桶眞的文武全才？」

米多多一餐所吃的足夠他吃一天，心中便叫他「飯桶」，小瞳自我安慰：「他年紀比我大，吃的比我多，當然應該樣樣比我強。」自己却也覺得難以自圓其說。

來到銅城，已是中午後，米多多說目的地已到，便投宿客棧，拿錢叫伙計到成衣舖買兩套衣服，洗掉連日的辛勞，一身的塵埃，然後叫了茶和點心在房裡邊吃邊休息。

小瞳這時心情平靜，細看米多多，發覺他長得很淸俊哩。長長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睫毛比女人還濃還捲，似乎可以在上面放根針，鼻子是不夠挺直，但整個模樣却十分吸引人。他便盯著他睫毛看個不停。

米多多微低頭喝茶，又長又捲的睫毛愈發醒目，小瞳忍不住嘆道：「眞是作孽！這麼美的東西長在男人臉上。」

米多多抬眼道：「怎麼？」

小瞳很勇敢的道：「連死尙且不怕，我會有什麼事？」

米多多似乎不喜甜食，只撿鹹餅吃，慢慢吃了一片，才道：「我想知道，你是基於什麼原因去作殺手？」

小瞳道：「當然是爲了賺大錢啊！」

米多多嗤了一聲鼻，道：「賺錢的法寶千百種，當殺手是最笨的一種，殺人的同時自己也面臨死亡的威脅，而且此種一人交不到朋友，再可憐不過。」

小瞳挑釁道：「聽你的口氣，你就很會賺錢？」

米多多道：「對也。」

小瞳不服氣道：「倒要請教。」

米多多不答反問：「你先說說看，人家出多少銀子要你來殺我？」

小瞳伸出一根手指頭。

米多多道：「一千兩？」

小瞳點點頭。

米多多失笑道：「我無名小卒一個，出一千兩殺我，倒很看得起啊！」一頓，又道：「你拿多少定金？」

小瞳白眼道：「眞是一行不知一行事，第一次殺人不拿定金，事成之後才取錢，算正式入殺手門。」

米多多釋然一笑，道：「如果失敗呢？」

小瞳道：「殺手不是殺人就是被殺，沒有失敗。」

米多多道：「那你算什麼？」

小瞳一想就氣癟，道：「我啊？因爲你，失業了，一條命吊在半空中，就算不死，叫我靠什麼活下去？去偸？去搶？」

米多多毫無愧意的道：「當然不。這樣吧，今晚我有一票生意做，你幫我，事成之後分你三成。」

小瞳道：「什麼生意？」一出口便懊惱自己太軟弱，居然想靠仇人賺錢，改口道：「路不同不相爲謀。」

米多多道：「道不同不相爲謀。」

小瞳道：「路就是道。道路、道路，你沒聽過啊！」

米多多暗道：「愈解釋愈錯，該惡補一番。」這時也不去理會，轉了口氣道：「我求你幫我一個忙好麼？」

小瞳道：「哼！你也有求人的時候？」

米多多道：「當然，我所知所會的有限，並非神仙。」

小瞳道：「算你會說話，什麼事？說吧！」

米多多嘀咕這小鬼好壞！劣根性！嘴上說道：「你會不會暗器？」

小瞳道：「不會。」口氣弱了點。

米多多道：「些微月光中，目力能友多遠？」

小瞳道：「二丈。」說得不太有把握。

米多多臉色愈來愈難看，道：「你最有把握的工夫是那項？」

小瞳道：「七首。」正想吹噓一番，目及多多的神氣，又溜回口中。

米多多眉心泛起了濃雲，道：「兵器是一寸短一寸險，沒有九成火候，不能輕易使用七首，小瞳。」他第一次叫他的名字：「……你知不知你的武功很……，不，應該說基礎沒有打好，老實說，你學武幾載？」

小瞳的白臉兒因氣血上湧而紅了，心虛與羞憤在內心交侵並襲，而大大的惱怒起來，叫道：「我就只有學七首一樣，沒有學好幾載，要你多管閒事來取笑人？」

米多多知道他將「幾載」解釋成「幾種工夫」，肚裡好笑，臉上却一本正經的道：「我不是笑你，只是看你七首工夫不錯，想知道你學了『幾年』？」

小瞳確定他眼睛也無露笑意，才道：「十年。」

米多多尖銳地盯著他瞧，小瞳給看得不自在，改口道：「五年啦！」

米多多依然不信的樣子。

小瞳又改了：「三年。」

米多多嘴角浮現惱人的笑容，道：「請你老實一次好麼？」

小瞳洩氣道：「十個月又十八天，這次是眞的。」

臉上浮現笑容，米多多道：「謝謝！」

小瞳不料他爲自己的老實而道謝，呆了一呆。

米多多接著道：「這麼長——的學武過程，便能擔任殺手的任務，高手必有名師，令師尊是何人？」

小瞳道：「姓韋，沒有名字，這次也是他派任務給我，可惜我辜負他的好意，不能成爲第一流的殺手。」

米多多却想：「讓一個練武不滿一年時間的孩子作殺手，這姓韋的分明逼人送死，打這什麼主意？」

但回想小瞳的身手，那麼靈敏，雖無內力，躍馬下馬的動作乾脆俐落，十個月又十八天的工夫並沒有白費，教導人是十分盡力。

小瞳道：「你今晚要幹一票，到底是做什麼？我大概是幫不上忙。」

米多多道：「你跟我去了便知道。」故意頓了一頓，道：「還有時間，先睡一下。」騎馬趕路，他比小瞳更累，打了個哈欠，就往被裡鑽。

小瞳抗議道：「你睡床，那我睡那裡？」

米多多翻了個身，道：「隨便你。」

小瞳一跺腳，道：「我再去開個房間。」

米多多自睡他的，任小孩子去胡搞。

六

「你怎麼啦？牙痛？」米多多瞪眼道。

「不是啦，我有點冷，牙齒自己跳，我也沒辦法。」

米多多脫下外衣給他，「穿上，別再給我惹麻煩。」

小瞳道：「誰給你惹麻煩？是你一定要我來。」

米多多道：「你自己說要賺錢的啊！」

小瞳道：「三更半夜賺那門錢嘛？」

米多多低喝道：「你要穿不穿？不穿我自己穿。」

小瞳將外衣扯過來穿上，嘀咕道：「就會兇我。」但多多的衣服給了他溫暖，便留下來「助他一臂之力」。

他們隱身在大樹的陰影下已有半個時辰工夫，等待斜對面的大門有人走出來。

小瞳年少不耐煩安靜上一刻，道：「還要多久啊？」

米多多道：「不知道。」

小瞳道：「你的目標究竟是誰？」

米多多從懷裡摸出一張紙遞過去，小瞳不太識字，但也看出是前二天在前鎮飯館裡撕下的佈告，道：「原來如此。」

「什麼原來如此？」米多多道：「你看得懂上面寫些什麼？」

小瞳俊臉一紅，道：「有什麼了不起？哼！」

米多多嘖聲道：「你就不能好好說一句『米大哥，請你告訴我這紙上說些什麼？』眞不可愛，太逞強了。」

小瞳道：「你要說便說，不說拉倒。」

米多多將紙收回懷中，閒閒地道：「你問，我說，你不問，我不說。」

小瞳暗暗咬牙：「跟他在一起，老是受欺負，我得想法子逃走。可是，解藥呢？」便道：「如果我問了，你肯不肯給我解藥？」

米多多道：「這完全是兩件事。」

小瞳道：「你眞是膽小鬼啊！怕我逃走或再暗殺你，所以才不肯給解藥，對不對？」擺出不屑的臉色給他看。

米多多嘻笑道：「你很有想像力，表示還有藥可救。」

小瞳雙手插腰，道：「你到底給不給？」

米多多道：「前二天，你不是很勇敢地不在乎死活麼？」

小瞳氣結，故意激他：「我知道了，我根本沒中毒，是你在騙人？」

米多多却摸摸他的頭，道：「把你的想像力用到書本上面去吧！」

小瞳知道自己又輸了，忍氣道：「你要我幫你什麼？」

米多多道：「你進過賭場沒有？」

小瞳神氣道：「當然去過，天天去，早去膩了。」

米多多聽他的口氣，料定又是吹牛，却也不點破，道：「好極了，那麼你現在就進去找一個，叫作羅黑，右頰有一道刀疤的就是。」

小瞳心一跳，道：「這裡那兒有賭場？」

米多多裝出一付不可思議的表情，道：「你這賭場老手是眞是假？你沒看見對面那片木門洩出燈光？」

小瞳道：「這個……我沒注意到。」

米多多道：「現在你知道啦，你有把握將羅黑引出賭窩，賺我三百兩麼？」

小瞳吞口口水，道：「只要引出一個人，可賺三百兩？」

米多多更正道：「不是旁人，而是刀疤羅黑。」

小瞳想到有錢的好處，立即道：「好，我去。」

米圓圓道：「小心，刀疤羅黑殺人不眨眼，你可別觸怒他。」

小瞳聽不下那許多，一溜煙的跑去了。

米多多看他小個子進入木門，不免耽憂：「這小鬼可靠麼？還好，刀疤羅黑雖然作惡多端，聽說不殺小孩子。」

不到半刻鐘工夫，那片木門被撞開，小瞳那小個子身影向他跑來，後面一個高大的黑影追著，米多多不慌不忙的迎上去，讓小瞳躲到他身後，那高大的黑影道：「閃開！讓我殺了那小鬼！」

米多多道：「那你一定不是刀疤英雄羅黑。」

那人道：「老子就是羅黑。」

米多多道：「羅黑不殺小孩子的。」

那人怒氣沖沖的道：「這樣可惡的小鬼已不算小孩子。」

米多多這時已看明白對方面頰上的刀疤，確是羅黑沒錯，便道：「這孩子那裡冒犯你了？」

羅黑似乎氣得說不出話來，以至沒有回答。

小瞳躲在米多多身後得意道：「他不肯理我，只顧看骰子，我站在他背後大喊：『羅黑作弊！羅黑作弊！』他便跟出來了。我很聰明吧！」

米多多嗤嗤而笑，道：「好聰明！」

小瞳正得意，忽然羅黑怒吼一聲，向他們撲來！

「小瞳閃一邊去！」

羅黑來勢好快，掌未到，風先至，米多多顧忌小瞳，不能一溜而去，羅黑五爪已如風行電掣般拍到，饒是多多閃得快，還是給撕下一隻袖子。

米多多火了，「媽的，我這衣服是新買的，我要你賠！還有赫連小瞳你不滾遠一點，等我收拾刀疤羅黑，非揍你一頓不可！」嘴上說話，動作可絲毫不慢，一連十七八招，迅猛已極，招招攻向羅黑要穴，羅黑被逼退七八步！

刀疤羅黑，黑道上的一條猛漢，殺人放火，擄人勒索，搶刼富戶，什麽都幹，就是不欺負婦人，小孩。

他殺人不眨眼，作惡無數，到公門告他的不知凡幾，就是奈何不了羅黑，於是官府貼下海捕公文，賞銀一千兩欲擒此惡棍，以平民心。

羅黑橫行江湖十餘載，自有獨到的功夫，憑他八八六十四手「血現險風爪」一直好好的活到今天。

這輩子，只有他欺負人，還少有人主動惹他，所以米多多的行為，著實罪無可赦，猛吼一聲，打起全付力氣，左爪嗤的一聲響，米多多後心衣服被扯去一塊。

米多多見他認眞起來，來勢兇銳，立刻集中精神，以袖箭射向羅黑。

羅黑雙手連揮，接下射來的箭，同時間，向米多多衝了過來，一爪一爪，嗤嗤聲如雷。

米多多與羅黑交手四十一招，激起的風聲鳴耳，多多右手翻處，突然碧光四射。吟嘯道：「吃我一刀！」刀光一閃，反撲了過去。

刀疤羅黑大驚，但已閃避不及，劍刺入腹。

這惡棍慘叫一聲，道：「你……碧焰刀？」

米多多道：「沒有人能躲過『碧焰刀』的追擊。」說話中刀已入懷，羅黑甚至沒能看清楚「碧焰刀」的模樣。

刀疤羅黑摀著傷口，道：「既是……碧焰刀……我……認了……」砰地一聲，人也倒了下去。

□□　　□□　　□□

「小瞳，你可以出來了。」

米多多環目四顧，却不見小鬼踪影。

「好極了。」多多高興地叫道：「他自己溜走，這三百兩銀子我是白賺了。」

「依呀」一聲，賭場那片木門打開一縫，小瞳把頭伸出來？叫道：「什麼話？我好好在這裡那有溜了？」

米多多走近，道：「你在裡面幹什麼？」將鼻子湊前一嗅，斥道：「好啊！你原來在偷喝酒。拿出來！」

小瞳想及三百兩未拿，便乖乖把藏在背後的酒瓶拿出來，米多多接過呷了一口，道：「呸！劣酒。」

小瞳轉移注意力，看十步前躺著的人，道：「你解決了他？」

米多多道：「對。」

小瞳道：「死了沒？」

米多多道：「差不多。」

小瞳嘖嘖道：「看不出你武功這麼好，我那姓韋的老闆比起你又不知如何？」

米多多奇道：「你不叫他師父？」

小瞳道：「當然不。憑我這種資質，只有白鬍子神仙師父才夠格做我師父。」

米多多道：「什麼白鬍子神仙師父？」

小瞳道：「就是年高……什麼的老前輩……」

米多多道：「年高德紹。」

小瞳道：「對，至少也要是一派宗師掌門人，二十幾歲的人怎能當師父？」

米多多道：「你眞挑剔哩！」

小瞳道：「你別瞧不起人，我也有大志向，只是一直遇不到那種偉大的師父；我才不要年輕的師父。」

米多多道：「爲什麼？」

小瞳道：「年輕師父沒耐性，脾氣壞，又愛罵人，倚老賣老，就像……」瞟了多多一眼，道：「總之沒好處。」

米多多不動聲色的道：「這只能說你自己太笨了，一個聰明伶俐的徒弟，再挑眼的師父也不會亂發脾氣，倚老賣老。」

小瞳發現自己和他每次鬥嘴每次輸，立刻換話題，轉回羅黑身上，道：「你要他幹什麼？」

米多多簡截的道：「賣錢。」

「什麼？」小瞳叫道：「你販賣人口？」

米多多急忙搗住他的嘴，道：「吵死人啊？你眞是一點都不客氣，什麼販賣人口？胡說八道！」

小瞳扯掉他的手，喘了口氣，道：「你想滅口滅人啊？我都透不過氣了。」

米多多訂正道：「殺人滅口啦，眞是的！」

小瞳瞪大了眼睛，「你要殺我滅口？」拔腿就想跑。

米多多一把拉住他後領，道：「走那裡去？小孩子不要胡思亂想，反正你我本共謀，我不必滅什麼口。」

「誰是小孩子？」小瞳抗議道：「而且販賣人口可別扯上我。」

米多多邪笑道：「殺手你都敢當，倒怕賣一個人？」

小瞳每次都給駁得張口結舌，心中不由想到：「這姓米的壞蛋大概是我前世的魔星，專門整我來的。」心想溜之大吉，便伸出手道：「三百兩拿來。」

米多多道：「人還沒賣出去，那來三百兩給你。」說罷仰頭喝足一口酒。

小瞳不服道：「你能喝我也能喝，錢……啊！」伸手欲搶酒瓶，突然看見那個倒在地上

應該快死的羅黑動了起來，而且動得快極了，「啊」聲方出，那十爪已如飛鉤般撲到米多多面前！

就在這時，米多多張口一噴，千萬點酒雨，化成千萬個暗器射向羅黑面門！

羅黑雖及時閉上雙目，却躲不過去，一陣「噗噗噗噗」之聲響過，他的臉上冒起千百個紅點，一臉鮮血模糊。

就在羅黑閉目之際，仍防米多多偷襲，護住周身穴道，但米多多飛踢兩腿，並非攻擊上盤，而是踢在羅黑小脚骨上，「格格」兩聲，骨斷唉聲鳴，倒地不起，痛入心脾，而且這次是貨眞價實，如假包換。

小瞳親眼目睹這一幕，心頭砰砰大跳，說不出話來，只能呆呆地看著，痴痴地聽著，七魂飛去六魂半。

羅黑狠聲道：「我……不甘心。」

米多多咧開嘴笑道：「我明白你的心情——明明裝死已騙過小鬼，如何會失敗？對不對？」

羅黑道：「你……你……」

米多多以同情的口氣道：「人算不如天算，你萬萬沒有料到我有一個可恨的怪物爺爺，一個恐怖的老怪物。」

羅黑忍痛吼道：「關你爺爺屁事！」

「咦？這關係可大了。」

米多多道：「我爺爺一生專愛裝死裝鬼來騙我，所以我活到現在，已學得精明多了。」笑嘆口氣，像在慶幸老怪物已死，又道：「你也不是普通人，我的刀雖刺入你小腹，却只能入肉四分，你便避開了，以你的狠勁，不該就這麼倒地不起，所以我便想：你在搞什麼鬼？果然被料中了。」說完打了個噴嚏，扭扭鼻子，暗道：窩了一晚上，還眞有點冷。

羅黑還想掙扎，米多多射出袖箭，封住他穴道，回頭招呼小瞳，發現他傻楞楞的，大力搖醒他，取笑道：「這樣便嚇住，還敢當殺手。」

小瞳低下頭，居然不要嘴皮子。

米多多拍拍他肩膀道：「不用害臊，膽子是練出來的，所謂『藝高人膽大』，以後你就懂啦！」

二人一俘虜回到客棧，倒頭大睡。

次日，將羅黑送交官府，小瞳方明白是將人賣給官府，這就不算販賣人口。

米多多得了一千兩銀票，如數付三百兩給小瞳，小瞳居然不要，道：「我想拜你祖父作

師父，三百兩算是介紹費。」

米多多吃了一驚，道：「不成啊！他老人家已作古了。」

小瞳一臉要哭的表情：「死了？」

米多多道：「他不死我那能下山。」

小瞳索性哭出來，「我眞倒楣，好容易遇得名師，偏偏却死了。」

米多多等他哭得差不多，問道：「你沒見過我爺爺，怎知他是名師？」

小瞳道：「看你就知道啦！」

米多多嘆道：「別開玩笑了，你只要跟那老怪生活五天，包你什麼都不想學，只想溜走，却已在刼難逃。」

小瞳擦了眼淚，道：「什麼意思？」

米多多拉開衣襟，露出雄壯的胸膛，小瞳尖叫一聲，轉過身去，米多多道：「幹嘛啊？我是要你看看我身上的傷疤傷痕。」小瞳斜瞄一眼，又叫了一聲。

米多多嘀咕道：「受不了，搞啥鬼？」掩好衣襟。

小瞳道：「這到底怎麼回事？」

米多多道：「我全身除了這張臉，沒一處乾淨完好的。這張臉能無傷痕，大概是太像我

爺爺年輕時的模樣——誰也捨不得打自己啊！」

小瞳沒看清他胸膛有什麼，直覺道：「我不信，那有這般狠心的爺爺。」會這般想是人之常情。

米多多沒奈何的捲起袖子，壯實的兩臂疤痕累累，小瞳只看一眼便不忍再看，多多放下衣袖束緊，淡然道：「也許爺爺是恨鐵不成鋼，但我眞受夠了，所以你不要對任何人抱任何幻想——在你不瞭解他之前。」

小瞳寂然。

米多多道：「這事你別說出去，我不想讓人知道。」

小瞳點頭道：「好。」

米多多突然噗嗤一笑，道：「你這麼老實，可又不像你啦！」

小瞳俊臉一紅，薄怒道：「你非惹我生氣不可啊？」

米多多吃吃笑著，將三百兩銀票推過去，道：「錢你拿著，我們也該分手了。」

小瞳怔住。

米多多勸道：「什麼錢都好賺，但記住別搏上自己一條命，沒有什麼錢值得用命去換，我勸你回故鄉去吧！」

小瞳雖然一直討厭多多樣樣比過他，一直想逃走，但多多一說要他走，居然茫然失措起來，急中生智：「解藥呢？」

米多多道：「你已經喝下去都不自知？方才進房時，我不是倒一杯茶給你喝麼？解藥已加在裡頭了。」

小瞳將信將疑，反正從多多臉上也看不出眞假。

米多多走出去結帳，小瞳跟著，眼見多多騎在「風敲竹」馬背上，擺擺手就要離去，脫口叫道：「你走了最好，我可以回去再當一流殺手。」

話一出口，便懊悔的掩住嘴巴欲逃，但已來不及，米多多老鷹捉小雞般地攫住他，道：「你有膽子就看著我的眼睛再說一次，想當什麼？說！」

小瞳倔強道：「那是我的事，你憑什麼管我？」却不敢去看他眼睛。

「赫連瞳！」

米多多咬牙道：「別不知好歹。看著我的眼睛！」

小瞳被他強而有力的雙臂捉住，一直垂首不敢正視，聽得他咬牙切齒的聲音，不由自主地抬起頭，正視他黑亮的雙瞳——那是一雙智慧的眼睛，成年人的雙眸，本不該嵌在少年的面龐上，但眞摯的讓人忘了其不協調。

米多多再一次道：「說啊！」

小瞳軟了口氣，「可是，我又沒有其他賺錢的方法。」

米多多見圍睹的人漸多，將小瞳放在馬前，讓「風敲竹」放蹄奔了一會，才重拾話題，道：「你的父母兄弟呢？」

小瞳道：「沒有，我是流浪兒。」

米多多心想「難怪不識幾個字」，念及自己也無父母兄弟，不禁起了同病相憐之感，一時也不再說什麼。

小瞳心中迷惑不已——奇怪，我不是巴不得離開他麼，怎麼還坐在馬上？——心中氣自己，氣得不想說話。

米多多是讓小瞳側坐，能夠很方便觀察他臉色，偶一低頭，奇道：「你在跟誰生氣啊？」

小瞳道：「沒有。」

「風敲竹」馳出銅城，奔跑一個半時辰，在一處小山坡下休息，這期間兩人一直沒交談，此時也各據一處歇息。

米多多躺在樹蔭下，嘴裡哼著怪調，哼了一會，忍不住道：「喂，我唱首歌給你聽。」

小瞳正想說：「得了，你的歌聲我領教過了。」

米多多已唱了起來：「千種米養千種人，爲錢人消瘦，手撥算珠淚輕彈，錢啊錢啊在何方；千種米養千種人，爲錢惱心頭，獨坐櫃台日夜盼，錢啊錢啊快進窩……」

小瞳聽到一半已笑得跌足不已。

米多多笑道：「如何？」

小瞳呵呵笑道：「好刻薄的歌。」

米多多一本經道：「你知道這首歌的歌名麼？」

小瞳醒悟道：「這是你編來諷刺我，那有什麼歌名。」

米多多道：「這叫『老實歌』，可不是諷刺你的。」

小瞳哼一聲，道：「我不信。」

米多多道：「小孩子不要隨便懷疑，眞不可愛。」

小瞳跳脚道：「我說過好多次，我已經不是小孩子啦！」

米多多嘴一撇，道：「沒有經過努力就想成爲大人，沒人會承認這種『大人』。再說，大人不會動不動就跳脚。」

小瞳氣結道：「你呢？你就算大人？」

米多多得意笑道：「十八歲就算大人，我十九歲啦！」

小瞳一氣之下，又想一走了之，米多多又反過來安撫道：「願不願學賺錢的方法，現學現賣喲！」

小瞳想了一會，道：「我考慮看看。」

米多多明白這是愛面子的說法，輕笑一聲，坐起身子，道：「你到前面挖了一斤半紅土包起來，就可賣錢。」

小瞳奇道：「泥土誰會買？」

米多多道：「失意人。」

小瞳不懂，但心想若賣不成功，正可趁機取笑米多多，扳回一城，便拿一件舊衣包一包紅土。

□□　□□　□□

雙人一馬來到下一個小鎮，米多多繞鎮一圈，買回二、三十個小小盒子，將紅土分別裝在盒內，並裁了同樣多的黃冥紙貼在盒面上，向店家借來筆硯，在黃冥紙上鬼畫符，忙了一個時辰方大功告成。

小瞳邊幫忙邊問：「怎麼賣？」

米多多道：「你先想一晚，明日我再告訴你。」

小瞳苦思一夜，半睡半醒，第二天兩人對起謎底，居然相差不遠，多多大讚小瞳腦筋活。兩人頭一回志同道合。

於是兩人便賣起「鎮宅平安富貴吉祥聖土」，舉凡家人不合，事業不順利……，種種問題均出於住家方位不對，只要在屋前十步遠挖三尺土，埋入一盒「鎮宅平安富貴吉祥聖土」，便能解厄改運。價錢有五十兩，三十兩，十兩、五兩，三兩、一兩不等，端看買者貧窮而定價的。

自古婆媳不合。風水問題，夫婦勃谿，生意失敗……千篇一律，十家有七家免不了出些小毛病，加上迷信思想，所以好賣得很，米多多裝了鬍子顯得老成模樣，更增「失意人」信心，只一上午便銷售一空，得銀二百一十三兩。

事後兩人不免好笑。

小瞳道：「好像在騙錢哩！」

米多多道：「這不算騙，花錢買『心安』，很多人都願意，因爲心定則神通，許多事因此得到解決的妙法。」

小瞳道：「你總算有話說。」

米多多微笑道：「那裡面不只是土，還有我的祝福哦，當我畫符咒時，心中便唸道：『願買此土的人，一生平安無憂。』」

小瞳回想他鬼畫符時的認眞表情，就不再說什麼。

此後四天，小瞳眞正見識到米多多的另一面，花樣百出的賺錢方法令他心服：「這樣一個人，走遍天下餓不死。」

第五天打尖吃中飯時——

米多多問道：「你還想當一流殺手麼？」

小瞳嗤笑道：「別挖苦我，我知道我不是那料子了。」

米多多伸出小指道：「勾勾手。你自己說你再想當殺手便是什麼？」

小瞳和他勾了手，道：「我再當殺手就是狗養的。」

米多多道：「好，一言爲定。」

小瞳用力點頭，笑問：「你那麼怕我當殺手？」

米多多扁扁嘴，絲聲道：「小孩子夭折的慘狀我看過一次，再不想看第二次。」

小瞳坐在對面，聽不大淸楚，要他再說一次，多多道：「我是說既然你另有高就，我也

可安心的回家去。」

小瞳頗不是滋味，道：「敢問仙鄉何處？」

米多多道：「如今我暫住在爺爺朋友家，就是南京城『龍家教場』。」

這次乃眞分手，一句「後會有期」，就此分道揚鑣。

□□　□□　□□

「惠風廬舍」。

一個清脆的耳光摑在黃鴉頭白嫩的臉蛋上，黃鴉頭驚視眼前這位千金小姐，忍氣道：「妳什麼意思？」

此千金姓雲名淨荷，堂堂「白揚莊」的大小姐，「玉瓏劍」雲扶弱之妹，長得白白淨淨，一付氣盛凌人的模樣。

阿大，阿三畏於「白楊莊」的勢力，不敢上前分理，瞧見米多多立在門口觀看，一時也忘了上前招呼。

雲淨荷一付高貴的姿態睥睨賣酒菜的黃鴉頭，一字一字的道：「我聽說昨兒個妳和刁總管去泛舟，不管是誰邀誰，妳最好搞清楚自己的身份，一個賣酒女要知廉恥，別沾污『白楊莊』刁總管的名號。」

說罷，轉身便走。

米多多擋在門口，「雲大小姐？」

雲淨荷道：「不錯。請讓路。」

米多多笑道：「我會讓路，只是想問一聲：妳願向黃姑娘賠禮麼？」

雲淨荷反問道：「有必要麼？」

米多多道：「我知道妳的答案了。」走到一旁讓出路來，雲淨荷跨上自己的寶馬，聽得那少年呵呵笑道：「雲大小姐，別人拿妳無可奈何，我却有法子整妳，消滅妳的氣燄，妳不再考慮一下麼？」

雲淨荷啐一聲：「神經病！」夾馬而去。

「嘿！還罵我哩！」

米多多搖搖頭，走進店裡，見腫了右頰的黃鴉頭哭泣，便道：「妳沒錯又爲何哭呢？妳一哭就表示自認有錯，原本理直也變理屈了，快別哭了！」

黃鴉頭這才止淚，到裡面淨臉。

阿大招呼米多多吃飯，道：「好多天沒見著你了。」

米多多道：「到處遊蕩嘛！等下得回家了。」

阿大悄問道：「米少爺方才說有法子整那兇婆娘，是什麼法子？」

米多多道：「把小事變大。」

阿大聽得一頭霧水。

米多多不再跟他解釋，自己在心頭盤算：「這種事可大可小，我不妨趁機撈一筆，也可遲幾天回奶奶家。」

於是，吃飽後立刻疾馳回南京城，約了雲扶弱出來，將雲淨荷責打黃鴉頭的事說了一遍。雲扶弱聽了老大不高興，原來兩兄妹一個討厭刁衣鞠一個喜歡刁衣鞠，常鬧不愉快，一聽見妹子爲刁衣鞠責打黃美人，臉就拉下來。

「真是胡鬧！」雲扶弱不悅道！「刁總管又不姓雲，他喜歡誰是他的事，一個大小姐登門呷醋，傳出去像話麼？」

米多多道：「我要令妹向黃姑娘道歉。」

雲扶弱搖頭道：「這是不可能的。」

米多多道：「如果我做到呢？」

雲扶弱眼睛一閃，有趣道：「我早想消消我那妹子的氣燄，仗著母親寵信她，她連我這兄長都敢管，簡直不像話。米兄弟，你若能叫我家大小姐向個女店主低頭，我願輸你一千兩。」

米多多道：「這倒有趣得很。」

兩人擊掌爲誓。

當晚米多多住進「白楊莊」，和刁衣鞠相見甚歡，利用機會傳信給內院的雲大小姐，約她明晚初更後門見。

次日一整天，米多多刻意黏在刁衣鞠身旁，兩人說了好多話，當然，他注意到有一兩個丫頭常在探頭探腦，一問便知是內院使喚的，暗笑雲淨荷如此沈不住氣。

到了晚上，米多多故意晚一刻去，不出所料，一照面雲淨荷便舞劍弄拳，意圖殺他滅口而後快。

米多多只躲不攻，算準時刻高呼：「刁大哥快來！」

雲淨荷立刻住手，驚慌道：「什麼？」

米多多道：「今晚我也約了刁總管在這裡見面，一起秉燭夜遊，喝酒談天，拋開女人洒潑呷醋的事。」

雲淨荷道：「他知道了？」

米多多道：「暫且還不知道，只是我們約見的時刻只剩半刻鐘，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妳想殺我滅口是絕無可能之事，所以我勸妳明日清早趁無人時向黃姑娘賠個罪，既不損妳顏面，也免得小事變大，鬧得南京城，甚至全武林中人都知道雲大小姐單戀刁衣鞠，吃黃美人的醋。

到時候妳想撇淸也來不及，因爲妳打人是事實，而刁總管又不是賣身給妳，妳管得著他跟誰泛舟？不是吃醋是什麼？」

雲淨荷氣得混身發抖，她脾氣雖大，却沒什麼主意，此刻氣惱欲死之下，更無良策可駁倒米多多，只有氣，氣，氣！

米多多又道：「妳是嬌養大的千金小姐，做事不考慮後果也就罷了，但總須顧及人家的面子。看不慣刁總管跟別的女人玩，問題出在刁衣鞠，不必將氣出在弱女子身上。」

雲淨荷怒道：「你敢教訓我？」

米多多道：「我不敢，妳愛鬧脾氣也不干我事，我只問妳：到底去不去向黃鴉頭賠不是？吔，別賭氣哦！刁總管快來了，妳不想破壞他心目中對妳的仰慕和尊敬吧？」

雲淨荷心頭咀嚼那句「仰慕和尊敬」，這時，不遠處飄來刁衣鞠的聲音：「米兄弟——米兄弟——」聲音低而清楚。

米多多道：「要我招呼他來麼？」

雲淨荷心想給刁衣鞠撞見自己深夜私會米多多，解釋起來不會好聽，著急道：「不。好，我答應你了。」

米多多道：「答應什麼？」

雲淨荷咬牙道：「向那女人賠不是。」

米多多道：「說淸楚，那個女人？」

雲淨荷切齒道：「黃鴉頭。」

米多多點頭道：「明日一早妳得做到妳說的。千金小姐不能騙人哦，因爲妳眼前這人可不是肯爲小姐遮醜的名門公子。」說罷，越過雲淨荷向前飄去，朗聲道：「刁大哥，我在這兒，咱們走吧！」

□□　　□□　　□□

五日後——

米多多散盡大半財產，覺得荷包不那麼重了，身輕氣爽之下，往「龍家教場」報到。

可是，麻煩也隨之而至。

才走到門口，將馬交給門房，米多多一低頭就看到腰間多了兩隻手，回首和一張俊俏的小臉朝上。

「小瞳！」

□□　□□　□□

一樣的笑臉，不變的神氣。——赫連瞳！

「大哥，沒想到我這麼快就來找你吧！」

小瞳鬆開圈住米多多腰間的手，走到他面前笑著說。

米多多奇道：「你叫誰大哥？」

小瞳道：「你。」

米多多調侃道：「你怎麼突然轉了腦子？」

小瞳十分熱忱的道：「自從離開你以後，我想了好久，結果我醒悟你是對我是最好，最關心我的人，所以——」吸一口氣，大聲宣佈道：「我要跟你在一起！」

烏溜溜的眼睛眨了眨，米多多道：「你的意思是——你賴定我了？」

小瞳提心吊膽的喊道：「你不要我跟你在一起？」

「你小聲一點好不？」米多多搔搔腦袋，道：「先進來再說。」

小瞳樂不可支的道：「那你是答應我了？」

米多多道：「我沒有答應什麼，因爲這裡不是我自己的家，我爺爺的師妹——龍奶奶一定要我住下來，我不敢不聽她的，但是你能不能住下，做主不在我，而是奶奶。」

小瞳道：「我有錢，不會白吃白住。」

米多多道：「別天眞了，不關錢的事，我也不在乎你白吃白住，問題是這家的主人不喜歡我，你知道麼？」

小瞳道：「那你幹嘛不搬走？」

米多多道：「奶奶會傷心。」

小瞳頓足道：「那我怎麼辦？我自己一個人——」

米多多看他突然著急起來，不覺好笑，輕拍他肩膀一下，道：「先進去再說。」

小瞳跟著他走過好大好大的地方，才到多多住的房間，有一明一暗兩間，吐吐小舌道：「眞不錯吔！」

米多多一摸茶壺是溫的，知道是祖母或幼珠派人天天換新茶，也不禁感到回家的欣悅。爲自己和小瞳斟了茶，道：「這裡沒別人，你就老實跟我說，這幾天你都在做什麼？」

小瞳倔強道：「到處遊山玩水，很快樂哦！」

米多多不動聲色：「那你玩些什麼？看到什麼？」

小瞳支支吾吾道：「很多啊！像觀音廟、賭場、酒樓……很多很多。」

米多多肚裡好笑：「連說謊也不會，幸虧他沒看見自己的臉紅成那個樣子。照他的情形看來，這些天大概吃過虧，才會想到我；若真的玩得很快活，一定樂不思蜀，至少不會這麼快就找上我。」

小瞳一口茶也沒喝，只是不安地玩著杯子。

米多多試探地問：「你一路來做了幾筆生意？」

小瞳道：「沒有啊！我又不是錢鬼。」

米多多瞭然，忖道：「這就對了，他怎麼裝都還是個小孩，生意是做不成的。」不再仔細問過去，只道：「你真的要跟我在一起？」

小瞳露出笑意，道：「不錯。」

米多多道：「不會不方便？」

小瞳道：「不會。」

米多多噓了口氣，道：「好吧，你既不在乎，我也無所謂，反正朋友是多多益善。」

小瞳雀躍，「你答應啦？」

米多多道：「先別高興，咱們約法三章。」

小瞳道：「什麼約法三章？」

米多多道：「就是彼此先說定條件，日後不能反悔。」

「條件？」小瞳道：「我可以把我的錢都給你。」

米多多道：「留下你的錢，靜靜的聽我說。」

小瞳擺出一付乖順的模樣。

輕咳一聲，米多多道：「第一個條件，我不慣與人同榻而眠，而且，也不喜歡有人整天纏著我。你我都還年輕，要學的東西很多，尤其是你，應該下功夫唸書，練工夫，這是我第二、第三個條件。」

小瞳小嘴微噘，道：「誰教我唸書，練武？」

米多多道：「這裡就是『龍家教場』，教人習武的好地方，至於唸書，幼珠的老師都可以教你。」

小瞳大失所望的嚷道：「不是你教我？」

米多多道：「我才大你四歲，作你師父不像話，而且我很忙啊！」

小瞳一臉懊喪。

米多多道：「你同意我們的條件，我就去知會祖母一聲，如何？」

小瞳道：「我可以每天見到你麼？」

米多多道：「應該可以。」

小瞳道：「那好吧！」

米多多笑道：「你不是一直想成爲大人麼？那就要下一番苦功，才有人會承認。」

小瞳想了想，道：「你呢？你都做些什麼？」

米多多咧嘴一笑，尚未回答，此時敲門聲響，走上前開門，龍幼珠含笑道：「聽說你回來，所以過來看看。」米多多請她進房，介紹小瞳給她，並說明小瞳要住下的事，幼珠道：「這沒問題，我可作主。」

米多多喜道：「好極了，我就把他交給妳了。」

龍幼珠道：「知道了。」

米多多抱歉道：「我不大懂得照顧小孩子，所以要麻煩妳。」

龍幼珠自母親去逝，接手掌理家務，家裡多個人吃飯，根本不成問題，所以很輕鬆的答應米多多的要求。

小瞳不依的抗議道：「我要跟你在一起，不要別人。」

米多多道：「別鬧了，你忘了我們約定的事？」

小瞳悶聲。

米多多自顧和幼珠說話，問起老奶奶近況。

龍幼珠道：「奶奶這幾天精神不大好，珍珠夫人已下最後通牒，後天就要來取走珍珠和『火眼青龍』，兩位老人家心有未甘，却拿她無可奈何。」

米多多順口道：「爲了一些不實用的東西廢寢忘食，有點愚蠢。」

「你又說這種話。」龍幼珠白眼道：「珍珠首飾倒也罷了，『火眼青龍』却是可遇不可求的寶物呢！」

米多多堅持己見，道：「我寧願不要遇到那種寶物，怕摔、怕丟、怕搶，還當它是『面子』的代替品，簡直自找麻煩。」

龍幼珠嘆了口氣，道：「你說的沒錯，『火眼青龍』已經成爲『龍家教場』的『面子』，丟不起的。」

米多多道：「我沒說錯吧！」

龍幼珠道：「但你也別將顏面問題看得一文不值，畢竟它代表龍家數代祖先辛勤耕耘的

榮耀。」

米多多道：「榮耀應屬於龍家人，而非一個死東西。」

龍幼珠道：「榮耀是無形的，普通人看不見，若有一件稀世之寶來表替，人人得而知之，又有什麼不好？」

米多多摸摸鼻子，道：「原來你們如此在乎別人對你們龍家的看法。但現在呢，麻煩不是來了？」

龍幼珠厭倦地道：「你一直不願眞心接納我們，所以你沒有看見出一件事實——生在這種世家的男女，很多時候是不能有自己的主張，一切須聽家長之命是從。家長在乎顏面，我們就必須守著。」

米多多強笑道：「就像你和我的婚事。」

龍幼珠笑道：「這是奶奶的理想，我沒話說。」

過了一會，米多多道：「現在你們打算怎麼辦？交出珍珠和『火眼青龍』，顏面大損；若不肯給，錢莊倒閉。要命的是，珍珠夫人是誰也沒個譜兒，想討回公道或跟她談條件，完全無計可施，比之遇上吸血鬼還難纏。」

龍幼珠道：「我不知道。你呢？你有法子麼？」

米多多道：「以局外人的身份來想，我願拿出珍珠和『火眼青龍』，以後可以伺機再要回來；但若要顧及世家顏面，只好關了錢莊，做別樣生意吧。」

龍幼珠點點頭，道：「對付珍珠夫人，眞的別無良策？」

米多多道：「那要等她自己沈不住氣現身，才有辦法。」

龍幼珠道：「有沒有法子引誘她出來？」

米多多又露出那種呆呆的笑容。

龍幼珠咬咬唇，道：「我聽說你在外面做了不少事，刀疤羅黑亦失手於你，可見奶奶並未錯識人，你的確很有本事，難道你就不能看在……奶奶的份上，幫龍家一個忙？」本想說「看在我的份上」，但想及多多一向待自己若即若離，雖親切不如說冷淡，即時改口換上最有份量的奶奶。

米多多以溫柔但無情的口氣道：「珠兒，妳爹會生氣的。」

龍幼珠急切道：「不要因爲爹而有芥蒂……」

雙手一攤，米多多道：「我沒有辦法。再則，幼珠，看事情不要一廂情願，珍珠夫人會如此膽大，也許是你們給了她可覷之機。」嗤一聲鼻，又道：「我才不管這種狗屁倒灶的事呢！」

龍幼珠無可奈何道：「你眞冷淡。」

米多多道：「這是妳的想法？我的想法又不同，因爲我實在不懂你們這些人爲了什麼寶貝煩惱不休，究竟腦袋裡想些什麼？」

龍幼珠鼓起腮幫子，盯著米多多看了一會，平聲靜氣地道：「我不上你的當。」

米多多大笑起來，捉著幼珠的手跳著繞了一圈圈，笑道：「幼珠啊，我一直等待看妳生氣的樣子呢！」

龍幼珠甩開他的手，道：「我就知道你不懷好意，一直在防備，今日却差點落入自己的陷阱中。」

米多多哈哈笑道：「妳是不該問我珍珠夫人的事。」

龍幼珠道：「結果我問了，你扳起臉教訓人不說，心裡一定在偷笑，你眞壞啊！」

米多多呵呵大笑，笑得幾乎窒息，好一會方道：「我瞧妳好幾次認眞的快氣出來又忍下去的表情，眞的好有趣。其實妳發發脾氣也沒什麼大不了，我不介意啊！」

龍幼珠道：「算了，有客人在，你別再逗我啦！」

「妳說小瞳？」米多多看向小鬼，發現小鬼也正瞪著他，便道：「這小孩脾氣比我還壞，才不會在乎。」

小瞳站起來要抗議，米多多眼睛一掃，十足不懷好意，像在說：「看！又要生氣了，我沒說錯吧！」只有使出吃奶的力氣強迫自己坐下，咬咬牙，道：「我住那裡？」

龍幼珠笑道：「就住米大哥隔壁吧，可就近照顧。」

小瞳白眼道：「他會照顧我？」米多多只不去理他。

龍幼珠道：「還有我啊！多多的客人，一向由我招呼。」

小瞳故意向多多道：「有這樣一位賢妻，你眞是幸福！」

米多多天眞地笑道：「謝謝你的提醒。」

龍幼珠見小瞳不似先前的邊馥色，壽兒姐弟對多多十分順從，反而針鋒相對，不由得感到好笑。

後來幼珠表示要處理家務，先走一步，臨走前不忘叮囑他去探望祖母，多多答應了。

小瞳冷眼旁觀，不發一言，像是生氣又像是不服氣。

米多多送走珠兒，轉身看看小瞳，道：「你這是什麼表情？」

小瞳道：「我在生氣。」

米多多道：「說吧！生那門氣？」坐下來喝茶。

小瞳哼了一聲，道：「我發現你這人有時候實在很沒神經，在某方面很遲鈍。」

米多多有趣的道：「願聞其詳。」

「還笑？」小瞳道：「龍姑娘生得端莊，性情又溫柔，家世又好，而且是唯一的女繼承人，吞口水不知多少……」

米多多順口訂正道：「垂涎者不知凡幾。」

七

「不要插嘴，討厭！」白了一眼，小瞳接下去道：「你不知道麼？我是有志氣的人哦，你將我交給她『照顧』，不怕我順手牽羊，偷了你的老婆？」

米多多却道：「你又用錯成語，『順手牽羊』用的不通，該說『不怕我利欲薰心，偷了你的老婆？』」

小瞳氣嘟嘟的道：「你認眞一點罷，就像不關你事似的？你不要以爲這是不可能的事，看我的長相就知道。」

米多多於是依言細瞧他容貌五官，突然發現怪事般地叫了起來：「你的鼻子跟我的鼻子一樣，都有點塌呢！我是遺傳我媽媽的，你呢？」

小瞳氣得兩眼冒火，叫道：「我再也不理你了。」大步走到一旁去，双眼瞪著牆壁瞧。

米多多喚他，他也不理。

米多多道：「小孩子不要這麼愛生氣嘛！」

小瞳不理。

米多多道：「眞沒幽默感，鼻子塌一點有什麼關係？」

小瞳怒哼一聲。

米多多忙道：「好，不說『鼻子塌』這三個字。」

小瞳依然不理他。

米多多摸摸鼻子，搔搔腦袋，突然道：「你知道不知道當你頭一次不請而上我的馬，爲什麼沒被我趕下去？」

小瞳不語，但怒聳的肩膀已漸鬆懈下來。

米多多自己回答：「那是因爲你長得實在好看，人見人愛……」

小瞳回頭道：「眞的麼？」

米多多道：「莫非你都不照鏡子？」

小瞳便跑到銅鏡前照了半天，作出一付自得的表情，道：「所以不是我吹牛，憑我的英俊，要搶走你老婆是易如……翻掌，你不怕麼？」

米多多噗的一聲笑出來，「哈哈……哈哈……」

小瞳叫道：「笑什麼？笑我小麼？我十五歲了，再三年也是大人啦！追個女人會成問題麼？」

米多多臉上現出一種奇怪的表情，露齒笑道：「如果你打的是這主意，我可成全你，而你也該苦下工夫，必須文，武全才，將來才不用看老婆臉色。」

小瞳道：「你不在乎？」

米多多道：「嗯。」

小瞳道：「太奇怪了，難道你不喜歡她？」

米多多現出孩子天眞的表情，道：「喜歡的女人都要娶來作老婆麼？別開玩笑了。」自顧笑了笑，又道：「我喜歡交朋友，男，女都行，只有這樣。」

小瞳看他不像開玩笑，道：「你眞奇怪，別人若有這樣的機會，一定死抓住不放，你居然不動……什麼中。」

米多多笑道：「無動於衷麼？」

「你說對了。」小瞳道：「你怎麼每次都知道我要說什麼？」小孩子想到什麼便說什麼，把剛才的疑問抛一邊。

米多多道：「因爲我有一個恐怖的爺爺。」

小瞳想及他身上的累累傷痕，打了個寒顫，道：「大哥，咱們先說好，要是我學得不好，你可不能打我哦！」

米多多道：「不打不成器啊！何況你向來不太老實，我躭心教你的老師制不住你，這麼馬虎的學幾年，想當幼珠的小丈夫，怕是無法打動芳心。」

小瞳自悔失言，訂正道：「那我不搶你老婆好了。」

米多多嚴肅的看著他，小瞳心頭微慌，聽得多多道：「還沒開始學習，先打偷懶的主意，我看你回去好了。」

小瞳叫道：「不要。」

米多多哼道：「我才不管一個沒用的小孩。」

小瞳拉住多多衣袖，叫道：「因爲你，我才不當殺手，如果你不理我，我只有再回去作殺手了。」這是他的殺手鐧。

米多多道：「你要承認自己是狗娘養的，我管不著。」

小瞳這方想起自己曾賭咒說再當殺手便是狗娘養的，一伸舌頭，暗道：好討厭，好像一切都萃入他算計之中。幽幽怨怨的道：「你太過份了，我也沒說要偷懶，只是不願跟你一樣渾身傷疤，這也不行麼？」

米多多瞇眼一笑，道：「下次說話要說清楚。」

小瞳道：「這是命令麼？」

米多多嗤笑道：「不是，但可避免不必要的誤會。」

小瞳道：「好。可是你也不能再取笑我的鼻子。」看來他十分忌諱自己英俊外貌上的一點不完美。

嘴上勉強忍住一個笑，米多多道：「遵命就是。其實你的鼻子……」

「不要再提鼻子了。」小瞳尖叫著截下話題。

轉過頭去自顧笑了一會，笑夠了之後，多多起身道：「跟我一道去見奶奶吧！」眼睛不看小瞳，怕又要笑出來。

小瞳跟在後面，不悅地想：「笑呀笑，笑死你這個大飯桶。」他雖尊多多爲兄，但流浪慣了的性子，不太在乎禮貌。

米多多回頭道：「走快點！」

小瞳趕上幾步與他併肩，道：「突然進入這麼大一個家，我怕受欺侮，到時候你幫不幫我？」

米多多看他一眼，搖了搖頭。

小瞳嗔叫：「什麼意思嘛？」

米多多道：「一個巴掌拍不響，你不胡鬧，招惹誰，誰會欺負你。」

小瞳道：「那可不一定，我畢竟是外人啊！」

米多多道：「有幼珠照顧你，人家不看僧面也看佛面。」

小瞳哼了一聲。

二人穿過枇杷道，走到龍老夫人住的房子前，聽到幾聲刺耳的笑聲，米多多道：「有客人？」敲門走進去，內廳裡除了老夫人和僕婦，尚有一名打扮像個富商的肥胖中年人，桌上擺著許多首飾。

小瞳驚呼：「哇！這麼多珠寶！」

龍老夫人聽見聲音抬起頭，笑道：「多兒，你總算回來了，奶奶就心得很。愼之的師兄怎麼樣了？」

米多多道：「已經沒事了。」

龍老夫人喜道：「老身便知你與大師兄一樣有本事。」轉而吩咐僕婦：「快給少爺泡茶，弄點心吃。」

小瞳看到這情形，心想：「大飯桶恁地有人緣！」

米多多招呼小瞳坐在一旁靜候。

□□　□□　□□

龍老夫人向珠寶商道：「溫老闆，你帶來的這些都很美，上等的好貨，但老身眞正喜愛的不是這些。」

溫老闆笑道：「是，老夫人愛的是珍珠？」

龍老夫人道：「你怎麼知道？」

溫老闆笑道：「我從事珠寶買賣也有十幾年了，懂得珍珠是最能表現出高貴婦人的氣質，蘊緻。」

龍老夫人微微一笑，道：「你說的沒錯。」

溫老闆拿起另一首飾盒，以鑰匙啓開，取出一串散泛柔和光輝的珍珠項鍊，道：「這串如何？八十八顆，粒粒同樣大小。」

龍老夫人不客氣道：「太小了，不值一哂。」

溫老闆面頰泛紅，道：「這是我收集最好的了。」

龍老夫人不屑道：「那你的眼光可淺得很。」

「是，是。」溫老闆額上開始冒汗，道：「不知老夫人要怎樣的方入眼？」

考慮了一下，龍老夫人吩咐貼身丫頭到房裡拿寶盒出來，讓珠寶商見識由五百二十顆同樣中指大小的珍珠巧製的整套首飾，那圓潤，光澤，看得溫老闆眼也紅了。

「這……」溫老闆顫聲道：「我從未見過這麼好的，太貴重了。」

龍老夫人道：「這是我婆婆傳給我，將來要給我孫女的東西。」

溫老闆道：「原來是傳家之寶。」

龍老夫人臉上忽有悵惘之情，貼身丫頭依命收好寶盒，溫老闆也識趣的不再提珍珠之事，最後老夫人爲幼珠買了一副綠玉耳環，便打發走商人，沒興致爲自己添首飾。

□□　□□　□□

薑是老的辣，老奶奶很快重整心情，想問多多一些事，却發現他不在廳裡，只留下一個小男孩不安地坐在那裡。

她問僕婦：「多兒呢？」

小瞳搶著道：「他突然肚子痛，先回去，待會再來。」

龍老夫人很有威嚴的道：「你是多兒的朋友？」

小瞳道：「是，我是他的小兄弟。」

龍老夫人又問了許多問題，小瞳愈回答愈臉紅，因爲他既說不出父母是誰，又無來歷可言，且懼怕夫人的威嚴，不禁暗罵多多：「什麼時候不肚子痛，偏撿這時候，存心整人嘛！

」然而他有點懷疑多多眞的肚子痛嗎？不過還是希望他是眞肚子疼，因爲他一直覺得多多太會吃了，豬一個！

不知是第幾次拿汗巾拭額上的冷汗，小瞳感覺再忍一下非要奪門而逃不可時，米多多總算回來，再忍不住地撲到他身上叫道：「大哥，好久不見了。」

米多多瞪眼道：「你發神經啊？」拿掉粘在自己身上的兩隻小手，道：「嘖！別這樣！肉麻當有趣？」

面對多多，小瞳可不緊張，哼道：「誰叫你去那麼久。」

米多多不理他，走到奶奶跟前作小孩，作奶奶的乖孫子，小瞳看他一付天眞模樣，暗叫：「好啊！原來他只是我面前充『大人』，就好比我跟十歲小孩充『大人』一樣，根本就半斤八兩嘛，還那麼跩！」

一旦走出枇杷小徑，小瞳就譏言諷刺，告訴他以後不能再取笑他小瞳是小孩子，米多多不語，他就愈說愈大聲。

「你知道麼？」米多多終於有反應，盯著他道：「今天我才發現你不只聲音大，嘴巴也很大。」

嘴巴大？

小瞳掩著嘴，氣得混身打顫。

米多多安慰道：「嘴大吃四方，很好啊！」

小瞳眼眶冒出淚水，叫道：「你太過份了。」

一跺脚跑開了。

米多多搔搔腦袋，自語道：「奇怪，他幹嘛那麼在乎鼻子塌，嘴巴大這類皮毛事，眞是小孩子性！管他的，我去替他辦入門手續要緊。」

當晚，龍老夫人出面爲米多多設宴洗塵，說定下月初一好日子，讓小瞳拜師，在這之前，先讓小瞳識幾個字，先文後武。在席間，龍詩武不提拜師費的事，散席後米多多便代小瞳付清費用，在奶奶面前却不提一字。

回到房裡，多多向小瞳解釋道：「你不要被另眼看待才好，免得張白，燕不回，房獨柱等師兄暗地搞你鬼。」

小瞳道：

「我可以自己付錢啊！」

米多多道：「別說傻話，你的錢留著節慶生日時買禮物孝敬師父罷！」

小瞳道：「這是規矩？」

米多多道：「不錯。以後入師門，眼睛放亮點，師父固不能得罪，二教頭吳靜夫和張白等一干大弟子，最好也巴結巴結，才能學到好功夫。」

小瞳道：「我不喜歡這種師徒關係。」

米多多瞪眼道：「少說蠢話！做人要實際點，遇見明師當捉緊不放，龍老伯雖氣量較窄，好歹一門之掌，你跟著他學準沒錯。」

小瞳依然嘀咕不停：「好師父應該只收一個徒弟，好比你爺爺。像龍家這樣好壞全收，不像師徒像做生意的。」

米多多眉心一糾，道：「你錯了，我還有一個師兄。」

「在那？」小瞳驚訝之下一直追問。

米多多舒展眉心，避開他的話題，道：「不知道。好啦！你回房去罷，我該作晚課了。」話完，拋下一臉疑問的小瞳走進內室，關緊房門。

□□　　□□　　□□

長二尺四寸，昂首怒張的碧玉青龍，兩只火焰似的艷麗寶石點亮金睛。

「好，好，好美，好雄壯的『火眼青龍』。」他胖手棒著至寶欣賞，不住讚道：「果然

名不虛傳，好個寶貝。」

龍老夫人道：「溫老闆，眞沒想到你就是珍珠夫人。」

溫老闆道：「男人怎會是珍珠夫人？我乃夫人手下大將之一。老安人，你的珍珠首飾也該拿出來了。」

龍老夫人道：「前兩天你就是來探虛實的？」

「不錯。」溫老闆臉上已無前日恭順謙卑的笑容，冷冷的道：「『大眼青龍』難仿冒，珍珠可就難說，所以夫人要先來看個究竟，眞假好歹要弄清楚。」

龍詩武道：「東西你拿走，我如何知道你們再不會動我錢莊的主意。」

溫老闆道：「信用，盜亦有道，我們言而有信。」

龍詩武道：「我信不過。」

溫老闆道：「可惜，你只有相信一途了。」

龍老夫人大喝道：「把他抓起來！用刑烤問，直到他說出珍珠夫人是誰，一舉襲滅奸佞，才能永除後患！」

此言一出，聽上待命的吳靜夫，雅伯、張白、燕不回，房獨柱等人便向溫老闆包圍住，就待動手——

溫老闆高舉「火眼青龍」，喝道：「慢著！不怕我摔了它？不怕『信安銀莊』的假銀票在明天流傳出去？」

「信安銀莊」關係「龍家教場」的生計，雅伯等人聞言停手，望向龍詩武。

龍詩武向來多疑，不信溫老闆「盜亦有道」之言，但「火眼青龍」對他比什麼都重要，忙道：「不能摔！」

「摔了最好！」龍老夫人却火辣辣的道：「老實說，我相信你們會言而有信，只是，老身活到七十，再忍不下這種窩囊氣，摔了青龍，最好，撕破了臉再無顧忌，正好拼個你死我活，至於假銀票之事，不怕的，大不了關了銀莊，龍家還不怕餓死，『龍家教場』更不會因此倒下去。快摔！快摔！」

她是薑桂之性，老而彌辣，一旦豁開來，什麼都不在乎了。

好一會，溫老闆緩緩放下胖手，只還不放「火眼青龍」，道：「我服了妳，老夫人，我們不該要妳的珍珠。」

龍老夫人冷道：「我那小孫兒說得不錯，不關青龍，珍珠的事，一切均是人心作祟，絕不能姑息醜惡的心。」

龍詩武叫苦道：「娘，那小子的話不能聽，他存著惡心，要叫『龍家教場』一蹶不起，

妳要為龍家著想啊！」

「住口！」老夫人叱道：「你跟你老子一樣怕東怕西，一樣的沒出息，所以今天珍珠夫人才會欺負到你頭上！」

龍詩武難堪道：「娘，這事讓我處理吧！」

龍老夫人道：「你怎麼處理！叫姓溫的放下青龍，拿了珍珠走路？我告訴你，今天只有什麼都不怕，不在乎，才能澈底解決這件事。」向雅伯等人發命道：「快抓了這姓溫的，老身要親自烤問，治他欺我之罪。」

龍詩武叫道：「不許動手！」

龍老夫人叱道：「你們敢不聽我的？」

她在龍家雖地位尊崇；但雅伯，吳靜夫一干人素來直接聽命於龍詩武，他既下令不許動，就沒一個敢動。

溫老闆看在眼裡，暗忖：「今天要是沒有老夫人，事情便可成功。奇怪！是誰使老夫人有了拚命的念頭？其實倒說得不錯，如他們不在乎寶物，不怕銀莊失利，一定要周旋到底，我們只有放棄此行，犯不著為小利失大益。不過，還好，夫人沒說錯。龍詩武是個不折不扣的膽小鬼。」

此時——

大廳一片死寂。

母子對恃。

老母怒火漸高張，兒子害怕之色愈現。

龍詩武試著喊一聲「娘」。

「你不用叫我！」老夫人如被激怒的火雞，道：「我沒有你這種膽小鬼兒子，從今以後，龍家的事再跟老身無干！」

話完，挺直腰幹，冷著一張臉大步走出大廳。

龍詩武叫了幾聲「娘」，積威之下，害怕的不敢去拉她回來。事後，龍詩武在母親跟前跪了三個半天，才使老母的臉色不再冷硬。

但，「火眼青龍」到底落入溫老闆手中，答應轉達龍詩武的要求——用銀子贖回傳家寶——安全走出龍府，直出南京城，騎上預備的馬匹，即可甩脫追兵。

馳出十里，溫老闆發現背後有一騎追趕。

十五里後，他確定是追他的。

二十里處即有小市集，溫老闆拍馬穿市而過，遁入二里外的大片樹林裡，追他的人亦不

放鬆，跟著進入。

溫老闆輕騎在林裡穿轉，直到聽不見追兵的馬蹄聲，才略喘喘氣，自言道：「任務已達成，這裡沒我的事，『溫老闆』也該消失了。」

就在此時——

猛覺背後「颼颼」兩聲！

溫老闆心知不妙，大翻身，腳上仍然一麻，一支袖箭釘在太腿上，另一支沒入馬首。

人還活著，代步之駒死了！

溫老闆大怒，中箭的同時，七支喪門釘一排向後射去！

無聲無息，暗器落空。

溫老闆心中一寒，驚覺地耳聽八方。

除了風吹樹梢的聲音，什麼也沒有！

「出來！」

「如果你是人，就現身！」

「唯有鼠輩才躲躲藏藏，不敢見人。」

「出來！」

「出來——」

激將法沒用，最後一句溫老闆便耐不住氣地吼出來。

「嗤！好一個瞎猫！」上面一個年輕的聲音道：「我就在你面前，你爲什麼不抬頭看看！」

溫老闆抬頭的同時，暗器漫飛地打出十三件！

少年穩坐在樹上，衣袖紛飛，所有的暗器都被輕輕鬆鬆接了過去，在半空三個翻身，剛接過來的暗器，全打了回去！

先是一枚青蓮子，接過二支十字錐，接下來是四顆倒刺鐵彈，跟著是六根喪門釘，有先有後。

溫老闆躲過青蓮子，十字錐，躲不過倒刺鐵彈，喪門釘，幸而他不用濃毒暗器，敵人力道不重，受傷尚輕。

但一股窩囊氣自毛髮直燒至腳根。

少年暗器發完，人也剛好站在地面上。

溫老闆叱道：「你是『龍家教場』派來的？」

「不是。」

「那你是誰？」

「米多多。」

「是你？」溫老闆道：「龍家未來的女婿？」

米多多道：「不算是。」

溫老闆道：「不管你是誰，總是為『火眼青龍』而來，但已遲了。一進樹林，東西就轉由接應的人帶走了。」

「佈屬得很周密嘛！」米多多嘴角一牽，算是笑了笑，道：「你還是猜錯了，我不會為一件死東西花恁大精神。」

溫老闆警覺地問：「那你是衝著誰？」

米多多道：「龍奶奶，龍老夫人，她待我情義深厚，見她受你們之逼而傷心，我的心也跟著痛起來。可是龍伯父不願兵戈相見，那只有我親手來討公道。」

溫老闆道：「我並未取走珍珠。」

米多多道：「珍珠無關事體，千不該萬不該，你們不該傷了人家的心，踐踏人家的面子。」

溫老闆對恃米多多。

良久。

「年輕人，」他道：「你的暗器功夫確是不差，但想以一己之力討回公道，只怕我這一關都過不去。」

米多多道：「假使你輸了，能夠告訴我誰是珍珠夫人？」

溫老闆道：「不行。」

「由不得你！」

米多多怒從心生，身形一晃，斗然問欺到溫老闆身邊，一招「双霸出山」，左掌猛切溫老闆的脈門，右手化掌為指，疾揑溫老闆喉頭！

溫老闆的暗器功夫雖不精妙，但也非省油的燈，見少年出手凌厲，一個拗步迴身，已繞到多多背後，喝聲：「看招！」掌隨聲到，一個穿掌進招，反扭了米多多的手腕，要叫他彈不得。

那知米多多骨骼柔軟至極，腕臂像能一百八十度迴轉，一霎時手腕掙擰而出「砰」地一掌反擊在他胸膛上！

溫老闆登登登，倒退四步，只覺胸口一陣劇痛，努力吸口氣，在胸口運了幾轉，疼痛立減，瞪視米多多，道：「你學過天竺蜜蜂術？」

米多多道：「沒聽過這種東西。再看招！」

双手一錯，兩人又打在一起！

身隨掌走，掌隨身走，霎時間四面八方，都是掌風人影，激戰中，但聽得「砰」的一聲，米多多喝道：「好拳法！」原來他急於搶攻，一個疏神，小腹也給溫老闆一拳擊中，痛入心脾，怒火大熾。

須知米多多年紀雖不滿二十，但從他渾身傷疤，無一處好肉的情形看來，可以想像他經過如何慘痛的習武過程，但也因此鍛鍊出一身變幻莫測的好武功。

米多多畢竟少年心性，一氣之下，冷不防環抱溫老闆在地上扭打起來，兩人愈滾愈遠，被石子，樹枝刮傷也不管，反正米多多就是欲罷不能，溫老闆只好奉陪到底。

兩人如此地在地上滾打，滾啊滾啊，終於落入陷阱裡，啊——發出怪異的叫聲。

「該死！誰在這裡設陷阱？」

米多多放開溫老闆，站起來望著高高的上面。

溫老闆哼哼唧唧：「都是你……」

米多多不看他，只道：「男人不要只會抱怨。」

「什麼？」溫老闆因痛而怒不可抑：「我的手……啊！唉唉，痛死了，你這王八蛋能不

能幫我一個忙？」

米多多低下頭才發現溫老闆的手被一個好大的捕獸器夾得死死，皮開肉爛，一隻胖手滿是鮮血。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他媽的，你先替我拿下來啊！」溫老闆痛哼道：「落下來之前我的手就被夾住了，都是你……」

米多多幫他扳開獸夾，一邊道：「你活該受罪。」

「好過份的話！」

溫老闆拿出汗巾綁住傷手。

米多多道：「你的手不敷藥會惡化。」

溫老闆抬頭看一眼天，道：「太高了，躍不上去。」

米多多考慮一下，自懷中摸出一顆藥丸放進嘴裡咀嚼，打開溫老闆綁住的汗巾，噗地一聲，將藥末全噴在傷口上，「好了，很快就可止血。」

溫老闆道：「捨不得讓我死麼？」

米多多反譏道：「被捕獸夾夾死太難看了。」

兩人各據一方而坐，四眼對上，隻隻銳利。

米多多道：「快說，誰是珍珠夫人？」

溫老闆道：「有心情說這個，倒不如想辦法上去要緊。」

米多多道：「這個不用躭心，挖陷阱的人自會來救。」

溫老闆道：「那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米多多再問，他乾脆閉上嘴。

一陣沉寂。

輕哼一聲，米多多道：「溫老闆，你到底尊姓大名啊？」

溫老闆道：「我的確姓溫，單名一個玉字。」

「瘟疫？」米多多故意糗他。

「溫玉。」

米多多道：「你現在覺得如何，溫玉？」

溫玉道：「什麼意思？」

米多多道：「我是問你的手怎麼樣了？」

「手？」

溫玉凝視受傷的手，比較不疼，但感覺一陣痲癢，而且似乎愈來愈癢，忙扯開汗巾，翻開的肉上隱隱泛著黑氣。

「你給我塗了什麼藥？」

溫玉厲吼著撲過來，米多多跳開。

「別激動，有話好說，讓我想想我到底拿錯那樣藥。」

「拿錯？」溫玉怒道：「你分明是故意的。」

米多多道：「這話太過份哦！好歹我幫你取下捕獸夾。」

溫玉道：「可是你也給了我毒藥。」

米多多道：「呸！誰希罕毒藥，有的只是『腐肌丸』，小心別碰到血就沒事。」

溫玉火道：「你說那門屁話，受傷會不流血？」

米多多聳聳肩，道：「我匆忙之間拿錯了，這是救人心切不小心犯的錯誤，你何必生氣，反正也不會死。」

溫玉道：「那我這隻手呢？廢了？」

米多多道：「你的手又不做好事，留不留下都沒人管你，這點你放心好啦，儘管安心的去肢吧！」

溫玉額上青筋浮跳，顯然怒之極矣。

米多多好心又勸：「生氣太不實際，還是我好人做到底，幫你切下手如何？」

溫玉吼道：「我先切下你的頭！」

「喂！別激動！」米多多嘖嘖有聲，道：「年紀大的人還這般沈不住氣。別急，有解方的。」

溫玉終究是老江湖，很快猜出他的心意，搖頭道：「你若想藉此交換珍珠夫人是誰，太可不必多費唇舌。」

米多多道：「你爲什麼對珍珠夫人如此忠心？」

溫玉嘆了口氣，道：「就爲了我們均是可憐蟲。父棄母遺，爺爺不疼奶奶不愛。」

米多多也嘆道：「跟我同病相憐的人倒不少。」

溫玉道：「你也是？」

米多多不太傷心道：「我爹媽早逝，奶奶沒見過，剩下一個爺爺是個老怪物，我給他整慘了，好在他死得不算太晚，要不然只有我先死。」

溫玉道：「同是天涯淪落人，你也加入我們好了。」

米多多道：「盛情不敢拜領，老怪物爺爺死前下了詛咒——如果我敢胡作非爲，他必還魂來找我算帳。」

溫玉道：「人死成仙，那有再還魂之理。」

米多多道：「別人死後成仙可信，我家老怪物肯定是下地獄的，而且會鬧得閻王也懼他三分，然後沒事可幹，難保他不會又想起我這可憐的孫子，半夜爬上來監視我，太恐怖了，我不幹壞事。」

溫玉同情道：「看來你比我們更可憐。」

「才不。」米多多道：「如今我逍遙自在，只要活得以安理得，死鬼爺爺是再管不到我，這般生活我很滿意。」

溫玉道：「要是我們永遠上不去，你也滿意？」

米多多道：「這怎麼可能，我又不是沒神經的人，不過別躭心，沒有人設下陷阱而不來看看收獲的。」

溫玉道：「結果發現是兩隻大馬猴，怕不丟下我們不管而去。」

「一隻大馬猴和一個人，我比較像人。」米多多訂正。

溫玉哼道：「我倒要瞧瞧你樂觀至幾時。」

米多多道：「缺德鬼總會遇上缺德鬼，那個挖陷阱害人的缺德鬼不會不來看看你這個缺

德鬼，所以我一點也不躭心。」
溫玉胖臉抽搐一下，斥道：「別損人。」
米多多笑了笑，道：「在兩個缺德鬼沒碰面之前，咱們只好等著，你打算睡一覺還是……
……」
溫玉道：「你別管我。」
「好。」
米多多躺下來曲腿睡著，道：「如果運氣好，今晚能走出去，我就告訴你解『腐肌丸』的方法。」
如此一來，溫玉就不敢偷襲米多多。
醒來之時——
「哇，天好暗，肚子好餓。」
米多多打著哈欠道。
溫玉一直盯著他看，道：「你睡好久了。」
米多多道：「沒辦法，無聊就想睏。」
溫玉咬牙道：「你這個無聊鬼，專門騙人。」

米多多道：「你發什麼脾氣啊？」
溫玉切齒道：「我的手好好的，根本沒腐爛現象，『腐肌丸』之說還不騙人？」
米多多無辜道：「是麼？那表示我沒拿錯藥，你該高興才是，生氣沒道理。」
溫玉忍氣道：「但我的手……我的手……」
米多多道：「你的手怎麼了？地底太暗我看不清楚，難道你眞的壯士斷腕？哇！好了不起！眞佩服！」
「狗屁！」溫玉道：「你老實說你到底替我塗了什麼藥？」
米多多道：「反正不是『腐肌丸』，那就不要緊了。」
溫玉大聲道：「我問你，你就老實說。」
米多多鋒利道：「你最好客氣一點，強盜！」
溫玉道：「你叫我強盜？」
米多多道：「強取別人之物，不是強盜是什麼？」
溫玉道：「眞沒見識，寶物是有德者居之，怎能拿我們跟土霸霸的強盜比擬。」
米多多道：「小人之心私而利，都是一個樣。」
溫玉乾笑一聲，道：「我是問你藥丸的事。」

米多多道：「我也不清楚。」
溫玉斥道：「如何能夠？」
米多多道：「藥丸甚多，當時也沒看清楚，你說說看，你的手感覺如何？」
溫玉道：「痲、癢、黑。」
米多多道：「那是眞的傷藥，算你運氣好。」
溫玉似信似疑，「眞的麼？」
米多多道：「疑心病太重，只會苦了自己哦。」
溫玉道：「因爲你老是叫人聽不出眞假。」
米多多哈哈笑道：「我是一面鏡子，你眞我亦眞，你假我亦假。」
溫玉斥道：「鬼扯連篇。」
聽得上頭有聲音——
「有人來了，你回答他。」米多多道。
一會兒，一盞燈照在上面，一個聲音道：「下面不知是什麼？」
溫玉大呼道：「人，快救我們上去。」
那個奇怪的聲音道：「救你上來，給什麼好處？」

「什麼？」溫玉練武人丹氣足，道：「你害我不小心踏入陷阱，還得給好處？」
那聲音道：「沒好處，不幹！」
溫玉道：「一百兩銀子。」
那聲音道：「一個人二百兩，二個人四百兩。」
米多多道：「我沒錢給。」
那聲音道：「你呢？」
溫玉道：「我給。」
那聲道：「給二百兩還是四百兩？」
溫玉道：「二百兩。」
「好。」那聲音道：「我放下籃子，你將錢放妥，我數清楚，就放繩讓你上來。」
溫玉冷笑道：「這樣看來無非慣技，藉此斂財。」
籃子放下，溫玉數二張銀票放著，籃子收上去。
不一會，一條粗繩垂下，溫玉隻手爬上去，已不見那聲音的主人，且不理這些，收起粗繩，對地底的米多多道：「你多待幾天，反省反省，下次別多管閒事。」
話未說完，驚見米多多沿壁飛步而上，來不反反應，已經站在他面前。

倒退一步，溫玉道：「你會壁虎功？」

「不會。」

其實是他懷中「碧焰刀」助的力。刀柄纏有一條極長極韌的銀絲，可作飛刀使用。這時將「碧焰刀」射上壁面，借銀絲之力飛步上來。

——逢敵只說三分話，所以多多不提這事。

溫玉道：「既然你能自己上來，為何留到現在？」

米多多笑道：「我怕你寂寞啊，你看我多好心。」實際上他想知道誰在這裡設陷阱，挖得太深了，捕獸用不著這麼深——有問題！要捕人？

溫玉道：「別指望我告訴你珍珠夫人是誰。」

米多多嗤笑道：「我也不想再問可憐蟲，你走吧！」

溫玉哼一聲，大步而去。

□□　　□□　　□□

米多多在四周巡一遍，不見有人，又回到陷阱前，用「碧焰刀」砍下半截樹，推落陷阱中，破壞它，很滿意的拍拍手，尋路而出，找回「風敲竹」，正要回城，方想起天黑城門即

關，馬進不去，便到鐵無霸那兒住了一夜。

□□　　□□　　□□

小瞳拜上孔子聖像，又拜老師，開始上課。

龍幼珠為他準備了文房四寶，就在房裡教課，老先生從前教過她，人品，學問信得過。

小瞳念著米多多一夜未回，聽而不聞，道：「龍姐姐，妳想大哥為什麼沒回來？」

龍幼珠道：「男人有男人的事，你只管唸書。」

小瞳道：「我再去他房裡看看。」

「不行。」龍幼珠道：「唸書要緊，米大哥回來自會來看你。」轉而請老先生開始教書，並嚴格管教。

小瞳心想：「大哥幹嘛住在這裡，害我跟著受教。」

龍幼珠撿視妥一切，便退出來，猛然迎上米多多的眼睛，「啊」了一聲，多多作個噤聲的手勢，幼珠領悟一笑，知他要暗中觀察，微微點頭，儘自去了。

大白天，房門開著，老先生讀「百家姓」的聲音朗朗可聞，每讀一句，便要小瞳跟著複誦，小瞳只站起來，卻不出聲。

老先生道：「你怎麼不唸？」

小瞳道：「我在心裡唸啊！」

老先生有些生氣道：「怎麼不唸出聲？」

小瞳道：「老師又沒說要唸出聲。」

老先生氣道：「還敢頂嘴？今天若非第一次上課，我就要處罰你了。」

小瞳嘴一扁，道：「好沒道理，我又沒做錯事。」

老先生頓足道：「頑劣不堪！頑劣不堪！」

「先生別生氣。」

米多多不得不走進去打圓場。

「小瞳，你也太過份了，怎可對老師無禮？」

小瞳道：「我很躭心你，所以心情不好嘛！」

米多多道：「自己的事都做不好，還有閒情躭心別人？你長大一點罷！」

小瞳負氣道：「好，我以後不管你死啊活的。」

米多多撫著他的頭，道：「我沒惡意，只是你想一想，你這麼不用心，什麼事都做不好，我們還能在一起麼？」

小瞳一聽便知多多很在乎他，轉嗔作喜，道：「不管你去什麼地方，我都要跟著你，你不能拋下我自己走。」

米多多道：「那你就用功點吧！」

小瞳乖乖的向老先生道歉，繼續讀下去。

米多多總算鬆了口氣。

八

「哦！原來你去追那個珠寶商。」

小瞳吃著甜點，邊聽多多說一夜未回的事。

米多多道：「可惜沒收獲。」

「那有什麼要緊？」小瞳眼睛一眨，道：「那你前兩天肚子痛是假的吧？我是說溫玉充珠寶商來的那一天。」

米多多點點頭，將面前的一碟甜點也讓給小瞳吃。

「很好吃呢！」小瞳舔著指上的糖屑。

「那麼甜的東西我吃不下去。」

小瞳大飽口福，道：「我希望我也能做出這麼好吃的東西，如果你要吃，我會少放一些糖。」

「你？」米多多一臉瞧扁他的表情，道：「算了吧！」

小瞳道：「又瞧輕我了。你以爲我學不會？」

米多多道：「你養過菜麼？」

小瞳大聲道：「我當然會，而且養得非常好吃。」

米多多道：「吹牛！」

小瞳道：「我養給你看！」

米多多一付看好戲的表情，道：「你這麼有自信，今晚不到聽上吃，我就在房裡吃你養的。」

小瞳站起身道：「我現在就去準備。」望望點心，又捨不得棄「它」而去。

米多多看在眼裡笑在肚裡，道：「這麼早去向廚師臨時惡補麼？來不及哦！」

小瞳坐下來繼續吃甜點。實在好吃！

米多多道：「第一天讀書有什麼心得？」

小瞳笑道：「還不錯，老師也說我聰明。」

米多多道：「我記得我第一次摸到書本時也很高興，可是後來就笑不出來了。」

小瞳擔心道：「很苦麼？」

米多多道：「我記性不差，讀書很容易記誦，苦在爺爺的方法教人不敢領教。」

小瞳道：「什麼方法？」

米多多道：「倒吊起我，直到我倒背如流才放下。」

小瞳道：「這樣學得快麼？」

米多多若有所思道：「現在想起來，好像蠻管用的。」

小瞳忙下手為強，搶著道：「我拒絕實驗！」

米多多嘻嘻一笑，道：「你倒機靈，只是不試一試，未免可惜。」

他一動，小瞳跳起來就衝到門口………

「哈哈哈！」米多多捧腹笑道：「你的動作可眞迅速！」

「又捉弄我了！」

小瞳跳腳道：「過份！過份！」

米多多笑個不停。

他可眞愛笑。

小瞳嘟著嘴，可吊半斤猪肉。

米多多笑道：「又生氣了？」

小瞳道：「沒有。」

米多多站起身子朝門走，小瞳尚有騷弓之意，一下子溜出好遠。多多好笑又好氣，道：

「像你這麼迅速的動作，練武功一定沒問題。」

小瞳見他朝外走，忙奔回來，道：「你去那兒？」

米多多道：「去見幾個朋友。」

小瞳道：「我也去？」

米多多道：「好啊！唸一天書，出去散散心也不為過。」

小瞳道：「看不出你如此明理。」

米多多瞅他一眼道：「嘿，我也看不出你這麼愛粘人。」

小瞳道：「你不喜歡？那我不去好了。」

米多多一拍他肩膀，道：「走吧！」

小瞳笑嘻嘻的跟他出去會友。

什麼賣字畫的窮書生，自大狂的算命先生，養鵝的快樂老頭，端酒菜的店小二，老是迷迷糊糊的帳房先生，打鐵舖的兇暴師傅和壞脾氣徒弟………

這些平凡的怪人，原來全是米多多的朋友。

小瞳跟著他在南京街頭巷尾蹓躂，發現到處都有人打招呼：「米少爺，好些天沒見到你了。」「米多多，你死那裡去了，也不來看老子。」「多多哥，進來嘛！」「多多米，米多

多，好久不見，不見好久。」……

米多多在朋友群中，始終很快樂，幾乎忘了小瞳的存在。而且他很有耐性，跟個老太婆也能聊上半時辰。

「你人緣眞好！」

小瞳帶酸的語氣，教多多嗤地一笑。

「你對人家好，人家就待你好。若是像你只顧站在一旁看熱鬧似的，那就不太好啦！」

小瞳抬頭道：「你要我也跟他們做朋友麼？」

米多多道：「有何不可。」

小瞳噘嘴道：「那種市井小民，我流浪時受夠他們的氣，每每像趕狗似的趕我，怕我沾了他們的錢氣似的。」

米多多若有所思道：「沒錯，他們的確會這樣。」

小瞳道：「所以我現在也不理他們。」

米多多道：「那你不是跟他們一樣了麼？」

小瞳哼聲不語。

米多多沈吟道：「人的缺點有大有小，我不理這些，但是，小瞳，市井小民也有善良一

面，就算你看不見好的一面，也該看出他們消息靈通，很多事都可以從他們嘴裡探出內情，功過正可互補。」

小瞳睛光閃閃，道：「你打聽了什麼？」

米多多道：「我不是跟你提過麼，那大片樹林的某處有人設下很深的陷阱，我以爲是新挖的，因爲以前一直沒發現，今天我向那麼多人打聽，才知從去年開始，就有不少去打獵的有錢公子都曾上當，花了錢才平安回來。」

小瞳道：「打聽出是誰設下的麼？」

米多多道：「沒有。」

小瞳道：「既已知道多人上當，慢慢總可找到主謀人。」

米多多道：「『主謀者』三字未免嚴重，只是貪財貪得不得其法。」

小瞳奇怪的看著他，愈看愈奇怪，差點撞上路人。

米多多道：「你幹什麼？」

「奇怪！眞奇怪！」小瞳大惑不解，道：「照說你一直在深山習藝，應該對世務一竅不通才對，怎麼反而這般聰明靈俐？」

「我沒告訴過你麼？」米多多反而奇怪道：「我爺爺人挺風騷又任性，一年中有二個月

要在外遊蕩，可是又怕留我一個人在山上會趁機逃跑，所以每次都將我『隨身攜帶』我自然而然知道許多事。」

小瞳角頑皮的上揚，拍手道：「好啊！惡人自有惡人磨。」

米多多盯他一眼，道：「是啊！一物尅一物。」

小瞳知他有所指，故作不知。

□□　　□□　　□□

回歸龍府，小瞳入廚露一手。米多多自幼須照料祖孫兩人的飲食，因此從不認爲「男子遠庖廚」乃至理名言。

等！等到天黑盡。

米多多坐在房裡嘆氣：「我看今晚要餓肚子了。」

自言自語道：「本來嘛我就不相信他這麼能幹，眞是自找苦吃。」

又等！

等到月亮不甘寂寞地媚視大地。

小瞳終於姍姍來遲，托了兩碗菜和一小桶米飯。

一碗雜料燉豬肉，一碗豆腐青菜湯。

米多多心中暗想：「就這兩樣簡單的菜，也搞了半天，慢工出細活，想必好吃。」也不等小瞳盛飯來，滿懷期待地夾塊豬肉就往嘴裡塞。

呃，香得愁眉苦臉，一付怪相。

小瞳心下惶恐，道：「如何？」

「還好——」米多多冷冷的接下去道：「你不是女人。」

小瞳執問道：「什麼叫『還好你不是女人』？」

米多多老實不客氣的道：「誰受得了天天吃這種料理？所以說幸虧你不是女人，要不然……」

小瞳追問道：「別吞吞吐吐的。要不然怎樣？」

米多多突然感到好笑，聲音和氣道：「要不然沒有那個男人肯娶你。」

小瞳氣得哇哇大叫：「我累得半死才養出這兩樣菜，原想你待我眞好，有心藉此報答，想不到你……」頭一低，眼淚突然滾了出來。

米多多啞然失笑，道：「原來你沒下過廚，那倒說不得。第一次能有這樣成績，比我聰明多啦！」

小瞳泣道：「不用你安慰！假惺惺！」

米多多道：「你又不是女人，哭什麼呢？」

「我倒忘了。」小瞳的淚腺上大概裝了水龍頭，立即止淚，義正嚴詞的道：「看在我一片苦心上，再不好吃也得吃，你不能這麼無禮。」

「反正我餓得很了。」米多多撥著白飯，一邊哼道：「餓時糟糠甜似蜜。」

小瞳不懂他咬文嚼字，自己吃得津津有味，（裝的）不住道：「好吃極了，從沒吃過這麼好吃的肉。」

米多多哈哈而笑，一場小風波消於無形。

□□ □□ □□

「我要見刁總管，請替我通報。」

門房認得米多多，直接讓小厮引他進去。

「……我知道……我知道你……你的野心……」花廳內，雲扶弱臉上青筋暴跳，顯得憤怒異常，一張俊臉差點變形。

靜靜受他斥責的正是「神算秀士」刁衣鞠。

雲扶弱的語氣冷厲無比：「不要因爲爹爹寵信你，便拿著鵝毛當令箭，連我也不放在眼裡，……別說你沒有，等那天我當了莊主，第一件事就是……」

「就是什麼？」一個威嚴的聲音突然加入。

走進來的正是莊主雲磐石。

雲扶弱在見父親回來已是一驚，但見父親眼中露出「不饒」的兇暴神情，心中怦怦亂跳，顫聲道：「爹，你……回來了。」

雲磐石臉上青氣閃過，卻對刁衣鞠道：「你有朋友找你。」

刁衣鞠微微一笑，道：「少主和我鬧著玩，莊主千萬別當眞，他是你繼位之人，有他自己的主張，並不算錯。」

說完，便退出大廳。

米多多在十五步之外望著他，露出呆呆的笑容。

刁衣鞠迎上前，笑道：「米兄弟找我？」

米多多對方才的鬧劇視若無睹，只道：「咱們出去喝一杯如何？」

刁衣鞠欣然同意。

走出「白楊莊」，走過兩條街，行人穿梭，有跟刁衣鞠問好，有的向米多多打招呼，此

來彼往。

刁衣鞠笑道：「你人緣很好啊！」

米多多道：「你更好。」

刁衣鞠認眞道：「如果『龍家教場』的主兒是你，我可眞要謝天謝地了。」

米多多知道他拐彎兒試探他作不作龍幼珠的丈夫，打太極拳道：「我姓米，怎會是『龍家教場』的主兒呢？」

刁衣鞠想點明又恐破壞情緒，便略過不提。

這時對面一人筆直走來，一身黑衣極其惹目，硬挺挺地擋在年輕的米多多面前，一字一頓：「你，米多多。」語氣肯定，不容人反對。

米多多一笑道：「我是。」也學他精簡的說話。

黑衣人面無表情，道：「警告，小心。」

米多多瞅他一眼，笑道：「謝謝！」

黑衣人筆直走回去。

刁衣鞠突然說了句：「可怕！」

米多多滿臉迷惘，道：「他是幹什麼的？」

刁衣鞠搖頭道：「不知道。他有一双殺氣的眼神，你要小心。」

米多多目不轉睛的瞧著他，道：「你以爲他要殺我？」

刁衣鞠道：「要不然他何必警告你小心？」

米多多道：「不通已極！殺人先警告，爲何？」

刁衣鞠道：「他有自信。」

米多多歪頭一想，道：「殺死我的自信？」

刁衣鞠畢竟世故，拍拍他肩膀，道：「總之你小心點。」

米多多點點頭。

在「賞心樓」二樓撿臨街的桌位，點了酒菜。

酒過三巡。

刁衣鞠問道：「兄弟找我何事？」

米多多說起林中設陷詐財的事；只不說自己追溫玉是爲「火眼靑龍」，因爲這事龍門上下對外瞞得很緊。

刁衣鞠聞言奇道：「有此事？」

米多多好生失望，道：「原來你不知道。」

刁衣鞠道：「我的確沒聽人說過。」

米多多搔了搔惱袋，道：「其實這種歛財方法雖不當，倒也沒聽說過有那個人付不起錢而被困死的。既然連你也不知道，那就算了。」

刁衣鞠歉道：「我很想幫你，可惜一無所知。」

米多多道：「沒關係，沒關係，也不是多重要的事，……」說話之時，順著擺頭的姿勢而下望街心，「咦」了一聲，再仔細一看，果然沒錯。

「是他？」

刁衣鞠也向下望，瞧見剛才那個黑衣人就站在街中央，抬頭似在監視他們。左右行人只有繞著他行，沒一個敢責怪他「擋路」。

米多多索性向他招手呼叫道：「如果你的目標是我，就上來吧，站在路中央像呆狗似的太難看了。」

刁衣鞠道：「別惹怒他。」

「沒有啊！」米多多回頭道：「我是好心提醒他——站在路中央很像一隻呆狗而已。」

就這兩句對答的時間，樓下街頭已即將暴發惡戰。

□□　□□　□□

「福門鏢局」是開張不到兩年的小鏢局，這次由小江口運一輛鏢車送至海通鎮，須經南京城而過。這趟差事說起來不難，路不遠而沿途無山寨，由一對双生兄弟領路而行，哥哥趙先，弟弟趙遲，師出山東八仙門。

若說這趟差事容易，今天就出現難題了。

那黑衣不偏不倚，正好站在路中央。

鏢車不管從左或從右，都差那麼一點點才過得去。

黑衣人只須讓一步，只要一步就行了。

可是他一樣面無表情，抬頭上望。

趙遲親自關說，他不理。

趙先親自出馬，他屁也沒一個。

這可惹惱了双生子。

趙先一揚眉，這是通知兄弟動手的意思。

趙遲搶上三步，挺劍刺出！

他只想嚇唬黑衣人，迫黑衣人倒退數步，所以劍上留三分情。

劍刺到胸膛，黑衣人半步不動，只冷冷道：「你，不懂殺人。」

趙遲喝道：「你再搗蛋，我眞要刺下去了。」

黑衣人凝立不動，嘴唇邊微微冷笑。

趙遲心想：「好，只消不殺人，讓他受點教訓無妨。」

這時，突聽到一個淸脆帶稚氣的聲音道：「喂，使劍的，下手別留情，要不然死的是你哦！」却是小瞳。

樓上的米多多也聽見了，對面一株老樹的樹幹上坐著一黃衣少年，正是小瞳，雙脚不安份的晃來晃去。

米多多嘀咕：「他怎麼來了？逃學不成？」

黑衣人目光一掃，道：「你下來。」

小瞳道：「你們正要開打，我坐在這裡正好觀戰，我不下去！」

趙遲刷刷兩劍，直削過去！

刁衣鞘在上頭看得淸楚，點頭道：「『八仙派』倒也不弱。」

話未說完，黑衣人手中帶鞘的劍一抖，戳在趙遲手腕上。趙遲只覺腕上一陣劇痛，嗆嗆一聲，長劍落地。

趙先大驚，拔了劍搶在兄弟面前，劍招嗤嗤有聲，顯然修爲比兄弟深得多，一劍「指鹿爲馬」勁力十足。

黑衣人更不避讓，鞘劍刺出，後發先至，噗的一聲，刺中了趙先的右肩，那一劍「指鹿爲馬」的勁道立時卸了。

趙遲搶了長劍又攻過來，兄弟併肩站在一起，臉色凝重，再無方才輕忽之色。

黑衣人冷道：「退開！」

趙遲道：「該退的是你，擋了我們的路。」

黑衣人冷眼拋向趙遲，趙遲心頭一顫，聽得他道：「鞘刺你腕，復刺你目，你躲得過麼？」

趙遲回想剛才他淩厲已極的一刺，劍鞘透出的勁道使自己兵刄脫手，如果同時黑衣人第二劍刺向眼睛，自己只怕躲不過。這一想，不由冷汗浸衣。

黑衣人看向趙先，趙先心中「突」地一跳，知道他問同樣的問題。也是暗自慚愧，將滿腔自信的心情全收了起來。

兄弟双劍依然指著黑衣人，趙先因另肩中傷，換左手使劍。互望一眼，彼此心意相通——

——不能一招便退却，令人瞧輕八仙劍派和福門鏢局，不然以後也不必混了。

這一次不比上次。

全力攻守，兄弟互相照應配合，用了十分精神。

趙先、趙遲自幼一同練劍，又是双生子，心意相通，多年苦練下來，一聯合卽威力暴增，再非方才阿蒙。

守招嚴密無比，攻招却淩厲狠辣。

趙先攻，趙遲則守。

趙遲攻，趙先則守。

守者纏住敵手，攻者招招殺著。

黑衣人被罩在兩重劍光之下，劍氣映得他臉上青慘慘的。

趙先、趙遲的双劍掄動得愈來愈快。

黑衣人却時時凝立不動，偶爾一劍一帶的刺出，便如電光急閃，逼得双生子接二連三連四……的倒退。

算算，趙家兄弟攻了二十有六招，倒退了二十次。

能夠計算得如此清楚，當歸功於小瞳。

人家每攻一招，他大聲數一次，退一步，他亦不厭其煩地數算著。

米多多暗暗搖頭：「雖說練武、讀書要有天份，天資佳者習一年遠勝魯鈍者學三、四年

，但只有聰明而不肯下苦功，倒不如勤學的笨伯。這小瞳，我看是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他唸書要是能夠這般精細，何愁無法成功。」

當趙先、趙遲又被逼退三步，小瞳大唸：「二十三次了，再上！」二人收劍而立，心中了然再上亦無用。

黑衣人若以利劍對，他兄弟倆早一身是傷，亡命於此。再不知難而退，恐怕要不得善終。

黑衣人眼中殺氣轉濃，他二人又不是瞎子。

但，覺悟得太慢。太遲鈍了！

黑衣人終於拔劍出鞘，劍氣映面，髮眉俱碧。

刁衣鞠遠遠見著，也叫一聲「好劍！」

黑衣人橫劍一掃，穿樹而過，在小瞳「啊啊」叫聲中，樹倒人跌落，摔了個很難看的仰八叉。

米多多在樓上將這瞬息之變瞧得一淸二楚，再料不到黑衣人拔劍不是對付保鏢的而是小瞳，眼見一柄冷森森的長劍已指在小瞳的咽喉，「啊」了一聲叫出來，喝道：「呆狗，不許動他！」

躍過欄杆，從二樓飛越落地。

這時黑衣人已捉住小瞳脈門，讓他反抗不得，對米多多的降臨視而不見，冷厲地對趙先、趙遲道：「下次，殺你們。」意思是叫他們別再讓他碰見，否則只有死路一條。

小瞳掙脫不了黑衣人的制箍，心知他要抓自己去那，心中無限害怕，不住向米多多使眼色，居然不敢開口求救。

米多多當然不能眼睜看著小瞳被抓走，擋在黑衣人前面，問道：「你爲什麼抓小瞳？你帶他上那裡去？」

黑衣人道：「走開！」

米多多道：「回答我。」

黑衣人道：「走開！」

米多多道：「你聾子麼？怎不回答我的話。」

小瞳突然慘叫一聲，面色發青，顯然黑衣人加重力道於他手腕，疼痛得眼淚滾來滾去，哽咽道：「米大哥，你別管了，快走啦！」

米多多醒悟道：「原來他的目標是你。喂，你到底做了什麼事？」

小瞳哽咽道：「你快走啦！」

黑衣人拉了他從米多多身旁走過。

一掌如刀，由上至下劈落。

米多多情知黑衣人比了以前遇上的對手都要厲害，一出手即是家傳絕學「怒霸鎖魂掌」中一記殺著「四夷賓服」，直劈黑衣人左腕！

小瞳慘叫迭起。

米多多掌差他腕三寸堪堪停住。

黑衣人冷道：「你再動，我斷他手。」

米多多硬生生收掌，一口氣憋在心胸，搞得他毛躁不堪，一指小瞳，火道：「要你唸書你逃學，專幹不正經事，我問你，你跟他什麼關係？」

小瞳疼得一直哭一直哭，只不答話。

米多多道：「你不說，我可撒手不管啦！」

黑衣人拉著他往南走，拋下一句：「仙女廟殺人莊。」

米多多道：「什麼意思？」

黑衣人沒有回首，小瞳淚眼汪汪，一臉的求助神色。

米多多既不忍又迷惘。

這件事搞得他腦袋像漿糊一般。

——黑衣人警告他小心，可是糟殃的却是小瞳。

——以小瞳喳喳呼呼的性子，居然噤若寒蟬，黑衣人同他什麼關係？

——仙女廟是地名，殺人莊却是怎樣的所在？

——小瞳呢？其身世完全不知，可來自殺人莊？

刁衣鞠一掌拍在多多肩上，才將他拍醒，問道：「那少年是你朋友？」

米多多道：「是」。

刁衣鞠道：「我陪你去救他回來。」

米多多詫異道：「你陪我去？」

刁衣鞠笑道：「我很想同剛才那人鬪鬪，再說，最近我也不方便待在莊裡……」說到此，苦笑一下，像是多多亦知他和雲扶弱不合之事，不必多作解釋一樣，接著道：「你看如何？」

米多多一向服氣刁衣鞠，有他同行總比自己瞎摸瞎猜來得好，便道：「當然好。刁大哥方便何時動身？」

刁衣鞠道：「申時在城門會合。」

米多多答應了。料想黑衣人不當面殺小瞳，太約是要活捉他回殺人莊，也不必急在一時。至於小瞳要受多少活罪，那是他自己惹出來的無法可想。

回到「龍家教場」，立刻向龍老夫人稟明此事。老夫人受珍珠夫人一氣之後，神色憔悴許多，勉強打起精神道：「江湖多風波，我兒一路小心。」

米多多心下難過，唯唯答應。

走在枇杷小徑，暗思：「我願能抓住珍珠夫人，好叫祖母高興。」

他自小父母早歿，與祖父相依爲命，偏偏祖父是個天上找不到，地上亦成絕品的老怪物，只叫他害怕，而無親情的慰藉。雖說從小如此，習慣了也就不太放在心上，但龍老夫人溫情的愛護，令他不能不感動於心，若說龍家有何讓他留戀，那就是龍老夫人「愛屋及烏」的祖母之愛。

龍幼珠親切的照顧呢？

那只是叫他感激罷了。

當他向幼珠告辭時，龍詩武也在場，很恭敬的道謝照顧之情。幼珠道：「要救人麼？我陪你一起去。」

龍詩武婉言拒絕，道：「珠兒，妳走了，這裡怎麼辦？」

米多多亦道：「有刁總管陪我去，不會有問題的。」

龍詩武奇道：「刁衣鞠他如何走得開？」

米多多不提「白楊莊」內鬨之事，只道：「刁大哥想出去走走，反正有雲莊主和少莊主在，不會有問題的。」

龍詩武黯然若失，道：「對，姓雲的已有繼承人。」頗感嘆自己連個可繼承的兒子也沒有，要招女婿麼，有老母從中作梗，怎樣也不能如意。

米多多快人快語道：「伯父，你眼前就有一個最好的接班人啊！」

龍詩武以為他指的是他自己，哼了一聲，表示不承認。

米多多審慎地道：「此人內外兼修，性情溫文，品德高尚，很得上下老幼人緣，又一直幫著伯父處理業務，伯父若不能信任他，那再無他人可坐上你的寶位了！」

張白，房獨柱一干弟子將眼光瞄向吳靜夫。

龍詩武也聽出他說的是弟子中的一個，只是不願出口請教一個小鬼，為表示自己也有所感，便「嗯」了一聲。

米多多笑望龍幼珠，道：「珠兒，妳別笑，我指的就是妳。」

一時之間，堂上堂下，儘管愕然。

龍詩武第一個沈臉喝道：「小子胡言！該打！」

米多多眉頭微蹙，道：「我說錯了麼？」

龍詩武罵道：「那有女子繼承父業之理？異端邪說，眞正該死！」

米多多微生卑視之意，道：「這話未免沒見識。關東民風淳樸，第一富豪『響馬莊』的當家却是一介女流；江南『沈氏別園』書香門第，亦是女子當家。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我就不懂，伯父為何瞧輕自己愛女。」

龍詩武給他駁得吹鬍子瞪眼睛。

幼珠連使眼色要多多別再說了。

吳靜夫靜靜的道：「總教頭是心疼自己女兒，不願教她擔此重任。」

米多多笑道：「這便是了。」

告辭出來，幼珠送他。相伴走過石板路。

米多多摸摸鼻子，道：「妳不會怪我多事吧？」

龍幼珠道：「不，我很高興你瞧得起我。」

米多多誠摯地道：「幼珠，我並非一時興起說說而已。妳也知道，我跟爺爺生活那麼多年，沒有女人一樣活得很好，所以我從不認為女人天生是要伺候男人的。妳有才能，妳可以

繼承父業，當然，這要看妳有沒有興趣了。」

「我不想。」幼珠垂眼道：「我情願做女人的工作。」

米多多呵呵一笑，道：「我相信妳不論幹那一行都很稱職。奇怪，有些人做什麼都成功，比如妳，偏有一種人是聰明白痴，像小瞳……啊，他現在糟了殃，我不該再說他，而且也該起程了。」

「多哥——」龍幼珠遲疑地問道：「你何時回來？」

米多多道：「這我可不曉得，誰知對方打啥子主意，但只要沒死，我總會再來拜訪，探望祖母。」

龍幼珠睜著秀目，道：「你的意思是……不回來住了。」

米多多道：「打擾太久會惹人厭的。我知道妳跟祖母不在乎，但我自己也有點不好意思了，趁這次機會正好告辭。老常在搞什麼，這麼久還沒將馬牽過來。」

龍幼珠想起一事，道：「方才牧馬場的人將『風敲竹』騎回去，換了『神風』回來。」

米多多漫不在乎，只點點頭，足打右板，像是沒話可說。

龍幼珠冰雪聰明，也知他於自己絕無情意，心中微感遺憾，並不傷心，只不知如何向盼望已久的祖母解釋。

老常終於將「神風」牽來。

米多多騰身上馬，拍拍「神風」頸子，轉頭對幼珠道：「願妳嫁個如意郎君，去他媽的長輩諾言，不必理會！」

他受夠爺爺欺負，因此絕不甘心再受死去的老怪物的擺佈，便當爺奶五十年前的信誓如同放狗屁一般，毫不重視。幼珠却不一樣，祖孫二人感情深厚，她一直很同情不能嫁給愛人的奶奶，再聽說兩人爲了能以另一種方法結合，訂下後世子孫龍鳳配的心願，深深感動於那種海枯石爛，兩情不移的愛情魔力，因此一口答應嫁給不認識的「米飛鵝的孫子」，以成全奶奶未圓滿的愛。

米多多不能瞭解心思複雜的女人心理，更厭於作「米飛鵝的孫子」，若非祖母慈愛，勢不能待這般久。

就算沒有上述因素，有龍詩武這等岳父，他亦不能滿意。

他想：「我好好一個男子漢，天下那裡不能容身，何必爲一個點權勢，將自己賣給一個小氣傢伙，從此不得自在。」

在他心中，回深山與草木爲伍，勝過做「一人之下」的權臣。

「珠兒，妳很會體貼人，感謝妳多日來的盛情，後會有期，再見！」

場面話說完，米多多吆喝一聲，「神風」快跑起來。

及至城門，已差不多申牌時分，苦候刁衣鞠不至。

心想：「要不要到『白楊莊』看看？」

轉念又想：「該不會出了什麼事吧？刁大哥是能幹人，說不定雲莊主捨不得放他走，那可怪他不得。」

又等了一刻鐘，一個穿青衣的小厮走來，米多多認得他是「白楊莊」打雜的老六，忙問道：「你家總管呢？」

老六見禮道：「總管要我拜見米少爺，致十二萬分歉意，他是無法應約而來，請你千萬見諒。」

米多多心一沈，道：「雲莊主不放人？」

老六道：「是。」

米多多見他眼神不定，神色閃爍，心知有異，事情決不是那麼簡單，但他無意探人隱私，忍住不問，放老六回去，心裡不免暗暗悲嘆：「刁大哥人傑一個，在雲扶弱手下不免受氣，實在大可不必。」但又想他敬重雲磐石為人，又受雲莊主重用，「士為知己者死」，也是人之常情。

他習慣獨來獨往，對刁衣鞠未能依約奉陪，只難受一會便放寬心胸，指馬而行，很快出了城門。

趕出二十里路，在「惠風廬舍」略作停留，在附近小店買齊乾糧和應用之物，偶爾經過那家有癩皮狗的賣菜攤，不經想起溫文有禮的邊馥色，二人第一次相會便緣於一隻癩皮狗，此時不見癩皮狗，却不免思念馥兒。

暗忖：「馥兒隨她爹回鄉，不曉得生活如意否？唉！我那管得了這許多，只希望她爹不要再太重男輕女才好。」

這麼想之時，目光不由自主瞟向對面，這一瞧可大吃一驚。

只見邊馥色笑吟吟地立在茶店簷下。

「馥兒，當眞是妳？」

米多多迫不及待地上前抓住她手。

邊馥色輕輕掙脫他手，紅著臉笑道：「你嚇一跳了？」

米多多嘻嘻笑道：「我剛在想咱們第一次見面便在這兒，妳就出現我面前，難道妳會仙法不成？」

邊馥色噗嗤一笑，道：「你說笑話。不知那條狗怎樣了？」

米多多道：「別管狗。告訴我，妳如何來了？」

邊馥色道：「我同爹說要到姨母家小住，而且我跟姨母住慣了，心中著實想念，所以就來了。」

米多多心想：「果然不出所料，邊馥爺一樣重男輕女，不然馥色怎會捨父就姨？讓單身女子一人遠路跋涉，其不關心昭然可見。」心中為邊馥色不平，便待她更增三分溫柔，道：「咱們喝茶聊天如何？」

「當然好，不過——」望他手中之物，邊馥色道：「你辦置乾糧，不是要趕路麼？」

米多多一拍後腦，叫道：「我一見妳便忘了。」

邊馥色問道：「什麼事？」

米多多道：「我新認識一個小兄弟，被人抓走，恐怕下場不太好，我正要趕去救他，可不方便送妳進城了。」

他一跟邊馥色在一起，就顯出本性，不似在小瞳面前擺架子，充大人才制得住小鬼。

邊馥色微笑道：「你又新交小兄弟？只怕是個頑皮角色才惹來仇家，那是非救不可，只不知誰敢欺你朋友？」

米多多道：「只看見他穿一身黑衣，却不知姓名。」

「黑衣人？」

邊馥色眨了眨眼睛，道：「我……同你一道去好麼？」

米多多又驚又喜，道：「妳不去令姨娘家？」

邊馥色微笑道：「不要緊的，他們還不知道我要去。只要你不嫌棄我武功低微，我也很想到處走走，見義勇為一番。啊！你笑我，不來了。」甚感羞慚。

米多多從未見過女孩子靦覥害羞之狀，不由怔怔瞧著她看，只覺說不出的動人可愛，一時心頭栗六，頗不安寧。

邊馥色給他瞧得很不好意思，又有些歡喜。

米多多一時迷惑，很快清醒過來，又當她好朋友一般，笑道：「我想『神風』並不在乎多承受一人重量。」

兩人相視而笑，呼來「神風」，共馳而去。

雖說男女同行有些不妥，但米多多一介山中青年，於禮教不太看重。只當她朋友一般。

邊馥色雖知不好，可一時也顧不了那許多。

□□　□□　□□

雙人一騎不過樹林，從另一條大道往北奔去，知黑衣人與小瞳行去不久，若想能半途刼下，此赴殺人莊之會更有把握。

快馬奔了將近一個時辰，未見黑衣人踪影，米多多心中嘀咕：「這馬跑得快，該不會追過頭了吧？」

只是料不定黑衣人是獨來獨往還是另有同伴，也就料不準他此去是步行或有其他代步工具，不禁徬徨。所幸有「仙女廟殺人莊」六字提示，若眞無能於半途救下小瞳，尚有目標可尋，不致像隻沒頭蒼蠅。

天黑之後，投宿一戶農家，自稱兄妹二人，草草安歇一晚，次日又行，到得天黑，知道不是追不上就追丟了，反而不再心亂，在一大鎭住一晚。

這晚邊馥色在成衣舖選購兩套男子衣服、鞋子，一青一黃，當晚就將自己打扮起來，問多多：「像不像？」

米多多道：「走路不像，聲音也不像。」

邊馥色道：「走路可走大步些，只是聲音可裝不來，我裝啞巴好了。」

米多多嗤地一笑，隨她去了。

吃飽飯後，由店老闆介紹，在一馬販處購得一匹棕馬送與邊馥色，米多多道：「可別讓妳忘記如何騎馬了。」實際上一位妙齡女郎整日緊貼在他後心，他又不是木頭人，如何不心猿意馬？只是這話有點說不出口。

如此打扮同行，一路上不再見人指指點點。

不數日來至富庶的仙女廟境內。

米多多道：「這裡就是仙女廟了，可不曉得殺人莊在那一個方向？」

邊馥色低聲道：「問問看嘛！」

一連問了二天，幾乎走遍仙女廟全境，竟無人知道殺人莊是什麼東西。

米多多道：「這莊名太過驚世駭俗，也許在郊外。」

二人便往郊外尋去，直至天黑未果，不便入城，便去敲一戶民房，要求借宿。

那家只有一位老婦住著，瞧她雪白頭髮，少說有六十年歲，但臉上皺紋不明顯，顯然才五十左右，猜不太準。

邊馥色於小事比米多多心細，見這婆婆五官清明，身材纖細，可知年輕時是個美人，不禁微生比較之意。

這都是後話。一開始就不順利。

那婆婆一開柴扉，笑容乍現忽隱，似乎正在等人，而來的偏是不認識的二位少年，語氣

便不大客氣，什麼寒舍簡陋，寡婦人家不便收留男子，總之不借就是。

邊馥色取出一兩銀子，道：「婆婆，我們不會白住妳的。」

她突然說話，雖放粗聲音，終究不大像，但那婆婆全副心思都在自己身上，沒注意這點差異，只一味冷笑。

「拿錢壓人麼？我這輩子就是最討厭有錢之人。」

說完，不客氣地掩門避客。

九

邊馥色無奈地看看多多，道：「怎麼辦？」

米多多道：「附近不見其他人家，我看……馥兒，妳能露宿一晚，忍一忍麼？」說得客氣，不敢相強。

邊馥色柔順道：「有何不可。」

米多多牽了兩匹馬到有草的地方，兩人便坐在一旁吃乾糧，讓馬自去尋可吃的草，清風送爽，倒也自在。

米多多突然道：「妳看那老婦如何？」

邊馥色道：「我想她年少時定是個大美人。」

米多多盯她一眼，心中奇怪：「誰問妳她相貌如何了？」笑道：「妳沒見她雙目炯炯，太陽穴飽滿，我想內力修為定然很高。」

邊馥色道：「啊！我倒沒注意。」

米多多微微一笑，道：「她跟妳說到後來有點動氣，轉身迴步要進去時便不自主地使出

雲流步法，那是關東一個門派的獨門輕功，我見過爺爺跟一個糟老頭動過手，那糟老頭便使過好幾次，的確了不起。」

邊馥色好奇道：「那糟老頭後來輸了還是僥倖贏了？」

米多多笑道：「我還沒見過爺爺跟人比武輸的。」

邊馥色笑道：「眞了不起。但你能一眼看穿那婆婆使的是雲流步法，可見記憶驚人，見多識廣。」

米多多嗤嗤笑道：「妳的高帽子店還沒倒閉啊？」

邊馥色噗嗤一聲，也笑了出來。

二人回想頭次見面便開高帽子店的玩笑，均覺十分有趣。

過得一會，邊馥色道：「那婆婆的內力比起你又如何？」

米多多道：「這個我怎麼知道，不過，可以試試。」

說著一把將馥兒抱起，一上一下，拋起拋落，邊笑道：「妳倒算算我拋得幾次，便有多大才氣。」

邊馥色格格笑道：「唉喲！你當我是繡球麼？」

米多多拋上接起五十多回，他不累，馥兒可吃不消，叫道：「我頭給你拋得暈了，你放我下來吧！」

米多多一時魯莽，也覺不好意思，依言放下她，四眼朝上，霎時之間均是滿臉通紅，各轉身去平平氣息。

這晚便在那婆婆屋子附近二株大樹上分別安歇。

正朦朦朧朧要入睡之際，忽聽得腳步聲響，自遠而近由東邊來，在婆婆屋前停住，舉手敲門。

米多多見他一頭白髮，敲門手勢輕起輕落，不禁好笑：「好啊，那老婦人不肯留我們，原來是要私會情郎，只是那麼一大把年紀也不害躁。」

這一想，惡作劇之心再難抑扼，飄然下樹，無聲無息，等老婦人將那白髮老頭迎進屋裡，便搶上前去，在窗旁觀望，只等二人情濃時，將準備好的石子投入，唬唬他們。

鄉下茅屋雖有窗口，只以木條相隔，叫小偷鑽不進來，並無掩蓋的窗子，是以屋內情形可聽，逗號看得一清二楚。

米多多自知這種行為要不得，只是忍不住要挫挫傲慢老婦的氣焰，所以只用耳聽，眼睛絕不向裡頭看一眼。

聽得一個清朗的聲音道：「蘇蘇，我來了。」

米多多只聽一句便訝異十分，心想：「什麼？那婆婆叫蘇蘇？這是小姑娘的名字啊！還是屋裡的婆婆真有女兒或孫女，所以不方便讓男子借宿？只是，若另有他人，可不方便招待老情人了。」

這只是心頭轉念，一閃即過。

那婆婆道：「我瞧見你來了，但我叫你帶來的人呢？」

這一答話，等於自認是蘇蘇。

米多多暗暗好笑，「年輕時叫蘇蘇，老了當然還是蘇蘇，自然沒有改名的道理。」

那老頭沒有說話，顯然沒辦成事。

那婆婆蘇蘇冷笑道：「寒山泉，你跟我發過什麼誓來著？」

那老頭寒山泉道：「蘇蘇，妳知道這事不容易做……」

蘇婆婆截口道：「這可不關我事，我只記得你跟我發誓若不抓了許婉竹那賤人來見我，自甘身敗名裂，到時候可怨不了我蘇蘇。你發過這誓沒有？」

寒山泉道：「發過。」

蘇婆婆怒道：「那你怎麼空手回來？怕了那老混蛋？」

寒山泉辯駁道：「他又不是一人獨居，徒子徒孫那許多，我三番兩次欲潛入擒他老婆，都叫人給發現了。」

蘇婆婆冷笑道：「憑你的身手要悄入一所莊院，縱有百名守衞也難不到你，這番解釋只能說給小孩子聽了。」

寒山泉本來不想說，再也忍不住道：「妳口中那個老混蛋，每日夜裡都回他夫人房中，有他守著，我如何下手？」

蘇婆婆一聽勃然大怒，道：「你說什麼？死沒良心壞透了的老混蛋每夜陪著賤人？不要臉！不要臉之至！」

米多多暗道：「人家夫妻同房，有什麼不要臉了？」

蘇婆婆咒罵不休，既罵老混蛋，更惡咒賤人，罵到後來，自己却哭了。

「死沒良心的，死沒良心的，也不怕我傷心。」

蘇婆婆淚水濕潤滿頰，嘴巴還不閒著。

寒山泉勸道：「蘇蘇，事情都過去三十年了，妳……」

「三十年如一日。」蘇婆婆哽咽道：「我心裡無一時或忘，永遠都像昨日才發生的那麼新鮮。」

寒山泉道：「妳這又何必？」

蘇婆婆道：「我不甘心，我要雪恥。」聲音雖還嗚咽，語氣却十分堅定。

寒山泉道：「那妳該找正主兒，抓人家老婆幹什麼？」

蘇婆婆痛恨地道：「要不是那賤人仗勢家裡有錢，硬要嫁給老混蛋來個門當戶對，那死鬼絕不會棄我而去。」

寒山泉道：「婚姻是父母作主，許婉竹只怕開不了口。」

蘇婆婆惡聲惡氣地道：「有那樣的女兒就有那樣的父母，通通該死。這三十年來我無一日不想殺得許家雞犬不留，偏偏師門有變，在關東一待二十五年，直到最近才回來，那許家該死的老爹老娘已經惡貫滿盈自己死了，就又剩下許婉竹死賤人惡業未報，我決意要親手整治她，你却如此膿包，奪她不來，枉你稱霸關東武林，受人推許爲『無敵門』下一任最有希望的掌門人選。」說著不住冷笑。

寒山泉黯然道：「過去的事又提他做什麼。」

蘇婆婆道：「我却要提。你在『無敵門』好大威風，人人敬重，可是你那莽師弟利惠棣却無意中開罪了你，你兒子代你出頭，欲以姪弑叔，結果反而被殺了，你氣惱之下神志不清，不僅殺死利惠棣，連利惠棣門下弟子一概誅畢，等你清醒，禍事已闖下，只好逃到中原，是我救了你。」

寒山泉點頭道：「不錯，當時我身受重傷，渾身浴血，勢必逃不過師門追殺，是妳掩護我逃出來的。」

蘇婆婆道：「我救你是因爲看重你有怨報怨，毫不含糊的脾氣，可助我復仇雪恥，所以要你立下重誓，要不然你的行踪一宣揚出去，早已去見閻王了。」

寒山泉道：「我很承妳的情，但妳也太狠了，將我交給殺人莊，等我傷好才發現自己困入另一個桎梏。」

蘇婆婆冷哼道：「倒是我好心救你是錯了。」

寒山泉嘆了口氣，道：「現在說這些都沒有用。我殺利師弟並不後悔，但錯殺許多師姪，心裡一直內咎不安，如今又陷入殺人莊，不得不違背心願做事……唉！人生不能做錯一事，一錯再錯，再回首已難了。」

蘇婆婆只一味冷笑。

寒山泉喉嚨咕嚕了幾聲，道：「要抓許婉竹簡單，只是，妳最好前去引開雲莊主，我才方便下手。」

蘇婆婆叫道：「那如何使得？若叫死老頭知道他家老賤人落在我手裡，我何必叫你去，自己上門宰了她不更乾脆。」

寒山泉嘀咕道：「原來妳還妄想破鏡重圓。」

蘇婆婆道：「這個不用你管。我再給你半個月時間活擒許婉竹，你再空手回來，就別怪我不留情面了。」

寒山泉咕噥幾聲，終於沒說什麼，推開柴門，走了出來。其時滿月初虧，銀光瀉在他臉上，只見一臉懊喪之色，不復來時昂首闊步的神釆。

米多多立在屋旁黑暗處，既聽明二人不是情侶約會，一開始不免失望，繼而鬆了口氣，後來聽「殺人莊」三字，心頭一喜，眼見寒山泉走出來，有意跟在他身後，見機詢問，身子方動，猛然聽見寒山泉喝道：「什麼人鬼鬼祟祟？」心頭一驚：這人好厲害，發現我躲在這裡。

正要走出來，却聞得風聲一動，寒山泉已奔向前頭的大樹。

米多多暗叫不妙：馥兒發出聲響，給他聽見了。

搶步而出，誰知那寒山泉好快身手，已和下樹尋多多的邊馥色動起手來，邊馥色全然莫名其妙，突覺一股排山倒海的內勁向胸口撞到，這內勁要是中得實了，當場斃命。却是寒山泉以為自己醜事給他聽到，想一掌滅了口。

便在這電光石火般的一剎那間，寒山泉猛然感到一股極烈的寒氣逼到腦後，只得回身自救！

原來米多多眼見趕不及解救邊馥色，用袖箭暗器絕阻不了這位高手，當即碧焰刀夾著全身之勁疾射他腦後，終於見效。

這碧焰刀雖帶個「焰」字，實則至寒兵刃，力未到，那股寒氣已逼得寒山泉不敢托大，不得不回手自保。

米多多旨在救人，碧焰刀一閃即沒，已回他懷中，幾個起落已搶到邊馥兒面前，邊馥兒突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要不是你來得快……我已經……我已經……」撲向多多懷中，嚇得大哭。

米多多柔聲安慰，一面却提高警覺，以防寒山泉暴起傷人，這位關東高手殺師弟師姪尚且不眨眼，實是危險人物。

邊馥色這一哭，寒山泉便知他是女扮男裝，冷喝道：「你們一男一女鬼鬼祟祟在這裡幹什麼？」

這番威猛神氣，果然一流高手氣派，米多多若非親耳聽見，實難相信這樣一個人會在一婆婆面前抬不起頭來。

寒山泉又喝道：「快說！快說！要不然我一掌一個，送你們上西天。」

米多多知他惱羞成怒，認定他們藏身附近已然看到他無能的一面，明白此時不宜再激怒他，心思一轉，便道：「前輩垂詢，在下不敢不答。我兄妹二人是依約欲至殺人莊，可是找遍仙女廟都找不著，才尋到郊外來。」

寒山泉道：「你們要去殺人莊？」

米多多道：「不錯，是一位黑衣客約我們來的。」

寒山泉寒聲道：「黑衣客？」

米多多道：「前輩不信？」

寒山泉冷哼道：「你能知道仙女廟殺人莊六字，可知不假。那黑衣客約你們來，所爲何事？」一副命令口氣。

米多多却裝作天眞地高興道：「前輩知道殺人莊在那？」其實他已認定寒山泉知道，問上一句，是解除寒山泉疑心，避免他惱羞成怒不肯說。

「那個要去殺人莊？」

却是蘇婆婆聞聲而來。

米多多道：「是我們。」

蘇婆婆打量他二人，像已認出是要借宿的人，並不說什麼，只道：「欲進殺人莊，叩問九子娘娘。你不知麼？」

米多多道：「不知。」

蘇婆婆轉而向寒山泉道：「你先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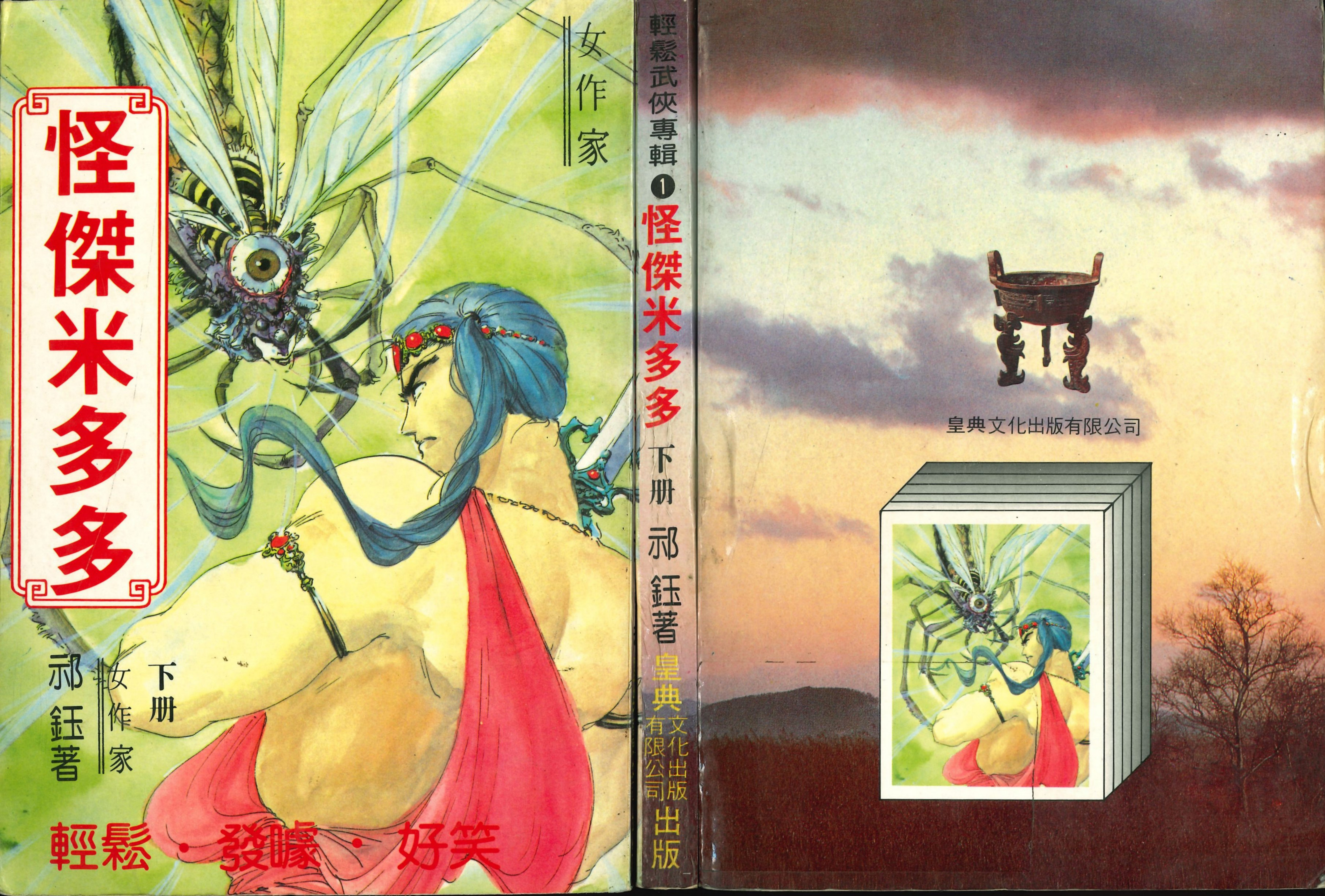
寒山泉不甘道：「可是他們……」

蘇婆婆冷道：「如今他們已是殺人莊的客人，你敢殺？」

寒山泉看看米多多二人，再看看蘇婆婆，廢然一跺足飄然隱去。

——請看下冊——

出版者：皇典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趙 守 愚
登記證：局版臺字第四四九八號
連絡處：台北市同安街二八巷九弄一—二號
負責人：趙 守 愚
電　話：三九七二二八八
連絡電話：三五一一七〇七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〇一五八一三〇—九號趙震中帳戶
印刷者：本社印刷部
定　價：新台幣 一八〇 五〇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女作家
怪傑米多多
祁鈺著
女作家
下冊
輕鬆・發噱・好笑
輕鬆武俠專輯
1
怪傑米多多
下冊
祁鈺著
皇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皇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怪傑米多多

下册

祁鈺著

十

蘇婆婆看也不看寒山泉一眼，顯然十分心硬，米多多也是目不斜視，望定蘇婆婆，眼睛一眨也不眨。

過得一會，蘇婆婆：「要去殺人莊，我可指點路途。」

米多多連忙道謝。

蘇婆婆道：「往西走九里半，可以看到一間廟，叫九子娘娘廟，到了那兒就可以見到殺人莊了。」

說完，轉身就走，不再理會他們。

邊馥色死裡逃生後心情一直不平靜，但也聽到蘇婆婆的話，這時想說什麼，只說一個「我……」字，再說不下去，米多多忙扶她到樹下坐著，柔聲道：「可嚇壞了，靜氣運功一轉看看。」

邊馥色依言而為，米多多守在一旁，十分關注地瞧著，過了一盞茶工夫，邊馥色睜開眼睛，已調勻氣息，能夠開口說話。

米多多在她運氣時不由想到：「今日換了幼珠遭此生死大限，是不是也像馥色一樣嚇得說不出話來？」心中對馥兒多了三分憐惜。

邊馥色睜開眼睛問道：

「你在想什麼？龍姑娘？」

米多多也不隱瞞，道：「我想幼珠比妳膽大得多。」

邊馥色笑道：「是啊！我一直很服氣她。」

米多多撇過這話題，道：「妳還能睡麼？」

邊馥色不想讓他擔心，道：

「應該可以。」

米多多道：「那睡吧，天一亮我們去九子娘娘廟。」

邊馥色答應，神色困倦，很快就睡著了。

再醒來天光大亮，發現身上蓋著米多多的一件外袍，當即順手折疊好，放在一旁的馬鞍上，卻不見多多。

「馥色，快過來！」

邊馥色轉到大樹後，但見他已升起火堆，烘熱麪餅，烤得香噴酥脆，不禁佩服他手段，二人大嚼一頓。

吃飽後到溪邊喝水，邊馥色拿木梳沾水梳髮，重新整理妥當，雖扮男裝束，但梳頭的一舉一動卻十足女人味。

米多多覺得新鮮，看得十分興頭，邊馥色不好意思，趕他去牽馬到下游喝水，又過了半晌，才雙雙上馬朝西行。

九里半外。

九子娘娘廟。

廟門已破敗。

門口立著一對金童玉女石像亦千瘡百孔。

邁入廟門，迎面正殿，上供「九子娘娘」金像，金漆剝落，顯得狼狽。

不見僧侶，亦無廟祝。

米多多和邊馥色相偕走進來，

四目環顧，一個人也沒有，更別提殺人莊在那兒。

邊馥色道：「那婆婆說的是這座九子娘娘廟麼？」

米多多道：「應該不會錯，一個仙女廟不會有那麼多九子娘娘廟，只是她說來這裡即可

看見殺人莊，我又不懂了。」

邊馥色道：「到後面瞧瞧。」

第二殿供奉「註生娘娘」，米多多看來看去看不出什麼，邊馥色因是女人就多看「註生娘娘」幾眼。雖金身蒙塵，但寶相莊嚴，令人肅然起敬……，突然地尖叫一聲！

米多多道：「怎麼啦？」

邊馥色指著「註生娘娘」道：「祂……眼睛會動……」

「佛像眼睛會動？」

米多多定睛瞧了半晌，道：「沒有啊！」

邊馥色道：「眞的，剛才眞的轉了一下，像人的眼睛。」

米多多寧願相信邊馥色，但要相信佛像眼睛會轉動，可也不容易。

邊馥色見他不信，欲縱身去扳「註生娘娘」靈目，米多多忙抓住她，道：「不可無禮！」

一個雷轟般的聲音從前殿響起：「說得好！」

米多多二人急忙搶出，見一矮小漢子發出極響亮的聲音：「我來接米少俠和他的同伴。」

米多多驚詫於那麼瘦小的身子能發出九尺大漢的聲音，問道：「你是？」

那漢子道：「我叫王樨，約你來的叫秦傷。」

米多多道：「我的兄弟小瞳呢？」

那漢子王樨道：「他是叛徒，被鎖在閻王殿了，你要救他就跟我來！」

米多多想問：「到那裡去？」隨即忍住，這一問不免有懼怕示弱之嫌。

王樨跳上供桌，去扳「九子娘娘」佛頭。只聽「隆」地一響，供桌下的石板突然裂開，露出一個大洞。

邊馥色絲聲對多多道：「看來殺人莊在地底，難怪找遍全城找不到。」

王樨耳音却靈，道：「姑娘說得沒錯。」

邊馥色被識破女兒身，臉上不禁一紅。

王樨率先躍入洞中，米多多和邊馥色跟著躍入，洞面又自動闔上，一絲光線不透，陷入黑暗之中。

邊馥色不知不覺去握米多多的手，米多多反掌將她握得緊緊地，示意安慰。心想既來之則安之，只有走一步算一步。

忽然——

一個尖細銳利的聲音在黑暗中盪漾。

「小猴子，我們終於又再見面了。」

米多多利時如雷轟五頂，一時之間，只覺天地都在旋轉，心中驚駭無限。

□□　□□　□□

一時燈火大作，百十隻巨燭照亮巨室，米多多和邊馥色差點睜不開眼睛。

只見老大一個巨室，黑壓壓地站了百來個黑衣人，當中擺了一張圓桌，美餚滿桌，一人獨踞。

此人年紀二十出頭，三十不到，雪衣白膚，右眉上有二寸傷疤，隱隱然便是龔劍寒形容的那名刺客。

他的聲音尖細銳利，入耳極不舒服，神色亦十分陰鷙。

「小師弟，既然來了，便請入席，爲兄恭候良久了。」

米多多初聞他喚出「小猴子」，便知道是十二年前逃出爺爺視線，從此消失無踪的師兄韋必常。他生平最害怕的人是祖父米飛鵝，最討厭的却是這個韋必常。

邊馥色突聞異變，想不到這二人是師兄弟，搭救小瞳便容易得多，不禁一喜；但回首見

到米多多臉色鐵青，前所未見，心情又爲之一沈。

韋必常一擺手，道：「請坐。」

米多多看了邊馥色一眼，心想：「這次可做錯了，實不該將馥兒牽扯進來。」但明知此時說這些無用，也就不說，牽了她手一道入席。

韋必常一揮手，一衆黑衣人分別消失於幾道石門內。

他嘴角一扯，算是笑了一笑，道：「我們師兄弟重聚，不必這些人在此礙眼。」

米多多這時才開口道：「自你走後，爺爺就將你除名了，『師兄弟』之談，從此不必再提起。」

韋必常哈哈一笑，道：「你還是那麼傻，今天你既不認我爲師兄，那麼後果如何，你知道麼？」

米多多道：「我清楚得很，你會毫無顧忌的對付我，但爺爺遺命在先，我不敢違抗。」

韋必常冷笑道：「你依然畏懼老頭子。」

米多多反擊道：「你若不怕，當初何必逃走？」

韋必常面頰抽搐一下，道：「不錯，不錯。」拿起酒壺，親自斟了三杯，道：「請，不必客氣，我先乾爲敬。」

米多多看他喝下之後，才舉杯。

韋必常道：「時間過得眞快啊！我走的時候，你不過七八歲，如今你長得個子跟我一樣高了。我雖薄情，這些年來也不時想起你。」

米多多嘴角一撇，道：「想什麼？想起那個小笨蛋中你的計，讓你平平安安逃出師父手掌心？你好得意麼？」

韋必常嘿嘿一笑，道：「你還記著這些幹什麼？」

米多多道：「我幹嘛要忘掉？永遠記著才好哪，提醒自己不要再上你的當。所以，你甜言蜜語少說，談正事吧！」

韋必常道：「你對我誤解這麼深，我也沒法子，但是，多多，當初我若不逃走，能苟活到今天麼？」

米多多沈著臉道：「你到底要廢話到幾時？」

韋必常面色一僵，隨即淡然一笑，道：「你認定我是惡人了？」

米多多道：「是惡是善，自己負責，不必人家多說。」

韋必常沈吟道：「我還記得老頭子教我唸的『老子』裡有幾句是這麼說的：『天下皆知美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這完全是人們的偏見，往往有私用智，誤剖眞理，所以老子說：天下人都知道美是美了，這已經入於惡，都知道善又爲善，這已經入於不善。」

米多多反譏道：「老子亦云『智慧出，有大僞。』」（上虛僞，欺騙詭詐的行爲，皆從智慧而來。）

邊馥色聽不懂他們拋書袋的話，一臉茫然，但從二人面色，語氣看來，顯然針鋒相對，旗鼓相當。

韋必常道：「『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你能大澈大悟，觸類旁通，而不用私智嗎？）知爲智之意，是反駁米多多取笑他只會以智慧來做惡事。

米多多道：「『持而盈之，不知其已。』」（凡人自滿自誇，總不如停止的好，因水滿自溢，過於自滿的人，也必跌倒。）

韋必常頓了一頓，方駁道：「『專氣致柔，能嬰兒乎？』」（你能全其本性，保其天眞，像嬰兒一樣純僕麼？）大有：既然不能，就別五十步笑一百步了。

米多多冷笑道：「『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過剛則折，慣而咄咄逼人的，也必很容易碰到釘子。）言下大有：你在無理取鬧，誰能永遠像嬰兒一樣無知純樸，總要能保住是非之心，莫要太顯露鋒芒才好。

韋必常畢竟離開師門十多年，這些年來忙於生活，不曾溫故知新，以前背的古文忘掉大半，搜索枯腸才抖得幾句，終究比不上米多多剛學不久，聽得米多多諷刺於他，只是冷笑，不發一言。

過了半晌，米多多忽然用一種關懷的語氣道：「『滌除玄覽，能無疵乎？』」（你能洗淨塵垢邪惡，復反光明澄清的心體，毫無瑕疵麼？）藉句問他：你能回到過去，拋去現有的一切，重新再來麼？

韋必常明白他的意思，搖了搖頭。

米多多輕嘆道：「那就不用再說了。」

師兄弟對望良久，心裡都明白，這一離席，從此是敵非友，彼此不能再顧念以往的師門之義，手足之情。

米多多打破僵局，道：「小瞳呢？」

韋必常道：「叛門之人，皆鎖在閻羅殿。」

米多多冷道：「那你自己該第一個進去。」

韋必常也不生氣，若有所意地看了邊馥色一眼，米多多見她臉色發白，安慰道：「不怕的。」

韋必常七情不動的道：「赫連瞳跟我學了幾天手脚，並未正式入門，要算他『叛門』與否，全在我一念之間。」

米多多不理道：「一見你，我就知道那小鬼口中的『韋老闆』指的就是你。以他那點門道，你要他當殺手，不是置人於死地麼？」

韋必常道：「我不要你死，所以派他去。」

米多多笑道：「承蒙你看得起，我好好的活到現在，但你收了人家的錢，沒能完成任務行麼？」

韋必常道：「不要緊，那個人也被鎖在閻羅殿了。」

米多多大奇，邊馥色面色更白。

米多多道：「那你到底算不算小瞳『叛門』呢？」

韋必常道：「這得看你。」

米多多哼一聲，道：「那就說正題吧！」

韋必常悠悠道：「我十八歲叛出師門，且不說是對是錯，總之師父功夫我沒有學全。這十一年我兼學殺人之術，頗有心得，但內功的修練却進境甚緩，追根究底，在於未能習得師門絕學『地獄火神功』。」

說著頓了一頓，盯住米多多道：「你從小就聰明過人，七歲能練『碧針掌』，到我離開時，你已學全。記得師父曾說過，像你這般筋骨世間難得，又是家學淵源，根底深厚，兼之山中生活無雜事勞神，不到十五歲即能起始練那『地獄火神功』，十五年後，你三十歲時便可打遍大江南北，年過四十，恐怕天下再無敵手。」喘了口氣，神色略帶興奮，似乎「天下無敵手」便是他韋必常，只聽他又道：「你幾歲開始練神功？」

米多多道。「十四。」

韋必常點點頭，道：「老頭子的推斷果然沒錯，……」他方才興奮之下叫了幾聲師父，如今一冷靜又叫起老頭子，接著道：「那你是應該學全了。」

米多多道：「不錯。」

韋必常面色一整，道：「好，我也不來欺負你，你錄出『地獄火神功』心譜，我就讓赫連瞳跟你一起走。」

邊馥色急道：「不行，不能助紂爲虐。」

韋必常冷然道：「邊姑娘，妳且管妳自家的事吧！」

邊馥色聽他能叫出自己身份，臉色大變，不再說什麼。

米多多氣定神閒的道：「韋必常，有句話我一定要說清楚，我今天來救小瞳，並非我同他有何特殊交情或深厚的感情，這完全談不上；而是我同情他，同情他沒有受教，同情他受人利用，兼且他尚未成年，殺之不忍，放他回來如入沼澤，一生再洗不清，所以我讓他有重新再來的機會。他上進，自己有福，若他依然吊兒郎噹，那只能說他本性不好。我盡力而爲，作媒人可不包生兒子。」

韋必常暗道：「這小子不是在趁機諷刺於我吧？」

他倆同一個師父教出來，結果一個淪爲殺手之首，一個少年行俠——作師父再厲害也不包管徒弟不變壞啊！

韋必常道：「如此說來，你是不看重他一條命了？」

米多多道：「我想他自己比我更看重他自己的命，所以你不妨請他出來，問他是要死還是要活，好拿主意。」

韋必常一臉不可思議的望著他，道：「看來你是一個小瘋子了。」他心中常當米飛鵝是老瘋子，老瘋子的孫子叫小瘋子，那也是順理成章。

米多多笑道：「你當我瘋子，我才笑你是瘋子呢，當殺手不過爲了賺錢容易，天下有比這更不划算的生意麼？須知『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你作了殺手頭兒，只怕不太妥當。」

那四句也是「老子」的話，韋必常自明其意，只哼一聲，道：「你這麼愛管別人的事，恐怕不會長壽。」

米多多道：「那你叫出小瞳來吧！」

韋必常冷笑道：「你怕我已殺了他？」

一拍手，王樨出現，韋必常下令他拘赫連瞳到來。

王樨一怔，隨即恭身聽命。

米多多慨然道：「我總算明白小瞳只是一個餌，你眞正想要釣的是我這條小魚吧！」

韋必常道：「不必謙虛，你可算是一條大魚。」

米多多翻翻白眼，轉身看邊馥色也比看韋必常快活，這一瞧却叫了起來：「唉呀，妳臉色好難看，爲什麼？」

邊馥色道：「沒什麼，這裡好陰森，不習慣。」

米多多點點頭，道：「是啊！只有老鼠才住地下。」

韋必常聽他拐彎兒罵他們「鼠輩」，心中有氣，總算他心機過人，明白此時不便得罪小鬼，也就不發一言。

不久，鐵鍊哐噹響，王樨推著銬著鍊條的小瞳出現，米多多見他微帶憔悴，但似乎沒受什麼苦刑，稍稍安心。

韋必常道：「人你見著了，秘譜也該錄出來了。」

小瞳一見米多多，感動得恨不得撲上前去。米多多跟他相處不久，却很明白他性情，忙警告道：「喂，別亂來，乖乖站著，等我跟姓韋的談判好你再動。」

韋必常道：「沒得商量，方才我已經說得很明白，你自己選擇。」

米多多道：「說得倒好，今天我不照辦，你會安然放我出去，那一大群黑衣人只怕已嚴陣等待。」

韋必常道：「看在你爺爺養育我多年的情份上，我今天不會爲難你。我能請你來一次，就能請你來第二次，第三次，不怕你不來。」

米多多深深看對方一眼，道：「我相信。」

韋必常道：「那你已經決定了？」

米多多頷首道：「我不想再來第二次。」

韋必常微微一笑，立即吩咐撤席，備文房四寶。

邊馥色忍不住再對米多多道：「你不能這做。」

米多多捏捏她手，道：「不要緊的。」

文房四寶一備妥，米多多又道：「叫小瞳幫我磨墨吧！他正在學寫字，正好見習。」

韋必常心想在自己的地盤，不怕他搞鬼，便吩咐鬆了小瞳手上鍊條，脚上鍊條却不鬆，過來磨墨。

韋必常一直很注意的觀察米多多神情，見他若有所思的樣子，暗忖：「不對，這小子如何肯受人脅迫，只怕其中有鬼。——唉呀，他不會錄假的給我吧？哼，不要緊，他文筆上既得來，只消注意他寫時有無遲便知。」

米多多執筆沾墨正要落筆時忽然一頓，抬眼對韋必常道：「有件事我忘了提。爺爺對於你的逃走雖然憤怒，但他老人家也不是拘泥古板的人，很快就原諒了你，還告訴我說將來遇上你，可以賭上一賭。」

韋必常心中一動，道：「賭什麼？」

米多多道：「爺爺說你若是好人，可以傳你『怒霸鎖魂掌』，假使你行惡，可以傳『地獄火神功』。」

這話不僅韋必常奇怪，邊馥色同樣不解，小瞳和王樨不知「地獄火神功」是什麼，只一臉茫然。

韋必常沈住氣道：「你和老頭子在搞什麼鬼？」

米多多道：「你還叫爺爺老頭子，那是行惡了，好吧！我立刻錄『地獄火神功』給你。」

「等一等！」韋必常沈聲道：「你不會弄假的給我吧？」

米多多哈哈一笑，道：「沒這必要，『地獄火神功』若由邪心之人來練也練不成，沒必要錄假的給你。」

韋必常可不信這個，道：「那你寫吧！」

米多多嘆一聲，道：「話我已經說得非常明白，傻蛋也聽得懂，你既執迷不悟，我也不便嚴拒。」

韋必常認定他在危言聳聽，道：「快寫！少嚕唆！」想到夢寐以求的神功片刻可以入手，也不禁激動起來。

米多多再深深看他一眼，搖了搖頭，道：「有爺爺之命在先，又受你脅迫在後，我只有照辦，至於能不能練成，端看你之福澤深厚了。」

嘮嘮叨叨唸了一番，終於筆沾墨寫將起來。

韋必常仔細盯住他，瞧他運筆如飛，絕無絲毫窒滯之態，下筆便如行雲流水。想都不用

想上一想，顯然爛熟於胸。

小瞳雖不懂書法，也覺他寫字眞是好看，堅定學習之心。

邊馥色空自著急，却不敢再勸米多多。

王樨瞧這光景也猜到七七八八，不由眼神一亮，一付心癢難搔之狀。

眞箇一室五人，各有心思，不與旁人相同。

韋必常當多多寫好一張，便接過去細瞧，也不覺他的字有何好看，只專注於其中內容，看得幾行，便知師弟寫得沒錯。

當年他曾聽米飛鵝講解幾天「地獄神功」的奧妙，當時一心想逃，又聽老頭說及練這神功的苦楚，更加堅定私逃之心，直到多年後，才深深懊悔，極思重拾神技。

修練這「地獄火神功」於內力的增強極速，旁人練十年，這門只消五年工夫便有十年同等功力，也因此練起來倍覺辛苦。

當時韋必常聽老師父米飛鵝說道：「起初六個月，每日習三個半時辰，四肢如火燒灸…………一年，每日習二個半時辰，周身百穴如火柱竄流，……二年，每日習一個半時辰，六昧眞火襲至腎脾，……三年，每日習半個時辰，……五年，若有成，地獄火攻心，……」

那時他一聽更嚇得非逃不可，數年後再回想，師父身上並無火燒痕跡，可見什麼「四肢如火燒灸」，「百穴有火柱竄流」，身受種種煎熬之狀，不是米飛鵝胡吹唬人，就是修練者修練當時的幻覺，並非有眞火在燒。

年紀的增長，經歷的豐富，已使韋必常今非昔比，少年時怕苦楚以至放棄大好絕技，這些年來既感羞慚又覺可惜。他手下人多，一打聽到米多多在南京露面，主意立動，正好有人請他殺米多多，藉此機會教小瞳出山立功，自己在後面，將米多多的心腸瞧得很清楚，便來個小魚釣大魚。

米多多第二張只寫得小半，就被突然闖進來的黑衣人打斷。韋必常面有不豫之色，但黑衣人在他耳際說二句話，他立即離開這間石室。

小瞳問王樨：「發生了什麼事？」

王樨冷冷的道：「不知道。」

小瞳哼道：「你倒是一點好奇心也沒有。」

王樨道：「想活，少好奇。」

米多多停下筆，揉著腕關節。

王樨道：「誰叫你停下來，快繼續寫。」

米多多皺眉道：「許久沒寫字，突然寫得這麼快又多，有點疼，揉揉也不成麼？」抬頭

望他一笑，道：「你其實很好奇，很想看是不是？你頭兒又不在，想看就拿去看，來啊，別客氣！」

拿起寫了一半的紙擲過去。

王樨怕它有損，連忙接住，既接住了就忍不住瞄上一眼，如此奧妙無窮的內功秘笈又豈是瞧一眼就夠的？這一看，再捨不得放下了。

十一

練武人見到武學秘笈，莫不專注地看它百遍也不厭倦，王樨也不例外，米多多還生怕他看不懂，一邊解釋就慢慢走到他身邊，在王樨專注地歡喜讚嘆之際，那隻寫字寫得發酸的手就悄悄伸到他背後，飛指自他後頸「風池穴」，「風門穴」，「肺俞穴」，………一路彈至「環跳穴」。

這麼快的彈指法，可見他的手一點都不酸。

這麼多處穴道被點，王樨除了罵人再沒事能幹。

王樨沈默是金。

米多多從他懷裏搜出鑰匙，打開小瞳的腳鍊。

小瞳道：「咱們趁這時候快走！」

王樨突然道：「你們逃不掉的。」

米多多笑道：「我知道。」

小瞳道：「不，總有辦法的，要不然等死麼？」

米多多不理他，對王樨道：「如果我們就這麼闖出去，留你在這，你手上又拿著這東西，你想你下場如何？」

王樨眼中露出恐懼之極的神色。

米多多道：「你一定有逃走的方法，不如我們一起走，你總能保住性命的。」

王樨道：「沒有用的，很快會被追回來。」

米多多想了一想，撬開他嘴巴，自懷中拿出一粒馨香的紅藥，丟進他喉中，咕嚕一聲，順喉道滑進肚子裡。

王樨想吐又不能動，苦著臉道：「這是什麼？」

米多多笑道：「良藥苦口，這毒藥嘛！可就好吃得很。我懷裏的藥著實不少，剛才我隨便一粒給你吃，也沒看清楚，是良藥或毒藥，要問你才知道。」

王樨忙道：「有點甜又有點酸。」

米多多「唉喲」一聲，道：「糟了，我怎麼又拿錯藥。」

王樨忙問：「又拿錯藥？」

米多多笑道：「也沒什麼？也不過才拿錯四、五次，寃死四、五人而已，比起一般庸醫，還算少呢！」

王樨額上冷汗直冒，道：「這……這如何使得？」

米多多慶幸道：「算你狗運不錯，吃的是又酸又甜的『櫻桃美人毒』，這美人心總是比男人軟，這藥取這名字，正因爲吃不死人，只不過會爛了你的心而已。」

王樨急道：「什……什麼？」

米多多笑咪咪道：「咱們男人遇著美人，還能不獻上自己的心麼？吃這『櫻桃美人毒』對你實太有好處……」

王樨怒道：「你少放狗屁！」

「好臭！好臭！你放的狗屁臭不可聞！」

米多多拐彎兒罵他是狗，王樨一時也聽不出來。他進入殺人莊已有二年，韋必常看他不是心狠手辣，看輕自己性命的殺手料子，便讓他留在地底看門之用。米多多就是看中他不是「秦傷」一類的人，才有機可乘。

見他已入殼，嚇得臉色發青，米多多不再逗弄，冷聲冷氣的道：「如今貴方有變，要走出去著實不易，你就帶我們到閻羅殿避避，等天黑再走。」冷哼一聲，道：「你只要說一句『不』字，我也不爲難你，大不了留下來繼續錄書，你呢，這個樣子叫韋必常見了，即使他饒你一命，十四天後，那『櫻桃美人』也會吃掉你的心。嘿，你愛牡丹花下死呢，抑是賭賭

自己運氣，我可不勉強你。」

王樨既懼韋必常的厲害，又愛惜自己性命，一時心頭栗六，委實拿不定主意，唯有汗水潸潸而下。

米多多却是時間不可再拖，道：「我數到三，你再不出一聲，我就當作你不同意。一——，二——」

王樨囁嚅道：「你能保我性命周全麼？」

米多多道：「只要你能安然送我們出去，我可指點你一個藏身處，那地方韋必常一輩子都不會去搜。」

王樨下了一個決心，道：「好，我帶你們逃。」

米多多道：「先去閻羅殿，我很好奇，想看看閻羅殿是如何一個所在。」眼睛却瞄向邊馥色。

邊馥色臉上發出一種光彩。

小瞳却道：「不要去，我一輩子都不想再進去。」

米多多却去拍開王樨的穴道，笑道：「麻煩你帶路，你一定有法子避開別人的耳目，是不是？」

王樨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瞪著他點個頭。

米多多拍拍他肩膀，笑道：「好伙伴，現在大家都同坐一艘獨木舟上了，一切唯你是首，我們都要依賴你呢！」

王樨一直不受重視，如今突然覺得自己原來這麼了不起，別人都少不了他，而抬頭挺胸神氣起來，道：「放心，有我在，保管無事。」

米多多讚嘆道：「很好，請帶路。」

王樨邁開脚步就走。

小瞳拉住多多袖子，道：「我說我不要去啊！」

米多多笑嘻嘻道：「你有兩條腿，要走便走，不愛去便留下來，難道我還能拉著你跑麼？」

小瞳道：「喂，你好沒良心！」

米多多道：「我沒良心會來救你麼？」

說罷，尾隨在王樨身後而走。

小瞳直頓足。

邊馥色溫柔地拉起他手，道：「我們也去吧！」

小瞳奇怪地看看他，終於屈服地跟著去。

米多多回頭望他們一笑，十分得意。

□□ □□ □□

走過一間接著一間小小的像蜂巢般的石屋，四壁空空，什麼也沒有，只有上頭留一個圓洞作通氣之用。

米多多忍不住問道：「這些『小棺材』幹什麼用的？」

王樨道：「房間。」

米多多眞吃了一驚，道：「睡覺用的房間？」

王樨道：「正是。」

米多多直搖頭，道：「虧你們受得了。無床，無被，甚至連一張草蓆也沒有，也能算是房間。」

王樨道：「在這種房間休息二個時辰，可以洗除心中積滯的感情，心中空空蕩蕩，殺人時無顧忌便易成功。」

米多多點點頭，道：「韋必常設的？」

王樨道：「不錯。」

米多多嘆了口氣，道：「眞是天才啊！」

他忍不住瞧了邊馥色一眼，暗想：「我原道馥兒的爹已是少見的天才，想不到韋必常更勝一籌，奇怪的是，這樣了不起的才智，爲什麼都用在壞事上頭？難不成作惡較易，而行善較難？」

搔頭想了半晌，也理不出所以然，乾脆放棄不想了。

走過數十間小棺材石屋，都沒遇上一個人，想來王樨很清楚什麼時候才有人用這些房間，現在正是沒人的時刻。

邊馥色感覺自己的手心冰冷而潮潤，原本她握著的另一隻小手早已反過來握住他的。這一間一間冷硬的小石室並無絲毫可怖之處，卻反而叫人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與恐懼。

不安是爲一無所知。

恐懼是爲前程未卜。

小瞳雖小也是男孩子，但此時此地，邊馥色壓根兒沒想及什麼男女之分，兩人緊握著手，想藉對方來增加膽量。

邊馥色道：「你的手好濕。」

小瞳道：「你也是。」

邊馥色道：「你不是早來慣了麼？」

小瞳道：「亂扯！我才沒來過，我又不是殺手。」

他們聲音雖小，米多多卻恰好聽到，回頭朝小瞳一笑，道：「當初我不放你回來，你該感激我了吧！」

小瞳瞪瞪眼，道：「你這人亂沒神經的，這時候還提這個？你居然還笑得出來。」

米多多道：「你一直說我沒神經，現在你知道沒神經的好處了吧！」

小瞳鬆掉緊抓住邊馥色不放的手，一溜到米多多身旁，緊靠著他，道：「將你的沒神經傳一點給我吧！」

米多多感覺到他的害怕，微微一笑，輕輕握住他的手，道：「拉著我就不怕了吧！」

小瞳嘆了一口氣，道：「你這人還眞是可靠。」

米多多道：「你這麼佩服我，以後好好學吧！」

還有以後麼？

王樨突然回頭道：「噤聲！要進入閻羅殿了。」

米多多、邊馥色，小瞳聽到這聲音，心情均不由得凝重起來，想故作輕鬆也笑不出來，就像待死的死囚面對劊子手時的心情有點類似，至少在神情緊張，一言不發這點上，恰恰相符相合。

王樨轉動機關的手也是濕潤潤的，總算來過幾次，不至抖得生不出力氣，用力一按，嗆噹叵響，厚重的鐵門洞開，寒氣撲面襲至每個人臉上。

小瞳「嗒嗒嗒……」牙齒不住打顫，米多多更加緊握他的手，同時感覺到邊馥色柔軟的身體也貼到他另一邊來了。

王樨先走進去，米多多和二個黏緊他不放的人一起進去，爲去除突生的異樣恐懼氣氛，米多多牽先道：「這裡就是閻羅殿了，烏七摸黑，什麼也看不清楚，倒眞有點像呢！」話說得輕鬆，心裡已不住打突。

王樨關上鐵門，點燃一隻火把拿在手中，米多多注意到門旁一張木桌上就放著油木和火石子。

人們總是恐怖黑暗而傾慕光明，有了一隻火把帶來溫暖，似乎驅走不少寒氣，膽子也因此較壯了些。

米多多自己亦燃起一隻火把拿在手裡，並肩和王樨走在一起，以防他作怪，小瞳和邊馥色便手牽手走在一起了。

他們走上幾級台階，台階上安置了一個七尺多高的鐵鼎，鼎腳下佈滿易燃的木條，旁邊還準備幾擔柴。

米多多奇道：「這是什麼？」

王樨道：「油鍋。」

米多多道：「裡面眞的裝滿了油？」

王樨眼神閃過一絲狡獪，道：「你不信可以伸手試試。」

米多多已注意到他眼神不對，道：「來者是客，不好意思動主人寶貝，還是你伸手撈一點我看看油不油。」

王樨臉色一變，道：「不用了，確實是油。」

米多多以迅雷之速擒拿住他左手，就要往油鍋裡抛——

王樨慘叫：「不要——有毒的——」

米多多刹時停住動作，道：「可招認了吧！老老實實的不好麼！跟我玩什麼花樣？」

王樨說不出話來。

米多多道：「裡面是毒油吧！」

王樨只有點頭。

米多多道：「如果被丟進去會如何？」

王樨只是抖，不敢說。

米多多還是握著他脈門，道：「好極，妙極，你不說最好，我把你丟進去，自己親眼看豈不更精彩？很好，就這麼辦！」說著拖著王樨就動。

王樨哀聲道：「不要，饒了我吧！我什麼都告訴你。」

米多多不在意的道：「你愛說就說吧！反正我也不一定相信。」

「一定相信，一定要相信！」

王樨喘著氣道：「那油裡加了七八十種毒藥，不用火燒滾油，就可以燙脫一層皮，却還不立刻死，毒性一天一天將毒入五臟六腑，終會腐蝕一身爛肉，剩下一付骷髏。」說完不住喘氣，像是覺得嘔心不已，米多多等人更是不忍一聞，皺眉皺了半天。

良久——

米多多道：「方才你勸我親手試油，是想害我麼？」

王樨臉色灰白，身子抖得像風鈴在搖。

米多多道：「你眞傻，以爲設計使我中毒，就可從我身上騙走解藥麼？我老實跟你說，解藥不在我身上，我因要入你們這虎穴，隨身只帶毒藥，以備給你們吃，難道我會送大補丸

進來麼？」

他愈是不動聲色，王樨愈感覺害怕。

米多多嘆了一口氣，道：「本來我敬重你是一位信義君子，等出了這鬼地方，立刻爲你配解藥，可是現在……」

王樨腳一軟，撲地跪了下去，哀求道：「我一時的糊塗，請你饒我這一次，我發誓再也不敢了。」

要不是他一手持火把一手敎米多多制住，就要伸手打自己嘴巴表示悔恨，一直到臉腫得像饅頭也在所不惜。

米多多道：「你起來吧！我還捨不得你死。」

王樨這才慢慢站起來，只是臉色還是不太自然。

米多多又道：「既然知道你愛玩花樣，『櫻桃美人』似乎也不大制得住你，不得已只好採下下策，點你死穴！」

王樨尙來不及反應，身上已被點了幾下。

米多多笑嘻嘻的警告道：「你只要再跟我玩一次花樣，我就讓你下油鍋，千萬別以爲沒有你我們就出不去，我可比你淸楚韋必常的弱點。」

王樨軟弱的答應了。

米多多道：「既有油鍋，少不了有刀山，帶我去看看。」

王樨道：「就在前面。」

不過二十步之遙，有一張佈滿鋼針的鐵床；倒針鐵床再過去便有一座高及屋頂的山，雖小但十分陡直，上面密密麻麻倒放許多大刀、小刀，全是刀柄在下，刀尖在上。想像若被拋上這刀山，一時未便死，那悽慘情狀眞不忍去想。

「該死！該殺！」米多多突然暴怒地吼出這一聲。

王樨最是害怕，道：「不……不要殺……殺我……」

米多多瞪眼道：「你怕什麼？我指的是韋必常。」

眉頭微蹙，突如其來地嘆了口氣，嘴裡嘮叨唸道：「爺爺雖說過可以傳『地獄火神功』給他，但我畢竟沒見過他作惡的事跡，總是於心不忍。如今見了這三樣酷刑的工具，就足可治他死地；江湖行走難免殺人，一刀殺了也就是了，使這惡毒法子，敎人受盡慘絕人寰的痛苦慢慢折磨死，這是什麼樣的心理？難道他沒有心肝麼？」

王樨忐忑不安地望著他，所以不關心他說些什麼。

邊馥色和小瞳雖聽見了却不大明白。

再走過去，有羨鎔的銅銀，灌入肚子裡將如何？更少不了浸過藥水的皮鞭，聽王樨說，抽在人身上，鞭鞭肉開見骨；至於烙鐵，滾鐵桶，鑽心針……，可說無其不有。閻王爺若見了，只怕也得羞愧地讓讓位了。

米多多道：「花錢僱殺手要殺我的人在那裡？韋必常說他也關在閻羅殿了。」

王樨道：「不見在這裡，只怕已被分屍了。」

邊馥色唉叫一聲，往後便倒，小瞳驚訝地忙扶住他，見他已暈死過去，無助的叫著米多多：「你看他——」

米多多道：「不要緊的。」伸手在他人中揉捏幾下，邊馥色悠悠醒來，乍見多多關切的神色，撲在他懷裡痛哭失聲。

小瞳喃喃道：「原來他也是女扮男裝。」

米多多安慰道：「不要哭了，你爹也許只是被帶走，這裡不聞血腥氣，那來分屍之事。」說著瞪了王樨一眼。

邊馥色不住飲泣，道：「你已經知道了……」

米多多道：「是啊！妳突然扮了男裝堅持要隨我入地府，我想妳不曾出門更沒走過江湖，忽然這麼大膽，一定是有原因的，現在妳願意告訴我內情麼？」有些話他沒說：「我下山至今，總共只狠狠得罪過妳父親一人，除了他大概沒人會僱殺手殺我滅口，只是礙著妳我只好算了。」

邊馥色雙目含淚，哽咽道：「爹爹帶著我和壽兒回稻山村不久，有天夜裡我送壽兒回房睡下，就到爹爹書房服侍，勸他早點歇著，忽然燈火滅了，窗外一個森冷的聲音道：『邊最良，出來！』爹似乎知道來者是誰，道：『你直呼我姓名，不當人子麼？』待我重新點上油燈，爹爹不見了，奔到外頭，什麼人也沒有。……從此爹爹一直沒有回來，我想爹一定不會丟下壽兒不管，誰知道……」

米多多問道：「妳看見帶走令尊的是黑衣人？」

邊馥色道：「我沒看清楚，只是我突然想起，有一次爹到南京，我去他落腳處見他，就撞見兩個黑衣人，他們那態度，不像是爹的部下……事後爹很生氣我被他們瞧見，責備了我一頓，似乎怕我聽出什麼。」

米多多道：「所以妳就自己出來找了。」

邊馥色羞愧地道：「我是想找你……」

米多多道：「要我替妳找回父親？」

邊馥色又泫然欲泣，道：「我能求助的也只有你了。」

米多多道：「那妳幹嘛不明說呢？」

邊馥色泣道：「我怕你不答應，你一直討厭我爹……」

米多多替她接下去：「所以當妳知道我要找黑衣人援救小瞳，妳就順理成章陪我來了？女人！嘖，女人，不管老的少的，都喜歡拐彎陌角，捨捷徑而取長途。」

邊馥色抽噎道：「請你……不要生……生我的氣……」

米多多笑道：「我沒有生妳的氣，反正這一趟路是要走的，多一個妳反而快活，何況妳的孝心使我欽佩得很。」

邊馥色淚眼望他，道：「你眞的……不生氣？」

米多多用袖子擦去她的眼淚，道：「我保證我不生氣，但妳也得答應我，從此有話直說，我怕人家玩花樣。」

邊馥色臉上一紅，慢慢點了個頭。

米多多走開一步，道：「好啦，救一個和救二個都差不多。」眼睛掃向王樨：「邊先生眞讓你們抓來了？」

王樨道：「吸血鬼邊絕糧麼？不錯，他跟我們韋頭兒原是兩頭大，因爲突然洗手不幹，怕他洩秘密，所以抓了來。」

米多多恍然道：「原來你們是一家人。」

王樨有問必答，道：「是，我們頭兒負責調派殺人，吸血鬼專門勒索敲詐，大家都是生意人，哈，生意人。」

米多多知道有些人特別愛錢，爲了錢，什麼事都做得出，所以也並不如何驚異——非我族類，無法溝通嘛！

邊馥色聽人直呼父親是「吸血鬼」，心裡十分難受，可是她自己沒主意，便不發一聲，一切聽米多多吩咐。

米多多問道：「那他現在人呢？」

王樨道：「這個我如何曉得，頭兒沒跟我說。」

米多多反問小瞳，道：「不久前你還在這裡，可瞧見一位很俊朗的中年人同你關在這裡？」

小瞳道：「有啊，我出去前他還在呢！」

米多多思忖：「在半個時辰內，他是被帶到別個地方？還是方才那騷動……啊！莫非他的同黨來救他出去，所以韋必常才臉色大變？」向邊馥色道：「馥兒，妳父親還跟他以前的手下來往麼？」

邊馥色很肯定的道：「沒有。除了幾個鄰居，沒有其他人來訪。」

米多多道：「那你爹是不是常出去？」

邊馥色道：「只偶爾在村子裡散散步。你是不是懷疑我爹還在做那種事？不會的，爹答應的事總會做到。」

米多多搔搔腦袋，道：「我不是這意思，我是想……會不會你父親以前的……朋友來救他出去？」

邊馥色明白他所指「朋友」的意思，不禁羞愧地紅了臉，道：「這有可能麼？」

米多多心想：「爺爺曾經說過，惡人有的也講義氣，我看邊最良待屬下那麼大方，出手動輒數百兩，眞能收買人心也說不定。」

只是這些話說來不免傷了佳人的心，便道：「我是從方才韋必常匆匆離去推測的啦！」

小瞳插進來道：「大哥，你跟韋老板到底什麼關係啊？」

米多多無奈道：「他是我以前的師兄。」

小瞳訝然道：「你提起有一位師兄，竟然就是韋老板。」

米多多道：「早已經不是了，他叛出師門十多年，爺爺早想砍了他頭，只是他一直躲著不見人，才活到今天。」

小瞳道：「如今你爺爺死了，誰也殺不了他。」

米多多道：「你以爲我拿他沒辦法？」

小瞳搖頭道：「你不是他的對手，他太強太厲害。」

米多多道：「他天資有限，絕不能練至天下無敵的高強，他最厲害的是他的的心計而非武功。」

小瞳在這閻羅殿實在笑不出來，想諷刺多多一番，腦子却不聽話，只是一臉「不信任米多多能拿韋必常如何」的表情教多多好笑又好氣，哈哈笑了幾聲，道：「好啦！他心計高明，武功又強，這總可以了吧！」

小瞳白眼道：「又來說這種沒神經的話。」

米多多嘻嘻而笑，意在冲淡不舒服的氣氛，當即道：「這座地下殺人莊的地形，你完全走過，十分熟悉麼？」

小瞳老毛病發作，誇大其辭道：「那當然啦，我即使矇住眼睛，也能走得出去。」

米多多像是相信了，道：「那你告訴我，這裡通到外面有幾條路？」

小瞳眨眨眼，道：「從閻羅殿到外面？」

「是啊！」米多多道：「順便說說那一條路最近？那一條路最安全？那一條路通往韋必

常的住處？」

小瞳不住眨眼睛，道：「這是機密……」

米多多搶著道：「你不要一直眨眼睛！」

小瞳趁機左右言他：「我眼睛不舒服嘛！」

「你亂蓋！」米多多哼道：「每次你說話不老實的時候，眼睛就會眨個不停，我早就看出來了。」

小瞳摀住眼睛，哭聲道：「你太過份了！」

米多多道：「不要假哭了。」

小瞳露出一半眼睛偷窺，看他實在沒有一點惻隱之心，只好把硬摔出來的眼淚又倒流回去，啐道：「討厭鬼，什麼都瞞不過你。」

米多多道：「等你有一天像韋必常一樣精明，再來裝模作樣不遲。現在你老實說，你對地線到底熟不熟？」

小瞳頓足哼一聲，算是回答。

米多多好笑，道：「我眞是問道於盲了。」

小瞳捉住話尾，道：「什麼意思？不要說我聽不懂的話。」

米多多不理他胡纏，轉而問王樨同樣的問題。

王樨因在殺人莊位居相當於「打雜」的身份，很多瑣事都由他跑腿，因此反而熟知殺人莊地形，道：「這地底的出入口只有二個，一個就是你們進來時走的路，另一個通向廟後的小山坡，便於殺手進出。自閻王殿走出去較近的路是小山坡那一條，但我沒走過，所以不知開啓方法。」

米多多道：「韋必常住那兒？」

王樨道：「藍廳或黑房。」

米多多道：「你想他今天會在那一房？」

王樨道：「藍廳。」

米多多道：「你帶我們到藍廳去。」

王棣唬了一跳，道：「這……不可！」

小瞳亦道：「我聽說藍廳和黑房是誰都不能進去的，韋老板甚至自己打掃，就是不給進去。」

米多多道：「那我更好奇啦！那壞蛋從小就愛裝神弄鬼，我想看看，十年不見，他精進多少。」

小瞳道：「不要有這種無聊的好奇心，會賠命的。」

米多多道：「難道你想一直待在這森羅殿？」

小瞳打了個寒顫，道：「可是……可是……這裡雖然可怕，我們總知道這裡的東西害不到我們，但那……那個在方就誰也不曉得啊！」

米多多攬住他肩頭，於他耳際絲聲道：「我懷疑邊姑娘的父親逃到藍廳躲起來——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咱們朋友一場，應該幫她一幫是不是？」

小瞳斜瞧邊馥色一眼，點點頭，很得意米多多將他視若大人，跟他說心腹話。心情一好，助人之心油然而生。

米多多又絲聲道：「現在別說破，找得到好教她驚喜，就算沒有線索也不至空歡喜一場。」

小瞳這時無論米多多說什麼，一律點頭不迭。

米多多放開他，朗聲道：「咱們就到藍廳避一避！韋必常不見了咱們，由邊姑娘身上推想到邊大爺，說不定會馬上找到這裡來。」

小瞳附和道：「是啊，這不可不防。」說著望望米多多，米多多正朝他一笑，於是更高興的道：「快走吧！快走吧！再不走只怕來不及了。」

王楳沒有力量嚴拒，於是一行四人走出陰森森的閻羅殿，經過刀山，油鍋時，人人眼觀鼻、鼻觀心，一付老實得要命目不斜視而過。這次不走小棺材石室那條路，由一條陰黑的小道徐徐而行。

米多多一肚子不自在，忍不住嘀咕：「到處陰慘慘，冷嗖嗖的，我若在這兒住上十天半個月，不發瘋才怪。」

小瞳附和道：「是啊，我也有同感。」

米多多奇道：「你同韋必常習藝十個月又十八天，不是住在這裡麼？」

小瞳道：「沒這回事，他每隔三天到小山坡下等我，因爲我不肯拜年輕人爲師，所以沒傳內功。」

米多多道：「你沒拜師可做對了。」

小瞳挨近他，道：「你抄的那份什麼……神功很厲害麼？」

米多多斷然道：「你不能練。」

小瞳道：「爲什麼？如果眞的那麼厲害，我可以破例，我願意拜你爲師。」

米多多道：「你不可以練『地獄神功』，別再提了。」

小瞳哼道：「嘿！敝……破掃把當寶貝麼？」

米多多笑道：「『敝帚自珍』，記住啦！小笨蛋。」

小瞳道：「不要左右言他，爲什麼我不能練？」

米多多哈哈一笑，拍拍他的頭，道：「這是男人練的，這……小孩子是不能練的。」

此言未免不通，小瞳却不再響了。

昏暗中也不知走了多久時刻，似乎很久，却誰也不敢確定，一條小道七彎八拐，若非王樨走慣，衆人非迷路不可。

王樨停下來，其餘人也停下來，王樨走，大伙兒也跟著走，幾次停幾次行之後，王樨終於道：「就是這間。」

這間與別處不同的第一點，就是它有一個雕著細緻花紋的木門，左右開闔，輕輕運勁一推就開了，竟只安了一個爛鎖。四人由米多多領頭小心進去，張著大眼，尖起耳朵，隨時注意有無機關陷阱，可是走遍全屋，却無絲毫異狀出現，一行人這才有了心情打量起屋裡的陳設——

眞是意外華麗！

通體的藍，香氣淡淡撲鼻，聞著十分受用。地氈又厚又軟，床褥又溫又香，家具古典高貴，茶几、屏風、簾子，華貴得不得了。

王樨喃喃道：「眞正想不到有這般金碧輝煌的房子。」

邊馥色在稻山村的家中亦十分富裕，因此見了也不如何訝異，小瞳却一骨碌栽進雲床裡，直呼「好舒服」！

米多多一直默默不語地看著，良久，感嘆的道：「我明白了。山中生活清苦，他一直不肯安份，如今有了銀子，就大大佈置起來，彌補過往的貧賤。」環目再看屋裡一眼，好笑道：「地底生活也好不到那裡去，他自己一人却享受過份的華麗，難怪不肯讓人進來，一進來就穿梆了。」

小瞳滿足地在床上滾來滾去，笑叫道：「這是我睡過最舒服的一張床！哇！還有好大的梨可吃。」

床旁小几上就放著用水晶盤滿盛的水果，小瞳一伸手便拿著往嘴裡塞，米多多眼尖一把奪下。

小瞳道：「搶什麼？有好多呢！」

米多多道：「先別急著吃，試試有毒沒毒。韋必常這人若不使詭計就不是韋必常了，屋子沒毛病，難保吃的東西也沒毛病。」

小瞳道：「你才有毛病，疑心病！」

米多多道：「別誇口，你只消同他生活上半年，日日朝夕相對，很快你就會學得凡事小心一點。」

小瞳不服道：「難道他會在自己要吃的東西下毒麼？」

米多多從髮中摸出一根銀色的細針，刺入梨肉中，再拔起時銀色已轉成黑色，小瞳唬得從床上跳起來，邊馥色與王樨也神情大變。

米多多冷笑道：「很好！愈是教人意想不到之處，愈顯見其心計，這才是韋必常。」

「哈哈……哈哈……」

韋必常的笑聲突如其來盪漾於密室中。

小瞳唬得一把抱住米多多，叫道：「他來了。」

邊馥色不好意思抱人，只緊緊依靠過去。

王樨混身打顫，眞的一步也走不動了。

米多多喝道：「你在那裡？」

韋必常哈哈笑聲充斥空間：「師弟啊師弟，你眞是我韋必常的知音，所以我願意告訴你：我在另一個房裡，我瞧得見你們，你們却瞧不見我，所以不必費心找我了。」

米多多靜靜的不語。

韋必常又道：「你也夠鬼靈精，摸到我的老巢。我問你，剛才有很好的機會，你爲什麼放棄不逃走？」

米多多道：「我此行除了救小瞳，還要請邊大爺一道回去。」

韋必常道：「爲什麼？你不是很反對他的作爲。」

米多多不禁看向邊馥色，道：「這個世上不見得每個人都跟你一樣無情義。」邊馥色嫣然一笑。

韋必常哼一聲，道：「爲一個小姑娘不顧自己性命，你也眞蠢得可以，邊馥色又非人間絕色。」

米多多反擊道：「她的心可比你美多了，別嫉妒人家啦！」

韋必常嘿嘿怪笑道：「你既然愛她，索性就別出來，做一對神仙夫婦吧！」

米多多臉色一變，衝到門口，拉開木門，冰冷的鐵門橫在目前，他這才恍然——原來韋必常的大笑聲是爲了掩蓋鐵門砸下的聲音。

□□　□□　□□

「嘿嘿嘿嘿！」

韋必常尖銳刺耳的嘿嘿笑聲，迴盪於密室中更形詭異，溫暖的房間頓時成了冰窖似的，叫人不由得自心中打寒。

王樨突然大叫起來：「頭兒，放我出去，是……是他逼我……是米多多逼我的……我……

……我什麼也沒做……」

韋必常冷嘶嘶道：「你這叛徒，帶人揭開我密室的秘密，等我捉住你們，好教你嚐一嚐上刀山下油鍋的滋味。」

王樨索索發抖，這時再也堅強不起來，只覺兩脚又酸又痲，站立不住一骨碌跪了下去，混身不住擺盪，終於乾脆暈死了過去。

小瞳苦著臉道：「我也想暈。」

米多多斥道：「你給我像話一點。」朗聲又道：「韋必常，你想怎麼樣？」

韋必常道：「何必明知故問。」

米多多道：「你別忘了，你答應過今天不爲難我們。」

韋必常道：「今天不爲難你，我可以等明天。且餓你一天再說。」

就此寧靜下來，不再傳來聲音。

米多多料定他走了，頹然坐在一張古雅的椅子上。

小瞳和邊馥色雙雙坐在床上，這時候誰也沒心情享受床鋪是多麼柔軟溫香。

良久——

小瞳道：「怎麼辦？」

邊馥色亦同時道：「怎麼辦？」

小瞳唬的跳起來，大步跨到米多多面前，指著他鼻子罵道：「都是你啦，都是你不好，早跟你說快逃出去才是聰明人，你偏偏要去閻羅殿，又來這鬼地方，這下子好了，救不了人，連自己都陷下去了，你說……你說……」

邊馥色勸解道：「別這樣，他是爲了救你啊！」

小瞳豁出去道：「他才不是爲我，是爲了他的岳丈大人，爲了妳，妳這女扮男裝的小妖精懂不懂？」

處於困境絕望中的人心情原本惡劣，小瞳又是未成熟的孩子性，脾氣又急躁，一惱起來便口不擇言了。

米多多警告道：「小瞳，你發瘋了。」

小瞳小臉漲得通紅，怒道：「我就是要發瘋了，這地底鬼域你只待過一天，我却住好幾天了，你知道我每天多害怕麼？好容易盼得你來，却又出不去……我……。」再按捺不住，

「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邊馥色想安慰他，被他一把揮開，自己不住跺脚痛哭。

米多多要想不理，哭聲一聲聲穿耳而入，向小瞳瞥一眼，見他淚水滾滾而下，哭得那般無助，大是不忍，柔聲道：「的確是我不好，我應當先救你出去，再設法救另一個。你是勇敢的孩子，不要再哭了。」

小瞳吃不得人家軟哄，米多多再柔語讚他騙他幾句，心情逐漸安定下來，哭聲一聲比一聲小，費了大半小時刻，終於讓他止淚，只不住捏鼻子。

米多多暗呼：「好累！」見他拿韋必常珍藏珍貴的床幔捏鼻涕，不免又覺好笑，心想韋必常見了不生氣才怪。

小瞳「嗤」的又捏了一把鼻涕，道：「哭完了以後，心情覺得輕鬆多了。」順手再捏了一把鼻涕。

米多多翻翻白眼，心想：「你是輕鬆了，別人呢？」

只是俗話說：大人不與「小」人鬬；要做大人只好吃點虧。

小瞳道：「那現在怎麼辦？」

米多多道：「能怎麼辦？他說要餓我們一天，就不會少一個時辰，所以哪，那些水果最好別去碰。」

不提還好，一說小瞳就止不住直嚥口水，兩眼發饞直瞟那盤色彩鮮艷，清香撲鼻、愈看愈覺好吃的水果。

米多多走過去將水果塞進床底，撕了布條將王樨綁了個結實，王樨猛然睜眼，惶恐道：「做什麼？」

米多多道：「不假睡了？我說過最討厭人家玩花樣，現在我把你綁起來，免得你在我們睡時搗蛋。」

王樨忙道：「我……我怎麼會呢？」

米多多笑道：「不會最好。」說罷在他頭頂重擊一下，王樨頭一歪，這次是眞的昏過去了。

米多多嘻嘻而笑。

邊馥色自責是她連累了大家。

米多多笑道：「沒這回事，韋必常對於『地獄火神功』志在必得，沒有你們作引子，他照樣有法子請我來。」

小瞳道：「請你來？原來我們這麼神氣麼？我還以爲是被抓來的。」

米多多白眼道：「你好尖牙俐嘴，喂，赫連瞳，要不是你逃學搗蛋，今天不會這樣，要反省的是你吔！」

小瞳眨眼道：「我沒逃學，是老師肚子痛。」

米多多疑道：「老師無緣無故怎會肚子痛？」

小瞳頓足道：「現在提這些幹什麼？只要能出得去，以後我一定好好用功，十分十分認眞，我發誓！」

米多多摸摸他的頭，道：「不用發誓。都累了罷，你上床睡。」向邊馥色道：「你們同睡一床也不擠，就一起睡了。」

邊馥色變色道：「不行，不行！」

小瞳道：「是啊！男女授受不親，何況同榻而眠。」

米多多眨眨眼，道：「你們二人均男裝打扮，那個男那個女啊？」

小瞳斥道：「你裝什麼蒜？你明明知道我是男的。」

米多多嗤地一聲大笑起來。

小瞳面紅耳刺，一跺腳自躺到床上去。

米多多呵呵笑道：「馥兒，妳不必顧忌，小瞳跟妳一樣，是個小姑娘不是小男孩。」愈

想愈好笑，索性大笑起來。

小瞳鬼叫一聲，充滿了羞惱，將臉埋在枕下。

邊馥色訝異道：「他眞的……？」

米多多點點頭，道：「他一直騙我，可惜我早看出來。」

忽然聽得小瞳輕輕啜泣，米多多催促邊馥色上床睡去，自己在門旁椅上打坐，漸漸進入忘我境界，於小瞳輕泣聲再不聽聞。

再睜開眼睛已是半個時辰後。

小瞳坐在一旁發痴。

米多多站起來走幾步路，覺得精神爽利，便很輕快的道：「你幹嘛不睡？」

小瞳道：「我要問你一件事。」

米多多道：「好啊，你問。」

小瞳不悅道：「你怎麼發現我不是男孩子？我裝好幾年了，沒有人發現，甚至有時我都以爲自己眞是男子。」

「可憐！」米多多道：「流浪生活需要打扮成男的麼？」

小瞳道：「比較方便，一些壞人也不敢隨便亂來。」

米多多覺得心痛，看他這麼小，知道是沒吃飽長不高，更加啃然，臉上却不動聲色道：「其實你扮男孩子蠻像的，只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你突然坐上我的馬時就露了馬脚，我心裡就有點譜了。」

小瞳道：「我露了什麼馬脚？」

米多多道：「你不該摟住我的腰的，從來也沒見過十歲以上的男孩子還會去抱另一個男的，除非……」

小瞳追問：「除非什麼？」

米多多心想：「除非你有斷袖之癖。」

可是這話說來難聽，小瞳未必知道「斷袖之癖」是什麼意思，必會苦苦追問不休，解釋起來他都會臉紅，便道：「除非是假的，再說，你不肯跟人同床，還不明顯麼？」

小瞳白眼道：「原來你這麼細心啊？」

米多多嘻笑道：「你也不差，瞞了這麼久。」

小瞳道：「你裝佯的本事倒不差，一直不哼聲，你什麼意思嘛！」宜嗔宜喜的態度，果然露出幾分女兒本色。

米多多搖手道：「吔，我有提醒一次哦！你記不記得那天你要跟我結拜兄弟，我是勉強答應，還問你覺不覺不方便，是你自己說不會的。」

小瞳道：「你當時不說，現在又何必說。」

米多多嘆道：「當時有兩張床，現在却只有一張。」

小瞳笑道：「算你會說話。」頓了頓，又道：「如果今天邊姑娘不在這兒，你會不會說出來？」

米多多想了想，道：「不會吧！因爲事情好辦多了，你睡床我打坐，互不侵犯。」

小瞳道：「哦，就爲了個心上人，揭開朋友的秘密，你很輕……重……友……不對，什麼，只愛美人不愛朋友。」

米多多笑著道：「你想說『重色輕友』吧！」

小瞳拍手道：「哈，你很有自知之明。」

米多多道：「好啊，你害我上當。」

小瞳得意道：「哼，你本來就像你自己說的那樣，這叫實話實說，什麼上當不上當。」

輕哼個不停，頗不是滋味。

米多多扳起臉道：「我沒有心上人，你不要胡說。」

小瞳撇撇嘴，道：「連自己討厭的壞蛋都肯救，我知道你一向不肯做不願做的事，今天

不為了她又為那個？」

米多多道：「好歹朋友一場，邊大爺又肯改過，為什麼不救？喂，你別在邊姑娘面前提這些傷人的事。」

小瞳道：「我說了會怎樣？」

米多多點著他鼻子道：「你不怕屁股腫就試試看。」

小瞳臉一紅，薄怒道：「你只會在我面前充大人，裝神氣，你好害臊麼？」

米多多道：「你又心情不穩了，快上床睡覺去！」

小瞳嗔怒道：「我不去！」

十二

米多多聳聳肩，道：「隨便你，我要省點力氣。」說著走到一張看起來很舒適的金躺椅輕輕躺下，將脚擱在脚櫈上，再輕輕吐口氣，道：「難怪韋必常不肯回頭，原來有錢這麼好，光看這張躺椅之舒適就叫人羨慕了。」眼睛看也不看小瞳一眼，自顧道：「能睡才是福，至少睡著時候不會肚子餓。」

小瞳悶了半晌，想忍住不理他，不到一會兒就先破禁，立在多多身側喚道：「哎！那件事還算不算？」

米多多半瞇著眼，懶懶道：「什麼事算不算？」

小瞳道：「結拜的事啊！」

米多多搖頭道：「你既然不是男的，自然不算。」

小瞳道：「結拜兄妹不成麼？」

米多多道：「不成，我才不跟女人結拜呢！」

小瞳哼一聲，道：「咱們結拜時你就知道我不是男的，這可是你自己說的。」

米多多皺眉道：「你幹嘛一定要賴定我？」

小瞳道：「你想反悔了？」

米多多道：「好啦！好啦！兄妹就兄妹，反正多一個小妹妹也無傷大雅，不過，你要是不肯聽我的話，趁現在表明，還來得及反悔。」

小瞳笑道：「我知道你爲我好，當然肯聽你的。」

米多多怪聲道：「你突然這麼乖巧，我好害怕。」

小瞳笑嘻嘻道：「別怕，只不過要你先盡一點大哥的義務而已。」

米多多心想：「我就知道有鬼。」瞪著眼睛道：「世上那有這樣的結拜，大哥的權利、好處還不知在那兒，就得先盡義務。」

小瞳道：「沒辦法，事貴從權嘛！」

米多多道：「那你說說看。」

小瞳吐吐小舌，道：「我說出來你別罵我。」

米多多道：「你說啊！」

小瞳道：「你先答應不罵人。」

米多多素知他性情，如何肯上當，道：「哼，你最好快說，不然我眼皮很重，要睡覺啦

！」

其實他剛打坐完，可支持好一段時間。

小瞳用一種不曾有過的溫柔聲音道：「大哥，你餓不餓？我好餓，我好久沒吃東西，肚子一餓說什麼也睡不著，你可不可以……我是說韋老板似乎很在乎你，你又很有本事，也許可以騙他一點東西來吃。」

米多多道：「原來就是要我幫你才認我當大哥，你很現實嘛！」但語氣中並無不悅之意。心想：這也是人之常情！

小瞳頭一低，眼淚突然滾了出來，泣道：「是啦！我是現實的惡毒小鬼……可是你從小有親人照顧……那裡嚐過我這種流浪兒孤苦無依……有一餐沒一餐的……飢餓滋味……你要說風涼話就說好了……我還是餓……我……哇……」

米多多知道人在困境中感情特別脆弱，見他哭也不如何吃驚，坐起身子，拉他坐在一旁，給他擦眼淚，小瞳突然伏在他肩上哭道：「我是眞心認你爲兄……你一直很關心我……雖然打人打得兇……」

米多多無奈道：「我那有打你很兇？」

小瞳用淚眼瞪他，哭道：「有，你有，你打我多少次，我都記得，等我學會寫字，一條

一條寫下來給你看……」

米多多喃喃道：「我不想看。」

小瞳自顧哭下去道：「……你待我的好處……我又不是沒心肝……那有不感激……你說我只是想利用你……好不寃曲人……你過份……」

米多多輕拍他肩膀，道：「好啦！我說錯了，說溜了嘴。」

小瞳泣道：「你不用狡辯……你心裡瞧不起我……我很知道……」

米多多忙道：「我沒有。」

小瞳哭道：「你有……我沒讀過書……我說不出成語……你每次都笑我……又看不起我的武功……」

米多多暗嘆：「老天爺！他怎麼在這時候跟我算這筆帳。其實我沒有惡意，糾正他成語正好因地施教罷了。」

小瞳又哭道：「你什麼都比我強……連煮菜的瑣事你也樣樣會……在你面前……我好像一個沒用的小乞丐……」

米多多忙道：「胡說！有件事我萬萬贏不過你的。」

小瞳哽咽道：「什麼事？」

米多多微笑道：「你的美麗。」

小瞳哭得頭腦有點昏漲，道：「什麼？」

米多多加重語氣道：「妳的美麗啊！小傻蛋，我爺爺說，一個女人只要長得美，她就佔盡天下便宜了。」

小瞳哽咽道：「什麼意思？」

米多多道：「比方說，你來殺我，我却不怪你，因爲我第一眼見你便給迷住啦！就算你不會武功，不會讀書，不懂家事，我可以教你，我也願意教，換了別人我就沒這麼好耐心了，你說你不是佔盡便宜了麼？」

小瞳不哭了，只是淚眼依舊模糊，道：「眞的？」

米多多道：「眞的，你要有信心，你是很好很好的小孩。」

小瞳拭掉眼淚，清楚的瞪著他看，道：「我不是小孩。」

米多多心想爲「小孩」兩字爭執未免無聊，就不響了。

小瞳等了一會，道：「你怎麼不說話？」

米多多轉移目標道：「我在想吃飯的問題。」

小瞳眼睛一亮，道：「你有法子？」聲音還不大自然。

米多多心中思量：「深山苦修，使我可以數日不吃飯也捱得過去，但馥兒和小瞳是萬萬不行。韋必常雖說餓我們一天，誰又知道他的打算，會不會餓得我們沒力氣省得動手？」看一眼小瞳，見他淚痕未乾，又想：「這一個已哭了二場，另一個雖較懂事，也哭過一場了，接下來的日子不能想像，難不成我注定要被眼淚淹死？」在這時候，他不免要羨慕起女人來了，誰教自古有道：男兒有淚不輕彈啊！

他想：「能夠痛快地哭一場，是女人獨享的幸福吧！」

小瞳輕推他一下，道：「你想得怎麼樣了？」

米多多輕哨道：「我想你誤會韋必常了，他在乎的不是我，乃是我的祖父，他跟我一樣畏懼他老人家。」

小瞳道：「你祖父不是去世了，所以你才能下山。」

米多多道：「是啊！」

「哈哈！哈哈！哈哈……」韋必常的聲音陡然響起：「老頭子既然已經死了，我還有什麼好畏懼的。」

小瞳掩住嘴，叫道：「糟了！」不安的望向多多，看他怪不怪自己說溜了嘴。米多多竟能使他那麼在乎？

米多多一點驚訝的樣子都沒有，嘻嘻哈哈道：「原來你愛偷聽人家私語，應該早點說嘛！我們好大聲地談，以飽你的賤耳。」

韋必常冷哼一聲，道：「你不用再嘻皮笑臉了，小猴子，沒了老頭子作靠山，還怕我不敢吃了你麼？」

米多多笑道：「你吃了我最好，天底下再沒有『地獄火神功』，教你一生不快活，我死了也開心。」

韋必常半晌不語，邊馥色早受他刺耳笑聲驚醒，這時候問道：「我爹呢？他是不是走了？」

米多多搶著道：「不用問他，妳爹已經走了，要是還在這裡，韋必常早帶來威嚇咱們了。」

韋必常不響，只是冷笑得叫人害怕。

邊馥色十分不安，還待再問，米多多已按住她，道：「韋必常的毛病就是不肯出口認輸，妳想從他嘴裡套出妳爹已走的事實，那是絕無可能的事。」

韋必常心想「我偏不讓你猜中」，冷笑道：「愛自作聰明的毛病你也祖傳下來？老實告訴你們，邊最良的確逃出去，不過很快就會被捉回來，死活不計。」

邊馥色驚呼：「不！」

米多多將她移到小瞳身邊，讓小瞳安慰她，自己要全心對付韋必常，實在沒工夫扮演溫柔體貼的角色。

他不知道韋必常在那個方向偷窺他們，只把眼睛對準鐵門，道：「韋必常，我知道你要『地獄火神功』，但你也該明瞭我執拗的脾氣，所以你最好不要得罪我，不要叫我心裡頭不舒服，要不然我一旦使起性子，可就什麼也不顧了。」

韋必常沈吟道：「連二個小丫頭也不顧了？」

「不錯！」米多多斬釘截鐵的道：「連教米家絕後我都不在乎，還怕什麼，大不了我陪她們一起死而已。」

韋必常沈默半晌，道：「不錯，你的確是這樣的脾氣。」

米多多道：「是啊！人家待我好，我也待他好，人家得罪我，若非存心惡意那就算了，要不然我也不客氣的。」

韋必常道：「餓死是非常痛苦的，你也不怕麼？」

米多多道：「我身上有幾顆毒丸，吃下去很快發作，什麼痛苦都不知道啦！」狠聲硬氣的口吻，使人不能不信。

韋必常十分相信，佩服，害怕老頭子米飛鵝的本事，也知道他將無所保留的全教授給唯一的孫子，不得不考慮輕重起來。

米多多深知韋必常性格爲人——從小時候上當吃虧和祖父口中聽來——他熱中權勢，厭惡貧賤，而要在武林中稱霸，非俱備最上層的武功不可，也因此讓米多多掌握住一個優勢：「地獄火神功」的唯一傳人。

祖父已亡，韋必常再無懼意，以前始終躲在地底，始終不敢揚名立萬，就爲了米飛鵝的存在，米多多也明白了：這次不打擊韋必常，將來恐怕會釀成大亂。他下了一個決心，決定遵祖父遺命而行。

韋必常道：「你要怎樣才肯錄出全本神功給我。」

米多多道：「先送飯菜來，等我吃飽了再說。我對菜式不太講究，只是多弄些飯來才夠吃。」

韋必常道：「我說過要餓你們一天……」

米多多截口道：「對，我忘了，你一向最守諾言，絕不肯有違老夫子『食言而肥』的信條，乃是聖人的入室弟子。」

韋必常怒道：「孔丘給我掃地也不配，我最討厭那等僞君子。你等著，我立刻給你送飯

。」

米多多道：「別加毒藥、麻藥、亂七八糟的調味啊！」

韋必常道：「放心，我還捨不得你死。」

米多多料想他走了，悄言對小瞳笑道：「有飯吃了。」

小瞳十分高興，道：「你居然能騙他飯吃。」

米多多笑道：「那傢伙並不小氣，而且他最討厭聖人，因爲他自己就是聖人最不讚成的壞胚子。」面對邊馥色便收起笑臉，認眞道：「對於無可奈何的事，就不要想太多了，妳原本快樂活潑，一遇上妳爹的事就像變了個人。」

邊馥色道：「我擔心。」

米多多道：「別傻了，令尊比妳精明得多。」拍拍她的肩膀，道：「振作起來，我們必須先自救才成。」

邊馥色道：「怎麼自救？」

米多多道：「我們來找找看韋必常的聲音打那兒傳進。」

小瞳道：「我沒力氣找。」

米多多瞪眼道：「起來！你這小傢伙，我已盡了大哥的義務，換你盡小妹的責任了。」

小瞳不情不願的站起身，若非米多多在，換了別個人別想能拉他起來。但見邊馥色那麼熱心幫忙，他也不願留給米多多太惡劣的印象。

米多多眼睛凝住床舖，若有所思。

小瞳道：「你也想睏了？」

米多多道：「不是。小瞳，韋必常在說話的時候，你有沒有注意到聲音往那方向來？」

小瞳道：「我一聽他聲音便害怕，沒有注意。」

邊馥色走過來道：「好像那邊。」手指床舖。

小瞳不以爲然道：「妳一直傷心不寧，那有準的。」

邊馥色微微一笑，道：「我擔心我爹，一直很注意韋必常說話，所以才發現聲音老是鑽入我右耳。」

米多多向她笑道：「馥兒有武人的耳力，不會出錯。」

邊馥色因他的鼓勵而微笑，道：「你也有同感？」

米多多頷首，道：「不過還得問一個人。」

邊馥色和小瞳同時道：「韋必常？」邊馥色呵呵一笑，顯得更加好看。

小瞳則道：「妳爲什麼學我說話？」

邊馥色笑道：「我不是學你，只是聯想到韋必常便脫口而出，說出口便感到自己愚昧而笑了起來。」

小瞳聽她自認愚昧，大感興味，便追問起來。

邊馥色笑道：「韋必常怎麼可能告訴咱們，想問他此事豈不好笑？」

小瞳心想：「這不是也在笑我麼？」便瞪了她一眼。

米多多拍醒王樨，道：「我問你，你說韋必常不許人進黑房和藍廳，這兒是藍廳，黑房在那裡？」

但此時突傳來機器輾砸聲，米多多點香王樨，搶到門旁，只見鐵門升起一尺半高，好幾道食物和一鍋飯同時被推進來，鐵門立刻又砸下。

米多多見出去無方，也不著急，將飯菜搬到桌上，招呼二女吃飯。菜色不錯，有一整隻雞，烤得香噴噴的，一盤糖醋魚塊，一碗燉豆腐，二大碗青菜和十錦湯。另外尚備一袋酒和一袋水。

米多多照樣以銀針一樣一樣試過，沒發現變色，笑道：「韋必常眞是不小氣，咱們也不用客氣儘吃他個飽。」

小瞳歡笑，「遵命啦！」

米多多哈哈大笑，將二條雞腿撕給他們，自己却對魚有獨鍾，說道：「深山少有魚吃，這魚燒得眞好。」

三人吃得飽飽，小瞳更是眉花眼笑。米多多看他吃得大方，便一直衝著他笑，覺得這小鬼也有老實的一面。

邊馥色想到王樨，道：「那他呢？給不給他吃？」

米多多道：「我來問他。」

拍開王樨穴道，王樨惶惑的看著他。

米多多道：「你餓不餓？」

王樨一時不能會意，米多多指著桌上尚剩很多的食物，道：「韋必常送來的，你吃不吃？」王樨急忙點頭。

米多多道：「那你告訴我，黑房在那個方向？」

王樨道：「床舖那邊。」

米多多一笑，解開布條，讓他上桌吃飯。

三個年輕人都坐到床舖上去，不顧談話給王樨聽見。

邊馥色悄然問道：「大哥，你是不是懷疑韋必常就躲去黑房？」

米多多點頭稱是。

小瞳却問邊馥色：「妳怎麼也叫他『大哥』，你們也結拜了麼？」

邊馥色道：「沒有。」

米多多道：「我的朋友中年紀比我輕的叫我大哥，年紀大於我的稱我兄弟，有什麼好大驚小怪？」

小瞳不滿道：「那結拜還有什麼意思？」

米多多道：「你自己要的，大概你自覺欠人教誨，很好！很好！」

小瞳受他搶白，想生氣又想笑，雖則竭力忍住，也終不免露出一點兒笑靨。

米多多拍拍他的頭，道：「做我小妹妹是不錯的。」

小瞳忍不住噗嗤笑出來，「是啊，至少可騙吃騙喝騙住學武功騙……」扳著手指兒數下去：「好處不少呢！」

米多多道：「不要將自己貶低啊！小傻蛋！」聲音含著親膩的意味。

小瞳垂下眼睛，笑得十分甜蜜。

米多多把話題轉回黑房，道：「不知裡面佈置如何？」

小瞳道：「我想跟這裡一樣華麗。」

米多多道：「馥兒妳說呢？」

邊馥色道：「『黑房』兩字使我感覺神秘，我猜不出。」

米多多笑道：「我也猜不出。」

兩人相視而笑。

小瞳吃味道：「大哥你似乎愛揀邊姐姐的話尾說話。」

米多多道：「志同道合啊！」

小瞳道：「好吧！你們去志同道合，我睡我的。」

米多多悠悠道：「你想睡我不反對，只是別閉上眼睛才好。」

小瞳傻了眼，道：「不閉眼怎麼睡？」

米多多道：「我怎麼知道。這是你的問題。」

小瞳道：「不睡就不睡，不要拐彎兒刁難人。」

米多多一本正經道：「愚兄一番好意，你別作咬呂洞賓的那條狗。」

小瞳不解道：「什麼意思？」

米多多暗暗好笑，却故作正經：「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聽過沒？」

小瞳雖沒聽過，但一聽就知沒好話，嗔怒道：「什麼？你把我比作狗？欺人太甚！」果

然一付氣呼呼的樣子。

米多多笑道：「還想睡不？」

小瞳還在氣頭上，道：「氣得不想睡了。」

米多多拍手道：「好了，不睡就好，那我們可以談正事啦！」

小瞳疑道：「你故意讓我生氣啊？」

米多多笑而不答。

邊馥色道：「大哥要談韋必常待會要提的條件？」

米多多道：「是啦！咱們不能光挨打不還手呀！」

邊馥色道：「他要的已經很明顯。」

米多多道：「『地獄火神功』我可以抄給他……」

「不好！」邊馥色搶著道：「他現在已經這樣了，等習得神功，江湖中誰能尅住他？」

米多多指著自己道：「我啊！」

邊馥色遲疑道：「你真的能——？」

米多多笑道：「妳聽韋必常也說我是練武的奇才，韋必常限於資質再練也有限度，何況我練神功比他早。」

邊馥色道：「但他兼學旁門左道之術，心腸又夠狠辣，我總覺得你有時太好心了點。」

米多多沈吟道：「等他開始練『地獄火神功』，你才會了解我真正的好心。」這話似有深意，但誰也聽不出來。

小瞳道：「你願教敵人功夫，又爲何不教我？」

「你又來打岔！」米多多不滿道：「等出了這鬼域，你可回『龍家教場』，已繳了錢不學可惜。」

小瞳道：「你不回去？」

米多多道：「我住得不好意思了。」

小瞳道：「你不去，我去更沒意思，我不去！」

米多多道：「你不學就算了。」

小瞳道：「你說過你可以教我的。」

米多多不耐煩道：「那也得等出了地府才成。」

小瞳道：「那你快想辦法出去啊！」

米多多白了他一眼，道：「我已經在談了，你插話進來才又岔了開去。」

小瞳道：「現在可以繼續談下去啊！」

米多多翻翻白眼，道：「如今我們很明白的知道韋必常想要什麼，這是我們手中唯一的一張王牌，大可以藉此開些條件。」

小瞳道：「你抄這要很多天吧？」

米多多道：「不必，一天就夠了。」

小瞳道：「那不用擔心給他餓死啦！」

邊馥色道：「能不能叫他不再追殺我爹？」

米多多沈吟道：「不知道，試試看吧！」頓了一頓，道：「我擔心的是韋必常一得到內功心譜，就要翻臉不認人。」

小瞳驚道：「殺人滅口？」

米多多道：「不用怕，我們先合計合計。」

三人湊在一起嘀嘀咕咕，王樨仰頭探身也聽不清楚，突見米多多向他看來，趕忙正襟危坐，米多多却想起什麼似的走過來，道：「吃飽未？」

王樨點點頭，米多多又將布條給他纏上，點他幾處穴道，看著人事不醒的他道：「你是牆頭草，恕我不敢相信。」

小瞳跳過來笑道：「若不是有今天的事，還眞看不出他的性格這樣糟。」頗得意自己堅持靠在米多多這邊。

米多多調侃道：「是啊！你同他一比，眞是比下有餘。」

小瞳道：「『比下有餘』是好話壞話。」

米多多笑道：「當然是好話，另一句就不好聽了。」

小瞳道：「還有一句什麼？」

米多多嗤嗤笑道：「比上不足。」

小瞳不是呆子，很快想清楚意思，追問道：「我跟誰一比是比上不足？」

米多多道：「跟勤學的人，認眞的人，有大志的人……等等好人，你是『比上不足』；不過，跟韋必常、王樨這些壞蛋，牆頭草一比，你是『比下有餘』了。」

小瞳雖知他沒惡意，依然悻悻然道：「你老愛拿成語取笑我，比起大壞蛋，你算是『比上不足』的小壞蛋。」

米多多想及他曾爲此哭過，便笑著岔開道：「你學得很快嘛！可算是一個好學生。對了，韋必常怎麼還不來？」

「我早已來了。」韋必常的聲音又是突然的出現。

「你又偷聽！」米多多搖頭道：「這習慣不太好啊！」

韋必常道：「別人的話也不值得聽，但你這小鬼叫人不能不防。」

米多多扁扁嘴道：「多謝你這麼瞧得起我。」

「不用客氣。」韋必常陰笑道：「師弟，這次你不會在錄秘笈中途又玩花樣吧？最好別拿自己生命開玩笑。」

米多多道：「不會。」

韋必常哈哈笑道：「好，識時務為俊傑。」

米多多道：「我有條件的。」

韋必常道：「我早知道你不會白錄給我，你說好了。」

米多多道：「第一，饒了邊最良邊大爺……」

韋必常沈吟道：「這不是我能作主，而且殺手已派出去，是死是活就得看邊絕糧反不反抗。反抗死，不反抗活。」

米多多疑道：「為什麼你不能作主？你不是頭兒麼？」

韋必常冷道：「你管這麼多做什麼？我是殺手的頭領沒錯，邊最良卻不關我的事，他自有他的下場。」

米多多曉得韋必常不肯明說，道：「那麼他的生死是不是能告訴我？」

韋必常道：「這我可以答應，還有呢？」

米多多道：「要我錄秘笈可以，但不是在你的地盤，這地底鬼域老是使我心神不寧，若一寫錯一個字你也要糟。」

韋必常道：「你想出去？」

米多多道：「難不成你要關我一輩子？」

韋必常道：「你一出去，如何肯再聽話，我不信你。」

米多多冷道：「你關起我，我就肯聽話麼？要不要我吃毒藥給你看？」

韋必常忙道：「等等。」

心想米多多外和內剛，性情快活善良，實則烈性之人，一惱起來什麼事都不顧了。但放他出去，不啻放虎歸山，釋鯨於海，肯再聽話麼？便道：「留下小瞳作人質……」

小瞳忙叫：「我不要。」忙扯米多多袖子，要他拒絕。

米多多道：「不必人質，你監視著我，同我們一道去不是更妥當麼？而且我可以以祖父的墳墓發誓決不欺你。」

韋必常自知米多多跟自己一樣畏懼米飛鵝，道：「你自己可別忘了今天的話。」

米多多道：「你也別忘了我說過的話，這『地獄火神功』是爺爺要給你的，他想讓你也

嚐嚐烈焰焚心的痛苦。」

韋必常不信這鬼話的哼一聲，道：「叫王樨帶你們出去。」

不久，鐵門緩緩昇起。

小瞳喜道：「眞可以出去了。」

邊馥色記起他們商量的事，便故作憂心的道：「大哥，你不怕助紂爲虐麼？」

米多多道：「祖父嚴命不執行，我怕他將還魂找上我。」

邊馥色道：「世上那有還魂之事？」

米多多意味深長道：「別人不能，家祖父一向有辦法。」

邊馥色驚道：「難道米前輩沒死？」

米多多忙掩住她嘴，斥道：「別響，韋必常聽見可不得了。我要他輕敵，一出地面非給爺爺收拾不可。」

邊馥色道：「那爲什麼要傳神功給他？」

米多多聳聳肩，道：「這是爺爺的一著棋，天機不可洩漏。」

韋必常其實並未走開，一直在偷聽，冷冷暗笑：「死老頭傳神功給我又自己詐死，還不是想騙我出去，以爲我有了神功就會出地面做王麼？眞太小看我了，我韋必常若無耐性也活不到今天，等我神功練臻上乘，再出江湖，到那個時候，米家祖孫就奈何我不得。哼！今天且饒了米多多。」

一聽得老頭子未死，他也就不敢輕易殺米多多。

□□　□□　□□

黃昏，湖水已被染成金黃。

躺在小船上，隨波盪漾，宛似慈母手中的搖籃，舒服，滿足。

在這應該歡笑的時刻，米多多卻一點兒也笑不出來，一張臉差點成了苦瓜。

因爲邊馥兒在哭。

哭得唏哩嘩啦！

眼淚如珍珠斷線般在臉頰上不絕流出，面色慘白，早已泣不成聲，痛不自禁，……到後來哭不出來……

米多多慌了手腳，點她黑甜穴，讓她睡一覺。

小瞳想及自己亦是孤兒，也是傷心。

米多多道：「在這時候，請你別湊熱鬧。」

小瞳道：「物傷其類嘛！」

米多多隨口道：「誰教你的？」

小瞳道：「我聽人家說過。」

米多多搖頭道：「人云你亦云，不好啊！」

小瞳道：「邊姐姐要不要緊？」

米多多嘆道：「『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變幻爲蒼狗。』」（杜甫詩二句）

小瞳道：「你說什麼？」

米多多道：「我在想人的遭遇常常不能自己。」

小瞳道：「這還用說麼？我不想當孤兒，可是當了，邊姐姐不想她爹爹死，她爹還是死了。」

原來米多多錄完秘笈後，帶著邊馥色和小瞳小湖泛舟以鬆精神，不料白鴿告喪，邊最良未能逃脫輪迴。

邊最良之死，米多多沒有傷心的理由，只擔心邊馥色和邊壽兒這對姐弟將來的日子該怎麼過？當然，邊最良頗有橫財，就怕要受親戚欺負。

小瞳道：「我看她要報仇。」

米多多道：「不行，我會勸她先回去照顧弟弟。」

小瞳道：「她還有弟弟？眞好。」一付艷羨的口氣。

米多多道：「不見得每個人都會跟咱倆一樣孤絕。」

小瞳人小氣不小地大嘆一聲。

米多多正欲擺渡靠岸，遠處却傳來了歌聲，歌聲是那麼清亮而婉轉，一隻漂亮的畫舫慢慢蕩過來，從捲起的紗縵可見著一位妙齡少女的上半身，歌聲顯然出自她音喉。

她唱的是唐人韋莊的「應天長」詞：

「別來半歲音書絕，一寸離腸千萬結。難相見，易相別，又是玉樓花似雪。暗相思，無處說，惆悵夜來煙月。想得此時情切，淚沾紅袖夜。」

米多多一時感觸，回了秦觀「鵲橋仙」詞的下半闕：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期朝暮暮？」他是一字字抑揚頓挫的唸出來。

那女子回過頭來，昏黃的暮色下更襯得她艷麗驚人，好似剛受月華洗過的珍珠，含著煙嵐的柳色也及不上她。

米多多胸口「咚」地被猛擊一下，一刹那間，渾然忘却天地人間萬物，心中眼中只有那

位超凡絕俗的美麗少女。

他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感覺，見了她，心中只有一個不可動搖的念頭：我愛她！我愛她！……我一定要得到她！

那女子顯然見多了男人這種不純良的眼光，鄙夷的瞪一眼——米多多覺得她瞪人也美得緊——放下紗縵，畫舫穿旁而過。

米多多一點也遲疑，操舟就追。

小瞳在一旁看得好不有氣，但見他失魂落魄的樣子，知道勸也沒用，就不響了，只不免在心中嘀咕不停：「果然『重色輕友』！」他學成語倒快得很，也很能善用。

米多多用一種救人時也沒有那麼拼命的力氣死命划著，終於追上畫舫，相隔一丈並行，只是心情七上八下，不敢冒然唐突，就這樣一路跟下去，雖不再見那女子露面，感覺兩人十分相近，便已心滿意足。

畫舫靠岸時，太陽已快沈寂。

這時，一隊五六人奔進岸邊，有抬轎的，有掌燈的，有侍候的婢女，將那美女小心翼翼地抬回家。

米多多將小舟繫好，眼見心上人快要看不見了，心中割捨不下，向小瞳道：「我去去就

來，你們在這兒等我。」

小瞳懷疑道：「你眞的會很快回來？」

米多多溫柔道：「會的。」戀愛中的人總是特別溫柔。

小瞳道：「好吧！我等你！你別忘了我在等你哦！」

米多多顧不得回答，遙遙望見小轎從一條小路轉入一個山坳，快步跟上，又不敢太過逼近，只遠遠跟著，好在有燈火引路，昏暗的天色裡很易分辨他們所在。

沿著柳樹成行的小山道走了數十丈遠，只見一棟精巧華屋立在溪邊。

華燈初上，屋裡十分熱鬧的樣子。

一位年約五旬留鼠鬚的男人在門口等美人下轎。

米多多怔怔的想：「難道她是這老頭子的嬌寵？如果是父親，豈會出來迎接。」這一想不由得心發痛，也不察覺雙方已離得太近了，直到那姑娘下轎叫了一聲「義父」才鬆了一口氣，但已來不及隱藏行踪了。

那男人已叫住了他，道：「這位朋友可是身子有病？」

米多多紅著臉道：「沒有。」

若在平時，他一定會想：怎麼一出口就問人家有病？

那男人道：「哦，我原道你是來找古某治病的人，既然不是，那就請回吧！」冷冷淡淡，像不喜有人打擾。

米多多笑道：「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呢！江湖中的名醫在下也認識幾個，可沒有像前輩這樣驕傲的。」

自滿的男人聽到這樣的話反而不生氣，道：「你認得名醫？說出來我聽聽看，如果只是鄉野郎中就不必提了。」

米多多以前跟祖父四處遊玩倒也眞的曾拜訪過幾位大大有名的醫者，這時便提出來道：「開封的『小扁鵲』黑面怪童，長安的『不靈也要錢』錢神醫，合肥的『一指續命』牛半仙，長沙的『病人不急我先急』哈哈大夫……」

他說一個，那男人便點個頭道：「不錯，這算一號名醫。」然後道：「可是你知道眞正的名醫是誰麼？」

米多多笑道：「那自然是前輩你了。」

那美人不悅道：「又一個馬屁精！」

米多多一點也不生氣，反而因她有反應而高興得很，笑道：「我不是拍馬屁，而是我所遇上的名醫都自信自己是第一神醫，別人只能排到第二去。我想前輩也有這份自信才不枉稱名醫。」

那男人哈哈笑道：「不錯，不錯，古智丹素來不輸任何人，這點自信還是有的。」顯得十分歡愉。

米多多道：「前輩莫非是『指下活人』古神醫？」

那男人正是名動江湖的第一名醫古智丹，江湖中的人都知道有病治不好就找古智丹，包管藥到病除。

古智丹對他義女道：「我說阿吟吟，我有點後悔替妳買了遊舫，每回妳遊湖一次，就有幾個登徒子跟回來。不過今天這一個似乎有點墨水，不是一味好色的狂徒。喂，小伙子，你叫什麼名字？」

米多多道：「在下米多多。」心想：妳的名字終於給我知曉啦！阿吟吟，多麼有趣的名字！

阿吟吟其實姓宋，作爲古智丹的義女，無疑是十分幸福的，也就因爲每回她出去一次，都會引來一些登徒子，所以古智丹才不放心的在門口等。

宋吟吟嬌聲道：「義父，您快將他趕走啦！他跟著不放，眞是令人頭疼。」說罷轉身走到裡面去了。

古智丹捋著鼠鬚道：「小朋友，你聽見我女兒的話啦！」

「聽見了。」米多多道：「可是你也不一定要聽她的吩咐是不？」

古智丹頷首道：「也對，我是她的老子。」

米多多笑道：「那你老人家交不交我這個晚輩？」

古智丹冷然道：「不交。」哼了一聲，道：「我會不曉得你在打什麼主意？想要我的女兒阿吟吟是不是？」

米多多情說道：「這也沒什麼不對啊！她未嫁我未娶，你總不能留她一輩子在家吧！」

「當然不！」古智丹道：「誰要想得到阿吟吟，得通過三關。」

米多多膽大道：「你說好了。」

古智丹道：「第一關，年紀須在三十以下………」

米多多喜道：「我通過了，我今年才二十歲。」

古智丹道：「好，第二關，要能跟我鬪上三百招。」

米多多道：「要在三百招內贏你？」

古智丹鼻孔一哼，道：「小伙子想贏老夫是不可能的，只要能跟我打上三百招，就算你功夫尙可配上阿吟吟。」

米多多正是愛昏頭的時候，膽氣比什麼時候都足，一口就答應了——他發現阿吟吟在門後窺望，這口氣輸不得的。

「那第三關請一迸說了吧！」

古智丹鄙夷道：「過了第二關再問不遲。」

米多多道：「現在就比？」

古智丹頷首道：「過了這關，再請你入門過第三關。」

米多多心想只消能擋住古神醫三百招，就能夠更接近心上人一步，不由得熱血沸騰，磨拳擦掌起來。

古智丹道：「倘若你今天沒準備好，可等三日後再來。」

米多多如何肯等，只覺老傢伙說這句話未免欠通情理，有點愚蠢，大聲道：「不必了，就是現在。」

古智丹吩咐掌燈，在門口掛起氣死風燈。

古智丹道：「你用什麼兵刄？」

米多多心想：「跟岳父大人使刀弄劍，只怕阿吟吟要生氣。」便搖搖頭道：「我不使兵器。」

古智丹頷首道：「你還算聰明！」

言下之意是米多多若用兵刃相敵，絕無致勝之機。

米多多嘀咕：瞧他如此自信，莫非有何驚人藝業，怎麼未曾聽阿爺提起？這時不及多思，又知前輩高人不會先動手，當下抱拳一禮：「晚輩有禮了。」掌鋒一斜，指向他小腹，正是一招「逆風忽起」。

古智丹那知這小子隨手一掌，竟會拍向自己小腹，立即後退，吸一口氣，登時連環七掌，一掌快似一掌，如風如雷攻上。

米多多早將勝負置之度外，心中所想，只是宋吟吟的一顰一笑，腦中閃現的，就是拼過三百招後的甜蜜，所以並沒有絕對要贏的念頭，只有不輸的信念。

古智丹顯然博學得很，忽掌忽拳，攻擊守禦，全是奧妙不俗的高明招式，順手使出，揮洒自如，與米多多片刻間便拆了八十餘招。

米多多很快便查覺出這位古神醫的內力修爲雖不比自己低，也絕對高不了去，只勝在招式繁雜，讓人眼花撩亂，因此故意不去理會，老老實實見招拆招，見露洞就攻，將對方的花樣全鎖在「怒霸鎖魂掌」中。

古智丹向來自負學武旁多，別人所不及，也的確打遍天下無敵手。他卻不知道他乃一代

名醫，別人念在將來或有求於他而不敢相逼，也因爲他並不驕傲難相處，比起其他名醫，人緣好多了，對手稀少又稀少。

至於來向宋吟吟求婚者，大多無名小卒，自然不是對手，而眞的少年英雄，不會爲一名女子做出荒唐之事，所以今天始遇頑敵。

古智丹鬪得興起，雙掌猶如穿花蝴蝶一般，他學了多人的好武功，的確不可含糊；身隨掌轉，一連四拳，向米多多腹，胸、腰、肩連擊。

米多多手腕一抖，五指作鈎，向古智丹右眼抓去。

古智丹驚呼一聲，只好向後躍開。

宋吟吟在一旁心想：「這人的功夫好生古怪，憑義父的武功，在他面前居然有使不開身手的感覺。」

其時米多多與古智丹拼鬪已逾二百招，米多多並不著急，古智丹却急將起來：「難道要將阿吟吟許配給這來歷不明，無錢無勢的窮小子?不行，她會怨我的。事到如今只好用出程瘋子臨死傳授的絕招了。」

仰天清嘯一聲，古智丹斜行而前，雙掌斜劈直擊，迅猛無比，未到五六招，掌勢中已發出嗚嘯之聲，他出招愈快，嗚聲也漸響。

這套「嗚掌一百另八打」，乃是十年前大大有名的怪俠程瘋子的得意武功，後來痼疾纏身才消形匿跡，誰也不知他死在古智丹的病床上，因古智丹的細心照料，使他以最低的痛苦安然去逝，臨終將「嗚掌一百另八打」贈予古智丹。這大夫因治不好程瘋子的病，內心不免有愧，傳說出去也不大好聽，所以雖習得絕技，却從未使過半次。

這「嗚掌一百另八打」果然威力奇大，掌鋒所到之處所發出的一股勁氣漸漸擴展，旁觀的衆人均覺皮肉生痛，紛紛退到屋內。

米多多被愈漸大響的嗚聲刺激雙耳，十分難耐，心想：「能發出這麼大的響聲，內力修爲不可忽視，難爲他一直隱藏至今。唉，這到底是什麼武功，我的耳朵難受死了，再這樣下去，我可要輸啦！」

十三

殊不知程瘋子當年以「嗚掌一百另八打」縱橫江湖，就因爲嗚聲刺激敵人雙耳，導至精神不集中而敗的。這種嗚聲愈響愈是尖銳，耳朵塞布也是無用，除非刺聾雙耳，不然只有修爲極深湛的絕頂高人才能聽而不聞。

古智丹練得五成時也曾受其苦，但他是醫生，想出以蠟丸封耳的妙法隔絕聲響，慢慢適應之後，等絕技已成，也能夠不受其害了。

忍得五十餘招，米多多忍不過六十招，雙掌摀在耳朵大叫：「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

嘭嘭兩聲，胸腹各中一掌，倒飛五尺之外，一聲也不哼了。

□□　□□　□□

再醒時，只見滿天的星星都在向他眨眼，四周昏暗不明，隱約可見前面一所屋子，但也陷於黑暗之中。

米多多胸腹中掌並不嚴重，難受的是他的心，仰躺在地上也不想起來，心底的傷痛可想而知。

初戀就遇到重大阻礙，好比一盞明燈受猛風吹過，忽明忽滅，而明的機會大大弱於滅的殘酷。

少年如何受得？

忽然遠處有人在呼喚：「米大哥！米大哥！你在那裡？」米多多似乎聽見又似乎沒聽見，總之他的心不在那兒。

他的心在那呢？

只見一盞小小的明燈閃爍著微弱的光芒在他左方輕移，有人輕喚：「米公子，你走了麼？」一豆燈火漸漸移近。

這輕來欲溶的聲音是那麼地細小，唯恐被人聽去似的，耳力差一點的人怕不以爲自己聽錯了，却使米多多一骨碌跳起來「唉喲」輕哼一聲，可用力太猛震痛了傷處。

那燈火移近照在米多多臉上，也照亮宋吟吟明豔不可方物的俏容，關切地道：「你怎麼樣了？傷口痛麼？」

米多多笨拙的道：「我不要緊，妳……妳怎麼來了？」

宋吟吟輕嘆道：「義父也太過份了，把你打傷了，我好生過意不去……」暗淡的光亮中，隱約可見秋波含淚。

米多多聽她句句關切，不由得心花怒放，恨不得自己的傷再重十倍才好，按捺跳動狂劇的心，道：「妳擔心我麼？」

宋吟吟道：「你爲了我那樣拼命，我好生感動。」臉紅紅一片，好在燈已移開，能夠不顧羞澀的說下去，道：「我求義父給你療傷，他不答應，還派人看著我，我……我是偷溜出來的，必須快點回去，這藥……請你不要嫌棄，是義父珍藏……我偷了來。」將一藥瓶遞過去，垂首不好意思看他。

米多多覺得眼眶要濕了，想不到對方能回報他的熱情，直想大呼大叫一番才快活，但有一話不問不行。

「我們還能再見面麼？」

宋吟吟低聲道：「除非你能敵過義父三百招，不然是不成的。偷偷私會是我所不願，不成體統。」

米多多反而更加敬重她，點頭道：「我也覺得不好，我並不懼前輩的武功，只是魔音太可怕了。」

宋吟吟沈思道：「辦法倒有一個。」

米多多喜道：「什麼方法？」

宋吟吟道：「我聽義父提過，他練那怪功夫時也曾受嗚音困擾，就用蠟丸密封耳洞才練成的。」

米多多心中一動，道：「蠟丸？」

宋吟吟道：「是啊！你不防一試？」

「當然，只要能用的方法我都不放棄。」米多多如坐春風，喜悅無限，與躺在地上時的心情不可比喻，激動的道：「阿……姑娘，妳待我眞好，我……我……我……。」連說三個「我」，還不知要以什麼文字來表達自己心情，心想：「她告之義父的秘訣，可見對我有情。」眼淚差點就要奪眶而出。

宋吟吟嘆息道：「我明白，可惜我要走了。」

米多多失望的「啊」一聲，道：「妳要走了？」

宋吟吟道：「給義父發覺我跟你在一起就不好了。」

米多多自然而然爲她設想一切，道：「說得也是，那妳快回去吧！」說得不甘不願可騙不了自已。

宋吟吟也依依不捨，要將燈給米多多照路，米多多却擔心她黑暗中跌倒，堅持不要，最後還是宋吟吟帶回去了。

直到目送她消失了俏影，米多多才稍微回過神來，忍不住大跳歡呼，一路蹦蹦跳跳，與高采烈的去了。

□□　□□　□□

古智丹再見到米多多，並沒有多大驚異，顯然像他這種鍥而不捨的追求者，過去也有幾個。

米多多這次是有備而來，不但養好了傷，而且遵照佳人指示，用蠟閉封耳洞，只要魔音不入耳，他深信鬪過三百招是絕無問題。

可是心中有一件事頗讓他牽掛。他曾回小船尋找小瞳和邊馥色，這二個丫頭不曉得都跑那裡去了。

又想二人都不太蠢，馥兒有武功，小瞳人機伶，因此雖掛心却不擔心。

（先將美人娶到手再說。）

這是他目前唯一的念頭。

古智丹再問：「使不使兵器？」

米多多這回暗忖：「空手過招，我大致已摸清楚他的武功，如果用兵刃，搞不好又有古怪武功叫我束手無策。這老大夫一生醫人無數，有許多武林高手因感激而傳授他不少絕學，我不可再上當了。」

從古智丹的唇形勉強可猜出他的問的。

古智丹道：「好！出手吧！」

米多多抱拳道：「晚輩有僭了！」叱聲方起，已猝然動手。

□□　□□　□□

白雲飄渺。

宋吟吟靠在樹上，痴痴的望著這棉花似的白雲，幽幽嘆了一聲。

她沒有去看義父和米多多的比鬪，因爲她已知道結果。

可是她並不覺得開心。

——是不是每個女孩子在做出違背父親心意的事情時，都開心不起來？

看哪，白雲在遊動，須臾間似乎變幻出一張臉來，宋吟吟怔怔注視著，覺得很像一個人

的臉，不自禁微微一笑。

——看來，再權威的父親也敵不過愛女熱戀中的情人。

□□　□□　□□

現在，米多多和古智丹已鬪到第三百招。

三百招一過，米多多立即退開罷鬪，道：「前輩，第二關我也過了。」頗安慰彼此無傷，免傷「翁婿」之情。——自己封的。

古智丹道：「你今天怎麼不怕『鳴掌一百另八打』？」

米多多耳朵封蠟，聽不見他說什麼，但想像得到，便道：「第一次管用，第二次便不管用了。」不願被看穿秘密爲難了阿吟吟，約定下午再拜訪，急急求去。

等轉過了山坳，就取出蠟丸，拍拍耳朵，鬆了一口氣，回到小船，希翼能見著小瞳二女，但湖邊寂寂，那有一個人影。

中午在附近漁戶家買飯菜吃，順便打聽二女的行踪，迄無結果，不禁有氣，這二個死丫頭把我當什麼啦，需要我時便來，不需要我時即求去，招呼也不打一個，做人態度這麼差，看下次有誰幫妳？太任性！

一相比較，更覺得阿吟吟的可愛。

迷戀心頭熱，冒著烈日又趕回古府。

古智丹烹茶以待。

米多多道：「前輩不會是考茶經吧？」有點心虛。

古智丹何等精明，立即聽出他的示弱之相，狡滑的一笑，道：「現在考你過不過得第三關：謝靈運的十世孫謝晝，曾題詩一首記敍訪友不遇，那位朋友曾著茶經三卷傳於世，敢問是誰？」

米多多暗道僥倖：「他不自己想難題，而是從書中摘來，這個可難不倒我。好險！要是問茶經所載內容，我非投降不可。」朗聲道：「謝晝的這位朋友乃是陸羽，又名陸漸鴻，隱於苕溪，杜門著書。不知我答得的對不對？」

古智丹一時驚疑交集，好比打倒所有的調味瓶似的，心裡很不是滋味，這時候，簾後傳來一聲嬌笑，古智丹才清醒過來，道：「阿吟吟，義父輸了，要將妳許配給米多多，妳不會怨吧？」

一隻白手輕輕掀起簾子一角，露出柔美的俏臉，瞧瞧義父，又瞧瞧米多多，秋波流轉，紅唇微笑，嫵媚不勝。

古智丹看這情形也知女兒心意，感慨道：「女心外向，我是無可奈何。」但想通了也沒什麼，豁達道：「好，小子，咱翁婿倆就以茶代酒，喝他三杯，訂下秦晉之好。」

宋吟吟附和道：「婦翁冰清，女婿玉潤，各有千秋。」

古智丹道：「我已經答應了婚事，妳不用做和事佬了。」

宋吟吟一笑，放下錦簾，入內去了。

古智丹和米多多對飲三杯好茶，算是訂下了婚事，米多多看岳父一付捨不得女兒的樣子，笑道：「向虎通：『女生外嚮，有從夫之義。』岳父大人不要捨不得阿吟吟，女孩家大了若不嫁，難道要做古董麼？」

古智丹白眼道：「你沒有好一點的比喻麼？古董？嘖！」

米多多哈哈笑道：「我用慣了嘛！」

古智丹道：「阿吟吟是個很嬌貴的姑娘，你不能虧待她。」

米多多道：「放心好了，我從不欺負弱女子。」心想：「我愛死了阿吟吟，那捨得虧待她。」卻不好意思說出來。

古智丹眞的把茶當酒一樣，一杯又一杯直往肚子裡灌，米多多愛女及父，奉陪到底，喝了一肚苦茶。

奇怪！喝茶也會醉？

照理說，喝茶是愈喝愈清醒，愈喝愈睡不著，米多多却感覺眼皮漸重，昏昏欲睡，心想：「我一定是歡喜得過頭了。」嗆噹一聲，杯子掉落地上，人往桌子一趴，呼呼大睡起來。

臨睡前還想：「哈哈！我要做新郎了！」

偶爾做個美夢，非常幸福喔。

□□　□□　□□

聖果寺。

小沙彌一清早打開寺門，準備洒掃，便瞧見身穿破衲衣的中年和尚倒在石獅子旁呼呼大睡，再一走近，可聞到冲天的酒氣。小沙彌不禁搖頭，要是不理嘛，這麼大一個人橫在那兒，怎麼打掃？

小沙彌動手去推，兼且喚道：「晴光師兄，醒醒啦！大師父要來了。」

晴光和尚十分賴皮，嗯嗯兩聲，依然沈睡。

小沙彌修為不夠，推了幾下不醒人，便使壞用捏的用打的，搔癢的方法全使出來，空累得出汗。

「你在做什麼？」一個柔和但威嚴的聲音突然道。

小沙彌唬的跳起來，忙道：「晴光師兄又睡在門口，弟子正在喚他，請大師父明鑑。」

這大師父法名晴慧，年紀比晴光大一些，長得却比晴光好看多了，一襲僧袍也乾乾淨淨，不染塵埃。

大師父道：「為什麼動手動脚的？」

小沙彌慌道：「因為……因為……實在叫不醒。」

大師父道：「真的叫不醒？」

小沙彌道：「是。晴光師兄似乎喝了不少酒。」

大師父眉頭一皺，步出寺門，走近晴光，一把拿起，拖到半里外的一條小河，扔垃圾似的拋了下去。

清晨的冷水緩緩從面頰上流過，凍醒了晴光，掙扎著坐起，連連吐水，道：「我……我怎麼會睡在水裡？」

晴慧在岸邊吼道：「你這混帳！夜不歸寺，還喝得爛醉倒在門口，這是一個和尚該做的事情麼？」

晴光全身濕淋淋的涉水上岸，打了幾個咚嗽，脫下僧袍擰水，邊道：「把無辜的人丟入

水中，也不是和尚行爲。」

「無辜？」晴慧道：「你喝酒是實，我沒寃你。」

晴光道：「師兄，不要死心眼啦！有道是酒肉穿腸過，佛自在心頭，喝一點酒也犯得著生這麼大氣？」

晴慧氣冲鬪牛，道：「酩酊大醉叫喝一點酒？」

晴光道：「不要生氣哦，佛家人不嗔不怒，切記！切記！」

晴慧爲了「大師父」的名譽，才把晴光拖到無人處教訓，因爲他修爲雖尚好，一遇到賴皮晴光，常常會失常。

晴光將濕袍披在樹枝上晒乾。

晴慧見了便道：「還不穿上衣服跟我回去！」

晴光道：「你弄濕我袍子，除非你脫下你的給我穿，要不然我只好坐在這裡等。」

晴慧道：「你又想藉機逃避雜役？」

晴光道：「如果我穿著濕衣回去，住持問起我如何回答？」

晴慧氣結，道：「好吧，那你要快點回來，別一溜煙又不見了人影。」

晴光笑笑答應。

晴慧大師莊嚴的走回去。

晴光躺在樹下又補了一覺，醒來時衣服已快乾，便穿了起來，感覺肚子咕咕叫，就搔著腦袋往寺裡走去，却又不走正路，繞著小徑來到後院廚房外偷望，見一籠一籠的白饅頭冒著熱氣，瞧著不住嚥口水。

他想：「等這幾個送飯去食堂，我再進去偷吃個飽！」

如意算盤打妥，如靈猫上樹般隱在一株茂樹上，既可邊看廚房裡的饅頭邊流口水，又可盯住小沙彌有無留他的份。

等了半晌，五個小沙彌各捧著食物走出廚房，一個雪丸似的白胖小和尚道：「眞的不要留，沒有關係麼？」

剛才在門口掃地的小沙彌道：「這是大師父的命令。」

那白胖小沙彌道：「晴光師兄眞可憐。」

那小沙彌道：「他老犯寺規，活該受罰。走啦！走啦！小猴兒，你快去，別耽誤了。」

走在最後面，瘦得像猴子似的小沙彌答應一聲，兩手捧著食盒走出小門，朝後面菜園走去。

等他們全走光了，晴光爬下樹，在廚房裡溜一圈，果如所料，沒留下半個饅頭給他，不

由好生著惱。但肚皮餓得咕咕叫，且先解決人生大事再生氣不遲。

晴光鬼點子多，知道走到食堂去，準挨住持一頓好罵，於是向後轉，溜出小門，往菜園而去。

□□　□□　□□

在聖果寺，雜役由無職司的和尚小沙彌分擔，種菜也是一樣輪流來，並無專司的菜農和尚。

晴光永遠有辦法逃避種菜，也始終不肯踏進菜園一步——沒有輪到他種菜的日子例外——今天正是例外的日子。

剛走到菜園旁的茅屋前還離八尺，就聽到吼聲。

「出去！出去！我一見禿驢就生氣！」

晴光一樂：「有人當著和尚罵禿驢，倒也新鮮，我看看是誰。」急忙搶到窗口，往內一瞧，只見一個寬肩膀的結實背影，除了亂糟糟的黑髮顯示年紀不老之外，再看不出其他。

小猴子勸道：「好，我出去，你別忘了吃飯。」

那人理也不理，小猴子走出來，繞過菜圃自去也。

晴光看那人不動食籃，正想進去分一點，忽聽得那人罵道：「卑鄙無恥的死禿驢，臭禿驢，鬼鬼祟祟，不是好東西。」

晴光一驚：「他知道我？」

那人突然轉過身子，嗆嗆嗆嗆，手中，腳上鑄著好粗的鐵鍊，一動就發出聲音，晴光又吃了一驚，「可憐！這人比我還不守寺規，所以枷鎖纏身。」再看他面貌，說不上俊美却頗爲吸引人，不過才二十年紀，居然比他會犯規。

晴光整整衣服，大方的走進去，笑道：「新來的師弟，愚兄聽說你被關在這兒，特地來安慰你。」

那人眼睛一瞇，笑道：「不敢當，請問哥哥法名？」

「晴光，師弟未剃渡，俗名叫什麼？」

那人道：「米多多。」

晴光笑道：「好有趣的名字。」

米多多道：「那裡，先祖父嗜吃，到死都認爲米愈多愈好，就爲小弟取了這麼可笑的名字。」

晴光忙道：「一點也不可笑，可愛得很。」瞥一眼食籃，道：「你還沒吃飯，我替你拿

出來。」

打開食籃，取出一盤饅頭和一碟素菜。

米多多道：「晴光哥哥一起用。」

晴光巴結半天等的就是這一句，不客氣的吃將起來，吃了一個要再拿第二個，抬頭看米多多，問道：「你怎麼不吃？吃不慣？」

米多多黯然道：「死到臨頭，怎麼吃得下。」

晴光問道：「怎麼回事？」

米多多道：「跟你說也沒用，徒增你煩惱。」拿起一個饅頭，沒滋沒味的嚼著，看得晴光很不舒服，但想自己只是來騙吃一頓，沒理由多問，只好悶聲不響。

嚐了一次甜頭，此後晴光每受罰，就溜到米多多這裡飽餐一頓，米多多不再提要死的事，晴光反積一肚子疑惑。

半月後某一天。

晴光喝酒鬧事，不敢回寺，在外頭混了幾天混不下去，傍晚時分偷溜回米多多的住茅屋，食籃照樣擺在桌上，不見米多多在吃，很自然的瞄向擺在一邊的木板床，棉被高高隆起，晴光驀然搶過去拉起棉被，哈哈笑道：「天沒黑就睡，懶人快起來！」米多多動也不動的躺

在那兒。

晴光喊了幾聲，米多多皆不應，晴光自信自己的嗓門一喊鬼都會嚇醒，這才發覺不對，發現米多多滿臉通紅，觸手一碰熱得灼人，驚呼：「好像火在燒。」

慌忙倒了杯水，晴光一手扶起米多多，想灌他喝水，但他牙根咬緊，勉強扳開一縫，倒進些水，米多多「哇」的全噴出來，人也因此清醒一點，睜開一雙紅如赤日的眼睛，看著好不嚇人。

晴光咋舌道：「你燒得好厲害啊！」

米多多想搖頭却感無力，開口說話也像噴火似的吐出熱熱的氣息，絲聲道：「求你……去……偷回……我……的……刀……求你……快……」

晴光道：「什麼刀？在那裡？」

米多多道：「碧色……冷如……冰的……刀……一尺……長……方丈……收著……他不會給……你……去偷……拜託……」

晴光驚道：「要我去偷住持的東西，我如何做得？」

米多多嘶聲道：「是我……的刀……他……他……」

晴光替他道：「刀是你的，被主持……收著？」自己人，不能明言「搶」字。

米多多道：「沒有……刀……我……死……定了……」

晴光道：「那把刀是要做什麼用的？」

米多多沒力氣再說，又昏厥了。

晴光好生躊躇，要他去偷住持收著的一把刀，自覺不可思議，雖然說他是佛門的蹊蹺子弟，也知「偷」是禁忌。但眼睜睜看著米多多死在眼前又於心不忍，左右爲難之際，最後想通：「既是多多的刀，就不算是偷。」又想：「爲什麼沒有刀他會死？不管了，先救醒他後再問自然明白。」

這時候正是吃完飯後的晚課時間，全寺的人全在正殿誦經，晴光自然明白這是最好的機會。

於是他一溜煙急急來到住持的禪房，從窗紙洞確定無人，就走進去搜，屋內陳設簡陋，人之常情，第一個就去搜床，沒有找到。再來是搜小櫃子，終於在放鞋襪的櫃底摸到一把異物，卽取出。

「好冷！」

那東西一入手，寒氣撲面襲來，晴光直打哆嗦。

「這是刀？」

晴光覺得這怪物刀不像刀，劍不像劍，只怕不是米多多要的，且放一邊，又去搜上面的櫃子，結果摸到一隻小皮袋，打開一看，裡面全是一粒粒的丸子，心想：「住持收著的藥，必是好東西，也許多多有用。」也放在一邊。

算算時間晚課時間快結束，再搜不到像樣的刀，晴光不敢再逗留，只好拿了那把怪刀和藥丸一溜而去。

再回到茅屋，瞧見米多多如一團火炭死在那兒，手中寒冰般的刀極其自然的朝他面頰貼上，半晌，米多多睜開眼睛，道：「扶我坐起。」晴光照辦，米多多又道：「把刀……放我……懷裡……貼著心……臟……」晴光又照辦。米多多盤起雙腿，兩掌朝天，閉起雙目，開始運功。

晴光守在一旁，眼不眨的瞧著，一刻鐘後，目睹米多多臉上紅光慢慢消褪，恍然：「原來他要靠這把刀來療傷，難怪說沒有刀他就死到臨頭。他身子極燙，刀極冷，正好相互抵消，眞是妙法。」

又過良久，天全黑了，晴光點起燭火，想起自己未吃飯，忙打開食盤，飯菜已冷，也覺有味，正要吃，看一眼米多多，自言自語道：「今天好人做到底，就等多多好了，一塊兒大吃一頓，兩人吃比一人獨吃有滋味。」

自覺知恩圖報，很像有修爲的人，哈哈一笑。

陶醉沒多久，聽得腳步聲雜遝而來，暗道要糟，欲躲已不及，屋裡空蕩蕩無遮掩地方，正著急間，住持惠生師父已推門而入，身後跟著晴慧。

惠生住持嚴峻的面龐因見到晴光而佈上一層寒霜。

晴光恭恭敬敬叫一聲「住持」。

惠生住持道：「晴光，你到過我房裡？」

晴光打哈哈道：「這個……萬不得已，請住持莫怪。」

惠生住持冷聲道：「你好大膽子！敢到我房裡偷東西。晴慧，押他下去！」

晴慧答應，晴光不反抗的被抓住，本來是要乖乖的跟著走，偶然回首一望，見住持欲伸手到米多多懷裡拿東西，忙道：「請住手，多多正在運功療傷，碰不得的！」運勁一掙就掙脫了晴慧的掌握，忙搶上去阻住。但終究慢了一步，住持之手已碰到米多多胸口，觸電般被震開了去。

晴光不知究理，以爲住持手下留情，鬆了口氣道：「等他好了，要罰要罵也不遲，千萬別急在一時。」

晴慧道：「晴光，你還不下去。」

住持道：「慢著，晴光，把你偷的東西交出來。」

晴光道：「刀在多多身上，他說那是他的刀。」

住持道：「是他的刀沒錯，但你可知道他是誰？」

晴光道：「他不是新入門的師弟麼？」

住持道：「不是。他是一個卑鄙無恥的採花賊。」

晴光搔著光腦袋道：「不會吧！他年紀那麼小，而且我看他很正經的。」

住持道：「這是古神醫親口所言，不會有錯。」

晴光訝然道：「『指下活人』古智丹？這孩子跟那老怪物會有啥瓜葛？」

住持不語，似乎難以啓齒。

晴慧代爲道：「他意圖染指古大夫的千金。」

晴光瞧瞧米多多吸引人的臉，道：「我難以置信，不過，既然是古神醫所言，大概不會錯吧！」

晴慧道：「古大夫看他年輕識淺，不予重懲，就交給本寺代爲化去陰戾之氣，誰知你却助紂爲虐。」

住持和晴慧會解釋這段源由，可見晴光份量不輕。

晴光道：「可是他生病了，需要那把刀治傷。」

住持嘆道：「狡賊鬼計，你上當了。」

晴光道：「我親眼所見，決無假話。」

晴慧道：「他來這裡二十日，未出寺一步，更不與外人見面，不可能受傷，當然也不需要療傷。」

晴光如非親眼看見米多多混身如火炭在燒的情形，也會懷疑自己上了當，但目睹米多多一點一點的恢復正常的氣色，心中再無疑惑，道：「我相信這孩子沒騙人，他方才痛苦的情景也非人所能狡扮，再說刀給他只是物歸原主。」

住持念一聲佛，道：「那刀陰寒至極，絕非善器。」

晴光道：「對於這孩子可就有用得很，住持慈悲。」

住持嚴聲道：「晴光，你下去！」

晴光驚道：「住持想對這孩子做什麼？」

住持道：「此子頑劣不聽教化，日後必將爲害弱質女流，這時候不除其劣根，人所不容。」

晴光驚怒道：「趁人之危，不好吧！」

晴慧怒道：「晴光，你敢對住持無狀。」

晴光凜然道：「我跟這孩子相處並非一日，深感其善良本性，雖有時脾氣古怪，却無傷大雅。住持和師兄要如何處置他，我不管，只是也得等他醒了，給他解釋的機會，豈能單憑一面之詞就決定他是惡人。」

晴慧道：「古神醫豈是狡言之輩？」

晴光道：「神仙也會犯錯，騙人，何況一名大夫。」

惠生住持和古智丹是多年好友，對其十分信任，絕不相信他會謊言陷害一名少年，當下神色冷然道：「大膽晴光，你屢犯寺規，一再饒恕於你，不想你變本加厲，先偷在前，又護惡徒於後，今天非重罰你不可。」

晴光一點也不害怕，道：「我的行爲不像個和尚，該罰！但佛門慈悲，給人自新之路，請饒了這孩子。」

「誰要賊禿驢饒了？」

米多多不知何時已醒轉來，正蹺著二郎腿瞪著他們。

晴光喜道：「你好啦！」

米多多笑道：「多虧你的幫助，要不然我這條命可要喪在老禿驢手上了。」

住持斥道：「豎子胡言！」

米多多噗嗤一笑，道：「我罵老禿驢，你生那門氣。」

晴光也嗤的笑出聲，連忙忍住。

但見碧光一閃，米多多手上，脚上的銹鍊如廢鐵一般唏哩嘩啦全掉在地上，住持、晴慧嚴陣戒備，晴光笑道：「好啊！這把刀可眞管用。」

米多多下地站直身子，個兒比晴光還高，笑道：「沒有這把刀，我不敢離開這裡，現在我可要走了。」

晴慧喝道：「不許走！」

米多多驚訝道：「你留我做什麼？」

晴慧道：「化去你的惡性。」

米多多惱道：「惡的是古智丹，不過我知道你們不相信。別阻止我走，你們沒有人能阻止得了我。」

晴慧宣一聲佛，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今日卽使喪命你手，我也非留下你不可。」

米多多甚感稀奇的看看晴慧，悄問晴光道：「這個光頭向來都這麼神經質麼？還沒動手

就先要死要活的。」

晴光忍笑道：「晴慧師兄是很有決心的人。」

米多多擊掌道：「我喜歡，我也是很有決心的人。晴光哥哥，你就跟我一起走罷！」

晴光訝異道：「我爲什麼要跟你走？」

米多多道：「爲什麼不？我要找古智丹算帳，你就代表貴寺作見證，證明他欺我不是我欺他。至於我爲什麼選你，就爲了你是貴寺唯一讓我看順眼的好和尚。」

「我是好和尚？」晴光哈哈怪笑道：「這是我聽到最荒唐的話。不過就衝著你這一句話，我陪你走一趟吧！」

住持嚴聲道：「晴光，你在胡說什麼？」

晴光道：「住持——」

米多多截聲道：「別跟他嚕唆，走啦！」

抓起桌上兩碗菜疾射住持和晴慧，來勢之快使兩人不得不閃避，難免還被濺了些湯汁，趁這空檔，米多多拉了晴光從窗口竄出去。

晴慧急呼：「攔住他們！」守在門外的和尚便圍了過來，突然都覺得一粒粒的東西撲面貼住。震得面頰好不疼痛，取下來一看却是飯粒，回神過來，那有人犯踪跡，不知何時走了

。

□□　□□　□□

「唉！你什麼事都算準了是不是？很厲害喔！」

晴光佩服的望著米多多。

「眞要動手打，現在的我根本打不過半炷香工夫就要倒了，不能力敵只有智取，看穿形勢，謀動而定。」

晴光道：「你傷沒全好？」

米多多拉著晴光逃出聖果寺，就躲在竹籬旁的雜草堆藏，待住持和晴慧追得遠遠之後，便反方向直奔入街，在小巷內一家小客棧住下。

米多多道：「我差點走火入魔，沒那麼快好。」

晴光悟然道：「原來你是練功走岔，不是受傷。」

米多多道：「是啊！」

晴光看出他不願多談武功之事，便道：「你是如何跟古智丹結怨？唉！他這人名譽好得很，很多人聽他的。」

不料米多多聽了這些話，眼睛眨巴眨巴，滿眶淚水盈盈然，顯些便掉了下來，顯然正觸著他的痛處。

晴光一臉的惶恐之色，不知那句話得罪了他。

米多多咬緊牙根不哭出來，站起來走向床舖，橫身一躺，用被子將自己連頭蒙住，不願被人看見自己軟弱的一面。

（原來他也有差勁的一面。）

晴光高興的想，頗有「志同道合」之感，但看他蒙著的被子直抖不停，不免安慰道：「人生不如意的事多得是，若是要哭，我早哭死了。你年紀還小，凡事可要想得遠，不要到我這年紀，才感嘆世事不值一哭。」

米多多不理，晴光繼續叨唸慰問，正感覺口渴要住口，米多多已忍無可忍的叱罵道：「誰說我在哭，我是在笑！」

（說話還帶著哭聲，偏死不認，好倔強的人。唉！不過換了我，也是要躲起來哭，人前是絕不認帳。）

晴光摸摸光頭，倒在一側睡了。半夜曾醒來二次，均見米多多在打坐練功，不敢打擾，悶不哼聲蒙頭又睡。

次日，吃完早飯。

晴光道：「可以走了麼？」

米多多道：「請再休息一天。」隨卽招來小二，給一點小錢，要他燒幾盆熱水送來，又付錢給店家代買衣服，痛痛快快將全身上下洗個乾淨，換上新衣，又梳整頭髮，自己看著也覺得挺順眼的。

晴光在他解衣時看到他露出來的臂膀全是傷疤，不免好奇：「兩臂都這樣了，身上更不用談了，這孩子眞那麼好鬥？」但隨卽米多多就拉上臨時弄的布幕，等洗好出來，又包得密封不透，晴光也忘了詢問。

米多多道：「唉！換你洗了。」

晴光搖頭道：「上月住持生日的前一天，我才洗過，不必這麼快又洗。」

米多多問道：「晴光兄是北方人？」

晴光道：「是啊！」

米多多道：「那我也不勉強你，我另外訂個房間。」

晴光道：「幹嘛浪費錢？」

米多多避重就輕道：「小弟不慣與人同眠。」

晴光笑道：「怪不得你一晚都在打坐。」

米多多暗嘆一聲：「這人是眞呆，假呆？常言道：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唉！鮑魚當然不感覺自己臭啦！」

平安無事過了一天，次日卽行，在到達古智丹宅邸的二日行程中，米多多均是天一黑就關起房門打坐用功。

（不管他是好人是壞人，總之是一位認眞的人。）

晴光於是有了這種想法。

愈接近古家，米多多愈覺情怯，既想見佳人又怕受傷害，晴光一路上有人付帳可以大吃大喝，看起來硬是比米多多快樂。米多多見他吃無節制，忍不住道：「當和尚既喝酒又吃肉，眞是好行業。」

晴光哈哈笑道：「我當初就是混不下去才去做和尚，除了剃個光頭，穿上僧服，其他一切照舊。」

米多多道：「只改變皮相，我看你是成不了佛。」

晴光漫不在乎的道：「自古以來做和尚千千萬萬，又有那個成了佛的？生時須盡歡，黃泉渺茫茫，也用不著去想那麼多了。」

米多多笑道：「你這和尚倒老實，不故作聖賢狀。」

晴光笑嘻嘻道：「別這樣誇我嘛！」不好意思搔搔光腦袋，忽道：「轉過山坳，就是古大夫的窩了。」

米多多沈默下來。

晴光搶步先行，走近前去，只見一堆燒後的廢墟，原先漂亮的小房子被燒得乾乾淨淨。

米多多趕上來，叫道：「怎麼回事？」

晴光道：「被火燒光了。」

米多多急道：「阿吟吟呢？阿吟吟有沒有怎麼樣？」

晴光道：「你鎮定一點，阿吟吟是誰？」

米多多慌道：「她是古大夫的義女，她如何啦？我要去找她？」說罷衝進斷瓦破牆，焦黑一片的空房，到處呼喚「阿吟吟」之名，始終不聞回聲，急得差點哭出來。

晴光一直隨之其後，適時道：「古太夫是武功高強的人，其女必也不弱，一場小火困不住他們的。」

米多多求助道：「那他們那裡去了？」

晴光道：「我們到湖邊向漁民打聽看看。」

米多多已慌得沒了主意，晴光說的只要有一點踪跡線索可尋，都足以使他服從。於是往小湖掠去。

漁民清早捕魚，此時已過中午，那還有漁人，兩人却忽略這點。

小湖，湖水清澈，太陽照耀，光影閃爍。

漁舟三兩羅列，人影空寂。

米多多絕望的喊道：「沒有人，都沒有人，誰來告訴我——阿吟吟妳在那裡——妳在那裡——妳在那裡——」

湖水不會回答，樹却會說話。

——湖旁一株枝條茂密垂下湖的柳樹發出咕嘀聲音：「誰啊，打擾人家午睡。」

不等話完，米多多已竄了過去，這才發現柳蔭下的湖畔藏著一條小舟，髮梳雙髻的黃衣小姑娘坐在那兒，一見米多多，那小姑娘唬的站起，急忙跳上岸，張開雙臂朝米多多奔去，却抱了個空。

米多多閃到一旁，道：「妳幹嘛？妳是誰？」

那小姑娘指著自己道：「你不認得我啦？我是小瞳啊！」

「小瞳？」米多多上下打量扮回女裝的小瞳，雖早知他「曾是」位美少年，一時還很難

將「他」與這位明眸皓齒的小美人聯想在一起。

小瞳道：「我們結拜過的，你不會眞忘了我吧？」

米多多甩甩頭讓自己清醒一下，道：「當然不會，只是妳突然變成女孩兒，一時叫人看花了眼。」

小瞳撇嘴一笑，道：「被你拆穿眞相，沒意思再扮男子。」

米多多道：「妳怎麼會在這兒？」

小瞳拉下臉道：「還說呢？那一天你上岸前曾說要快去快回，結果今天才回來，害我等了快一個月。」

米多多張大了嘴，道：「妳一直在這裡等？」

小瞳嘟起嘴道：「是啊，我說我會等你回來，自然不走啦！誰像你說話不算話，騙死人不賠命。」

十四

米多多摸摸她的頭，充滿歉意，忽然想起道：「不對啊！我走後的次一日曾回來過，並不見妳與馥兒。」

「都是你啦！」小瞳跺脚道：「點了邊姐姐的穴道，自己一走了之，後來她醒來就跑去要報什麼殺父之仇，我勸她也不聽，又阻止不了，生怕她被韋老闆殺了，就上岸去找你，找了一天一夜找沒人，才又回來等，一直到現在。」

米多多瞭解道：「難怪我回來見不到妳們。那馥兒還沒有消息麼？」

小瞳搖頭道：「沒有。」

米多多嘆道：「眞是愁上加愁。」

「你愁？」小瞳斜睨他道：「在美人處一窩就一個月，重色輕友到這種地步，這叫強說愁吧！」

「我不該教妳成語的，自討苦吃。」米多多苦笑道：「這一個月的時間是我十九年來最難堪的日子。」

小瞳好奇道：「如果不是美人留你，你怎會一月不回？難不成一月的時間還追不上手？那美人叫什麼名字？」

米多多搖手道：「妳先別問那麼多，先告訴我，前面山坳後的那棟房子妳知道麼，什麼時候失火的，附近的漁民有沒有談起他們遷到那裡去了？」

小瞳道：「那間房子啊——你先告訴我你的美人叫什麼名字，我才告訴你。……」

「小瞳——」米多多一急猛抓住她雙臂。

「好痛，放手啦！」小瞳疼得叫起來。

米多多雙眼噴火，道：「那妳快說啊！」

晴光勸道：「多多，你別這樣兇，嚇壞她啦！」

米多多不理，直催促小瞳，雙手亦隨之加重壓力。

小瞳淚光瑩瑩，道：「昨天突然失火，誰也不知道怎麼回事，不過燒的似乎是一間空屋，沒有人逃亡。」

米多多提在心頭的一顆重石突然放下，鬆懈之時頓感無力，自然而然放開小瞳，一個人喃喃自語，似乎在唸「阿彌陀佛，菩薩保祐。」

小瞳見他對別人比對自己關懷得多，心頭氣往上沖，跳回小舟，拿起長篙，用力划了開去。

晴光提醒道：「唉！你的小朋友要走了。」

米多多道：「不要緊啦，不會有事的。」

只見小瞳划了一丈，就再也划不動，這才想起氣昏頭之際忘了解下繫在樹上的纜繩，不由十分尷尬。

米多多得知佳人無恙，心情轉好，笑吟吟的遙望著她，忽然叫道：「喂，要我幫妳忙麼？」

小瞳點點頭。

米多多道：「晴光兄，來幫忙。」

晴光道：「你真要放她走？我看她比隨便那個女人都有情有義。」

米多多拉住繩子往後拖，晴光見狀道：「好，我來幫你。」兩人合力將小舟很快的拖了回來。

小瞳瞪眼叫道：「你做什麼啦！不是要幫我解繩纜麼？」

米多多笑道：「我那有答應這回事，我只是答應要拉妳回來。」

小瞳冷道：「拉我回來做什麼？我可不知道你那美人的一家人上那去了。」她想也想得

到，米多多如此關心那一家人，必定是與心上人有關。

米多多道：「我沒這意思。」

小瞳重重哼了一聲，表示不信，自己上岸，動手去解繩子，等解開了，空蕩蕩一段粗繩在手中，小舟不知如何飄流開去。

將繩子拋在米多多面前，小瞳氣道：「你幹嘛割斷了它，讓小舟流走？」

米多多道：「我不要妳走。」

小瞳道：「我說過我不知道你美人的下落。」

米多多道：「我不會再問妳這件事了。」

小瞳道：「那我走不走關你何事了？」

米多多微笑道：「妳一個小小女孩兒一人獨行是非常危險的，再說妳要認我作大哥時，不是承諾要聽我的麼？」

小瞳雙臂被抓處的疼痛非常實在，使她氣憤難平，道：「在你面前，我老是受欺負，我要跟你一刀兩斷。」

米多多摸摸鼻子，難爲情道：「不要在別人面前生我的氣罷！」

小瞳早歷世事，知道男人都愛面子，即使在和尚面前也一樣，就不再哼聲，一人轉身朝

面前走。

米多多追上去拉住她，道：「妳去那兒？」

小瞳道：「反正我一個人也活到今天，不必麻煩你了。」

米多多道：「別胡說了，以前妳是小男孩，當然不容易出事，但也差點做了殺手不是麼？現在你回復女兒身，一個人太危險了，我不放心。」

小瞳聽他語帶關懷，心裡舒服一點，但依舊難以釋懷。

米多多道：「妳這樣一個美人兒，不怕給人拐了去？」

小瞳聽他讚美她，又舒服些，扁扁嘴道：「是啊，今天就遇上一個。」

「我？我不會，我們是兄妹啊！」米多多一直低聲下氣給她賠罪，一來感動她苦等自己一個月，二來自己情急之下傷害她確是不該，因此扳不起臉，軟語道：「妳想不想聽我這一個月來的遭遇？」

小瞳哼道：「我不想。」聽來却很言不由衷。

米多多咧嘴一笑，這時候，晴光走過來道：「米兄弟，我探到消息了，古大夫一行人往誅仙鎮方向去了。」

米多多喜道：「你如何知道的？」

晴光道：「方才有個打漁少年經過，他說他瞧見古家的轎子在前天夜裡往東去，往東就是誅仙鎮了。」

米多多高興的笑道：「那我們快去。」

晴光頷首，却看向小瞳。

米多多道：「小瞳，咱們一路走吧！」

小瞳勉強道：「好吧！」心中却想：「我倒要看看你跟那女人是怎麼回事，不像追到手的樣子却又如此著迷。」

於是二人行變成三人行。

這晚宿於小鎮，米多多向獵人買了一隻獐子和一隻山雞，親手做了一道獐肉羹，一道烤山雞，另外炒兩個小菜——眞正香傳餘里，引得不少客人向店家詢問——爲的不過是向小瞳賠禮。小瞳吃得暢快，心中的芥蒂終於消除。

晴光吃得眉花眼笑，不住道：「老弟，眞是想不到你還有這一手。」

米多多道：「過獎了。」順手將雞腿撕給小瞳。

小瞳吃得半飽時忽然嘆道：「像大哥這樣的男子，根本不需要討妻子，女人的手藝在你面前只有相形見拙。」

米多多笑道：「又來說孩子話，娶妻子又不是討回家當傭人，再說平常隨便吃一吃就夠了，像這種花工夫費時間的精緻料理，只能偶一爲之，常常弄可要不耐煩了。」

小瞳道：「可是你隨便炒的菜也很香啊！」

米多多道：「我那是隨便炒的？先得用一塊火腿加上許多香料熬成濃汁，再用那碗濃汁來炒菜，才能這般的香。」

小瞳張大了嘴，驚詫道：「要這樣麻煩啊！」

米多多道：「偶一爲之，偶一爲之。」

晴光翹起拇指讚道：「了不起！了不起！」

米多多一笑置之。做慣了的事，已沒有了不起的感覺。

飯後小瞳回自己房裡。

晴光看她不在，道：「老弟，有件事我要跟你提一提。」

米多多道：「什麼事？」

晴光道：「你聽過神秘拍賣會的事麼？」

米多多搖頭道：「我不懂。」

晴光道：「每單月的初一，在誅仙鎮有個神秘的拍賣會，據說聚集了全國各地的富人，

拍賣極有價値的古董，字畫。」

米多多道：「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晴光沈吟道：「我一直在懷疑那許多拍賣品是從何而來。」

米多多笑道：「我一直當哥哥是渾渾噩噩的人，可眞是失禮了。」

晴光哈哈笑道：「我也是偶然得到的消息，明天要去誅仙鎭，這才想起來，要不然說什麼也想不起來。」

米多多忽然想起：「古智丹家裡頗多古物古畫，也許會出現在拍賣會上。反正人海茫茫無從尋起，有條線索出現，可不能放棄。」便道：「過幾日又是單月初一，咱們順便去探個究竟如何？」不大好意直言要找宋吟吟。

晴光爲難道：「可是，只知在誅仙鎭，正確的地點却是誰也不肯透露。」

米多多機靈道：「到時候只要盯住外地來的富翁，總可以混進去的。」

晴光道：「你總有辦法。」

米多多起身離開，去敲小瞳的門。

小瞳開了門，道：「什麼事？」

米多多道：「讓我進去，我有話跟妳說。」

小瞳狐疑的讓他進來，見他順手關門，心中怦怦亂跳。

米多多自己倒了杯茶，不住啜飲，沈思不語。

小瞳沈不住氣道：「到底什麼事啦？」

米多多輕咳一聲，道：「哦，我是來問妳，願不願意回『龍家教場』學功夫。」

小瞳道：「我雜在一堆男子當中多彆扭。」

米多多同意道：「我想也是。」

小瞳道：「那你爲何又問？」

米多多笑道：「其實我是想知道妳究竟愛不愛習武。」

小瞳自嘲的一笑，道：「當然想啦，學了好本事，可以保護自己，至不濟也不用再怕你啦！」

米多多奇道：「怕我？爲什麼？」

小瞳損他道：「你會罵人，打人，還會捏痛人呢……」

米多多道：「別再提這個，以後除非你偷懶荒廢功課，我不會罵妳啦！但是妳自己也不能隨便鬧脾氣喔！」

小瞳聽出苗頭，道：「我要練武？誰教我？」

米多多指著自己鼻子，道：「名師在此，妳還不求？」

小瞳道：「我才不上你的當呢！你忘了你曾說過你的武功只有男子能練，換言之，女子是練不成的。」

米多多笑道：「不錯，我學的內功心法『地獄火神功』若由女子陰體來練，準死不疑。」

小瞳道：「不練內功只習拳脚，還不是跟我現在一樣。」

米多多道：「但妳忘了我爺爺有個師妹——龍老夫人。」

小瞳雀躍道：「對啊！怎麼她就能練？」

米多多道：「因爲她學的是另一套內功心法，叫『素女玄玄心法』，只適宜女子練習，妳願學我就教了妳。」

「我當然要。」小瞳恨不能抱住米多多大好人親一下，歡笑道：「從今以後我不必去羨慕邊姐姐和龍姐姐了。」

米多多道：「吔，不能白教妳，得拜師才行。」

小瞳怔住，一會兒道：「拜你爲師不就矮了一輩？」

米多多道：「不願意？」

小瞳十分爲難，又無法啓口。

米多多突然大笑起來，道：「要妳叫我一聲『師父』，別說妳叫不出口，我自己也難爲情。我們就變通一下，由我代家師秉祖父的米飛鵝前輩收妳爲徒，咱們倆兄妹相稱，妳叫我『師兄』吧！」

小瞳馬上清脆的叫一聲「師兄」，道：「你眞好！」

米多多正色道：「師父的名諱不能隨便說與人知，懂麼？小瞳——我還是叫妳小瞳好麼？我叫慣了。」

小瞳點點頭。

米多多在房裡設了祖父的神位，要小瞳行拜師之禮，正式入門之後，米多多才道：「本門沒有門派稱呼，乃是世代相傳的武學，『素女玄玄心法』是我的曾祖母帶進門的，從此才有女弟子，妳是第二位。」

小瞳道：「師兄是新掌門人。」

米多多笑道：「我這掌門人就管妳這一個小淘氣。」

小瞳笑道：「請問師兄，什麼時候開始教我？」

米多多道：「揀日不如撞日，從今晚開始吧！」

小瞳遲疑道：「可是你又沒練過『素女玄玄心法』，怎麼教我？難道有册子？」

米多多奸笑道：「册子自然有，可是妳大概看不懂。」

小瞳噘嘴道：「如果我有個勤學師父，自然看得懂。」

「哈哈，反擊得好。」米多多嘻嘻笑道：「好啦！談正經的，册子全放在老家，不過我曾經背過，今天我用口授，妳仔細聽著。」

小瞳正襟危坐，米多多開始口授呼吸打坐的方法。

「內功主練氣，趺坐習靜，與道家之導引術，約略相似，即所謂以靜制動之法。師妹，妳仔細聽著：氣之吞吐抑揚，以沈靜柔實爲主。如蛇之氣，節節通靈。其未著物也，若甚無力者；一與物遇，則氣之收煉……」

唸一句，解釋再三，直到小瞳完全瞭解。

「神閒志暇，心手相忘，周身無須用力，暗聽氣注丹田………」

一篇入鬪心法，連說帶解釋，足足講了一個時辰，然後教小瞳開始練習，米多多在一旁協助，直至二更天，才回房休息。

次日。

小瞳趁晴光不在，很好奇的問道：「這次見面，你爲什麼就肯教我武功？記得以前怎麼

求你都不肯呢！」

米多多眨眨眼睛，道：「妳要聽眞話，假話。」

小瞳道：「假話是什麼？」

米多多道：「就是妳等了我一個月，叫我好感動。」

小瞳白眼道：「那眞話呢？」

米多多道：「我覺得妳比較有定性，還算可造之材。」

小瞳嘀咕道：「我倒希望這二句對調。」

米多多奇道：「妳不希望自己是可造之材麼？光是叫我感動是得不到我的青睞，我喜歡肯努力的孩子。」

小瞳道：「你眞冷酷。」

說罷走到一旁去，因爲晴光從茅房回來了。

米多多會了鈔，三人繼續南下。

江南民豐物阜，沿途明媚風光，不論用走的或坐車子，都開心得很。

他們此時就坐在車裡，輕輕鬆鬆的趕路。

米多多忽然道：「我那匹『神風』不曉得落到那裡了？」

小瞳道：「好東西自有人搶著要，一定換了主子。」

米多多只是偶然想到提一提，並不放在心上，聞言只是一笑，伸手在懷裡摸索，摸出一卷小册子，道：「小瞳，坐過來，開始唸書。」

小瞳道：「現在？」

米多多道：「做什麼事都從『現在』開始，保證成功，不用再選黃道吉日，而且現今最閒不是麼？」

小瞳便和晴光換了位子，開始學認字。

晴光少了談話對象，不免無聊，但也不便打擾。

好在教了一個時辰，米多多便休息了，讓小瞳自己唸。

晴光道：「誅仙鎮便在西湖附近，我方才想了一想，要找外地來的有錢人，莫過於造訪歌妓的畫舫。」

米多多咋舌道：「晴光哥哥六根不清淨喔！」

晴光故作正經道：「美人與骷髏，在出家人眼中並無分野，都是一樣的，一樣的。」

米多多噗嗤一聲，大笑起來。

「出家人似乎都不太老實。」

「這句話傷人哦，老弟。」

米多多笑嘻嘻，晴光嘻嘻笑，惹得小瞳看不順眼道：「請安靜罷，人家在唸書，你們這麼吵，我讀不下去。」

男人噤聲，就聆聽一位小姑娘大聲朗誦。

小瞳唸了兩遍，抬眼看見晴光閉眼睡著了，米多多抑是兩眼直眨，奇道：「你們昨晚都沒睡好？」

米多多打個哈欠，道：「不是，請妳默讀好嗚？」

小瞳道：「什麼叫默讀？」

米多多道：「就是不要唸出聲音。」

小瞳道：「爲什麼？」

米多多又打個哈欠，道：「沒什麼，只是妳讀書的聲音很像安眠曲，聽了就想睏。」

小瞳伸指在他大腿擰了一把，米多多痛叫起來，兩眼好睜，道：「妳幹什麼？」

小瞳瞪眼道：「還想不想睡？」

米多多回瞪道：「妳幹嘛捏人？」

小瞳道：「誰叫你又瞧不起人，什麼聽了我的聲音就想睡？如今我是你的師妹了，你不

能再不尊重我。」

米多多驚訝地瞧著她，心想：「這丫頭說得這番話，可見在長大了。」便道：「是我錯了，妳別生氣。」

小瞳朝他扮個鬼臉。

米多多搔搔自己腦袋，暗忖：「昨晚我是不是發燒了，不做師父偏做師兄，收了這麼個師妹，簡直自找麻煩。」

小瞳笑道：「師兄雖愛教訓人，却是有過必改的君子。」

米多多道：「那也未必。」伸手挖挖鼻孔。

小瞳沈默一會，突然道：「師兄，你就這樣不管邊姐姐可以麼？」

米多多道：「什麼？」

小瞳道：「邊姐姐去找韋老闆復仇，你不擔心麼？」

米多多盤起兩腿，道：「她去多久了？」

小瞳道：「一個月了。」

米多多道：「既然去那麼久，現在擔心還有何用？」

小瞳道：「你不想查個究竟？」

米多多道：「沒必要。」心想：太遲了。

小瞳哼道：「是啦！現在你心中除了宋吟吟，再不關心別人的安危。」

米多多臉色一變，將頭一扭扭開去。

（他生氣了。）

小瞳這麼想，心就跳得快起來。

（我要不要跟他求好？唉喲！他臉色這麼難看，一開口準是破口大罵，我不幹了。）

小瞳悄悄觀察米多多，心中暗嘀咕。

（我要不要哭？也許我一哭，他就不生氣了。）

小瞳擰了自己一下，擰得好痛好痛，眼淚果然不負所望一直湧上來，再想些自己流浪時的辛酸事，馬上就要嗚咽成聲，米多多剛好轉過頭來。

「妳怎麼了？」有點惡聲惡氣。

小瞳眨眼睛，誰知眼淚却給他嚇得正迅速倒流回去，只好道：「我很難過我惹你生氣，想哭又不敢。」

米多多道：「妳眞的很難過？」

小瞳不住眨眼睛，不住點頭。

「扯蛋！」米多多罵道：「妳看妳又在眨眼睛了，妳一說謊就會眨眼睛，妳這老毛病什麼時候才改得了喲？」

「你討厭！」小瞳氣了：「人家也是一番好意，你沒看你生氣成那付驢相，叫人看了好害怕。」

米多多吼道：「我當然生氣，妳喜歡自作聰明，動不動就諷刺我與阿吟吟，妳不要忘了，我是妳的師父兼師兄。」

小瞳嘴一扁，眼中淚珠已是滾來滾去。(這次是貨眞便實)。

米多多吼道：「不許哭！」

小瞳抽搐幾下，淚珠終於奪眶而出，跟著「哇」的一聲哭出來。

米多多啐一聲，轉過頭去不理她。

小瞳哭得渾身發顫，將書丢還米多多懷裡，哭道：「我早知道……不能要……年輕師父……專門欺……負人……你才當……一天……就這麼……兇……我不要了……統統……還你……」

米多多斬釘的道：「隨便妳好了，既然妳不服我的教訓，我可以立即設香案，稟明先祖將妳逐出師門。」

小瞳哭道：「你……好兇……哇……」

米多多冷道：「妳言語傷人，就別怪我不客氣。」

小瞳見他不肯安慰哭泣的她，更覺委曲，哭個不停。

窗外青青一片，正行至郊外。

米多多喝叫「停車」，跳出車外，找個地方清靜一下。不遠處有一方池塘，便洗把臉，喝些水，慢慢平靜心情。

良久。

米多多已好得可以哼一首歌，便站起身，朝馬車方向走，沒幾步便停下，他瞧見車上正下來一人。

小瞳慢慢走到他跟前，垂首不語。

米多多靜等她先開口，看她要說什麼。

小瞳低聲道：「你的和尚朋友跟我說了你在聖果寺受的罪，你跟古智丹，宋姑娘之間一定有你們的秘密，我不該隨便拿來開玩笑。和尚說我在吃醋，我想是吧！因爲除了師兄你，再沒有人肯眞心關懷我，我怕你娶了美人就不理我，到時候我怎麼辦？所以才說出那麼無理的話。現在我想通了，不管你娶了誰，我都是她小姑，和尚說自古以來，只有嫂嫂巴結小姑

，沒有嫂嫂欺負小姑的事。」

米多多笑了起來，道：「和尚該死！」

小瞳不解的瞧著他。

米多多道：「他胡說八道，妳別學他。」

小瞳喜道：「你不生我的氣了？」

米多多拍拍她，道：「算了，童言無忌。」

小瞳抱住他臂膀，道：「師兄，你娶了老婆不會丟下我不管吧？」

米多多道：「如果妳不是我師妹，那可說不定。」

小瞳嫣然笑道：「那我可得小心不讓你有藉口將我逐出師門。」

米多多道：「嗯，很好，妳總算明白了。」

小瞳想了想，道：「做師兄好過癮的樣子，那我什麼時可以做師姐？師兄，你給我收一個師弟或師妹吧？」

米多多正色道：「不行，我們的武功是一脈單傳。」

小瞳道：「騙人，韋老闆不也曾是你的師兄？」

米多多道：「那是因爲他年紀差我很多，練功時不至互相衝突，尤其是練『地獄火神功』的頭五年，只能一人習之，不能同時兩人同練。所以即使要收二名徒弟，年紀也必須差距十歲左右。」

小瞳道：「我聽不懂。」

米多多敷衍道：「以後有機會再告訴妳。」

小瞳領悟道：「我知道你還不太信任我，所以不肯說。」

米多多不客氣道：「入門第二天，妳就跟我哭鬧要離開，叫我如何信任妳？」

小瞳難爲情道：「人家已經道過歉了，還重提做什麼？」

米多多笑道：「妳記住了，以後吵架也好，打架也好，都不許再拿『叛出師門』這事來威脅我，聽好，我不會再給妳第二次機會。」這話的聲音裡面分明是帶點兒激憤的意味，心中似乎想起昔日叛徒韋必常。

小瞳流浪慣了的性情突然受到束縛，當然有點不樂意，但至今而後凡事有人可商量，依靠的感覺又教她十分滿足，那點不樂意又算得了什麼？

「遵命，師兄。」

小瞳伸手又要抱住米多多臂膀，享受那份安全感，米多多一把閃開。

「走了啦，別讓人家久等。」

米多多當先往馬車走去。

（師兄，笨蛋！）

小瞳頓頓足，只好慢慢隨之於後，偷偷一笑。

□□　□□　□□

「妳不必一直爲馥兒的事在我耳邊嘀咕不停，馥兒她武功比妳強，人比妳聰明，性格比妳穩，妳在韋必常手中都死不了，她怎麼會死。」米多多道。

小瞳猛翻白眼：「你要稱讚別的女孩子，也不要專拿我來比，我就那麼『比上不足』麼？」

米多多笑道：「不要生氣嘛！」

小瞳一嘆，道：「就算我命大沒死，靠的也是你手中的王牌，而你的王牌已被拿走，韋必常還有顧忌麼？」

米多多淡淡的道：「那妳要我怎麼樣？她已去了那麼久，若有不幸也早發生，現在擔心也沒用。朋友一場，的確該互相幫助，但對於無能爲力的事，我是不想煩惱的，沒必要爲她去死吧！」

小瞳怔怔看他一會，道：「如果她是你的妻子或情人呢？」

米多多慎重的道：「那當然另當別論。」

小瞳想了一會，道：「我呢？你又會如何？」

米多多不耐煩道：「不論我說什麼，妳都要扯上自己。」

小瞳道：「回答我嘛！」

米多多鼓起腮幫子，敲敲她的頭，道：「妳習藝未成，別想離開我，所以這個問題不適合妳問。」

小瞳道：「師兄很有價值觀嘛！」

米多多聽她口氣不對，道：「什麼意思？」

小瞳道：「因爲你把人分等級啊！有的比較值錢，有的比較不值錢，值錢的就……唉喲，你又要兇我了是不是？」

米多多的確口氣不善，道：「妳怎麼一點都不客氣啊？妳說話之前不能用腦子想一想麼？這不是價值不價值的問題，而是交情深與淺的問題。」

小瞳故作乖巧道：「哦，原來如此，我現在懂了。」

米多多看她這樣，廢然一嘆，氣不起來了。

（什麼交情深，交情淺的，明明是邊姐姐跟你交情深，宋姑娘跟你交情淺，哼，巧言令色，鮮矣仁！）

小瞳直在心中嘀咕，順便複習讀過的句子。

他師兄妹兩人在西湖畔一家茶樓等待晴光和尚。

原來晴光一意要遊西湖，而且堅持主張在歌妓的畫舫最容易查到將混入神秘拍賣會的外地富商，所以親自去探詢誰是最受歡迎的歌妓，叫他們師兄妹在茶樓等著。

米多多對他的行爲暗暗皺眉，又不免好笑。

（什麼跟什麼嘛，這是什麼世界，當和尚可以喝酒吃肉，還可以垂涎美人，我這個正常的男子居然要對著一個小丫頭陪她吃甜點，這太不公平了吧！）

看看小瞳一臉稚氣，發育不良的樣子，米多多廢然一嘆。

（這小丫頭臉蛋還不錯，可是身子不長肉，會有男人看上她麼？如果她性情溫順、賢慧，手藝，縫工精湛，也許尚可希望，但看她現在這樣，我怕我要養她一輩子了。）

閒著無聊，米多多就胡思亂想起來。

小瞳舔了舔沾在手上的糕屑。

米多多道：「不要舔手，不好看的，當女孩子要把男孩子的習慣改掉。吃不夠可以再叫，但不要一付饞相。」

小瞳道：「不要那麼嚕唆嘛！」

米多多道：「妳如果想嫁得出去，最好聽我的。」

小瞳不在乎道：「我才不要嫁人呢！」

米多多嚇了一跳，忙道：「爲什麼？」

小瞳一本正經道：「我喜歡跟師兄在一起嘛！」

米多多愕然道：「再喜歡哥哥，也不能因此不嫁啊！」

小瞳道：「別人都不會像師兄這樣，對我是沒企圖，沒目的的好，所以我不嫁人，我要永遠跟師兄在一起。」

米多多一臉呆相。

小瞳天眞的道：「師兄，你成親以後，我還可以跟你在一起麼？」

米多多端起茶一仰而盡，生澀的道：「啊！可以。」

小瞳拍手歡笑。

（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因爲同情而照顧她，沒想到引起她對我的依賴，竟然說不嫁人，這如何使得？——啊，會不會她還停留在小男孩階段沒醒覺？只要喚醒她女性的自覺，一

定會對男女之間的戀情感興趣，就不會說不嫁了。）

從此米多多對小瞳又變了一番態度。

他當她是一位小姐來對待，要她注意裝扮，要她學習家事，跟她說話比跟男人說話客氣。（這是後話，而且實現起來不容易，他發覺最後那項很難遵行，因爲小瞳記性好，悟性卻不高，當她師兄兼師父的他常在教武功時要不耐煩而火大起來。唉！畢竟他還年少，耐性比較差嘛！）

當晴光一臉風情的走上茶樓，口還哼著俚曲。

小瞳譏道：「花和尚回來了。」

晴光笑道：「啊！今天眞是快活的一日。」

米多多道：「知道誰是最美的歌妓了？」

晴光滿面春風，道：「可不是，聽說美如天仙，連皇后都比不上。」

（好爛的形容詞，誰又見過皇后了？）

米多多道：「叫什麼名字？」

晴光道：「她叫夕霧。」一付陶醉的表情道：「多美的名字，光聽名字就讓男人醉了。」

米多多好笑：「小瞳叫他花和尚，實在有點道理。」

晴光忽然做起詩來：

「如花的少女像美酒，

男人輕啜一口，

啊！醉了。」

米多多皺眉道：「你可以了吧，我師妹在旁邊呢，這種肉麻的話你也說得出口。」

晴光品評道：「令妹美則美矣，可惜生澀沒風味。」

米多多重捶一下桌子。

晴光唬了一跳，「幹嘛？」

米多多叱道：「你有完沒完，你這花痴和尚愈說愈不像話，半點不像出家人。」

晴光不好意思道：「好色而慕少艾，也是人之天性嘛！」

米多多好氣又好笑，道：「還沒見著人，你已這般神不守舍，等見了盧山眞面目，我看佛家將少一位蹊蹺弟子。」

晴光猛搔光頭，似乎在考慮。

小瞳不解道：「什麼意思？」

米多多睥睨晴光道：「和尚可以還俗嘛！」

小瞳噗嗤一笑。

晴光滿面羞慚，猛搖手道：「絕不還俗，絕不還俗。」

米多多看他已清醒，便問道：「晴光兄打聽出西湖第一美人芳名夕霧，想必連她的價碼也打聽到了吧！」

晴光愕然道：「什麼價碼？」

米多多詫異道：「你道上畫舫不用錢麼？愈是出名的歌妓，見一次面價碼愈高，我看第一美人少不了要五百兩以上。」

小瞳與晴光同聲呼道：「五百兩？」

米多多道：「這只是我預估。」喚來小二，詢問一下，方知五百兩只是喝一盅茶，聽兩隻小曲的錢，若要的更多，如美人陪酒，下棋、賦詩，另有價錢。

小瞳，晴光均聽傻了眼。

晴光傻怔怔的道：「下輩子我要當女人。」

米多多道：「你覺得歌妓錢好賺是不是？像夕霧那種價碼的姑娘，乃是萬中選一，如果不是豔驚四座，詩詞歌賦一一精湛，也沒人肯出那筆錢。」

小瞳感慨道：「跟她一比，殺手這行業簡直太寒酸了。」

米多多笑道：「你不必羨慕她，反而她該羨慕妳。」

小瞳持疑道：「是麼？」

米多多慢條斯理的道：「妳不必對著陌生的男人強顏歡笑，不會給人吃豆腐，將來還可嫁著好丈夫，而當歌妓的空有一肚子詩書，最終的歸宿不過當人家的妾。這樣的女子，妳羨慕她豈非諷刺。」

晴光不耐煩道：「別討論命好命壞了，要五百兩呢，你有沒有這筆錢？」

米多多吃笑道：「你又搞錯了，晴光老哥，五百兩只是一個人，你我兩個得湊上一千兩呢！」

小瞳道：「我也要去。」

米多多道：「好，一千五百兩。」

晴光一聽到這筆數目，差點昏倒。中等人家，一輩子也存不到這筆錢。聖果寺一年收入香油錢最多的一次也不過二百兩。

小瞳道：「師兄，我知道你賺錢的花樣很多，你一定可以湊到這筆錢的，是不是？」

米多多嘻皮笑臉，甚是得意，道：「是啊！」

晴光搶著道：「你快說啊！」

「別急！」米多多看著窗外，道：「麻煩你去對面客棧訂最靠裡面的三間房，我和師妹出去溜一圈就有錢了。」

晴光道：「那有這麼好的事。」

米多多不再解釋，丟下銀角子，招呼小瞳往外走。

晴光無可奈何之下，吃光了桌上的點心，真的去訂房間，等待米多多帶錢回來，雖然他不太相信有這麼好的事。

（一千五百兩不是十五兩，那有那麼容易的事。唉喲，他該不會去偷去搶吧？不會吧，沒聽過有人帶個妹子做強盜。）

吃過午飯好一會，米多多和小瞳各抱著一包東西回來。

米多多道：「小瞳，妳回房裡去唸書，這裡有晴光兄幫忙就夠了。」

小瞳幾乎跳著出去。

晴光道：「你買了什麼，她那麼高興。」

米多多道：「沒什麼，一些女兒家的首飾衣服。現在咱們可沒空閒理小姑娘，麻煩你趕緊磨墨。」

晴光問：「何用？」

米多多道：「賺錢啊！」

晴光聞言馬上向店家借來墨硯，一邊磨一邊看米多多搞啥鬼。只見米多多變魔術似地取出一把又一把的摺扇。

「敢問晴光兄能繪山水麼？」

「不能。」

「書法上又如何？」

「這個……晴慧師兄說我寫字像小孩塗鴨。」

米多多只好道：「那你姑且充當一次書僮吧！」

晴光道：「這沒問題，只要你有法子讓我見著夕霧姑娘，別說書僮，當馬僮，琴僮也行。」嘿嘿而笑。

米多多也笑道：「那開始吧！」

取出購來的幾支狼毫筆，在燭火上小心烤去餘毛，再取數個小茶杯，將墨汁調成深淺不一的顏色。

晴光道：「你打算在扇子上作畫？」

米多多道：「不錯。」

晴光道：「一隻扇子不過幾文，作過畫的頂多賣得一兩，即使有名的才子也沒辦法靠畫扇子賺來一千五百兩。」

米多多露出雪白的牙齒笑著，並不解釋什麼。

這一陣忙碌直忙到傍晚，天都黑了，晴光餓得要抗議了，米多多才忙完，却不叫飯菜，說道：「讓哥哥你忙了一下午，小弟過意不去，我去做兩樣小菜，咱們喝一杯，你且再忍耐一下。」

「你肯下廚？」晴光喜不自禁，道：「好，我等。」

米多多並不直接到廚房，而去敲小瞳的房門，帶她一起去。這時候已過晚飯，店家的廚房樂意分一半租給米多多，讓師兄妹兩個去忙。

小瞳端著晚飯進房時，瞧見扇子已繪好，拿在手中細瞧，發現風景中立著一位仕女，巧笑嫣然，活靈活現，再仔細一一欣賞，發覺每面扇子的景物中都畫上或立或坐的美人，而且看樣子都是同一個人。

「師兄，畫上這人是誰？」

「妳不認識的。」

「是不是宋美人？」小瞳笑指宋吟吟。

米多多道：「不是，我隨便畫的。」

小瞳鼻孔一哼，道：「不說算啦，不用騙人。」

米多多瞪眼呼道：「吃飯啦！吃飯啦！」

晴光早已舉箸等待，小瞳識相的閉嘴。

這一晚，三人要了酒喝個過癮，米多多也不禁止小瞳喝，結果第二天醒來，頭痛有之，乾渴有之。

小瞳沒見到米多多，便到晴光房裡去問，晴光說多多留下條子寫明他帶著扇子去尋買主出售。

小瞳聽了不禁生起對晴光的鄙視之意。

（同樣堂堂七尺男兒，師兄事事能幹，這光頭就顯得這麼無能，連衣食之助都要靠別人。哼！天下第一無用是和尚，我可不能像他，我要積極努力，免得被瞧輕了。）

想通之後，小瞳到廚房，照著米多多昨晚示範的，依樣畫葫蘆照做出三道菜，雖盛在盤裡不好看——一條魚煎得骨肉分離不中看——偷吃一下却覺得味道蠻好的，便信心十足端到米多多房裡準備著。

晴光也在，瞧著二盤一碗稀爛的菜餚，道：「這是什麼？猫食？」

「什麼猫食？你太過份了。」小瞳的信心受到打擊，惱羞成怒道：「這是煑給我師兄吃的，不准你碰！」

晴光道：「好稀罕麼，根本看不出什麼菜做的，誰敢吃。」

小瞳氣道：「不是做給你吃，不必你多嘴。」

晴光道：「貧僧可是一番好意，不要叫妳出醜。」

小瞳道：「出什麼醜，我煑的雖不中看，却很好吃。」

「是麼？我吃吃看。」

小瞳拿筷子打他手指，道：「不許吃！」

晴光便和小瞳你一言我一語的吵起來，一個罵：「你和尚不像和尚，改名叫花花和尚算了！」一個罵：「女孩子兇蠻潑辣，一輩子也嫁不出去，只有改行做尼姑了。」……一個任性一個妄爲，半斤八兩，不相上下。

吵得口也乾了，菜也涼了，米多多還不見回來，只好暫且休兵，湊和著冷飯冷菜先吃飽了再說，當然，晴光是另外叫的飯菜，他才剛發誓絕不吃「猫食」。

小瞳一邊磨牙，一邊立誓！

（賊禿驢，我會做出像師兄一樣又好吃又好看的菜餚，到時候騙你是師兄做的，等你吃下之後，瞧我怎麼笑你。）

於是，吃飽之後，又溜進廚房發奮圖強。

十五

到了傍晚，下了一場小雨。

小瞳門前眺望米多多不歸，意興闌珊地回房睡了。睡到三更天，想起身練功，又感覺懶散，心想師兄一天一夜不歸，我偷懶一下，他也無可奈何。但轉念想起米多多曾言道：「我喜歡肯努力的好孩子，妳是我師妹，趁早要覺悟才好。」立卽睡蟲全消，爬起來照著多多所授習練。

夜靜悄悄，不清楚過了多久，小瞳懷疑自己是否神經過敏，居然聽見隔壁多多房裡傳來女子的嬌笑聲。

（師兄對男女之事一本正經的，不可能把女人帶進房間，我大概幻覺，師兄說有幻覺是練功不專心的徵兆。）

偏偏這時候又聽到笑聲，這下子確定沒錯，小瞳立刻走出自己房門，來到隔壁門前，暗念：「不可能是師兄，那想當然耳是那個花和尚帶女人回來，想佔便宜又不好意思，就企圖栽贓給師兄。」

愈想愈氣，新恨加舊仇，小瞳用力一腳踢開房門。

「啊！」

燭光瑩瑩，照亮一對璧人也似的男女。

長長的鵝蛋臉，天生成了風流標緻樣兒，貌賽百花，一對水汪汪的丹鳳眼以一種叫女人也著迷的柔媚神色望著米在門口的少女，突然她兩片櫻唇微微一笑，讓小瞳見著也不由得怦然心動，目眩心馳。

——女人看了尙且如此，男人豈有不爲她瘋狂。

那女子又甜又柔的聲音，宛如春風在多多耳邊輕輕傾訴：「這位可愛的小妹妹，就是你的師妹了？」

小瞳聽她也知道自己，感覺無比光榮，連道：「是，是，我就是師兄的師妹。」

米多多嗤嗤一笑，道：「妳要在門口站多久，進來吧！」

一走進房，便感覺那女子的光芒蓋過任何人任何東西，小瞳直溜溜盯著她瞧，突然嘆道：「妳好美哦！」語氣絕無一絲妬意，而是心悅誠服的讚嘆。

那女子笑道：「妹妹也很美啊！」

小瞳道：「跟妳一比，我簡直是醜八怪。」

那女子溫柔道：「妹妹不可自薄，妳年紀尚小，等妳到了姐姐這個年紀，可是一位人人稱頌的大美人兒。」

「眞的嗎？」小瞳痴痴的道：「我可以叫妳姐姐麼？」

那女子道：「當然可以，我只怕妳要嫌棄呢！」

小瞳忙搖手道：「我怎麼會？妳這麼美。」

那女子笑聲如銀鈴：「多兒，你眞幸運，找到這麼可愛的師妹，我一見便覺投緣，以後可不許你欺負她。」

米多多微笑著堅持道：「玉不琢不成器。」

那女子輕笑道：「你愈來愈像老爺爺了。」

米多多打個冷顫，道：「妳幹嘛拿我跟老怪物比？」

那女子道：「孫子像爺爺，乃是天經地義之事，你自己否認，其實你祖孫倆不只長得像，性情也差不多。」

米多多不舒服道：「聽妳這一說，我全身起了雞皮疙瘩。」

那女子體貼的不再提叫別人不快的事，道：「你不把你的小妹子介紹給我麼？」

米多多輕咳一聲，似乎想咳掉祖父的陰影，朗聲道：「我師妹，赫連瞳，小名小瞳。師

妹，她就名滿杭城的西湖第一美女夕霧姑娘。」

小瞳呆呆道：「夕霧？夕姑娘？」

米多多道：「很奇怪麼？她姓夕名霧，姓也怪名也奇。」

小瞳驚豔道：「原來她就是夕霧姐姐，難怪這麼美。」

夕霧聽她知道她是歌妓的身份之後，還能率直的叫她姐姐，對小瞳更加喜愛，拉了她手，兩人十分親熱。

小瞳道：「師兄，你如何能認識夕霧姐姐？」

米多多道：「我認識她好幾年了。」

小瞳道：「你眞壞，還一直裝作不知道夕霧姐姐之名。」

夕霧體貼道：「別怪他，我的名字提起來沒啥光彩。」

米多多笑道：「別開玩笑了，上妳畫舫見一次面，少說要五百兩，我心疼銀子，只有另施妙計引妳下船。」

小瞳問道：「什麼妙計？」

米多多得意道：「就利用我手繪的那些扇子啊！」

小瞳悟然道：「我想起來了，你畫上的美人分明就是夕霧姐姐！」

米多多道：「可不是，此地的富商名流，那一個不以見第一美人次數的多寡來互相炫耀。扇面不只有美女畫，而且有『夕霧』兩字的鐫印，因此我登門求售，莫不以寶物的價錢購下。」

夕霧道：「我便是見著陳大戶帶來的扇子，才知道多兒在找我，兩人在相思雨亭會面，他提起有個師妹，我非見見不可，於是前來打擾妹妹了。」

小瞳笑道：「多謝姐姐看得起，師哥沒說起我壞處吧？」

夕霧嬌笑道：「沒有，他很看重妳呢！」

「是麼？」小瞳懷疑的看向多多。

米多多嘖聲道：「怎麼用那種眼神看我？」

小瞳吐吐小舌，問道：「師兄賣扇子，一把賣幾文錢？」

米多多道：「五千錢。」

小瞳愕然道：「五百兩？只因為有姐姐的畫相和鐫印，一把二錢的扇子能賣得五百兩銀子？」

米多多道：「富商為討好夕姑娘，花幾百兩買一把扇子算是最便宜的貢獻。實際上那顆鐫印和夕姑娘身上擁有的印章一模一樣，富人知道不假，才秤銀以求。——以為是夕姑娘親筆所繪呢！」

夕霧道：「你別賣關子啦！告訴師妹不要緊。」

米多多搔著腦袋道：「可以說麼？」

夕霧沈吟道：「成年人能為自己的事負責，沒有不能講的。」

「好吧！師妹，妳知道也別出去亂說。」米多多等小瞳點頭以後，方道：「我認識夕姑娘，是兩年前祖父帶我來杭城時結識的，當時爺爺為夕姑娘所迷，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不僅為她畫了數幅絹畫，而且以一對象牙鐫刻了兩只一模一樣的印章，蓋在所繪的絹畫上，如今便懸於夕姑娘的畫舫。祖父將自己的心意全表達於畫上，就帶了其中一顆鐫印離開了，直到仙逝之日，那顆鐫印還掛在祖父胸前。」

小瞳將信將疑，呆坐一旁。

夕霧嘆道：「當時我剛出道，名氣遠不如現在，而且我於書畫之道無甚天份，本來是無能奪得花魁，就為了老爺子那幾幅署上我名號的絹畫，世人以為出於我手筆，才將夕霧捧上雲端。常常思之，十分汗顏。」

小瞳安慰卻真誠的道：「姐姐想得差了，世人愛姐姐，全因為姐姐溫柔美麗又善體人意，使人有如……春風……師兄！」

米多多笑道：「如坐春風，如沐春風。」

小瞳接著道：「是啊，如沐春風般的快樂，這是姐姐給人的好處，人人當然愛妳啦！連我是女孩子都給姐姐迷了去。我想師父當年一定看出妳的實力，才願助妳，又不好耽誤妳前程，才悄然引退。」

夕霧也給她逗得笑了，接著又嘆了一口氣。

小瞳質問米多多，道：「師父既愛姐姐，就該將鐫印陪葬，怎麼會在你身上呢？」她一點也不奇怪老頭子愛上美貌少女，實在是夕霧給人的感覺是誰愛她都屬理所當然，從八歲到八十歲的男子都算。

米多多道：「爺爺臨死的幾日，似乎有預感自己大限將至，告之我日後再到杭城，將鐫印帶給夕姑娘湊成一對。」

「姐姐，妳怎麼哭了？」

小瞳心疼的望著靜靜流淚的夕霧，感覺她更美了。

夕霧泫然欲泣，道：「這兩年多少名門公子，富賈巨商量珠欲聘我回去，我始終拿不定主意，實在是對老爺子無法忘懷。」

米多多冷靜的道：「我可以想像爺爺的絹畫雖助妳成名，却也成了妳的負擔，我想妳不

如燒了它，快樂的去嫁人才好。」

夕霧泣道：「我做不到。」

米多多道：「可以的，妳必須做到才會幸福。」

夕霧只是哭泣。

小瞳暗示多多：「你不要這麼殘忍的逼夕霧姐姐嘛！」

米多多瞪眼道：「小孩子不懂，閉嘴罷！」

夕霧畢竟是名女子，很快收拾情緒，重展歡顏，小瞳對於她的風度愈發著迷，認爲名門閨秀也比不上她的懂事。

夕霧起身道：「我該回去了，嬷嬷要耽心了。多兒你託我的事，我當叫婢兒來回你消息。」

米多多謝了她。

小瞳見狀道：「師兄你不送姐姐回去？」

夕霧道：「外面有我的車馬，不必送了。」

說罷，香風隨她而消失了。

良久，小瞳還陶醉道：「她眞叫人著迷！」

米多多笑望著她，心想：「這小妮子好天眞！」

小瞳問道：「師兄，你要夕霧姐姐幫你做什麼事？」

米多多道：「打聽那位富商跟神秘拍賣會有聯繫，我們可跟了他去，勝於自己瞎摸瞎猜。」

小瞳奇怪道：「你跟第一美女在一起，居然無動於衷，還能利用她的名號大撈一筆，你眞是沒神經的人。」

米多多吃笑不語。

小瞳也許不明白「情人眼中出西施」的眞諦，米多多既醉心宋吟吟，自然不會亂「覷」佳人，而且夕霧與多多中間有個米老頭，無論如何不至及於亂。

小瞳問道：「你要那麼多錢錢做什麼？」

米多多瞇著眼睛道：「不腰纏萬貫，進不了拍賣場的。」

小瞳懷疑道：「你有古怪哦。師兄，你不是急於尋找宋美人，爲什麼如今這麼熱心的要去跟你無關的拍賣會？」

米多多打算從拍賣會中探出古智丹的事，自然不肯喧之於口，只嚷嚷道：「夜深了，快去睡覺啦！」

小瞳不滿道：「你每次被我問到心虛的事，就會兇人家。」頓頓腳，賭氣回房去了。

□□　□□　□□

次日。

晴光從小瞳得意的口中得知夕美人夜訪之事，不免搥胸頓足，差些便是涕淚縱流，咬牙切齒要與米壞蛋絕交。

米多多送他五百兩，請他自行去結交美人，還道：「加上我和小瞳兩個大燈泡，你不覺太掃興了麼？」

晴光一想也對，轉怒爲喜，也不問五百兩是怎麼來的，大方的收下，道：「我要去會佳人，不陪你們了。」

米多多道：「你不想去拍賣會了麼？」

晴光道：「事不關己。我走啦！」

說走就走，乾脆俐落。

小瞳怔怔道：「瞧他神色，似乎可以在夕霧姐姐身邊待很久，他不是知道五百兩只是喝茶的價錢。」

米多多道：「妳忘了，他是和尚。」
小瞳道：「和尚又怎樣？」
米多多道：「和尚可以佈施四方，那會喝一杯茶就算了。」
小瞳雙手捧腹，笑個不絕。
「唉呀！天底下那有這種佈施？」
米多多嘻嘻笑道：「這是晴光可愛的地方，坦率大方。」
小瞳不以為然道：「我覺得他討厭，厚皮。」
米多多猜道：「我不在的時候，你們兩個一定吵架了。」
小瞳道：「我沒有，是他在吵。」忍不住又眨下眼睛。
米多多呵呵笑道：「妳如果要撒謊，得改掉眨眼睛的毛病，要不然還是老實一點吧！」
小瞳自己也忍不住好笑。
時間在讀書中溜過，午飯後不久，有位小姑娘來找多多，米多多出去見她，回來便吩咐小瞳快收行李。小瞳問道：「是誰啊？夕霧姐姐的婢女麼？」
米多多道：「不錯，妳快一點吧！」
小瞳覺得自己老是在受壓迫，忍不住道：「你不要老是對我這麼兇嘛！」

「哦！我忘了。」米多多思起自己要想法子使她嫁出去的目標，便道：「對不起，請師妹快些，馬車要來接了。」
「有馬車可坐？太好了。」
小瞳喜孜孜地快動作收拾好衣物，米多多看在眼裡，暗忖：「她依然不改現實本色，不與平常女相若。」
直到上了一輛佈置得很舒適的豪華馬車，小瞳方道：「師兄愈來愈上道了，有法子弄來這麼好的車馬。」
米多多點頭含笑。
馬車駛得奇速，不到一個時辰便出了杭城，直奔向誅仙鎮，一路上，田野風光遍野青綠，小瞳將頭倚在窗口欣賞，突然發現前面不遠也有一輛金碧輝煌的馬車在奔馳，說與多多知道，他也只是點頭。
馬車跑了一會，來到一處三岔路口，西北角上蹄聲躂躂，二匹馬疾奔而至，乘者都是三十不到的青年。當先一人手揚馬鞭，問前面那輛車的馬夫道：「喂，借問一聲，你可知道誅仙鎮往那條路去？」
那馬夫道：「跟著俺的屁股走就對了。」

那青年惱道：「你小子無禮！」

那馬夫愛討人便宜，道：「你老子向俺問路，俺叫你跟著俺屁股走，你愛跟便跟，不跟拍拍屁股走，向俺發啥子脾氣……」

那青年提起馬鞭，就要向無禮的車夫抽下。另一個青年道：「二弟，算了，這位小哥也許正要去誅仙鎮，所以咱們跟了他一塊去。」

那車夫道：「俺正是這意思。你們老小子兩個生個一模一樣，却一個呆頭鵝，一個楞頭青，眞是好笑啊！」

先前那青年怒道：「是誰養出這樣無禮的奴才？」

那車夫生性愛抬槓，又是出口即得罪人，生平也不知被主人翁責備過多少回，換了主子，又忘形了，猛想起自己任務，揚馬車在馬上一抽，呼道：「讓路！讓路！好狗是不擋路，別妨礙我趕路！」

二個青年跟著朝中間那條路走，米多多他們的乘車便殿後。

小瞳看了那一幕劇，道：「那車夫眞是有口無心，虧得他主人好涵養，沒有出來責備他一頓。」

米多多道：「他不是普通人。」

小瞳道：「你從何得知？」

米多多道：「連妳都看出他好涵養，自然不是一般人。」

小瞳故意道：「說不定車裡是位姑娘，當然不好當面訓人。」

米多多肯定的道：「不會是女人。」

小瞳偏道：「那可說不定。」

米多多道：「傻瓜，車輪痕很輕，表示車裡只有一、二人。坐得起那種馬車的富家女人要出門，除了婢女，還得有年長女人陪伴，這是禮數。」

小瞳笑道：「誰知道車裡坐的不是一位威嚴的老婆婆呢！」

米多多怪聲道：「那太掃興了！」

小瞳咯咯笑道：「由不得你喲！」

米多多乾脆閉眼睡覺，小瞳却老要吵他，不肯一人寂寞，米多多張口要罵她，勉強即時忍住，只道：「別吵我！」

小瞳道：「年輕人應該倘佯於陽光下，怎麼可以猛睡？」

「拜託妳多動動腦子吧！」米多多道：「那種不能公開的拍賣會不是能在光天化日下舉行，必定利用夜深人靜時。就在今晚呢，咱們既要混進去，現在不睡，今晚肯定是沒得好睡

了。」

小瞳眉頭微蹙，道：「你也不早說！」

「善用大腦！小師妹，妳將獲益良多。」

米多多說完之後，又閉眼睡了，一會兒便發出輕微的呼吸聲，表示已沈沈入夢。小瞳倚著他肩頭休息。

（沒神經的人才會這麼眨眨眼工夫就睡著了，眞受不了！）

□□　□□　□□

叩！叩！

車夫敲板壁表示目的地到了。

米多多立刻驚醒，感覺肩頭好重，側頭一望，喃喃罵道：「媽的，難怪我不舒服，原來這丫頭把重量都靠在我身上。」很不憐香惜玉的將小瞳推開，猛揉被靠麻了的肩頭。小瞳迷迷糊糊的道：「怎麼了？天亮啦！」

米多多重敲一下她的頭，道：「下車了啦！」

小瞳摸著頭，道：「好痛哪，這是你第幾次打我？」

「妳去慢慢數吧！」

米多多自先跳下車，眼前一片松林，不知什麼所在。

小瞳眨著眼睛揭開窗帘來向外一望，看見月亮才剛露出臉，皎潔的顏色照在松林，蕩漾到車窗來。

前面的華車走下一位穿著錦袍的年輕人，稍圓的臉上滿是冷傲之色，似乎誰也不放在眼裡。米多多向他謝過借車之情，他只淡淡的道：「我是瞧在夕姑娘份上，不關你事。」

米多多只知他是「史公子」，本想互通名姓，此時碰了個軟釘子，就兩相免了，只道：「請帶路吧！」

史公子瞄瞄他，似乎怪他無禮，冷道：「阿大，沒聽見麼，這個人叫你帶路。」

米多多嘖嘖道：「不得了，一個馬夫也知道拍賣會的神秘所在。」

史公子道：「敝家的馬童素來與衆不同。」

米多多譏刺道：「能與主人同進同出，的確與衆不同。」

史公子嘴一撇，想要發脾氣的樣子。

這時候，小瞳在背後叫「師兄」，米多多道：「小瞳，我給妳引見，這位是江南武林名宿『金剛拳』辛亞嵐老前輩的姪兒史公子，由他引咱們入拍賣會。」

史公子哼一聲。
（你既知我來歷，還敢這麼無禮？）
那多嘴車夫阿大道：「哈，沒有人不知道我們公子的，俺這小主不管到了那裡，誰都知道他是大名鼎鼎史大俠。」
史公子道：「不許胡說，叫人笑話。」
阿大只好退下，道：「公子，俺何時來接。」
史公子道：「老規矩。」
阿大答應，二輛馬車往回走。
小瞳悄然向米多多道：「師兄，他好神氣哦，又好氣派，你比不過他哦！」
米多多笑道：「我告訴妳，愈是要氣派的人，說話愈不老實，就像妳愛充大人一樣，十句話有三句是浮誇的。」
小瞳噘起嘴，心想：「師兄真是惡性難改，每次形容不好的人，都拿我來比。」
史公子裝作沒聽見，自顧往松林裡走。
小瞳便斜睨米多多，道：「你瞧人家風度多好！」
米多多意味深長的道：「當然要好，如不這樣，等於不打自招了。」

小瞳道：「你是嫉妬人家吧！」
米多多笑道：「可不是，他一出現就奪走小師妹的歡心，一意說他好話，我嫉妬得要死呢！」
「師兄！」小瞳跺脚道：「你向來和氣，怎麼今晚滿身的刺？」
米多多哈哈笑道：「誰叫他不給人好臉色看。我這人脾氣最簡單了，你好我也好，你不好我也壞。童叟無欺！」
小瞳道：「也許人家生性靦覥，不像你處處可交朋友。」
米多多道：「靦覥的人會去找夕姑娘？」
小瞳道：「原來他是夕霧姐姐的朋友，那更該和好嘛！」
米多多搖搖手，道：「算了，別去碰釘子了。」
小瞳不聽，她正對夕霧充滿興趣，如今出現一位夕霧的恩客，便上前打招呼，這位史公子果然不大愛搭理人，小瞳問：「夕霧姐姐是你的心上人麼？」
史公子不答。
小瞳又問：「你見過夕霧姐姐幾次？」
史公子沈默。

小瞳自語自語道：「看起你跟夕霧姐姐沒關係嘛！」

史公子不受引誘說話。

小瞳突然大聲道：「師兄，這個人並不是脾氣大，而是個啞吧，所以才不說話。」

米多多捧腹大笑。

（我們師兄妹兩個一樣惡劣，沒風度！）

史公子忍不住道：「稀罕歌妓，將夕霧當寶的是叔叔，跟我沒半點關係。現在你們可以閉嘴了吧！」

米多多心想：「原來是夕姑姑拜託辛前輩，再由辛前輩囑咐這姓史的，難怪他一臉臭臭的，大概很不以爲然叔叔受一個歌妓支使。不過他能不迷惑於夕姑娘的美豔，倒也是個人物。」對他的好感油然而生。

穿過松林，眼前豁然開朗，老大一塊空地，中間有一座涼亮，燈火照得涼亭光明有若白晝，相對的，涼亭外顯得晦暗，雖偶爾人聲，却難辨對方是誰。

（照這樣子看來，此地便是拍賣場了。搞得神秘兮兮，可想而之貨品來源不正當，買賣雙方都不願被人知道眞實身份。）

米多多思忖一會，牽了小瞳的手四處遊走，偶然經過一人身旁，心中便念：「蘭大哥、龔大哥來了。」（蘭愼之、龔劍寒）

「左家堡的人也來了三個。」

「奇怪，惠風廬舍的黃鴉頭黃姑娘怎麼也知道？」

「奇了，珍珠夫人的狗腿子溫玉也到場，難不成又有陰謀？」

「白楊莊的莊主及少莊主，小姐居然連袂而來，這拍賣會如此重要麼？不知刁大哥來了沒？啊！他是總管，理應鎮守莊院。」

「方才那對雙胞胎兄弟目的也在此，這兩人我以前見過，就是小瞳被捉的那一天，他們保鏢受到秦傷阻礙。叫趙先，趙遲吧！」

「嘿，鬼婆婆蘇蘇也來啦，她要寒老頭去抓情敵，却不知是誰？」

「怎麼沒見古智丹？躲起來還是不來？」

「江北武林也來了好些名手，奇怪，難道這些人竟都不顧身份，購買明知是贓物的寶貝？」

小瞳被拖著繞了好大一圈子，悶了一肚子葫蘆，忍不住道：「你這樣走來去，有什麼作用麼？」

米多多道：「看看來的都是些什麼人？」

小瞳斥道：「胡說，我就沒瞧見。」

米多多道：「深山裡有一種白色的草藥，用來泡眼睛可以明目。只要有一點星光，我就不會在黑暗中迷失。」

小瞳道：「這樣了不起的草叫什麼名字？」

米多多道：「外面的人叫什麼我不知道，我們山裡的人就稱它『晴晴兒』，不過，好像除了爺爺，沒人拿來利用，實在可惜。日後妳跟我回山，我也給妳如法泡製一番。」

小瞳喜道：「好啊！不過你先告訴我，你見到那些人？」

米多多沒見到古智丹，好生失望，對拍賣會也失了興趣，淡淡的道：「只是一些富商有錢人。我們可以走啦！」

小瞳奇道：「要走啦？還沒開始呢！你一直期待的呀！」

米多多一拍額頭。

（我眞是作繭自縛。）

小瞳也不是完全沒有想像力，瞎七瞎八就猜到：「哦！我明白了，師兄你來此的目的也是爲了宋美人對不對？而如今你在周遭巡查的結果沒見著佳人露面，因此沒了興致，立即鳴鼓退兵，不是？」

米多多苦笑道：「妳在練功或學家事上面，也有這麼好的『領悟力』的話，我可要謝天謝地。」既然被猜穿心事，也不狡言或左右言他。

小瞳在黑暗中扮鬼臉。

「不要扮鬼臉！」米多多說道。

「你瞧見啦？現在我相信你的眼睛果然不同凡響。」

小瞳軟求道：「我們既然來了，就看下去吧，說不定吟吟姑娘到最後關頭會出現。」她知道如今只要提起「宋吟吟」三字，那就萬無一失。

米多多果然抱著萬分之一的希望留了下來。

（嘻！嘻！現在我知道師兄的弱點了。）

小瞳暗暗竊喜。

在這之時，涼亭上的燈光一暗，瞬間又一亮，涼亭上已多了一位戴了面具的青袍人，予人神秘，詭異的氣氛。

他低沈的聲音遠遠飄送至場場每個人的耳際：

「第十八次拍賣會開始。第一件，龍鳳玉鐲，唐代名匠韓無愛生平三傑作之最，玉體晶瑩半透明，可清晰地看見玉中有一條天生而成的龍和另一隻玉中藏鳳，龍、鳳本身呈現如血

絲般的豔色。拿上來！」

立刻有一名也戴了面具的勁裝漢子捧上一隻錦盒，呈放在石桌上，隨即恭身而退。

青袍人取出兩隻玉鐲，龍鐲、鳳鐲互碰一下，那無法形容之好聽的悅耳聲音，敲動每個玉收藏家最深底的愛。

青袍人道：「這對玉鐲雖美，最可貴的却是戴於雙腕，夏涼冬暖，且可美顏肌膚。最低價，二千兩白銀開始。」

幾乎是他話聲才一落，就有一個聲音道：「杭城藍大辛，二千五百兩。」

米多多一愣，聲音來自在近，不就是那位史公子麼？可是却又不太聽得出是他本人的聲音，這是怎麼回事？轉念之間也明白了。

（他們既不願讓人知道誰買了去，自然不能用自己的聲音，誰知道附近沒有熟識的人？藍大辛想必是辛亞嵐的代號，他買玉鐲要送給夕霧麼？）

「長沙妙玉，二千七百兩。」

「藍大辛，二千八百兩。」

「妙玉，三千兩。」

「藍大辛，三千二百兩。」

米多多眼見史公子遲疑一下，立刻有個女子聲音道：「南京何大姑，四千兩。」

「妙玉」和「藍大辛」都給這數目嚇靜了。

米多多心想：「這『南京何大姑』是誰？南京城裡誰有這麼多閒錢？而這個聲音……啊！是雲淨荷那醋婆的聲音。」

青袍人道：「沒有人再出價？我數至三，無人異價，這對百年難逢的玉鐲便屬何大姑所有了。一——二——」

「藍大辛，四千一百兩。」史公子終於反擊。

「何大姑」良久沒有出聲，突然哼一聲，似乎給阻止了。

青袍人將玉鐲放回錦盒，道：「四千一百兩白銀讓與杭城藍大辛。」方才那勁裝漢子上前將盒子捧下來。

米多多眼睜睜在看，等待那漢子將錦盒送至史公子面前，直到第二件東西也拍賣出去，戴面具的漢子依然未至，不免想到：「大概是事後才秘密送到府裡，既妥當又安全，也不怕半途給人識見。」

拍賣會持續已有一個時辰，除了龍鳳玉鐲，尚有商代古鼎，戰國時的陶器，斗大的明珠，漢玉珮，天風海濤琴、「羽仙歌」「醉梅仙」之曲譜，還有二罎子可遇不可求的猴兒酒，

和一大一小二幅名家畫，都極快有人購去。

顯然戴了面具的青袍人信譽極好，從沒有一人要求驗視正品看來，青袍人做得很成功，獲得買家的信任。

「現在。」青袍人低沈的聲音道：「要拍賣的是一件活物，一匹最優秀的紫騮馬，牽上來！」

米多多一眼就看出立在涼亭上，修長強健的四肢正騷動不安的馬正是最近是他代步工具的「神風」。他由馬販鐵無霸手中贏得，在進入韋必常的地下王國時失去。他不會爲失去一匹畜牲難過，却不免奇怪「神風」怎麼落入青袍人手中。

青袍人是誰？

他感覺到一股熟捻的氣息！

這是屬於山中少年的直覺。

愛馬者一眼就可看穿「神風」的價值，也樂於爲牠出價，其中以史公子最爲熱絡。——青年俠士的確需要有一匹寶馬來互相輝映。

小瞳道：「師兄，那好像是你的馬嘛！」

米多多却道：「相似的馬很多，牠身上又沒烙記。」

小瞳聽了便不太自信自己的判斷，只喃喃道：「是麼？我只是覺得很像。不過你都不認得，那可能我記錯了。」

米多多摸摸她的頭。

正當史公子以三千兩之高價將標走「神風」時，突然被一聲喝住：「這匹馬是有主人的，不要上騙子的當！」

這是拍賣會有史以來最叫買家擔心，厭惡，疑懼的事，——居然有「外人」闖入他們神秘的世界。

而且是位女的。

那女子的聲音清亮柔和但十分堅定的道：「這匹馬名喚『神風』，乃是武林怪傑米飛鵝前輩所擁有。」

「米飛鵝」三字猶如三記響雷劈在每個人頭頂上！

米多多尤其震驚得要發抖：「她爲什麼用爺爺的名號？難道她見過爺爺？不可能呀，喔！這太可怕了。」

小瞳道：「米飛鵝不是我師父麼？他不是死了麼？」

米多多根本沒聽見她說什麼，眼睛死盯著女子話聲傳來的方向，慢慢地悄然潛過去。—

——不如說不自主地被吸引過去。

青袍人也頗顧忌的樣子，安靜的等待著。

那女子接著道：「如果你們不信，可以檢查馬兒的腹部，當可發現三塊呈三角形的黑斑。米前輩將這匹馬借了我，結果在客棧前被公然偷走，戴面具的，你們不是強盜，小偷是什麼？快把馬還給我！」

青袍人已冷靜下來，道：「這匹馬是在下以一千兩購得，決不是偷，在下是一位清白的生意人，不信妳可向在場的客人打聽。」

「胡說！」那女子斥道：「你拍賣的全是被『珍珠夫人』偷走贓物，可見你就是『珍珠夫人』，各位江湖前輩，難道你們就漠視『珍珠夫人』橫行擄掠人家的寶物，難道你們是一丘之貉，痴貪別人家的寶貝？」

青袍人冷道：「妳不請自來，已動衆怒，又狂言誣賴，毀人信譽，今日妳偷進來，還出得了去麼？」

「把馬還給……嗚……」

那女子話說到一半，被人自背後偷襲，被摀住了嘴往後拖，她是很有腦筋的人，知道青袍人的手下會對付他，早有預防，但黑暗中還是著了道兒。

（這人力氣好大！快放開我。）

那人在她耳邊絲聲道：「珠兒，是我，米多多，妳別再掙扎了，要命就乖乖跟我走。」

那女子便是龍幼珠，聽了這話果然乖乖跟著走。

米多多牽了她遁入松林中才放開她。

「答應我，在這裡待著，不要輕舉妄動。」

「好吧！」龍幼珠柔順的道。

米多多又潛進去拉出團團轉的小瞳，與龍幼珠會合後，把她們通通趕上樹，自己也在另一株樹上，過一會，即瞧見有人開始在松林裡走動。多多的利眼看出這次拍賣會被冲散了，史公子等人就由原路退出松林，想來其他人則由別條路撤走。——在他們未被「外人」識破身份之前。

不久，客人大約都散盡了。

戴面具的人開始搜查闖入的外來者。

看來這些人數目不小，溫玉也在其中，只是他沒戴面具。

青袍人的聲音道：「怎麼回事？那個女人一開始說話，你們便該拖她下去，一刀斬了，爲什麼沒辦到反而叫她逃了？」

溫玉惶恐道：「我想是有人救了她。她曾經那麼激昂的反抗您，說話說到一半突然斷了，一定有帶走她。」

青袍人冷道：「這麼說，外來者不只一個？」

溫玉更加害怕了，道：「不，我的意思是我們的客人中有一位認出是她，所以將她帶走了。」

青袍人幾乎是冷酷的道：「我要知道的是他是誰？你這白痴，我提拔你負責這次的安全工作，結果你搞砸了，眞是可恨！」伸出一隻黑漆漆戴了手套的無情手。

「饒命！饒命！啊——」

溫玉只叫了短促的一聲，就軟癱在地上不動了。

黑暗中，小瞳並沒瞧見殺人的事——其實只短短一瞬那間的事，以她的眼力也瞧不清——所以才沒有駭得枝葉搖動。

青袍人指示其中一人抬走屍身，道：「這地方不能再用，撤除一切，另尋秘地。全體撤走！」

那些人很快作鳥獸散。

十六

良久——

青袍人還立在原地。

「龍幼珠姑娘，這次我饒妳，但只要妳向不相干的人洩漏一句今晚之事，即使遠在千里，我也必取妳命！

「另外，多管閒事的老兄，望你珍重自己小命！」

青袍人留下話尾，飄然隱去。

夜，靜悄悄的。

月，無光。

星，點點愁。

□□　□□　□□

「他發現我了。」幼珠睜著一雙明澈的大眼道。

「只要聽過妳的聲音，很容易認出來。」

米多多縱然嘴裡說得輕鬆，眼裡却已閃出了怒火。

他認爲暫且不出去安全些，就窩在拍賣會用的涼亭，任憑晚風吹拂。

「妳一向聰明，怎麼今天做了糊塗事？」多多有點生氣的道：「妳以爲與會的那些江湖客人會幫妳麼？」

龍幼珠道：「我不知道，我只是急著要找回馬還給你。」

「我才不在乎什麼馬，牠比妳的命重要麼？」米多多勉強抑制脾氣，半晌說不出話來。

龍幼珠撇嘴笑道：「你關心我麼？」

「遇上這種事還笑得出來？這可是要命的事呢！」米多多眞想敲她的頭，說道：「我當然關心妳啊！」

龍幼珠柔聲謝了，道：「我有分寸的。」

米多多道：「憑妳今晚的表現？」

龍幼珠道：「因爲我丟了你的馬，怕見了你不好說話。」

米多多奇道：「馬是我弄失的，怎會扯上妳呢？」

龍幼珠道：「那馬似乎認得我，我一到江浙，就遇上牠，想帶來還你，誰知在客棧的一夜給人奪了去，所以才想到拍賣會碰碰運氣。」

米多多道：「那妳又怎麼知道拍賣會的事？」

龍幼珠神秘一笑，道：「其實這是我第二次來。」

米多多一把抓住她的手，道：「什麼？」

龍幼珠道：「上次是陪爹來買回『火眼青龍』。」

「原來他們騙了東西又招失主來買，怪不得不肯聲張。」米多多放開她，道：「這麼說，方才那人眞的是『珍珠夫人』了？」

龍幼珠道：「卽使不是，也是極重要的手下。」

米多多點點頭，憶起心頭大忌，問道：「珠兒，妳見過家祖父麼？」

龍幼珠搖了搖頭。

米多多道：「可是妳用了家祖父的名號唬人。」

龍幼珠嘆息道：「從奶奶口中得知米爺爺是極了不起的人，我原想用他老人家的名諱嚇住在場的人，好方便取回『神風』，誰知道大家還是顧自己。」

米多多見怪不怪的道：「在最危險的時候誰不是最顧自己？」

龍幼珠笑道：「你就不會。」

米多多道：「我也會，只是『我自己』還包括了我的好朋友。我很怕妳奶奶呢，她讓我

想起爺爺。」

龍幼珠低聲道：「奶奶很想你，我們也是。」

「我們？」

「就是『龍家教場』的弟子啊。」

「是麼？」

「爲什麼懷疑？」

「沒有懷疑，只是驚訝！」

米多多沈吟道：「既然大家都想念我，我就跟妳回去，也好安然將妳送還祖母。」

龍幼珠即使在高興時也不失態，顯出不一樣的閨秀氣質，眞難想像她會對青袍人那麼大吼大叫。

「我跟奶奶打賭你會回去，奶奶卻認爲你怕當女……不願回家，我就知道你不是小氣的人。」龍幼珠將「女婿」支吾帶過，臉上不由一紅。

米多多呵呵大笑起來，笑得幾乎窒息。

龍幼珠道：「你笑什麼？」

米多多哈哈笑著道：「結果祖母、孫女倆打起賭來，珠兒就這般離家準備緝拿米多多回

家？」

龍幼珠道：「說緝拿未免難聽，歡迎你回家才是。」

米多多承情道：「不管叫什麼，總之，薑是老的辣，奶奶的意思不外要激妳出來找我，看能不能……反正我看她依然存有美麗的幻想，而且拒絕醒來。」

龍幼珠承認道：「我知道，我不忍叫她失望。」

在一旁的小瞳感覺自己又被忽視了，悻悻然想：「師兄一見美人，就忘了有我小瞳的存在，我看龍姑娘沒認出我呢！他也忘了介紹，就這樣對我『視而不見』。」再也忍耐不住，破壞道：「師兄有了情人啦！更不可能娶妳哪！」

說完才一陣心慌，怕米多多要生氣。

（小瞳妳眞多嘴，被罵也活該。）

誰知米多多居然向她微微一笑，雖不明顯，但的確在笑。

（唉，幼珠何時才能停止爲「祖母的願望」而活的性子？即使今天沒有阿吟吟，我也不能在她這種觀念下允諾婚事。）

龍幼珠感到一陣深沈錐心的失望，好一會，才好奇道：「誰是我未來的嫂子？是這位美麗的小姑娘麼？」

小瞳因「美麗」一句而容光煥發，笑咪咪道：「龍姐姐，妳猜錯啦！我是小瞳，以前住過妳家的小瞳哪，如今是米大哥的師妹了。」完全忘了方才的一點反感。

龍幼珠笑道：「小瞳？你果然是女孩兒，我一直擔心大哥忽視這點而誤了妳呢！還好妳自己提醒他。」

小瞳不好意思的笑道：「其實師兄早已看穿，只是故作不知。」

龍幼珠瞧瞧多多，帶點玩味。

米多多只好呆笑。

正當他們準備要走時，一聲遙遠的呼喚「多多哥——」，陡然將米多多的魂兒全勾了去，丟下一句「妳們等著！」人往西方飛了去！

小瞳立刻拉了龍幼珠在後追！

「他不是叫我們等會兒麼？」

「別上當！上次師兄也說過同樣的話，結果害我苦等一個月。我是不再相信他說『等著』這兩個字了。」

□□　□□　□□

有如老鷹攫在獵物！

米多多一抓住宋吟吟，死命也不肯放開了。

「阿吟吟！阿吟吟！」

宋吟吟沒有掙扎，任他擁抱。

「我總算找到妳了！這次妳爹再也別想阻止我陷害我。」

「我很對不起你，我爹也對不起你。我知道你是好人，爹也知道，只是他身不由己，你原諒他好麼？」

她是那麼樣柔順謙遜，別說米多多此時一顆心漲滿喜悅，就算有滿腔怒火也被她的柔情澆熄了。

「當然好。」米多多牽了她手坐到一旁的大石上，柔聲道：「如果我有這麼美的女兒要被個小伙子搶去，我也不會高興。妳怎麼來這兒？這麼晚了。」最後一句簡直掬滿一心的關懷說出來的。

「我啊。」她心虛氣怯的道：「自己跑來的。」

（妳怎麼知道我在這麼偏僻的地方？）

唉！這麼煞風景的事以後再問，如今是想也不該想。

米多多一直握著她的手，讚美神，讓我重新得到她，我已心滿意足。

宋吟吟含著淚水，當她望見他熱情的眼神時，一顆心顯些要跳出來。

米多多志得意滿道：「不要哭，妳爹再不答應我們成親，我再跟他大戰三百回合，非使他點頭不可。」

宋吟吟「哇」的一聲哭出來，突然跪倒在他面前，米多多嚇亂了腦子，好一會才想到要拉她起來……

「不，你聽我說。」

「坐著好說話。」

「不，這樣好，我求你，求求你行行好，救救他！」她有心不矯飾，一腦兒全傾瀉出來：「只要你肯救活他，要我嫁你爲妻爲妾，我都答應，只要他活著，哇……」

黯淡的星光下，米多多的臉透著死白。

吟吟的哭聲斷人心腸。

如今她反過來抓緊他手，呼道：「你說話啊！你肯救他麼？你愛我的不是麼？我只求你這一件事……」

「他是誰？」

米多多的聲音宛如自地獄中穿出來。

宋吟吟猛的一打顫，心虛的泣道：「如果我告訴你，你肯答應我去救他麼？」

米多多那張臉一下子莫測高深，一下又變得冷硬緊繃，眼底滿含受傷的哀痛。吟吟看在眼裡，又怕又慚愧。

「我……對不起你，我不該來求你，增加你的難受，我走了，我不會再出現你面前，你忘了我吧！」

宋吟吟緩緩起身，慢慢走開。

米多多突然想起古智丹用茶迷昏他，次日他醒來的情景：古智丹要他背一遍「地獄火神功」全譜。當時他已瞧穿古智丹並無過耳不忘之能，既不用紙筆抄下，光聽他口述一遍做什麼？

有什麼用意？

宋吟吟走不出十步，立刻嚇得停住脚。

只因他突然說一句：「妳喜歡的人是韋必常？」

宋吟吟顫聲道：「你……知道？」

是啊！他一直奇怪爲什麼要他口述一遍全譜。

想通了，答案再簡單不過。

當時韋必常必定躲在暗處，爲的是確定多多抄給他的「地獄火神功」是眞是假。

有些事情想通了並不值得欣喜，不如被瞞一輩子好。

原來一切都是有計劃的。

打從兩人認識開始……

米多多恨不能放聲大哭，可悲的他還是愛著宋吟吟，更不願在她面前出醜，只好儘量裝起冷漠的樣兒。

他問：「韋必常怎麼了？」

宋吟吟無法看穿他的心思，道：「他練功出了岔，就是你抄給他的那份神功，他……快死了……。」忍不住又想哭，但聰明的女人知道此刻不宜在愛慕著面前爲別的男人流下眼淚。

米多多一點也不驚奇的道：「我早已警告過他了。」

「去你的警告！」宋吟吟又急了起來，道：「他都快死了，你還提以前的警告有何用，你明知他不會放棄的。」

米多多道：「這是他自找的。」

宋吟吟道：「內功心譜可是你給他的。」

米多多道：「他把刀架在我脖子上，硬逼我抄給他，你爹也試探過那是眞譜。他練功不愼要由他負責吧！」

宋吟吟呻吟一聲，美麗的眼眸透著憂色，不知該如何說動他。

米多多故意裝作沒看見，道：「邪心的人絕練不成『地獄火神功』，勉強去練，將嚐到地獄般的痛苦。」

宋吟吟讓淚水靜靜流下，喃喃道：「爲什麼？」

想到自己喜歡的人正受著地獄般的苦痛，怎能叫淚水原封不動又退回去呢？

米多多已不知該爲誰哀傷了，只靜靜的道：「練本門內功比別門內功威力大一倍，別人練十年，我這門只要五年，因此也必須承擔加一倍的危險和辛苦。它爲什麼被叫作『地獄火神功』，妳知道麼？因爲它至剛、至烈，有烈火的威力，也附帶著危險，勉強去練，只有死路一條。」

宋吟吟顫慄了。

「爲什麼你好好的？」

米多多苦笑道：「我沒有背叛師門，就是這樣。」

宋吟吟顫聲道：「我明白了，你是承繼者，師父自然教授你化解危險之道，而韋哥卻因早離師門而沒有學到。」

米多多冷道：「不錯。」

「你既肯抄神功給韋哥，爲什麼不教他化解之道？」

宋吟吟黑眸中透出一抹動人的請求神采。

「拜託你……」

「不行。」米多多再次迴避她的眼睛，道：「他是背叛者，又幹盡壞事，我只是遵照師父遺命行事。」

宋吟吟自覺柔腸已絞成一團，求道：「你不能告訴背叛者，那，也不能告訴我麼？」

米多多臉龐一熱，道：「說了也沒用。」

「你說。」宋吟吟再次求道。

舔舔嘴唇，米多多道：「『地獄火神功』至陽、至烈，習練者周身如入火獄，在起初五年中，需有一件至陰、至寒的神器相助，才不至走火入魔。神器難得，只供一人使用，所以本門向來單傳，韋必常得入師門，是因他年紀大我十歲以上。」

宋吟吟追問：「什麼神器？」

米多多無法拒絕的道：「碧焰刀。」

「避焰刀？」

宋吟吟眼中閃著危險的神采。

米多多一直不敢看她的眼睛，這時也不得不正視了。

「借我！」宋吟吟想要回報熱情，無奈熱情不起來，只熱切的道：「求求你救救韋哥，你的神器一定可以辦到。」

米多多心裡眞是難受得要爆炸。

韋哥！韋哥！

一個殺人爲樂的惡棍比我更值得麼？

他想大減大叫傾訴一切，無奈祖父多年嚴厲的教誨在這時猛然抬起，叫他以一種自己也覺厭恨的冷靜聲音道：「太遲了，只要練了半月而無碧焰刀，就來不及挽救了。」

宋吟吟不死心道：「試一試，一定可以的。」

米多多咬牙道：「我練『地獄火神功』已有小成，不再需要碧焰刀。」

宋吟吟花容失色。

「你沒帶在身上？」

米多多黯然點頭。

這是他第一次向她撒謊。

一切都是老爺爺的陰魂作怪，使他不得不違背心意。老怪物已死了個透，多多依然不敢違抗他生前的教訓。

他突然死命地尖叫起來——

「阿吟吟！」

米多多及時扶住暈過去的美人。

即使鬢脚微亂，素肌見人，她依然美得令米多多心動。

從見第一次面即是，如今依然。

（如果我眞愛她，就該成全她？可是爲什麼不是其他任何一個男人，而是我最討厭的韋必常？可憐的阿吟吟，著了什麼魔，竟喜歡那個人。）

（走火入魔，我是無能爲力。）

宋吟吟醒來第一眼便是米多多關切，多情的雙眸的盈盈注視，如果這雙眼神是韋哥多好，但她恨，一把推開米多多，站了起來。

米多多怯怯的道：「夜深了，我送妳回去。」

宋吟吟幾乎是尖叫著道：「不！我恨你！是你害死韋哥，爲什麼死的不是你？不該是韋哥死，他不能死……」呻吟一聲，悲切的自語道：「韋哥正在受苦，我必須陪著他，我們一定還有很多日子好過，即使在地獄裡……」走時還不斷喃喃自語。

她從那兒來，如今回那裡去。

他怔在當場，猛烈的搖著他的頭。

「不行，阿吟吟，妳不該跟著受苦，妳受不了的。」

米多多緊起直追，却給人扯住後腿。

「師兄，你又把我忘了麼？」

他身畔忽然響起一聲熟悉得叫他心寒的聲音。

「小瞳？」

對付小瞳，他可就聰明伶俐不可與方才比。

「妳們兩個找家客棧等我一、二天，我有急事。」

米多多說完便要走。

這次龍幼珠也不滿道：「大家一道走不更省事，何苦勞累自己奔波來回。」

他向來敬重她，她又說得頭頭是道。

「好吧！快走吧！不能再耽擱了。」

三人行沒有我師，倒有一個不算太正常的痴漢。

(師兄，笨蛋！你有苦頭吃了。)

小瞳爲他扼腕，也莫可奈何。

她的膽子還沒有大到指著米多多鼻子罵他「笨蛋！」的地步。

□□　□□　□□

在樹林找人大不易，隨便一縮一藏就找不到了。但米多多心想阿吟吟心急回去，不至於有心捉迷藏。

龍幼珠提醒道：「小心林中有陷阱。」

米多多道：「唉，不會的。」

小瞳突然給一根樹藤跌倒，跌了個狗吃屎，額頭，手心都擦傷了。幼珠忙著照顧她，耳聞米多多嘀咕：「叫妳們別跟，妳們偏要跟，現在……」再也忍不住轟回去：「你沒良心，你要走先走好了，我帶小瞳回南京。」

米多多震驚。

他想不到靜如山的珠兒也會發這麼大的脾氣。

「珠兒！」

龍幼珠不理他。

「珠兒，妳不要生氣罷，如果妳急著回家就回去好了，免得祖母操心，但小瞳不能離開我，她正在練『素女玄玄心法』，必須我常督導，以免有了差錯。」

龍幼珠忘了生氣，喜道：「奶奶也是練『素女玄玄心法』，一直不肯傳我，說必須有掌門人允許，唉！還是妹子有福氣。」

小瞳也自得意。

「那裡。我們還是一起走吧，不要誤了師兄好事。」

(有龍姐姐在一起，師兄對我多和氣，不能放她走！)

在小瞳央求下，龍幼珠才答應一塊走。

「好姐姐……嗚……」

小瞳拍打摀住她嘴的大手。

(臭師兄！放開我！)

「噤聲！有人潛近。」

米多多的眼睛根本不看她，一味注視松林入口方向。

一離宋吟吟一百尺以上，他馬上恢復原有的耳聰目明。

他絲聲道：「別弄出聲，我們悄悄跟上去。小瞳妳拉著我，不要再跌倒了。」也許那是宋吟吟，他不想嚇著她。

小瞳嘟噥道：「我才不會跌倒。」

「請妳別出聲罷！」

米多多看清地形，一步步移過去。

他很失望的發現，等待他的不是美麗的吟吟，而是空有美麗的名字而無相配外表的鬼婆蘇蘇。

還有她可憐的擄獲物，寒山泉。

「氣死我了！」她罵道：「一切都讓人不愉快。」

寒山泉這次說話的口氣比上回膽大得多，道：「我已經把人交給妳，如今是兩不相欠，妳不會再脅迫我了吧！」

蘇婆婆頗知分寸，道：「放心，雖然結果叫人不愉快，但我們如今是同門中人，我不會對你怎麼樣。」

寒山泉道：「那我走了。」

「等等！」

寒山泉回身。

「還要怎地？」

蘇婆婆道：「你最近有看到韋頭兒麼？」

寒山泉惱道：「我忙著辦妳的事，很久沒回那了。」

蘇婆婆道：「奇怪，前不久秦傷來見我，告訴我韋頭兒失踪了，似乎在練一門威力很大的武功。」

寒山泉道：「他那個人一年也難得見一次陽光，也許又躲在某個地洞裏。」

蘇婆婆哼道：「你不用不服氣他是你的上司，他跟著瓢把子十多年，跟我姪兒，邊絕糧，並稱三大將。」

寒山泉嘆道：「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我加入的是何幫派。」

蘇婆婆得意一笑。

「天下組織最嚴密，最神秘的黑暗之幫。」

寒山泉道：「爲什麼不光明正大的出現？」

蘇婆婆道：「為什麼要？你不就是一個好例子麼，名氣一大，扯後腿的便也出現，一舉一動全在世人眼光之下。」

寒山泉一嘆。

「這倒說得是。」

蘇婆婆笑道：「你不用沮喪，只要你自己嘴密，誰也不知你加入何幫何派。三大將之一，也就是我的師姪，他可是人人豎拇指稱頌武林秀才。」

寒山泉點點頭，道：「我有權利知道瓢把子是誰吧？」

蘇婆婆冷眼看他。

「不行。連我也才一年見他一次面。」

寒山泉報復的譏刺道：「你是第一號聯絡人，面子似乎還不夠大。」

蘇婆婆怒道：「老娘今天心情不好，你少激我。」

寒山泉道：「就為了拍賣會沒成功？」

蘇婆婆重哼一聲。

「算那賤人狗運好。」

寒山泉的話裡可以嗅出某種不以為然的味道。

「同樣是女人，妳不能待她仁慈一點。」

「她搶走我的地位的那一天起，我就忘了『仁慈』兩字。」蘇婆婆遺憾的道：「特地邀請賊老頭一家人來看看自己老婆被拍賣的景象，沒想到拍賣會突然中斷。」

寒山泉不以為然的口氣更明顯了。

「反正最後還是要老頭子花錢買回老婆，結果一樣。」

蘇婆婆斥道：「天差、地遠。」

寒山泉自認鬥不過一個瘋婆子，摸摸鼻子走人。

蘇婆婆喃喃咒罵一切，才滿足的離去。

□□　□□　□□

米多多一行人走出松林。

「珠兒，妳能不能告訴我『白楊莊』的雲夫人叫什麼名字？」

龍幼珠不解。

「雲夫人娘家姓許，頗有財勢，閨名我便不知了。」

「大概沒錯。」

米多多心想：「姓許，又有財力，可能便是許婉竹，雲莊主一家人出現在拍賣會，爲的是救回夫人了。原來鬼婆是雲莊主昔日的情人，眞是想不到。」

別人的事他是沒精神多想，更別提管上一管，先找到宋美人要緊。蘇蘇和雲磐石、許婉竹之間的恩怨我管他去的。

忙忙碌碌、東鑽西竄的尋找，在天濛濛快亮時，已腳勁十足地尋到市鎮，結果大美人沒下落，兩位小美人已大呼吃不消，米多多因有幼珠兒在，不好意思太壓迫她們的勞力，只好帶她們去客棧開兩間房。

可想而知，兩位小美人頭一沾枕即呼呼大睡。

沒有例外的，米多多和所有陷入情網中的男女一樣——睡眠和麪包不再是最重要的了。

可以眼瞪著天花板一夜，爲的只是想念她的一顰一笑。

可以傻笑一天，爲的只是她的輕柔細語。

不管她愛不愛自己，「幻滅」未逼到眼前之前，無法死心的。

（韋必常不聽我的警告，現在一定糟糕之至，他死也不肯被手下瞧見無能的一面，會躲在那裡呢？」

（阿吟吟一定和他在一起，她說即使在地獄也要……）

一陣心痛。

米多多猛地坐起身，喃喃道：「阿吟吟的意思是……韋必常要是死去，她也不想活了？」一捶被子，大聲道：「不行！阿吟吟是好女人，好女人不該陪壞男人死。該死的是韋必常，他老是欺負我，跟我作對！只爲錢亂殺人。」

把頭髮揉亂了，也想不出主意。

（去他的韋必常，我才不可憐他，可是，可是，阿吟吟決意殉情，這怎麼辦？難道要我救韋必常一命麼？）

眼睛瞪著自己的手，好像手上突然多出一根手指。

（不可能，也辦不到。）

嘆息一聲，躺回枕上。

（一入地獄火，神仙也難救。）

他腦筋轉得很快。

（我救不了韋必常，但我一定要阻止阿吟吟做傻事，一定！）

然後信心十足，安心地入夢了。

年輕眞好！可以心安理得的天眞下去。

□ □□ □□

陰暗的天氣使人情緒低落。

米多多立在天井中等二位姑娘準備好，望著一臉想下雨的老天爺的表情，有點煩燥。

「公子。」小二在後面叫：「有人留信給你。」

米多多轉身，不免納悶。

（誰啊？知道我住在這家客棧。）

接過信，順手給一點小費。

米多多抽出紙箋，唸道：「我在『包氏釀酒商』的家裡等你，不來將懊悔終身。古智丹墨」。

大笑三聲，揮開滿心陰霾。

「好極，我正愁沒下手處，你自己送上來最好。」

問了店小二，得知「包氏釀酒商」住在較偏遠的梧桐胡同底，有一面酒旗寫得很清楚，不會弄錯家。

待幼珠出來，多多便向他提這件事。

她沈吟道：「會不會是陷阱？」

米多多道：「也許。他很愛女兒，爲了女兒的幸福，想必認爲韋必常的命比我值錢多了。」有點苦澀的味道，可是他已打定主意要去，也將自己的意思表明清楚。

「好。」龍幼珠知道自己阻止不了，就退一步道：「我和小瞳在酒商家附近等你，一個時辰你若沒消息出來，表示你出事了，我們再設法相助。」

米多多讚許笑道：「妳實在比小瞳有腦筋多了。」

龍幼珠微笑道：「令你害怕麼？」

米多多笑道：「不，讓我鬆了一口氣，可以放心把小瞳交給妳，即使我出了事，妳也會帶她回南京，由祖母代傳武功吧？」小聲咕噥道：「小瞳雖然自稱從小流浪慣了，但我很懷疑她從中學了多少東西，眞是叫人放心不下的傢伙。」

龍幼珠笑得很奇特，像看穿了什麼。

米多多很懷疑自己是不是眞從幼珠眼中看到——一點辛酸？還是妬意？

「師兄，早啊！」

小瞳精神愉快的道。她今天換了一襲黃色衣裙，十足俏麗。

「很好，妳終於出來了。」眼睛連亮都沒亮一下。

三人結帳離去。幼珠向小瞳說明古智丹邀約的事，以及她倆在外頭等候的計劃。

□□ □□ □□

釀酒店的店門寬敞，地上擺滿大大小小的酒罎子。酒香老遠聞到，果然好認。

好像早有吩咐，米多多一說來意，立刻有一名長工領他穿過長長一列陰暗的房子，來到後院才豁然開朗，重見陽光。

古智丹焦急的踱來踱去，一聞腳步聲，敏感的豎起耳朵，一眼瞧見目標，上前一把抓。米多多閃開。

「放心，我不會對你出手，我只是太高興你來了，而且是一個人，這更好，我不喜歡有人在一旁湊意見。」

古智丹彷彿忘了以前的恩怨，侃侃而談。

米多多不動聲色。

「你找我何事？」

古智丹道：「是阿吟吟的事，你總有興趣了吧！」

米多多近年來磨練不少，臉也不紅一個，而且不知古智丹是否曉得宋吟吟找過他，決意保留，只關心道：「她怎麼了？」

古智丹點明道：「阿吟吟昨夜裡找上你是不是？為了令你安心，我能夠告訴你她如何得知你的行踪，除非你不感興趣。」

米多多的確有興趣，但決不在老狐狸面前表現太多。

「好，你說。」冷淡的道。

古智丹道：「阿吟吟是聽了韋必常的話，去問神秘拍賣會的主兒，那個人告訴阿吟吟——

——你還留在拍賣場附近。韋必常說那個人消息最靈通，要在最快的期限內找到米多多，問他最快了。而他果然說對了。」

米多多震驚。但掩藏得很好。

（好厲害！他居然知道是我，為什麼放過？）

「你同韋必常是何關係？」

古智丹道：「沒有任何關係。」

米多多斥道：「騙子！」

古智丹也不動怒，道：「勉強要說有，就是他想作我的女婿，但我不答應，我選擇了你。」

米多多忍不住發火，道：「你下迷藥囚禁我，還敢……」
古智丹截聲道：「不是我下的藥。」
「不是你，還有……」
誰？
米多多嚇得倒退二步。
古智丹長嘆了口氣。
「阿吟吟？」幾乎是呻吟著道。
米多多猛頭道：「不可能，我醒來那天是你要我複誦本門內功心法。」
古智丹嘆道：「阿吟吟已從他生父那兒習得易容妙術。」
米多多簡直要暈了。
「那天的古神醫和送我入廟囚禁的古神醫，均是阿吟吟？」
古智丹沒有回答。
「我可以告訴你整件事的原委。我的好友宋大夫，也就是阿吟吟的生父，十一、二年前曾救了一個瀕臨餓死的少年，他讓少年住在家裡達半年之久，後來少年似乎有了前途，謀生去了，但每年都會來幾次。直到六年前，宋大夫去逝，我才知道他加入一個神秘幫派，因爲

他死後，當年，那少年曾來找過我，表明他們需要一個像宋大夫那麼高明大夫待命，原來那少年由宋大夫舉薦，已成了黑幫的一員重要角色。」
古智丹嘆著接下去道：「我性情不習結黨，所以拒絕了，那少年就想殺我滅口，這時阿吟吟已是我的養女，她出面救了我，當時他說：『我可以放過自己的岳父大人，但只有一次，若是洩漏風聲，我也坦護不了你啦！』我很害怕，眞的害怕，他已經不是少年，而是一個陰狠的男人了。」
米多多嘎聲道：「他倆早有婚約？」
古智丹申明：「私下定情。但我討厭他，厭惡他，他是一條毒蛇，叫人害怕，我一直不明白阿吟吟爲何愛的是他。我想阻止，我不容許他的邪惡沾染上阿吟吟，她應該有好歸宿，而不是跟那個男人生活在陰黑的地獄。」似乎想一吐心中怨氣，咬牙切齒的道：「那可恨的人却不放過她！」
米多多感嘆。
「你錯了，阿吟吟是眞的愛上了他。」
古智丹恨恨的道：「只要他遠離我的寶貝，她久而久之自然忘了他，可是他不。」
米多多哀傷的道：「眞愛之火是阻隔不了的。」

「愛？」古智丹作嘔，道：「他只是在利用，不斷的利用，阿吟吟却看不清他的眞面目。」

米多多不想再聽阿吟吟的愛，免得難受。

「你叫我來是爲了什麼？」

這次多多確信古智丹討厭韋必常，因爲他在興災樂禍。

「那條毒蛇快死了，這是好消息。」

「一半是。」

「不錯。」古智丹同意道：「阿吟吟似乎一意陪死。」

米多多機伶道：「你有法子阻止？」

古智丹閃著狡黠的眼眸，道：「只有一個。」

「說！」米多多吼道。

古智丹道：「你去殺韋必常！」

米多多不敢信的望著他。

古智丹解釋道：「若讓韋必常這樣走火入魔而死，阿吟吟只有陪死一途。如果有人在這時候殺了韋必常，爲了替他報仇，阿吟吟會活下去。」

米多多總算體驗到天下父母的私心，怪不得每個做兒女的，都能快快活活的娶妻，嫁人，立業，生子。

他道：「我不願使她恨我。」

古智丹道：「你更不願她死吧？這件事非你不可，因爲你有理由殺他，阿吟吟會認定你因妬殺人，她會相信的。」

米多多搖頭道：「不，我做不到。」

古智丹道：「莫非你愛阿吟吟只是一時？」

米多多又是搖頭，道：「韋必常是我師兄，你知道麼？」

古智丹顯然不知，睜大了一雙疑惑的眼。

「那你居然害他走火入魔？」

米多多道：「他背叛師門，師父有命令，遇韋必常，他行惡，可傳他『地獄火神功』心譜，但不教他化解之法。我只是遵師命行事。」

當時師道嚴謹，師父的命令，弟子決不能反抗的。

古智丹十分失望和傷痛。

「阿吟吟是沒救了？」

米多多道：「他們如今在那裡？」

古智丹道：「酒窖，最棒的隱身地。」

米多多道：「我想見他們。」

古智丹銳利的看看他。

「跟我來。」

走過一條橫廊，繞過天井，好大一座木屋橫在眼前，鐵門深鎖。看得出下過一份功夫蓋得如此緊密。

古智丹道：「這屋子放的全是釀好的酒等商人來採購，剛釀的酒放在地窖，可是韋必常這次却很討厭住在地下。」

米多多道：「住了十年也該在膩了。」

打開兩道大鎖，開了鐵門，一股酒氣衝鼻而入。

古智丹領頭進去，在觸目皆是的酒缸，酒桶，酒罈間打轉，米多多一輩子也沒見過這麼多酒，酒味可薰得人醉。屋裡角落臨時隔了小間，外來買酒商會以為裡面珍藏高價的美酒，但米多多知道裡面是兩個活人。

古智丹不死心道：「救不救阿吟吟，全在你了。」

然後推開板門。

「妳做什麼？」他喊。

宋吟吟頭也沒回一下，手持一把刀，全副心思全在不成人形的韋必常身上，冷靜得可怕的聲音道：「韋哥，我不忍心再看你受苦，我一刀刺死你，再一刀刺死我自己，我們到陰間做夫婦吧！」

話止，刀落！

韋必常奮起僅剩的力氣躲開。

宋吟吟哭道：「為什麼，韋哥？」

韋必常乾裂的嘴唇嘶聲道：「我還不想死，我要……」

宋吟吟哭道：「你喘氣了再說。你要什麼？我都答應。」

韋必常直喘氣。

古智丹喝道：「他要的不是妳，而是活下來稱霸武林。妳這傻丫頭，為什麼到現在還認不清事實。」

宋吟吟注意到他了。

「爹，韋哥已經這樣了，你還不放棄說他的壞話。」

站在板門外的米多多鼓不起勇氣進去。

（我到底來幹什麼？來親眼證實阿吟吟眼中從來沒有我這個人？）

眼淚忍不住滑落。

一個蒼老却有力的聲音突然劈頭罩住他。

「沒出息！米家那有這麼沒出息的子孫！」

米多多朦朧中，看見一位童顏鶴髮，容貌和他極相似的高大老人不知何時來到他面前。

他張大了嘴，心中驚駭無限，瞬那之間，只覺天旋地轉，整個人極欲暈去，却直條條彷彿被釘住了……

「你……有……鬼……」

老人頑皮的擠眉弄眼，嘲笑道：「你眞以爲一塊年糕噎得死老夫？」說完轉進小房去。

（怎麼會？我明明埋葬了他，他當時的確沒氣了，心也不跳了。難不成我眞的白天遇鬼，可是我從沒有違抗他的遺命，他爲什麼要找上我？」

（我要確定一下！）

米多多奮起餘勇，一股作氣衝入房中，抱住老人，是溫的，不是鬼，更不可能有人易容，一股怒火直衝靈台！

「你要我！」他已知上當！

老人臉上微帶悲戚，道：「很抱歉，多兒。」轉頭又直視委地的韋必常，道：「你後悔了麼？」

韋必常呢噥道：「救我！師父，救我！」

這老人正是明明死了偏偏又沒死的米飛鵝。

搖搖頭，米飛鵝悲嘆道：「你惡性至死不改，從無絲毫悔意。看在昔日師徒情份，由我減輕你的痛苦吧！」

巨拳如飛蝴蝶般在韋必常身上各處大穴起起落落。

韋必常忍不住呻吟，鮮血由口中直噴，洒了老人滿襟。

一刻鐘後，老人收掌，韋必常已暈了過去。

米飛鵝拍開宋吟吟的穴道，沈聲道：「如今他已經是廢人一個，妳還要他麼？」

宋吟吟毫不遲疑的道：「我要。」

米飛鵝重重點頭，道：「好，他好福氣。」却不免難受的瞧瞧自己的孫子，已經像呆鵝一樣呆住了。

人的運氣啊，眞他媽的由老天在撥弄。

古智丹遲疑道：「韋必常他……」

米飛鵝道：「武功全失，這是唯一的解救之道。這孽障蒙令愛看重，是他的福氣，可是他這些年來想必立下不少敵人，你們要他活命，快覓仙境吧！」

十七

本來還存一線希望，到此刻已不得不覺悟。

相思到頭總成空！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

他除了呆站著，說不出話，還能幹什麼？

米飛鵝長嘆一聲，攜了他手步出酒店，走出長巷，和龍幼珠，小瞳會合，兩女見米多多失魂落魄的樣子，都很擔心的望著米飛鵝。

小瞳情急道：「你將我師兄怎麼了？」

米飛鵝拍拍多多的肩膀，一改以前的嚴厲，親切的道：「她就是你自己收的小師妹麼？」看來他什麼都知道。

米多多在他拍肩膀時乍醒過來，四望不見宋吟吟，猛憶起她花落韋家，悲叫一聲：「都是你害我的！」他狂吼一聲，發瘋似的轉身奔了出去。

「師兄！」

小瞳顧不得修理老頭子，先追上去要緊。

米飛鵝道：「多兒眼光不錯，找到好師妹。」

龍幼珠居然還在原地，回答道：「是很可愛的姑娘。」

米飛鵝點頭。

龍幼珠關心的道：「前輩，米大哥不要緊麼？」

米飛鵝苦笑道：「這似乎是米家祖傳的——初戀注定要飽受相思之苦，而後幻滅，死心。老夫年輕時也經歷過，所以不要緊的，多兒終歸會熬過來。」

龍幼珠虔誠地望著老人酷似米多多容貌的臉龐，若有所思的點點頭，道：「我明白了，前輩。」

□□　□□　□□

（都是爺爺，都是他！）

（他害了我，我恨！我恨！）

（若不是他命我傳功，阿吟吟不會找上我，我也不會愛上她，就不會有今天的結局。我討厭爺爺！他永遠在欺負我！）

米多多瘋狂的奔跑不停，大喊出來：「阿吟吟！阿吟吟！……」彷彿每喊一聲，便可以減輕一絲痛苦。

他就像一隻迷了路的野獸，狂亂的狂奔著，直到力氣用盡，倒在牧童放牛的草地上，躺了下來，認命於自己再也找不到「歸途」，流下傷心的眼淚。

他暗問自己：「我該怎麼辦？」

「阿吟吟原本對我無情，是我自己自作多情。雖然她會利用我，我却無法恨她。如果我能夠恨，心裡會舒服一點，但我怎能恨一個專情的女人。」

「我一直討厭韋必常，認爲他卑鄙、無恥，但到頭來，我還是輸給了他……一個失去武功的廢人。」

「我該恨誰呢？韋必常麼？不，阿吟吟愛他遠比他愛的深。恨爺爺麼？不，他算不到我會遇上阿吟吟。」

「我是個傻瓜，我看不清女人的心，我一直在騙自己，用自己的眼光來看待阿吟吟對我的感情，結果呢？」

米多多就這樣躺在地上，反覆思量。

牧童和牛隻都不敢接近一個看來瘋顛的人。

直到日暮西斜。

牧童趕著牛隻回家，空闊草原只有他獨自倘佯。

天地逐漸隱於黑暗之中。

明月、亮星。

他動也沒動，就在這裡睡了一夜。

次日，醒來。

世界依然沒變，變的只是他的心。

比方說，他看到脚邊有個捲成一團的小人兒，他是看到了，但既不好奇，也不想知道他是誰。

他只有讓自己處於「空」的狀態，什麼都不要想，才不會憶那段傷心事。

永遠再見不到自己喜愛的人，那份苦楚，鐵打的心也將滴血，何況是情竇初開的少年熾熱的心。

那一團小人兒打著哈欠醒來，舒展了四肢。模樣兒嬌俏，只是還一臉童雅之氣的小瞳不例外的醒來頭件大事就是喊餓。

米多多恍若未聞。

（唉！他還是這付失了魂似的死樣兒，只好換我來照顧他了。要是不理他，只怕他將永遠坐下去，直到餓死。）

「我們去吃飯吧，吃得飽飽的。」

米多多任由她拉著走，她要他吃，他便吃，她叫他睡，他就睡，除了沒了魂魄似的以外，倒也不難照顧。

過了十天。

小瞳開始感覺壓迫感好重，逐漸緊張，脾氣日大。

她害怕他一直這樣下去，她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如果他是不相干的人，大可以一走了之，可是他不僅救過她，愛護她，而且更是她親如神明的師兄——一個幾乎無所不能的人。

如今偶像倒了，她見到他也有軟弱，逃避的一面，心裡產生另一種變化——可以親近他，而不再害怕他了。她一直有點畏懼他的能力，他強她太多太多了。

可是對於他目前的情形，她却怕得要死。

小瞳原本就非沈穩的人，如今更加暴躁。

在一日清晨，米多多不告而別，情緒更達顛峯。

她知道他去那裡，立刻衝出門去，不顧路人側目，趕去放牧的草原，果然找到他躺在草地上作白日夢。她拉起他，開始捶打他，放聲大哭。

「你到底怎麼了嘛，你要嚇死我啊……」

她的哭聲引動他深埋心底的瘡傷，他的眼睛開始活了，嘴也張了，一把抱住她，嗚咽哀泣！

誰也聽得出這是眞正悲傷的哭嚎，小瞳一時之間忘了自己的哭，後來聽得自己也忍不住，重新又嚎啕大哭。

一搭一唱，男女二重哭！

也不知過了多久時光。

只知當時哭得聲都啞了，淚水流盡再無可流，兩個人，你瞧我，我瞧你，咯咯咯……嘩然大笑！

「妳眼睛……哈哈……比桃子還腫……哈哈……」

「你不是一樣！」

又是轟堂大笑！

直到正常下來，太陽原來已晒到屁股了。

小瞳問起內情。

米多多不諱言的直承自己失戀，韋必常勝了。而後躺下來又睡了，這次是眞正的安眠，十多日來，頭一回睡得舒暢，心頭重擔已卸。

□□　□□　□□

事後米多多對小瞳道：「我想回山裡去，在這紛擾的江湖中，妳的武功也難有寸進，清靜的地方，簡單的生活，最宜學習。不過，在這之前，有幾個我不瞭解的謎題，我必須解開，才能安心。妳願意過山中生活麼？」

小瞳笑道：「當然，我願意。」沒有一絲勉強。

「好，我們就這麼說定了。」

小瞳興奮的抱住米多多，這次他沒有躲開。

她眞心的道：「師兄，我愈來愈喜歡你了。」

米多多輕輕推開她，不即不離的笑道：「等妳開始嚴格的過山中生活，妳可以不要後悔說過這句話。」

小瞳發誓道：「不會。」繼而溫柔一笑，道：「以前我喜歡你，却也怕你，不過現在，

我雖不怕你，卻眞的喜歡你了。」

米多多拍拍她的頭道：「很好，我本無意要妳怕我。」

小瞳道：「是我自己畏懼，誰叫你什麼都會。」

米多多道：「我會的，以後妳也會。」

小瞳聽了樂不可支。

米多多心想：「等辦完這些事，回到山上，如果爺爺不願教女徒，只好我自己來，反正在她適婚年齡之前，我會教她做家事，再替她選個好丈夫嫁出去，我便可無牽無掛，雲遊四海去了。」

雖然他已經承認自己與宋吟吟之間已無未來可言，也打算接受，但畢竟無法在短時間內恢復原來的他，腦袋裡想的依然是洩氣之事。

套句老詞：這是成長。

小瞳不懂，只覺師兄跟以往有些不同，又說不出所以然。

「我們要去那裡？」

「南京。」

「對，龍姐姐也該在南京。」

「我……不打算見她。」

「那去做什麼呢？」

「去見一位老朋友。」

「女的？」

「對。」

「而且是美女？」

「哈，妳愈來愈懂得察言觀色了。」

小瞳翻著白眼。

（這師兄！才剛失戀，居然能這麼快又去找美人，眞是沒神經的人。我想也不用太爲他擔心了。）

米多多溫和的黑眼睛裡殘留著哀傷，卻不是小瞳能看出來的。

□□　□□　□□

梆！梆！

「賣餛飩！餛飩湯！」

梆！梆！

「賣餛飩！餛飩湯！」

竹片兒敲起輕脆的聲音，叫賣餛飩的蒼老聲音由遠而近。

□□　□□　□□

米多多奇道：「這麼晚了，還有人賣餛飩。」

刁衣鞠笑道：「總得賣完才能收攤啊！」

米多多道：「天氣轉涼了，咱們也叫二碗來暖和暖和。」

刁衣鞠答應，叫賣餛飩的老頭做兩碗端上，要加蛋。

米多多回到南京便去拜訪刁衣鞠，刁衣鞠對於上回爽約之事很是在意，堅持留住他不放，米多多也不堅拒，問起雲莊主一家，全在家中，再一細問，刁衣鞠肯定的表示在這一個月內，雲家人未出南京一步，原因是雲夫人重病。

米多多表示：「那眞是太不幸了。」

刁衣鞠嘆道：「可不是，夫人極得人敬重。」

明知他在說謊，米多多也不能點破，畢竟他是一莊的大總管，爲了「白楊莊」的面子而

撒謊並不爲過。

米多多曾道：「能請得你做總管，眞是有福氣。」

刁衣鞠苦笑道：「在此地的確很能發揮我的長處，但最近，我愈來愈感到厭倦，我想等明年辭去職位，到處走走看看，再決定將來的發展。」

米多多心想必定又是那位大公子雲扶弱在刁難他，怪不得他時常要在夜裡漫遊以調適不滿的心境，但長久下來，好耐性的人也要吃不消了。

今夜便是一例，米多多奉陪到底。

餛飩送上來，米多多一向胃口大，連吃三碗，刁衣鞠只盡兩碗便飽。

米多多笑他：「你工作多，吃得少，怎麼行呢？像我，遊魂一個，吃得却不少。」刁衣鞠大笑。

歡笑却持續得不久。

首先，米多多開始腹痛，因爲他吃得多。刁衣鞠關心不了多久，自己也確切身受，享受腹疼如絞的滋味。

唉喲！唉喲！唉喲！

問題一定出在餛飩上，可是有誰在肚子疼得站不住要往下蹲的時候還有力氣去追人？開

玩笑！賣餛飩的早走啦，只從遠遠的地方射來一張銀箋！

「米多多，警告不許多嘴。　珍珠夫人」

米、刁兩人拖著身體回到「白楊莊」，一連三天躺著細細品嚐腸胃作怪的滋味，有福同享，更加美妙。

刁衣鞠雖沒說什麼，米多多知道自己連累了他。

一旦走得出房間，勢不免迎接雲扶弱「叫好」的眼光，以及雲淨荷「你是掃把星」的晚娘臉色。

米多多一概以「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眼光回瞪過去。

他很清楚的知道，「珍珠夫人」在警告他不得將拍賣會的事洩漏給刁衣鞠等人知道，大概以爲米多多沒有在拍賣現場看見雲家三口。或者怕米多多將回「龍家教場」，或者告訴全武林中人，公開他們的秘密。

(因爲我是光臨拍賣會的人中，唯一未被「珍珠夫人」敲詐之人，因此也是最敢於洩密的人。)

(看來，我已在他們的監視之下。)

(奇怪，那些有名有錢的富商，江湖人被敲詐還有道理，趙先、趙遲雖是小人物，但開

鏢局的難免被刼鏢，所以都有理由被邀請去。但有一個人却是出現得離奇！)

米多多將自己的想法告訴刁衣鞠，不顧「珍珠夫人」的警告。(你愛警告便警告，我可不來睬你。)

刁衣鞠驚訝道：「會有這種事？」

米多多道：「是啊！我能夠混入拍賣會，可見得不需要什麼請柬之類，只有知道會場的人才會去。而她如何知道？既不是有能力去買寶物，又不是有寶物會給人勒索，爲什麼去？我想她跟珍珠夫人是一伙的。」

刁衣鞠搖頭道：「很難相信。」

米多多笑道：「你喜歡她是不是？」

刁衣鞠道：「曾經是，但在一起時，我總感覺有什麼東西橫在我們中間，我本來以爲是大小姐……」

米多多道：「你知道雲姑娘去找過她麻煩？」

刁衣鞠苦笑道：「是公子爺來警告我不可打他妹子的主意，我才知道這件事。其實公子太多慮，這根本不可能。」

米多多同意道：「她的確配不上你。」指雲淨荷。

刁衣鞠嗤笑道：「門不當戶不對，是刁某配不上人家。」

米多多哼道：「空有閨秀風範，實則內蘊風雷之性。」頓了頓，道：「我們別談大小姐了。你看這事怎麼樣？」

刁衣鞠道：「難以置信。」

米多多道：「不，如今想一想，大有可能。你想，一間吃食店，怎麼要用三個大男人來跑堂？」

刁衣鞠道：「這點她跟我提過。那三兄弟原是她家的老長工之子，後來父親生意失敗，沒幾年鬱鬱以終，她賣了首飾開店維生，那三兄弟是遵父親遺命保護小姐的。」

米多多道：「原來她曾經是有錢人的女兒，那也許有什麼家傳寶貝被『珍珠夫人』看上也說不定。」

刁衣鞠笑道：「可不是。」

米多多也就不再提了。似乎忘了心中的疑惑。

待腹痛好了之後，便告辭，表示要回深山裡繼續修練，幾年內不再重返江湖。

刁衣鞠難受道：「數年之別，刁某不知將流落何方，再見之日難期。兄弟多住幾日，我向莊主告假，我們好好相聚幾日。」

米多多豁達道：「杜甫有詩曰：『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我可不信這話，那只能說彼此無緣罷了。」

刁衣鞠大笑道：「好，相信我倆一定有再見之日。」

米多多擺擺手，大步走出莊門。

來到東城門，記得邊馥色的姨母嫁給守城門的老實人，便進去打聽邊家的事，以「邊大爺的學徒」名義拜訪。

邊馥色的姨母不在，她姨丈深信不疑，道：「原來你不知你老闆發生什麼事。」

米多多道：「老闆近來表示要休養，不再到處做買賣，介紹我去一家珠寶店工作。今日路過這兒，想問問他老可好。」

她姨丈道：「可惜那樣好的一個人，一病不起，就這樣去了，我那口子已經趕去照顧那兩個小的。」

米多多道：「老闆的公子，小姐都沒事吧？」

她姨丈道：「不會有事，我那口子決定帶他們姐弟兩個回家來，反正我們沒孩子，有他們來才快活熱鬧。」然後自責的後悔自己貪圖人家孩子，實在有失厚道。但眉宇間的喜色卻隱藏不了。

米多多鬆了一口氣，大爲安心。

（馥兒的姨母最疼馥兒了，姨丈又是老實的大好人，既能將馥兒養得白白嫩嫩，對壽兒自也不會虧待。）

放下心中一塊大石，米多多快樂的出城門。

小瞳在城外的一家小客棧等他。

她道：「要回家了麼？」

米多多道：「快了。」

□□　□□　□□

咦！鬼婆蘇蘇怎麼出現在南京附近？難不成她對於扳倒雲夫人許婉竹的大志尚未死心？眞是有毅力的人啊！

她在賞雪亭裡，不耐煩地跺著方步。

此時無雪可賞，自是等人來者。

烏雲掩月，半晌，又露。

星星們有氣無力的眨著眼睛。如果下面是美女，也許會賣力得多多。

自古以來，美女就佔盡天下便宜。「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只要美賽天仙，可以把歪理說成眞理，男人向來賤骨頭，明知她說謊，也非點頭讚成不可。

反之，則否。

蘇婆婆自認當年也是「天生麗質難自棄」的嬌兒女，就爲了「門不當戶不對」六字，失去做雲夫人的機會，以至日日寡歡而減損了美貌，這筆帳要算在誰頭上呢？再回中原，加入秘幫，爲的也是一洩心中怨氣，因爲這一幫人十之八九都受過有名或者有錢的大爺的氣，所以專門向富人下手。看到名人，富人爲了顏面，求他們高抬貴手，求他們不要公開內幕，哈！心中眞有說不出的快樂。過癮啊！

總之，他們不認爲自己有什麼不對，眞理與他們同在。

誰不是這樣呢？

要幹不正當的事之前，一定得調適好本身的心理，將勒索，強盜、敲詐、僞造銀票……統統冠以「刼富濟貧」之名，如此一來，名正言順，心安理得，大下其手也不用內咎。不內咎則膽大，膽大則勝利在握。妙哉！

蘇婆婆見了名俠富商求他們的醜態，自然而然不太將他們放在眼裡，自覺比起他們高明多多。

至少她從未去求過她唯一願意求的雲磐石。

一朵雲飄到她眼前。

不對，是一個人。

銅面具，青袍人！

蘇婆婆火氣不小，道：「你來遲了。」

青袍人道：「對不住，有事情纏得我難以脫身。」

蘇婆婆道：「哼，又是那兔崽子欺負人？」

青袍人道：「也不算欺負。」

蘇婆婆突然大笑，道：「像你這樣好耐性又好脾氣的男人，居然是江湖人人聞之色變的『珍珠夫人』，誰相信？」

青袍人低沈的聲音不慍不火道：「最好誰都不信。」

從面具中發出的聲音，總有些不同。

蘇婆婆點點頭，突有感觸道：「你母親同我一樣，都是不幸的女人，你因此流落關東，作了我的師姪。」

青袍人道：「是，師姑。」

蘇婆婆看看他，道：「如果當年我……說不定也有這麼大的兒子。拿下面具，讓姑姑瞧瞧。」

青袍人背著月色拿下銅面具。

蘇婆婆憐愛的摸摸他光滑的面頰。

此時此刻，拋却已久的柔情重現。

她點點頭，青袍人重新戴上面具。

蘇婆婆回復「聯絡人」的身份，口氣又硬起來，道：「這次拍賣會失敗，你做了補償未？」

青袍人道：「做了，全已找了買主，得款五萬一千兩。」

蘇婆婆讚許道：「好能力。」

青袍人道：「師姑要順便帶款回去？」

蘇婆婆道：「好，扣下你的份，其他交與我。」

青袍人奉上一疊厚厚的銀票。

蘇婆婆收下銀票，一面道：「這一帶有點財富的主兒快給你搜遍了，你似乎也該轉移陣地了。」

青袍人道：「師姑，這些事不必我親自出馬，自有得力手下遠從四川、山東請來財主，這樣一來，更可強調我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

蘇婆婆點點頭。

「姑姑。」每當青袍人叫姑姑而非叫師姑的時候，蘇婆婆本能的抬起頭正視他，以便細加聆聽。

「什麼事？」

青袍人道：「希望姑姑明確地答覆小姪一個問題。」

蘇婆婆道：「你說。」

青袍人道：「『惠風廬舍』黃鴉頭是不是我們的人？」

蘇婆婆道：「你爲何突然提到她。」

青袍人道：「上次拍賣會我瞧見她來了，因爲突然中斷，忙著善後，未曾理會她。不過，我很清楚我的邀請名單中沒有『黃鴉頭』這個人。」

蘇婆婆沈思一會，道：「就像姑姑負責連絡你，邊紹糧、韋必常一樣，黃鴉頭則負責其他四、五位職司較小的伙伴。」

青袍人道：「她知道我麼？」

蘇婆婆道：「當然不知道。三大將的身份，以你最爲神秘，瓢把子已默認你是他的接班人，所以絕不公開你的眞面目。」

青袍人繞著竹亭裡的木桌踱了三圈。

「殺掉她！」他的堅決中似含著一絲心痛？

蘇婆婆一時愕然，順口問道：「殺誰？」說完隨即領悟，更加不解。

青袍人道：「師姑，請妳殺了黃鴉頭！」

蘇婆婆喝道：「爲什麼？」

青袍人道：「她會漏露秘密，已經有個人注意到她了。」

蘇婆婆道：「不可能，有誰會……」

青袍人在她耳際低語，陡地——

兩人驟分，一射向東，一射向西，其實採包圍姿勢向一株蒼天古樹夾攻！

樹上一靈猿也似的人兒竄下樹欲逃，已然慢著一步。

蘇婆婆喝道：「轉過身來！」

既逃不了，索性大方回身相瞪，眼睛不比你小啊！

米多多嘿然道：「睡大樹也犯法嗎？」

蘇婆婆喝道：「你分明在偷聽！」

米多多眨著眼睛，道：「我到今天才知道，我有未卜先知的才能，預知今晚有人要在賞雪亭說悄悄話。」

其實也等了不只一夜。

「你！」蘇婆婆氣結道：「臭小子！」

米多多還口道：「『臭』字原璧奉還。」

青袍人冷靜的道：「別要嘴皮子。你聽到多少？」

米多多雙手一攤，道：「即使我說我什麼也沒聽到，你們也不會相信，還是非殺我滅口不是麼？」

蘇婆婆硬聲道：「不錯！」

青袍人嘆道：「我放過你一次，很遺憾，你顯然不在乎我的警告，我若再放你第二次，無異自滅生機。」

米多多笑道：「其實我只是好奇你們這些人一味死要錢，簡直到了無所不用之極的地步，到底是爲了什麼？」

蘇婆婆道：「劫富濟貧！」

米多多道：「好正當的理由，大可不必怕人知道。」

蘇婆婆道：「爲善若欲人知，就是僞善。你當我們跟那些窮兇極惡的假善人一樣麼？好了，你好奇心滿足啦！可以安心死了罷！」

（你們要錢的方法才窮兇極惡！）

米多多明知以自己的力量無法對抗這一幫仇富的怪人，完全是好奇心作祟，才這麼大膽來捋虎鬚。

蘇婆婆上前一步，眼看就要動手。

「等等，老太太別性急嘛！」

米多多轉向青袍人，道：「我最好奇的是你分明是位昂長男子，爲何以『珍珠夫人』爲外號？」

蘇婆婆道：「孩子，不要說！」

青袍人發出笑聲，道：「當然，我不會說。」

米多多聳聳肩道：「只是騙人耳目的把戲罷啦！」

青袍人搖搖頭。

蘇婆婆喝道：「臭小子，你死吧！」

米多多大聲道：「老太婆，我拒絕！」

對罵聲中，兩人已過了三招。

蘇婆婆本是關東「響馬莊」莊主十二弟子之一。莊主死後，門下弟子發生內訌，蘇婆婆趕回關東之時，悲劇已造成，三弟子奪走大弟子——即莊主之子——的地位，成爲「響馬莊」的新主，殺死大師兄，却收容大師兄的再傳徒弟，謊稱大師兄病亡。對於反對他的人，一一殺却。

蘇婆婆一時不察，相信三師兄的話，幫他建立威信，直到發現眞相，已然來不及改變。再一次的劇變，只會造成「響馬莊」的滅亡。

一方面思念中原的情人，一方面不容大師兄的再傳弟子生存於殺師者權威下，於是帶著他回中原。日後曾又回去二次，知道無法動搖三師兄的地位，只好死心。最後一次，救回寒山泉。

蘇婆婆雖在關東已無立足之地，但關東武學已然根深蒂固。不似青袍人，曾又另投明師，習得中原武藝。

米多多左一溜右一溜，在危險邊緣溜來溜去。

蘇婆婆性躁，解下腰上響馬鞭，一股作氣疾捲過去！

眼看長鞭要捲住他腰，米多多的腰突然一折，閃了過去！

蘇婆婆不信邪，同樣的手法再使一次。

米多多亦同樣再閃過去。

蘇婆婆詫異道：「你這身法好似一位天竺人，你是怎麼學來的？」

米多多道：「我不認識什麼天竺人。妳若不動手，喂，珍珠夫人，我倒要討教討教你的武功如何！」

雙掌一錯，拍了過去。

青袍人飄然而退，愈去愈遠，傳來道：「師姑，這小子交給妳，我去解決另一個障礙者！」聲音已去得遠了。

蘇婆婆阻止米多多。

米多多高聲喊道：「珍珠夫人，你還沒回答我，是不是你或你手下殺了『龍家教場』姑奶奶龍燕眉一家三口？」

這命案一直是個謎。

蘇婆婆邊打邊道：「不是，他不隨便殺人。如果他殺了龍燕眉一家三口，我不會不知道。」

米多多因說話分神，被抽了一鞭。

「殺人現場為何留下『珍珠夫人』的銀箋？」

蘇婆婆冷道：「『龍家教場』也眞沒用，如此容易受騙。此事關係吾等名譽，所以我們已代為查明。殺人者是龍家姑爺的債主尹財神尹璧之。你大概不知道龍家的姑爺，少爺全是癆病鬼，家道已不殷實，早將龍姑奶奶的陪嫁花光，又欠下一筆鉅款，龍燕眉為顧及夫家面子，不肯向娘家開口。

尹財神那個人不同一般財主，他是世襲的財神爺，不在乎錢，只在乎他高不高興，而欠債不還一再推諉則是最叫他不高興的事，他從小捧著金飯碗長大，眼中只有自己，沒有別人，更別提一個『龍家教場』，所以在龍姑娘舉家至南京躲債途中，雇殺手殺了他們。因為這麼可使他高興。

假『珍珠夫人』之名，卻是那六個殺手自己玩的把戲，已被我們解決了。」

她一面說一面使鞭。

侃侃而談，風雷的行動。

米多多只消一疏神，一鞭抽下去，肉綻見血。

他還是忍不住問：「為什麼不告訴龍家？」

蘇婆婆柔鞭倏硬，筆直刺到！

米多多右足一點，躍了開去。

蘇婆婆回手一揮，硬鞭頓化繞指柔向米多多捲去！

她冷笑道：「我們沒必要告訴那群笨蛋！」

米多多沒能將精神分一絲一毫給被稱作「笨蛋」的龍家人，去為他們悲憫。保命要緊！自救第一！

也許不說反而好。堂堂龍家的姑爺，姑奶奶，少爺，因躲債而慘遭滅門，這種死法委實有失顏面。

蘇婆婆的鞭長佔了不少便宜，米多多的雙掌近不了身。

（不斷鞭子，我命休矣！）

米多多右掌一揮，寒氣森森的「碧焰刀」自他懷中驚鴻一現，隨即又隱。長鞭已斷三分有二，在蘇鬼婆不知所以，驚愕的一瞬間，只一瞬間，米多多兔起鶻落，迅捷無比地欺近她身，「怒霸鎖魂掌」大展鴻圖。

鬼婆蘇蘇脚踩落鷹步法，雙掌大開大合，果然關東豪氣！

呼的一掌，夾著風雷之聲向米多多迎面擊去！

米多多自知內力決不如這位老太婆，不敢硬碰硬，每每危急之時，總是靠著柔軟至極的身子這麼一折，一扭，避開要害，再還一掌「怒霸鎖魂掌」，堪堪應付過去。

（這臭小子的身體像條蛇似的，必定是那位天竺僧敎了他一些瑜珈術。唉，我老糊塗了，他年紀太輕了。）

蘇婆婆回首往事，有點迷惘。繼而思起自己年輕時的風流恨事，滿腔怨毒之氣，毫不留情的發作出來。

她五指如勾，右臂長處，已然抓住米多多的胸口，米多多被抓住胸口「華蓋穴」，登時全身酸軟，無法動彈。

「這是你自己找死，可別恨我！」

米多多眼睛一閉，道：「好，死就死！」

蘇婆婆寒聲道：「你不怕死？」

米多多道：「我怕，只是我愛也愛過了，所以也不覺得死不瞑目。」小瞳自有爺爺照顧，不必掛心。

蘇婆婆心頭一動，喃喃道：「愛也愛過了，所以心滿意足？」臉色一沈，喝道：「好，我叫你心上人一生傷心！」

米多多道：「她才不傷心呢！」充滿自怨自艾之情。

蘇婆婆舉起的手，陡地停住！

問：「她怎會不傷心，除非她不愛你。」

米多多哈哈怪笑，道：「妳說中了！」

蘇婆婆冷笑道：「原來是你自個兒自作多情。」

米多多道：「可不是。」

蘇婆婆想起自己的情形，老臉沒來由地一紅，喝道：「你胡言亂語來譏刺老身，眞活不耐煩了。」

米多多道：「我瞧妳才活得不耐煩，做事婆婆媽媽，想殺又不快動手，性格之不可愛，可見一斑。」

「好，你死吧！」

蘇婆婆提掌便要往米多多頭頂拍落，藉著星月之光，想瞧瞧他臨死是何表情，這一瞧，鐵掌却拍不下去了。

（自從情場失意，她一直故意不再細瞧男人的臉。）

米多多雖說不怕，但死到臨頭沒有不恐懼的，只是有的人喊救命，有的人不肯輸這口氣

而已。

閉目等了半晌，依然沒死，叫人好生不耐。

（這老太婆心眞壞，故意拖長人家死前的恐懼。）

睜眼一瞧，他也呆住了。

蘇婆婆老眼含淚，直不轉睛的盯著他的臉龐。

米多多心想自己是不是看錯了？他深深覺得，蘇婆婆看見的並不是「他」，她只看見他的臉。

她在看他，而動彈不得的他，除了看她之外，也沒別的事能做。好吧！看就看，看誰先看酸了眼睛誰就輸。

良久——

蘇婆婆緩緩鬆開魔爪。

「你走吧！」

米多多錯以爲自己聽差了，不敢動。

「快走！」她喝。

這一次沒聽錯。

好，走便走，我有急事，也不便多留。

米多多如猫兒般一溜而去。

「妳放我一命，我也不洩漏你們今夜的秘密，兩不相欠，所以我也不跟妳道謝啦！」他嘴硬，實則慶幸撿回一命哩！

蘇婆婆恍若未開。

佇立風中，衣袂飄飄。

一個黑影掩近，蘇婆婆回身。

「啊！你……」

「蘇蘇，多謝妳肯放過我的孫兒。」

「他跟你長得像極了，脾氣也一樣硬。」

「不管如何，我感激妳。」

蘇婆婆搖搖手。

「你一直待我很好。當年，每個人都批評我烏鴉妄想攀鳳凰，只因爲我是個孤女，在中原又無可援助我的好世家，門不當戶不對，連他的心都差點動搖了。只有你肯說一句『郎才女貌，珠聯璧合』，只有你勸他堅持自己的心意。事情雖變化無常，但我心中一直記著你那

麼誠懇的話。」

米飛鵝緩緩的道：「我本身飽嚐過被拆散愛侶的滋味，所以我知道那種苦。我不希望你們也跟我一樣。」

蘇婆婆原本僵硬的表情逐漸柔和。

「不錯，事非經過不知難。可惜別人不像你一樣達理。」

米飛鵝哈哈一笑。

「太殘忍了，怎能叫所有的人都失意呢？」

蘇婆婆一笑，道：「你孫兒使出天竺瑜珈術時，我就該猜想到是你，只有你才是那個天竺番僧的朋友。」

米飛鵝道：「阿甘圖教了我幾種身法，挺管用的。多兒根骨奇佳，悟性又高，所以也學了不少。」

蘇婆婆道：「希望將來也跟爺爺一樣通達事理才好。」

米飛鵝像聽到大笑話一般，哈哈大笑不絕！

「那小鬼，最討厭的就是被人說他跟他爺爺一樣。」

兩人相視大笑。

蘇婆婆猛然發現自己差點忘了大笑的滋味。

□□ □□ □□

米多多趕至「惠風廬舍」時，已然遲了。

黃鴉頭奄奄一息，抓住青袍人的袍角，道：「我……不怨你殺了我……也不問你是誰……
……只求你……告訴他……我真的好喜歡他……只是我不配……我怕他發現我的身份……與其使他瞧輕我……不如離開……我好後悔入幫……」

青袍人不動，靜靜的聽著。

黃鴉頭喘息道：「你……答應……我……」

青袍人沈寂。

黃鴉頭嘶聲道：「你答應我啊——」

青袍人嘎聲道：「他是誰？」

黃鴉頭面龐浮上光彩，道：「他叫刁衣鞠……『白楊莊』的總管……文武兼備……人稱他為『神算秀士』……那一天夜裡……他主動來邀請我陪他進入樹林……尋找龍家姑奶奶的屍體……他誰都沒想到……只想到求助於我……我好開心……阿大他們故意做出鬼聲叫我害

怕……就是從那時候……我們……」支撐著一口氣說到這，臉色漸漸無光，氣盡而絕，只是抓緊他袍角的手絲毫沒鬆。

可憐紅粉多嬌女，頓作亡生殞命人。

青袍人蹲身輕輕蓋住她抓袍的那隻還微溫的手，嘆息著道：「我答應代妳傳達心意。唉！一對傻兒女。」

彷彿已經心滿意足，那隻手五指漸鬆，逐漸冰冷。

□□　□□　□□

米多多只覺全身熱血沸騰。

（不管了，不管了，讓他殺了我也好，我非教訓他不可。）

米多多衝到青袍人面前，破口大罵「不是人」，「沒人性」，「冷血怪物」，「銀票的奴隸」……

激動之下，罵什麼也記不清那麼多，只是將腦中所想到的，過濾也不過濾一下，照單全拋出去。

然後大喝道：「我要打你一頓！」

青袍人冷恨的道：「她是被你害死的。」

米多多吼道：「你放他媽的什麼屁！」

青袍人要發洩什麼似的吼回去：「要不是你自作聰明的發現她是我們的人，我難道喜歡殺人麼？你懂什麼，你懂個屁，你只懂你自己好，你知不知道，為了組織全體人的安危，有時候只有忍痛犧牲某些人。」

猛然轉身，隱身於黑暗中。

米多多呆立當場。

他突然感到一陣暈眩。

「他──他──」

□□　□□　□□

小瞳算算米多多這樣發呆的情形已有兩天了。

（師兄的病又發作了麼？）

米多多不住在想：「我一直當自己是個成熟的大人了，其實我時常表現得像個任性的孩子。就像他說的：只管自己好。」

「我一味的企圖掀開『珍珠夫人』的神秘面紗，難道眞想打抱不平？未必，我只是孩子氣的好奇罷了。」

「他們的做法雖然過份不尋常，可是從來只對有錢負擔得起損失的人下手，不曾聽說平常百姓家受到騷擾。」

「他們喜歡隱身於光明的背後，我又何必揭人隱私，家家有本難唸經，人人各有一段過去，人家既選擇那種生活，我憑什麼干涉？我是武林盟主麼？呸！」

「米多多，你好差勁！你怕你爺爺就因爲你差他老人家太多太多，好比小瞳以前怕你一樣。」

「武功不如爺爺，連做人的道理也天差地遠。」

米多多動了起來。

「小瞳，妳想見妳龍姐姐麼？」

「想啊！只是你一直不給去。」

米多多內咎：「我的確差勁，連基本禮數也不懂，差點讓小瞳學了我的壞榜樣。」抱歉道：「我們現在就走！」

小瞳欣喜地陪他進城，不，由他陪著進城。

正式拜訪龍門一家，但不提龍燕眉的死謎。

龍老夫人笑道：「我見過師兄了，他跟我說兒孫的事要順其自然，不要拘泥於誓言而誤了大事。我想想也對，所以我不再勉強你與珠兒，你以後大可放心上門來玩，不必再擔心我這老太婆。」

米多多微笑稱是。

(奶奶以前堅持我娶幼珠，是爲了與爺爺的約定。如今放棄前言，也是因爲爺爺一句話。爺爺眞那麼令人信服？)

(在爺爺面前，這位奶奶什麼輒兒都沒了。)

去後院接小瞳，龍幼珠說起父親有意招表哥「笑劍公子」蘭愼之爲婿，趁奶奶還沒再改變心意之前。

米多多笑道：「蘭大哥配得上妳。」

龍幼珠大方地點頭。

米多多知道她是個乖順的女兒，不會違抗父親的意思，而龍詩武這次眼光不錯，選了重義氣的「六合門」門下弟子。

走出「龍家教場」，順道經過「白楊莊」，一名莊丁眼尖的瞧見他，迎上前道：「米公

子，我們莊主正找你呢！」

米多多道：「刁總管呢？」

莊丁道：「請你進去就曉得了。」

米多多在大廳見雲磐石，雲磐石臉色不太好看，抱怨道：「我那孽子終於將一位大好人才氣走了。」

米多多道：「刁總管走了？」

雲磐石道：「前天夜裡走的，留信辭位。」

米多多只有道：「眞是可惜。」

雲磐石長嘆一聲。

米多多道：「莊主找在下有何事？」

雲磐石道：「刁總管在信上說有幾本書要還給你，請你自己到他屋子取回，他放在你知道的地方。」

（還書？）

米多多起身道：「好。」

讓小瞳留下，自己來到刁衣鞠以前住的獨立小屋。

□□ □□ □□

他原已打算忘掉「珍珠夫人」的事。

如今坐在他和他共枕過的床上，他却又想起那件事。

（珍珠夫人爲何叫珍珠夫人？）

（珍珠夫人在刼寶後賣寶前，將寶物收藏何處？）

還書？

開玩笑罷啦！

刁衣鞠只是替他找藉口可以來這屋子。

他記得，這屋子完全依照刁衣鞠的意思而建，其中必有某種機關。如今他方明白，刁衣鞠非自建屋宇不可的理由。

（還書？）

米多多轉向床裡。

他記得刁衣鞠愛將心愛的書籍擺在床裡櫃中。

米多多粗魯的拉開櫃子，裡頭果然擺了三本書，一本論語，一本老子，一本莊子，這不

是刁衣鞠愛看的書，當然只是擺個樣子。

米多多倒持三本，大力搖動。一封信掉在脚上，滑出一步遠。

沒有提首，也沒有署名的信。

「我的母親曾是江南某大戶的大公子之妾，別的首飾不愛，素愛珍珠。那大戶因勾結貪官，侵佔築堤防的公帑而被抄家，母親因是妾未受牽連，給趕了出來。那時她腹中已有了我，投奔關東一遠親，弱質女流得處處瞧人眼色過活，我思之常不勝噓。也許因見慈母受苦使我棄文就武吧！

我入師門未幾年，師祖謝世，師父被陰謀毒殺，我苟活於殺師者的監視下。種種經歷，我已不再奢望見到人心光明的一面，我樂於投入秘幫，殘忍地對付面善心惡的富佬，秘幫伙伴，多是此道中人。

因母親愛珍珠，臨終亦唸唸不忘，是以我用『珍珠夫人』之名，用賺得的錢買下明珠，陪葬慈母於地下。

雲莊主是好人，拍賣他的夫人使我於心有愧，幸而你從中間接破壞。這是你對我做過的最好的事。

等你見著這信，『神算秀士』刁衣鞠之名亦同時永遠消逝江湖。明年，我將回總壇接管

財務，協助瓢把子運用得來的金錢。十年後，我就是下一任的瓢把子了。這將是最孤寂，最見不得陽光的職位，但很適合我。

你去祭拜黃姑娘了麼？

告訴她，我已將她的心意傳達給刁衣鞠了。

將來若有緣相逢，你依然是小俠米多多。

而我，又是誰呢？

天不知，地不知，我亦不知。」

米多多望著火焰吞沒那份自白書和畫著這屋子秘室機關圖的紙張，笑出一個如釋重負的微笑。

「天不知，地不知，我也不知。我沒有看見不該瞧的東西，我只瞧見這三本聖賢書，正好小瞳用得著。」

揣著書本，米多多回前廳向莊主告辭，携小瞳出門。

□□ □□ □□

天壇山。

不是有名的名山，如泰山，也不是武林重鎮，如嵩山。

他只是一座聳立了千萬年的山。

地理環境好，山腳下住著許多人家，山峯低處也散居數十戶，但再深入叢山峻嶺，便無人跡。大家只知道，那道斷崖急瀑的背後，猿猴也攀不上去的地方，卻住著一戶「飛仙」也似的祖孫，極少與人來往。

到山上砍柴的樵夫，山中自有潺潺溪流可供解渴，越向裡走，景色越美越幽靜。當樵夫若有心，也可有詩意的一面。

這一天，有一個叫陳小山的樵夫在喝溪水，發現水中有三個倒影，除了自己，還有一對少年男女。他急忙回轉，那有什麼人，再瞧水中，還是三個人，他按捺住害怕，猛回頭，什麼人也沒有。

「有……有鬼啊！」

陳小山抓起斧頭，邁著飛毛腿奔下山，到處訴說自己遇狐仙的事跡。

其實那只是米多多和小瞳頑皮捉弄人好玩好玩罷了！

兩人翻過二個山頭，居民畏懼的斷崖急瀑便在眼前。

小瞳抬頭道：「好高，又有急流，如何上去？」

米多多採得樹藤，又從大石後取得簑衣。將小瞳負在背上，再以樹藤綁住兩人腰腹。清嘯一聲，衝入急瀑中，小瞳起初害怕，不敢睜眼，只感覺一直往上竄，卻沒有大水冲下的壓力，奇怪的睜眼瞧瞧，原來處於黑暗之中，米多多正攀老藤往上爬。

小瞳奇道：「我們不是在瀑布裡麼？」

米多多道：「是啊，就在妳背後。」

水聲嚨嚨震耳，小瞳偶一回首，果然動人心魄的急瀑離他們不到一丈遠，時有水線濺到身上。

爬上峯頂，景象豁然開朗。

森森古樹間闢出一條石道，走進去數十丈，木屋三兩羅列，可以看出有一間是新蓋好的。米多多也覺奇怪。

「爺爺，你回來了麼？」

米多多呼喚著奔向新木屋，屋門輕啓，二男一女同時望向他。

古智丹、韋必常、宋吟吟。

米多多好不容易找回自己的聲音。

「這是怎麼回事？」

「多兒。」米飛鵝在背後喚他，「帶著小瞳到我屋裡來。」

米多多呆呆的答應著，再望他們一眼，奇怪，已不再有心痛的感覺。攜了小瞳回主屋，讓小瞳正式拜師。

米飛鵝道：「你覺得自己武功如何？」

米多多垂首道：「不敵高人。」

米飛鵝點點頭，道：「看來你是有點長進了。」

米多多發現爺爺已將他視作一位成年人看待，不再同以往一樣的吼叫怒罵，心中甚喜，却也惶恐。

米飛鵝道：「練武者紮根的工夫很要緊，你還不夠格當師父。你莽撞收下小瞳，不是誤她前途麼？」

米多多雙膝一跪，磕頭道：「弟子知錯。」

小瞳見師兄跪，也跟著跪。

米飛鵝道：「你輕率行事，狂妄自大，罰你挑一年的水，你服不服？」

米多多磕頭道：「弟子心服。」

米飛鵝道：「兩個都起來。」

小瞳心想因自己而害師兄罰挑一年的水，師兄一定會討厭她了，偷瞄一眼，奇怪他並無絲毫不悅之色。

米飛鵝道：「小瞳由我傳授武學，晚上由你陪她讀書。」

米多多答應。

米飛鵝捋鬚道：「你內功練至第幾層？」

米多多垂首道：「第五層。」

米飛鵝臉一沈，道：「自我走後，你並無太大的進展。限你三個月內，練至第六層，以你的資質並不難。」

米多多道：「是。」

米飛鵝慈和的一笑，道：「多兒，你長大了。」

米多多回報一笑。

□□　□□　□□

米飛鵝一直沒有解釋爲什麼古智丹，韋必常，宋吟吟一家三口也搬來一塊兒住。

米多多也沒有問。

小瞳倒很高興有個女子作伴，有空可以學些女紅。

除了小瞳，米家祖孫倒跟另外那一家人老死不相往來，所有的消息，都由小瞳從中傳送。此如韋必常棄武學醫，拜古智丹爲老師；宋吟吟一直在鼓勵丈夫，說她最討厭嗜武成癖的野蠻人。小瞳說到這裡有點生氣。

「師兄，她是在說你還是我？」

「都不是，只是說給韋必常聽。」

「師兄——」

「嘴巴閉起來，動眼睛就好。」米多多拍著書本喝道。

□□　□□　□□

故事說到這裡告一段落。

以後，米多多和小瞳怎麼了，韋必常和宋吟吟何去何從，作者沒有未卜先知之能，滿山古樹也不會回答。

（全書完）

出版者：皇典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趙守愚
登記證：局版臺字第四四九九八號
連絡處：台北市同安街二八巷九弄一——二號
負責人：趙守愚
電話：三九七二二八八
連絡電話：三五一一七〇七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〇一五八一三〇——九號趙震中帳戶
印刷者：本社印刷部
定價：新台幣一八〇　五〇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出版